

# 俄羅斯與遠東問題

著者・蘇聯YAKHONTOFF, *Victor A.*

譯者・薛威靈  
謝德風

上海



上海翻譯研究會出版

1933



## 譯者序言

吳稚暉先生說：「中國最少要翻譯三十萬本書，才像一個國家！」的確，中國事事落人後，非多量的譯譯外國文字，誠不能迎頭趕上外國的文明。客歲，和幾位朋友組織一個翻譯研究會，想借朋友彼此互相督促的力量，作點翻譯工作，並不敢說，想譯幾本書來撓這「三十萬本」的數，不過盡我們有限的能，介紹一點我們以為有益的東西罷了。

友人王伊蔚女士說：「現在中國士人的大患，不在於不知道外國，而在於不知道本國。所以講外國制度學術的書籍，充於市廛。但這些東西不能整個兒移植於中國的，——雖然曾有人作生剝活剝地移構的嘗試，總不能產生良好的結合，其原因在於不知本國情形。問題之發生，有其本國特殊環境的景背，今不求於本國，而求於異域，不是「緣木求魚」麼？並且翻譯的事，不過文字的更換，完全為機械的介紹性質，沒有什麼創作在裏面的，可由專門人才負擔，大學學生似乎應當作比介紹更重大一點的工作。」王女士的意思，說現在人士偏重於外國學術，而忽略本國的特殊情形，這點是我們所贊同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自己」，必先知道「他人」；要想知道「本國」，必先知道「他邦」。人類所謂理智，大多為成見所拘束，必由事務的比較，為後有理智的發覺。例如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衣羅者，不是養蠶人。」何以必要「昨日入城市」才能「歸來淚滿巾」呢？因為要把城市的「衣羅者」和鄉下的「養蠶人」相比照，才有「自覺」才知道自己的地位，才知道天下的不平等。國族特質也是如此。往往本國人所不能明瞭的人格，外國人反能明瞭；本人所不能明瞭的制度，外國人反能明瞭。英人 John Drinkwater 之描寫林肯，英人 E. P. 爵士之討論美國憲法不是特好的例子麼？還是什麼原故呢？因為本國人對於本國的人物，對於本國的制度，過於接觸，過於熟習，使個人的理智「沉緬」在羣衆心理中而不能自拔；思想的根據，不過是其環境中人羣團體的「成見」，如昔日見「三寸金蓮」以為美，今日見「蓬頭散髮」以為美，是一個道理。所以生長在上海城市裏面，不知上海究竟是什麼形狀。假若我們能乘着飛機，高至天空，俯瞰上海，上海形勢，悉在目中。這是什麼原故呢？因我們離開上海，站在上海之外看上海，所以頭腦能夠清晰一點。我們研究學術，翻譯外國學術，不是極終的目的，不過借外人的「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至於這些材料怎樣化為有用的東西還是第二步工作了。

至於翻譯的本身，不是如甲瓶中的水轉注於乙瓶一樣的便當。由原書著者的思想筆於紙上，已經經過一種折扣。所以劉勰有言：「方其搦翰，氣信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由譯者閱原著時，以其死板板的文字，重現於腦海之中，其重現的狀態，不過根據文字而擴充；是否與原文絕對相符，實難靠得住；是否與著者原意相符，更不要說了。（因為著者的原意，本來就沒有完全表現出來的）再由譯者把這種重現印象由另外一種表示意

思的工具筆之於紙上，成爲譯文。所以由原文變爲譯文，絕時不是一種機械式的移易，乃是經幾次「再生」(Reproduction)作用的結果。「再生」作用所產生的結果之優劣，因譯者的「才」「識」「學」而異。所以譯述中含有創作性質，創作性質的多寡，因作品的性質而異。情感成分多者，譯述較難，而譯品中所需要之創作能力愈多；理智成分多者，譯述較易，而譯品所需要之創作能力愈少。由俚語譯爲文字，由文言譯爲白話，尙且有時不能傳神，何況是由一種文字譯爲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字呢？我們自己不努力翻譯，而將以些種專業委託於所謂「譯述專家」的，這些「專家」是僅對於「譯述技能」(譯述藝術)的「專家」呢？還是對於所「譯述的學術」的專家呢？若僅指前者，則譯者譯述的技術雖然精巧，而原著中所含的學術思想，未必盡能瞭然，差之毫厘，失以千里。若指後者，則學術上成爲「專家」，大非易事；何得小覩譯述與著作兩者的貢獻，以種類而言，不能說何者爲大，何者爲小；祇能說某本書的譯述，比某本書的著述爲好，或壞。這是「個別」的問題，而不是空洞的「種類」的問題。如此，又何能專重「著」而鄙視「譯」呢？這是我們和王女士意見不同的地方。

我們翻譯本書的動機，已如上述；至於最近的發動力，不能不說是受日本侵入滿洲的激刺了。本書題目，雖然說是「俄羅斯與遠東蘇聯」，實則是整個「中國問題」的重要部分。列強——尤其是日俄兩國——在東三省的逐鹿，是華夏淪亡的先聲；列強在中國利益的衝突，和國內黨派及軍閥間的傾軋，都是中國達到和平之

路的礮石，人口問題，原料問題，和文化接觸問題，都是澎湃於太平洋中而波及中國的主潮——都作有系統的論列；所以本書雖以俄羅斯爲名，實爲研究中國實際問題之書。書中持論，雖間有不敢苟同之處，（譯者間或已意分註於旁）但大概言之，對於遠東局勢的分析，甚有條理，因爲著者曾身任舊俄與新俄兩代的要職，在帝俄時代，爲駐東京大使；在（White）時爲陸軍部次長。所以對遠東問題瞭然爲觀拳上之紋。中國數十年紛紛擾擾，沒有寧靜的時候；人們始用其腦力思索的「貪」「亂」來源；但個人思想總受環境成見的拘束，看看外國人怎樣觀察我國情形，怎樣批評我國情形；著者固有個人的立場，但因此也可以促成我們的「自醒」了。

嚴又陵先生說譯事有三難——「信」「達」「雅」。這三項都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幾及的，雖然也嘗這樣想。好在著者文字還簡潔顯明，意思確切；譯筆雖然笨一點，讀者還可以意會。這是譯者對讀書要預先表示歉意的。

書中外國人名地名，大半以商務出版之「標準漢譯人名地名表」爲根據，間或以己意定取捨。至於俄人名字，有不常見的，譯爲漢字，較原文尤爲艱澀，故多仍用原文，不敢遽譯，希讀者諒之。

## 著作原序

在英文書籍方面，對於俄國在遠東活動的記載，似乎缺乏。著者不自量力，想努力補些缺點。關於太平洋問題的討論，有千千萬萬的著作；但討論這種重要題目的書籍，很少有注意到俄國在此問題中的關係的；以著者所知，以專書討論「在遠東的俄國」和俄羅斯繼承者蘇俄的政策的書籍，更是絕無了。

著者自知文字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著者在帝俄時代和蘇俄時代，對於遠東有很多的經驗；並且對中國、日本和俄國在亞洲土地的情形，有長久的研究。當他居於美國時，常常講演東方問題；因此和許多研究東方問題的學者，內有此科的權威者，常常接近。因許多人的鼓勵，叫著者把此種工作寫成文字，著者冒昧發表本書，一則把從前許多不相連貫的事實，依年代的先後加以說明；二則對於現在以中國為戰場，為亞洲國際競爭的危險地帶的新原動力，加以一種新的解釋；三則分析太平洋問題，特別注意俄國以前的利益和活動，及其對於太平洋問題之解決，可否有相當之貢獻。附錄所載各種條約、協約及其文件，有的是從沒有發表過的，有的是第一次譯為英文的；著者深信對於學者是很有價值的。又英文、俄文的參攷書，間或也有法文的、德文的，對於學生的需要，頗為豐富了。

著者著作此書時，自然受了其他學者的幫助，他們的著述，我隨便引用了。著作相信凡可以申明的地方他總是申明的。有時以為引用的文字過多，有時著者對於他人的意見過於尊崇。對於這些事的解釋可由他工作的方法中知道。在他研究的時候，著者蒐集了許多文書，有些他自己以為可以表示他對於某種事件的解釋的，有些是表示他對於已成的解釋表示異議的。這些文書有許多依照原文逐字引入本書，一則因為著者情願受引語過多之責，而不願忽略那些應指出名望來的地方；二則因為他要實現以本書為參攷書的目的，所以其材料於可能範圍內應當盡量證實，查照，引用文書。

最後著者對於 George H. Bakeslee 教授，E. C. Carter 先生，Jerome Green 先生，Stanley Hornbeck 博士，Edward Hume 博士及 Karl C. Leobrick 教授等的鼓勵和忠告表示珍重。對於 Manuel Kohnst 先生關於各種專門事務的友誼幫助，對於 Charles P. Howland 博士蒙其校閱原稿，更正許多地方，尤其特別對於他親愛的友人 J. Fletcher Smith，他很耐煩他幫助著者不足應用的英文，表示熱烈的謝意。他又感謝 L. M. Karahan 先生，Kozlovsky 先生及 A. Kantorovich 教授，因為他們允許著者抄閱莫司科文卷檔案，本書副錄文書就是其中抄出的。著者希望申明，本書的觀念，上述諸人都不負責的，甚至書中有些意見，他們所見是不同的。

578.48  
154



譯者序言

著者原序

# 目錄

第一篇 舊俄在遠東勢力之歷史背景

甲 俄羅斯侵入遠東之原因及其經過

第一章 中俄關係史略 (至一九〇五年止) ..... 九

第一節 蒙古人之侵入俄羅斯 ..... 九

第二節 俄羅斯之至遠東 ..... 一一

目錄

第一項	不受莫斯科政府控制之和平侵入時期.....	一一
第二項	有法律上之根據時期.....	一九
第三項	滿洲冒險事業時期.....	三四
第三節	俄羅斯侵入遠東之結果.....	四四
第一項	日俄戰爭.....	四五
第二項	朴茨茅斯和約.....	四六
第四節	結論.....	四六
第二章	日俄關係史略.....	五五
第一節	明治時代以前欲發生關係之嘗試.....	五五
第二節	日俄戰爭以前之情形.....	六〇
第一項	日本向亞洲大陸之侵略.....	六〇
第二項	馬關和約.....	六一
第三項	三國干涉.....	六一

第四項 「租借熱」	六二
第五項 關於韓國及滿洲之商議	六三
第三節 日俄戰爭	七〇
第一項 日本之發動	七〇
第二項 戰爭之經過	七三
第三項 戰爭之結果	七三
第四項 日俄戰爭與日俄關係之影響	七八
第四節 結論	八〇
第三章 世界戰爭以前俄國在中國之利益	八七
第一節 中東鐵道	八七
第二節 蒙古問題	九二
第三節 中俄關係概論	九五
第四章 日本漸進爲世界強權	一〇三

第一節 日本在滿洲之地位……………一〇三

第二節 鐵路讓與權……………一〇八

第三節 與列強之關係……………一一一

第五章 其他列強……………一一九

第一節 權利之爭奪……………一二九

第二節 門戶開放政策……………一二五

第三節 滿鐵中立計劃……………一二八

第四節 銀團……………一三〇

第五節 結論……………一三三

第一篇 蘇俄在遠東現在之形勢

甲 局面變更之原動力

第六章 世界大戰……………一三七

第一節 中國之客觀教訓……………一三七

第二節 「二十一條」……………一四四

第三節 凡爾賽和約……………一四八

第四節 華盛頓會議……………一四九

第七章 俄國革命……………一五七

第一節 外人之干涉……………一五七

第二節 一九二四年之北京協定……………一六一

第三節 蘇俄在中國之得民心……………一六四

第四節 列強反蘇俄之奮鬥……………一六五

第八章 中國革命……………一七一

第一節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原動力……………一七一

第二節 國民黨之產生……………一七三

第三節 建築勢力……………一七六

第四節 山東問題——革命之復興……………一七七

第五節 孫逸仙博士與列寧……………一七八

第六節 共產黨之影響……………一七八

第七節 南方國民黨與北方反動勢力之戰爭……………一八〇

第八節 階級之分化……………一八二

乙 現在影響中國之原動力

第九章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衝突……………一八七

第一節 孫逸仙博士之遺訓……………一八七

第二節 留學生……………一八九

第三節 中產階級……………一九〇

第四節	工業之發達	一九〇
第五節	自歐洲回國之勞工	一九一

## 第十章 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之衝突 一九五

第一節	南京事件	一九五
第二節	俄國影響之起伏	一九六
第三節	國民黨之分裂	一九八
第四節	暴徒侵入俄國使館及領事館等	一九九
第五節	中東鐵路之衝突	二〇〇

## 第十一章 革命與反革命之衝突 二〇二

第一節	國民黨之分化	二〇三
第一項	孫科伍朝樞等	二〇三
第二項	戴季陶蔣介石等	二〇四

第三項 汪精衛宋慶齡等……………二〇五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人……………二〇六

第一項 該黨之發展……………二〇七

第二項 土地局面「紅槍會」及其類似之組織……………二〇八

第三項 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之發展……………二〇八

第四項 外面之鼓勵……………二〇九

## 第十二章 中國之軍人……………二一一

第一節 張作霖被刺後滿洲局面之變更……………二一一

第二節 張學良……………二一七

第一項 其特點……………二一七

第二項 日本之干涉……………二一八

第三項 其對南京政府之態度……………二一九

第四項 其中東路衝突中之地位……………二一九

第三節 馮玉祥·····	二二〇
第一項 其昔日之關係·····	二二〇
第二項 武漢政府傾覆中馮氏之地位·····	二二一
第三項 馮氏與蘇維埃脫離關係·····	二二一
第四項 馮氏參與南京政府·····	二二二
第五項 馮氏最近之攻擊蔣介石·····	二二二
第四節 閻錫山·····	二二四
第一項 其過去之神密地位·····	二二四
第二項 閻氏之出面·····	二二四
第十三章 民族復興·····	二二七
第一節 創造力之覺悟·····	二二八
第二節 民衆教育·····	二三一

第十四章 經濟情形 ..... 一三五

第一節 不健全之工業情形 ..... 一三七

第二節 無數破產 ..... 一四一

第三節 財政 ..... 一四一

第四節 「裁軍借款」 ..... 一四五

第五節 饑荒與公債 ..... 一四六

丙 世界大戰後日俄之關係

第十五章 日本與俄國革命 ..... 一四九

第一節 列強之干涉 ..... 一四九

第十六章 一九二五年之條約 ..... 一五七

第一節 權利之讓與 ..... 一五七

第二節 商業關係	二六四
第三節 中東鐵路之衝突	二六五
第四節 滿洲之鐵路	二六七
第五節 結論	二六八
第二篇 俄國在遠東之地位爲太平洋問題之一部分	
甲 太平洋問題之成	
第十七章 人口問題	二七一
第一節 中國人口向滿蒙及其他地方之移殖	二七六
第二節 日本之人口過剩(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對於日本移民之態度)	二七八
第三節 俄國無人口過多之患	二八四
第十八章 原料問題	二八九

第一節	日本基本原料之缺乏	二九一
第二節	日本倚賴中國之供給	二九三
第三節	中國之天然富源及其需要	二九七
第四節	俄國的獨立與原料之衆多	二九七
第五節	其他列強及其利益	二九九

第十九章 市場問題 ..... 三〇一

第一節	亞洲爲世界商場日益重要	三〇一
第二節	日本與英國之衝突	三〇八
第三節	日本與美國之衝突	三一二
第四節	俄國尙無過剩之製造貨物運輸出口	三一四

第二十章 文化接觸問題 ..... 三二一

第一節	八種之差異	三二一
-----	-------	-----

第二節	文化之差異·····	三二三
第三節	經濟發展之差異·····	三二四
第四節	綜合之可能性·····	三二六
乙	解決太平洋問題之方法	
第二十一章	門戶開放政策·····	三二九
第一節	其起原及其各種不同之解釋·····	三二九
第二節	日本在遠東地位之效力·····	三三四
第二十二章	太平洋之統治與帝國主義·····	三三七
第一節	經濟的帝國主義·····	三三七
第二十三章	大亞細亞運動·····	三四九
第二十四章	遠東之合作·····	三五七

「往事已都成了過去，不可追  
回；聰明的人應努力於現在及將  
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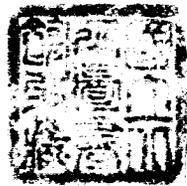
——培根——

## 緒言

太平洋之重要：沒有幾年以前，羅斯福總統 Roosevelt 曾說過：「現在是太平洋時代的開始了。」太平洋漸漸成爲一個國際問題，如他及許多歐美人士所預見的，現在是真實的了。雖然我們尚不能說大西洋將與其鄰國之財富和文化同歸衰落，但世界商業的中心已確定地自西向太平洋轉移，已經是顯然的了。

美利堅之地位：美利堅合衆國是跨過兩洋的國家，東以大西洋爲界，西以太平洋爲界。他在太平洋的利益，已經是很重要的了。其勢力尙在發展中的美國，對於天然富源甚豐商場甚廣的亞洲，其關係當非淺鮮。幾萬萬亞洲人漸漸覺悟，接收近代文化，而變爲西方貨物的消費者了。美國每年所出貨品，遠遠超過國內商場所需要的，當然很熱烈地希望獲得市場，以推銷剩餘貨物。這種市場他在東方找着了。大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美國在亞洲貿易的總數不過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增加至五、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二八年增加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十五年之中增加至百分之一五〇〇以上！

大戰對於歐洲的經濟情形破壞過甚，使美國昔日之顧客均貧窮了。所以自大戰以後，美國在歐洲商業之發展，遠不能和其在亞洲的商業相比。（註）其在南美之商業雖比較發達，但比起亞洲方面的商業來，亦瞠乎



其後矣！

即在一八九八年西美戰爭沒發生以前，美國實業家即已談及新市場之需要，可以處理他們的剩餘生產。誠然，這次戰爭是征服亞洲商場的第一步。依這種解釋說來，古巴、波托里科、Porto Rico 和其他卡立俾羣島 Caribbean Is. 守護巴拿馬運河之口，爲太平洋門戶之鑰鎖，而菲律賓羣島爲美國達到中國門庭之根據地。

俄羅斯在遠東之地位。俄國在亞洲問題中的地位，和美國有特別的關係。羅斯福 Nicholas Roosevelt 曾說：（註二）「俄國從前是一個在亞洲有特殊利益的歐洲國家，但現在是一個在歐洲有特殊利益的亞洲國家了！」他這種諷刺詩式的妙語雖不是完全對的，但其中很有點真實。當然，俄國在亞洲的土地比在歐洲的大。從這方面看來，牠很配稱一個亞洲的強權。牠又嘗稱爲一個「歐亞的」"Eurasian" 的國家，這字的含蘊較地理上之意義遠爲深大；牠的意義就是說，俄國的地位是歐洲和亞洲，東方和西方間的連鎖。（註三）

這種的說法，自有其理由，是無疑的。但另有一事，我們馬上能從這種言語中得一結論。俄國的人口，很顯明的是高加索種，最大多數的人民都住在歐洲。牠的經濟利益，最重要的仍在歐洲；牠的文化淵源仍是西方的，而非東方，即亞洲的。

但許多英美人士對於俄國都加以「亞洲的」形容詞，因爲牠對於亞洲的同情和影響。這種的態度因爲共產主義想像或真實的傳播，而更感覺得；並且是因爲牠們都想侵入亞洲的將來而發出的。這是許多人渴欲

知道將來白人之征服亞洲；因為他們仍然是樂觀者，他們決不能相信這種征服已經是屬於過去的現象。這是一種欲望，由此可以預見將來在東亞衝突的發生。

中國爲一世界問題。遠東事物的權威者，並且現任南京政府顧問Komas Willard氏說：「自現在還存在的人的記憶所及之時間以來，中國已成爲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可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一個國內的問題，就是關於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問題，而他方面爲一個國際的，世界的問題。」（註四）

中國成爲一個國際問題，和美國之成爲世界強權，與日本之發展，都是同時的。中國現在成爲許多強國利益衝突的中心。牠的將來，就是很有學識的學者也無從遊觀。如欲解決這個問題，不但倚靠亞洲的國際局面，並且倚靠全世界的國際局面。

日本之趨勢：大戰之重要結果中之一，卽是因白人之內訌，釀成「亞人之反抗」。這種潮流不但在東方爲然，實在是普遍於全世界了。日本對此事的態度如何，不是無益的猜度。

Willard 氏說：「世界大戰的另一事件，卽爲美國變爲一個軍國強權。」（註五）日本因欲爲太平洋的主宰，所以也與此事直接發生關係了。「因欲改善其將來而奮鬥，日本決不能孤立。若牠單獨奮鬥，決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牠勢必選擇，與亞人同盟呢？還是與白人同盟呢？」（註六）或者日人和西人連合，以壓迫其亞洲鄰人；或者和亞人連絡，自西人統治之下以求解放，最少中國人和印度人是遇着這種情形；二者中，日本必擇其一。

但所謂「與白人連盟」並不是說要和一切的白人聯盟，因白人尚遠未團結在同一前線上，他們在亞洲的利益，也是不容易合作或調濟的。

俄國之趨勢。有些研究這個問題的相信大亞細亞聯盟並不和一般人所主張的那樣不可思議。在這種情形之下，俄國的地位是怎樣呢？俄國是亞洲唯一的白種人的國家，與日本和中國的疆土相毗連，「當然在將來白人和黃人衝突時，處最重要的地位。」（註七）俄國將何以應付這個問題，其答案現尚在進行中。但對於此事有關的國家都想使之合於自己的利益。這種答案究竟是怎樣的，唯有將來才可看見！

雖然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有些美國人給予日人以經濟上援助的，但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不是全體美國人都以為這次戰爭與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是完全相符合的。

諾吞 H. K. Norton 氏於其「中國與列強」"China and the Powers" 一書（註八）中對於此點也有很明顯的觀察，值得我們引用的。他說：「俄國的勢力及於滿洲，是防止日美戰爭的最好的法子……在某種情形之下，日本或者會與俄國發生戰爭。美國在牠的後背，對於牠的成功，不能算為一種恐嚇。但絕對沒有一個心地清白的日本政治家，有俄國在牠的後背，而敢向美國挑戰的……」若這種觀察是真的，那麼，俄國將來的趨勢是很關重要的了！

概括觀念的危險：有許多人說蘇俄在遠東外交政策的目的，和帝俄時代沒有很重要區別，他們以為俄

國不得不向太平洋發展，防止任何強國在中國樹立霸權。但這種概括觀念，說新俄與舊俄的遠東政策是同樣的，似乎不是根據於事實得來的，也不是根據這種事實的適當解釋得來的。這種事件的結論，若過於單純化，是很難經過重試的。

現在正在變遷的形勢：因為大戰的爆發，和俄國與中國的革命，形勢大變。若是我們能研究這種新形勢，分析東方諸國發作之原動力，並於必要時，修正過去錯誤的公式，廢棄了的定義和陳舊的解釋，誠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書之目的，本書著作的目的，是想由俄國在遠東利益的分析，以說明其過去的工作，解釋其現在的地位；又利用這種分析，以預測牠的將來。經過長久的時間業已成立的觀念，如欲改變牠，自為本書工作困難之一。「祕密外交」是使國際間發生無窮的誤解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即為動機推諉，尤其有許多用卑鄙的手段，使人不容易看見牠們的真正動機。法語中嘗說：「誹謗他人，總是有其理由的！」有許多人嘗嘗上這句話的當！俄羅斯之難於接近，在這種彼此誤會的情形之下，俄國之難於接近是顯然無疑的。「難於接近」的意思，就是說外國人欲瞭解俄皇時代之俄羅斯的困難，現在尚沒有完全除去。這種困難不但為國土廣漠和複雜的問題，並且因為其人民之軀幹和風俗的特殊，在歐人心裏都把他们當作異邦的氏族。俄皇的政府從沒有鼓勵外人過大的好奇心，所以使外人遊歷俄國的很不容易。

這樣說法，使人家的誤解增加，把自己所想像的當作自己所觀察的，把神仙故事當作真正的事實。對於俄國之過於恐怖，把過去片段事實當作根本的趨勢，對於沒有事實根據的預測過於容納，任一切有利害關係的商人或假政治家的誤解——一切都使人對於想像的俄羅斯在遠東情形，產生一種不健全的空氣；而對於真實的情形發生一種障礙。

情感與理智之衝突 現在對於帝俄威權的恐怖沒有了，但代以對於蘇聯的恐怖與憤恨。其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同樣的爲一班言論足以左右輿論的個人，言過其實，因爲他們所得智識不足，並且他們又都是被恐怖嚇坏了的人。

情感有許多很高尚的功用；但情感常常可以左右輿論。在我們現在的時候，剛剛承大戰和各國革命的變故之後，就是一個哲學家也不能維持心地的鎮靜了。

依着情感解釋事實，常常毀壞事實的真正價值，很難用之於實際。不幸國際間的誤解甚多，欲盡除掉，大非易事。但是我們爲什麼必要盡力把這種誤解除掉（若是對於事實已有相當瞭解的話），使其情形清楚呢？

客觀情形和方法的分析 著者所渴望的目的是把事實洗清，以求解釋的忠實。他並不想對於俄國過去在遠東所作的錯誤加以粉飾，也不想陳述現在的情形，或預測將來的情形。他的欲望僅陳述重要的事實，使讀者對於俄國在遠東情形，能成一幅無偏見的，廣博的，確實的圖畫。

因求達到其目的，著者應用「聽兩造之言」Audi alteram partem的原則，又附錄許多文件證據，以爲著者敘述的根據。

本書第一篇「舊俄在遠東的勢力」是其歷史背景的大略，爲後面所敘述的事實的基礎。我們普通所熟知而確實的事實，勢必於此處重述其大略，把牠們發生的原因明白地表現出來。

第二篇是「新俄即蘇聯在遠東之勢力」或「近時局面」對於現在蘇俄在遠的原動力，加以分析；其實當然有持異議的餘地。其取材根據稽證法；這種方法雖尙未爲人普遍地採取，但其應用方法是很客觀而無成見的。

第三篇爲分析複雜的「太平洋問題」的嘗試；由研究俄國在每個單獨問題中的地位，以求其在整個問題中的地位。

(註一) 就是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在亞洲的商業已經開始發展，而犧牲種在歐洲的商業。

(註二) 「不，太平洋」一九二八年紐約出版。

(註三) 這種解釋最近又爲一小部分俄國亡命之徒所提倡，他們自命爲歐亞人，並且自認此種學說起源於某種祖國斯拉夫民族的人 Slavophiles 人。

(註四) Thomas Millard 「中國現在之地位，及其原因」一九二八年 Harcourt 紐約出版。

(註五) 雖然有人想修改這句話。巴拿馬運河的開通，關係重大，使美國實質上擴充他在太平洋的地位不少。

(註六) Millard：「中國現在之地位及其原因。」

(註七) 這次戰爭的基本激勵大約是經濟的，但是我們應不否認因種族的差異有衝突的可能；我們就想想現在種族間的區別和誤解，在彼此交涉中就佔重要的地位。此外，此種衝突可以同時為經濟的。

(註八) 譯者 Henry Kittredge Norton「中國與列強」一九二七年紐約出版。

第一編 舊俄羅斯在遠東勢力之歷史背景

甲 俄羅斯侵入遠東之原因及其經過

## 第一章 中俄關係史略（至一九〇五年止）

### 第一節 蒙古人之侵入俄羅斯

俄人和自現在蒙古地方到歐洲的蒙古人第一次衝突早在十三世紀時候，這段歷史不是很使人心悅的。

成吉思汗死後四年，即一二二三年，（註一）其部下總督有些自亞洲侵入歐洲南部，沿裏海兩岸前進，經過高加索，佔住 the *Polovets* 之領域。戰敗的君主乃求救於其鄰人南俄君主。俄人基輔 *Kiev* 會議之後，決定允其請求，（註二）率其軍隊入 *Polovets* 地方，以與強寇抗衡。他們渡聶伯河 *Dnieper* 與韃靼人軍隊遇於歐洲東南草原，於喀爾喀鄰近之地大敗之。（註三）俄國諸君主中，有一個名叫 *Nestlav* (the Brave) 的，素以勇敢著稱，渡河窮追敵人，與其他軍隊不相連絡，卒遇韃靼勁旅，大敗，他的援兵來救濟的也來不及了。所以這次戰爭，俄人完全敗了。但韃靼人也沒有追入他們的境界，仍回亞洲去了。

數年後，一二三七年韃靼人開始進攻歐洲。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遣其侄拔都 *Batu* (*Batyi*) 率其久

經訓練設備完整的軍隊，侵入俄人的土地。拔都橫過烏拉山脈，大敗倭爾加 Volga 河流域的爾布加人 Polgar。然後渡倭爾加河，侵入當時俄國的中心地帶。韃靼人掃平一切反抗的軍隊，殺戮人民，焚毀村落，用從來未曾開過的殘忍手段，傳播恐怖。他們所蹂躪的土地甚為廣漠，連莫斯科 Riazan Suzdal 及 Vladimir 等城市都在內。但至一二三八年他們將近 Novgorod 地方的時候，纔攜着他們的贓物和囚犯，歸回亞洲。

一二三九年韃靼人又從南路開始入寇。攻下 Pereslavl 及 Tchernigov 兩城之後，於一二四〇年佔據基輔城，把牠完全毀壞。他們於是侵入波蘭和現在匈牙利的地方，用兵火橫過這些地方，想更西進。但遇勁敵於波希米亞 Bohemia。所以終於折回，向倭爾加河下流去了。許多歷史家解釋這種事實，說是因為窩闊台汗死了。依韃靼的習慣，可汗死後，勢必召集各酋長回來，選舉一個新領袖。

韃靼人撤退以前，在征服的大城市中都留有代表。俄國處於蒙古羈絆之下者在二百年以上。這次羈絆給予俄人一個殘忍的教訓，但也促起其統一和發展。在這二百年中俄人必進貢許多東西給韃靼可汗，韃靼人為他們的上司。

這次侵略雖然使俄人團結起來，但韃靼人有一種相反的趨勢。他們漸漸分化，漸漸柔弱了。一則因為征服者和剝奪者的寄生習氣業已養成；一則因其人民相信佛教和喇嘛教，而兩教的教義都是主張沈默，服從，不抵抗的。最後至一四八〇年俄人才脫出蒙古人的羈絆。韃靼人也漸漸回到亞洲去了。僅有一小部分份在倭爾加

河流域，除韃靼人在倭爾加河沿岸時有小小的掠奪外，可以說，實際上沒有韃靼人和俄人間的衝突了。

到十六世紀時，這種的掠奪通通停止了，因為俄國這時不但能將牠國內團結，整頓，並且能向外發展了。於是一五五二年征服喀山 Kazan 汗國成功了。四年後又取倭爾加河下流的阿斯脫刺罕 Astrahan 這種勝利，使牠擴充其疆界到烏拉山脈一帶地方，開闢俄國向東發展的途徑。自此以後，牠和亞洲的關係又不同了。

## 第二節 俄人之進窺遠東

### 第一項 未受莫斯科節制之和平侵略時代

(甲) 西伯利亞之「征服」 俄國向外發展的第一步就是一五八三年之「征服」西伯利亞。西伯利亞的西部，俄人着早已知道了——十一世紀時即有諾弗哥羅 Novgorod的冒險商人穿入此地，以尋找珍貴的皮貨。但迄至一五五五年始有不斷的事件發生，直接引起西伯利亞的征服。就在那年韃靼首領以得加 Ediger 遣使至莫斯科，請求俄皇路取西伯利亞，以免被他的仇敵取去了。自此以後，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了。一五七一年至一五七二年間，庫善 Kuchum 汗自以得加手中取得西伯爾城 Sibir (或 Isker) 乃遣使到莫斯科，以表示屈服於俄皇。恐佈的伊凡 Ivan the Terrible 寫信給英王愛德華第六 Edward VI的時候，已經自稱為「西伯爾的主宰」Lord of all Sibir 不是全沒有道理的。

俄羅斯向東發展的初期，大半是由私人發動的。西伯利亞的土地廣博無涯，巨大的野獸甚多，漸漸爲一班獵人及其他冒險的個人所深入，甚至爲他們所殖民了。於一五五八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了。可怕的伊凡得到富商Stroganoff族的請求書。他們商業範圍發展在倭爾加河的大支流喀馬河 Kama 流域。在這請求書中 Stroganoff 族人請求允許其發展探險這塊地方，同時請求保護，以免外界的侵略；俄皇因爲此地過遠，人民稀少，行政方面是很困難的，所以允許他們了。他允許 Stroganoff 族人經營種種商業的特權，更有要緊的，就是許他們有執行司法，和徵募軍隊的權利。

於是俄人的征服西伯利亞開始了。三年以後，一五八一年，或一五八二年，Stroganoff 族中的軍事領袖 Vasil Timofeieff 冒名 Yermak 率哥薩克人 Cossacks 八百名，東越烏拉山脈，數與庫善的韃靼人小戰，肅清一切。俄人漸漸沿托波爾河 Tobol 河而下，於一五八二年的九月間到 Irtysk，最後達到庫善的都城西伯爾 Sibir。這時此城已將廢棄了。佔了這些地方以後，Yermak 遣使至莫斯科，貢獻皮貨，甚爲豐富，很謙恭地祝賀可怕的伊凡，因爲獲得新西伯利亞王國，並且從前因爲他部下的行爲不檢，俄皇曾宣布處以死刑，現在他又請求俄皇赦宥了。

十六世紀時莫斯科的外交政策集中於二個目的：（一）壟斷自歐洲到亞洲，自波羅的海經過倭爾加河以至裏海的水道；（二）使俄國能有一個海洋出口，以與西方各國接近。（註四）至於東方，可怕的伊凡以爲征服

山 Kazan 及阿斯特剌罕 Astrakhan 把他的土地擴充列烏拉山脈後，韃靼人的恐怖可以免除了。在當時他並沒有更向亞洲侵略的野心。Stroganoff 族人和 Yermak 在西伯利亞西部的行爲，當然不是俄皇所心願的。雖然 Yermak 的成功，可使俄皇喜歡了，所以他不但報免了 Yermak 過去的事，並且賜給他一件袍子和一個獎牌，以表示他盡忠王室。Yermak 立即爲國人所歡呼爲偉大的英雄了，其成功至今還是當作一種英雄式的傳說。

(乙)無主土地之深入 幾年之中俄人達到鄂畢 Obi 河。那地方的土著 (Ojeks, Voguls, 韃靼人等) 都是很貧窮的獵人和漁人。他們當然承認俄人的主權，並沒有什麼不願意的。

俄人初與韃靼人爭鬥，但不久就漸漸的平息了。俄人於是始專心於實際的殖民。一五八六年遣往新地耕作的人，就負有納稅之義務，以爲進貢和防衛韃靼人侵略的費用。

在一六二九年以前，還沒有設立新政府於托木斯克 Tomsk 的時候，行政的中心在特由門 Timmen 和托波兒斯克 Tobolsk 兩地。土著的生活，和在韃靼人統治下的時候，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們現在不進貢於韃靼人，而進貢於代表莫斯科政府的官吏，叫作 "Voyevodas" 的了。這種官吏 "Voyevodas" 的稅收，從表面上看來，是把來維持地方的治安，防止一切足以減少個人收入，及服務能力的事物，如非法，飲酒，及賭博等事。實則內容十分腐敗的，都是忙於中飽私囊。雖委任有特別的稅收員 "Golva" 或其他的法子，都不能

## 防止這種腐敗情形。

至於商人，只要他們能繳一種普通特許費，和他們買賣的貨物百分之幾，及百分之十的出口稅和入口稅，就可入西伯利亞，經營商業。（註五）

亞洲的北部，也和俄國在歐洲一樣，有廣大的平原，和河流系統。在俄國殖民發展的初期都是沿着河流發展。一六九一年哥薩克人至葉尼塞河 Yenisei 一六二八年他們渡葉尼塞河至利那 Lena 河。一六三六年他們到葉尼塞河口。一六三七年於利那河流域建築雅庫次克 Yakutsk 要塞，為其向黑龍江流域發展的重要根據地。現在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在利那河流域，其勢力及於鄂畢河及葉尼塞河流域。哥薩克人的冒險者向四方發展。

一六三〇年至一六五〇年間俄國在西伯利亞有重大的發展。在起初的十年間（一六三〇——一六四〇）他們在極北的地方達到了北冰洋（一六三六），在極東的地方，達到了太平洋（鄂霍次克海 Sea of Okhotsk）（一六三九）五十七年中（一五八二——一六三九）他們的確由大陸的這端到了那端！這次成功的偉大，是無可比擬的，因為美國移民，自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發展，將近兩百年的功夫。這種事實的原因，可以說：因為美國人時時要和紅印第安人作戰，而俄人則如入無人之境，雖然在葉尼塞河流域時有通古斯族人反抗，在拜喀爾 Baikal 湖畔有 Buriats 反抗，但其抵抗力不是很重要的。

(丙)先驅者——非寄生者 概括言之，俄人向東發展，不是和人作戰，乃是和自然作戰。他們進入東方，爲開闢東方的先驅者，而不是倚賴東方的寄生物。他們並沒有自勞働者手中攫取土地，也並沒有受別人工作的利益。英美遠東問題的感權 Treat 教授說：「假如對於冬的嚴寒，夏天的酷暑，沒有如俄人一樣的熟習的民族，都是裹足不前的了。」

東向流入北冰洋的河流的發現，都是 Michaelo Stadukhin 的功績。一六四四年他自利那河口，用很小的船向東航行一千哩，到了 Kolyma 河。一六四七年又一次遠征隊，在 Simon Dejnjev 指導之下，進行更遠；依史家 Muller 的記載，一六四八年他們實到了阿那的爾 Anadyr 大約在這時候，Dejnjev 和 Alexeieff 都到堪察加 Kamchatka (註六) 同年俄人到 Cape Chukotsky 入海峽。其後一百年始有另一俄國探險家，名叫 白岑 Bering 的，到了此地，所以叫做白岑海峽。

一六五一年哈巴羅夫 Ataman Khabarov 發見了許多哥薩克人，早於一六四三年已沿黑龍江而下，居於此地。於是他也建部落於此。這時以前，早有頗雅可夫 Povarkoff 和 Perthieff 二人探險黑龍江及其支流 Shilka 與 Zeya。他們二人冒險詳細情形，都載在俄國文獻中，其真實與歷史上的價值是無可疑義的；但他們的事蹟，有如神話，充滿了稀奇古怪的事。有少數勇敢的青年，爲這種虛無渺茫的故事所迷，熟聞遠地土人的生活，沿着不知名稱的河流。他們開始探險，與曠野戰，與自然戰，步步地向我們現在的太平洋進行。經過了許多說

不盡的困苦，冒着飢寒，他們仍是前進。三年中他們的足跡踏遍了五千哩的地方，最後達到鄂霍次克海 Ochotsk。當然，這種鐵一般的意志，大無畏的決心，都是值得後世子孫無上尊崇的。

(丁)與滿洲最初之接觸 在這時候，俄人才遇着滿洲。是時，滿洲方才征服了中國。因為這個原故，哈巴羅夫計算要六千人保護他的疆土。他向莫斯科政府請求援助。但他還沒有得到莫斯科的回信時，他不得不靠地方官吏的援助，於是他們供給他商人一七〇名，哥薩克人二一名，大砲三尊。還沒有到冬天的時候，他遇着土酋 Lotha，敗之。在 Larka 築兵的地方，俄人建一小鎮，叫做阿爾巴青 Albazin。（譯者按：就是中國所謂雅克薩城的。）在此後幾年，占很重要的地位。

莫斯科政府得到哈巴羅夫的報告後，特派一專使去見可汗。但專使及其隨員的全部，均爲土人所屠殺。（註七）於一六五三年哈巴羅夫又沿黑龍江而下，到松花江和烏蘇里江，使使俄人直接與達瑚爾人 Daluzhs 及阿槍人 Achans 等種族人相接觸。這種民族當然不能抵抗俄人的砲火，所以不得不向大國請求保護。

滿洲當時已佔了中國，擴充其勢力到了黑龍江流域。一六五二寧古塔（現吉林省境內）之海色將軍率旗兵二千人，軍械充足，急趨援阿槍人。陳福廣記述此事說：「他們很勇敢地包圍烏蘇里河口的俄人要塞，毀壞他們的城市。但衆寡不敵的哥薩克人，和旗兵竟作殊死戰，反擊退旗兵，奪大砲二門，子彈甚多，殺旗兵六七六名，俄人死者僅十八，傷者七十八人。」

後來聽說中國皇帝預備大軍，準備作第二次大戰，哈巴羅夫不得不放棄他所防禦的冬季要塞，向 Zeya 河流域後退。他回到莫斯科後，「又遣專使往北京，但俄使在途中竟爲通譯所殺。」（註八）

當顏雅可夫和哈巴羅夫探險於黑龍江下流和中部的時候，拜喀爾 Faikal 湖畔地方的探險也開始了。一六五四年 Peter Baktof 沿撒提謨 Vitum 高原，Ingoda 和 Shilka 兩河的源流，至 Nercha 河流域，爲建築尼布楚城的基礎。在黑龍江上流殖民，拜喀爾湖畔的地方也很容易達到，因有色楞加 Selenga 河及其支流，Uda 與 Kniok 兩河作交通的途徑，所以使西伯利亞的西部和黑龍江流域間的交通十分便利了。

（戊）中國之壓迫 一六五四年夏斯梯帕諾夫 Stepanoff（繼哈巴羅夫之位）率三七〇人沿松花江而下，沿途徵收穀類。六月間遇着中國的大軍，小小衝突之後，俄人退到 Kamara 河流域，建築“Kamarsk”要塞。一六五五年三月，中國兵一萬人把這個要塞圍着。哥薩克人人數雖少，但尙死力抵抗，中國將軍沒有能力逐出之，所以決定想活活地餓死他們。命令該地土人（Doucherts）放棄他們的家鄉，荒廢他們的土地。陳福廣說：「饑餓將使哥薩克人至於絕境。他們想衝出河口，以求生路的。但一六五五年六月底夏斯梯帕諾夫率五〇〇人，沿松花江面下，忽被中國的艦隊包圍，計船四七艘。」（註九）夏斯梯帕諾夫和其從人二七〇人都被殺，其餘的人都跑散了。

(丙)阿爾巴青 Albazin 之圍 嗣後俄人在黑龍江和其支流的沿河建築兵營，以鞏固他們的防禦工作。

「一六八二年中國康熙帝使郎坦將軍，以遊獵的名義，觀察阿爾巴青的形勢，歸而向帝報告。同時又使財政大臣伊桑阿至寧古塔，建築戰艦。齊齊哈爾和墨爾根 Mergen 等地的要塞都築好了，河道交通也改良，以便運輸軍火和軍糧。」(註十)

命薩布素作黑龍江將軍，以愛輝作其駐紮地。N. Steinfeld 記述說：「命邊地兵士將軍事區域一帶地方的穀類完全毀壞，使俄人無以為食。一六八三年中國軍隊又加入蒙古人，向墨爾根和愛輝前進。同時，六十個哥薩克人也從阿爾巴青到了愛輝的附近。他們為中國軍隊所擊，盡為俘虜。此後二年，俄人在黑龍江所建築的兵營都毀敗了。阿爾巴青因此勢孤。：：」(註十一)

一六八五年六月彭春將軍率陸軍一萬人，海軍五千人，大砲二百門，運輸一百件，自齊齊哈爾向阿爾巴青水陸並進。「中國軍隊未至該地以前，就勸阿爾巴青的地方官吏名叫 Alexei Tolbuzin 的放棄其地。他率哥薩克人四三〇人，大砲三門，子彈三百發，拒絕投降，決定抵抗至最末了一個人。」(註十二)

六月間中國軍隊開始攻擊。因為抵不住砲火，二十四個哥薩克兵降了彭將軍。他們都被當作俘虜，送到北京，後來他們都編為康熙帝的衛隊。Tolbuzin 和其餘的人，都逃到尼布楚去了。

十月間，Tolbuzin 又率 Beiton 的哥薩克人一百人回到 Albazin，那時這個城已為中國人放棄了。

是城復爲俄人所有。在愛輝的薩布素將軍聽了這個消息，馬上率兵八千，大砲四十門，又向阿爾巴青進攻了。陳福廣述道：「哥薩克人（尙不到三百人）決定死守。七日中國軍隊開始包圍阿爾巴青。沒有好久，Tolduzin被殺，但哥薩克人雖失了他們的領袖，他們仍繼續抵抗，直至 Beiton 爲他們的領袖。後來中國人多死亡，冬天又將到了，所以他們不得不退了。」

次年（一六八七）中國人又開始攻擊。但這次戰爭，實際參加戰爭的哥薩克人不過六十六人，因爲其餘的都害風濕病死亡了。薩布素將軍遣送許多醫生給他們醫病，他們不但拒絕了送來的醫生，並且送回許多穀類給將軍，表示他們還有十分充足的糧食，以維持他們的生活。

後來此城將入中國人手中的時候，中國皇帝敕命解圍；因爲兩國準備議和了。一六八八年九月間中國軍隊始退至愛輝及墨爾根等地方。陳福廣說得好：「兩國戰爭的事實從此告終，和平的事實從此開始了。」

## 第二項 俄人有其法律上權利時代

（甲）尼布楚 Nerchin條約 自十七世紀中葉俄人和中國人（實爲滿洲人，因爲是時滿洲人已爲中國的主人翁了。）接觸以後，中國政府想把北方邊界上的形勢肅清，和莫斯科人確訂盟約。

俄人所得的土地，想得到法律上的根據，也和中國感覺同樣的需要。這種情形，可從俄國屢求整理新得土地的行政，及屢次派遣專使至中國，以求彼此諒解等事實中，可以知道。關於當時中俄的關係，某中國歷史家說：

「若單以北京和莫斯科兩政府而論，牠們的和平關係，自始至終，從未有斷絕過。牠們也有時發生隔膜，猶其以俄國探險家侵入中國北方土地時爲最甚。但是這種情形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事罷了。」（註十三）

俄國在亞洲的帝國是許多冒險家建築的。後來俄皇才接收，把牠當作已成的事實。但是「有時雖與中國發生惡感，而莫斯科之主要目的在發展牠在遠東的商業，所以從沒有放棄牠與中國和平親善的政策。」上引的中國學者又繼續說：「他們深入亞洲的北部，後來漸及東部，中國並不以爲這是一種侵佔行爲，因爲中國並沒有把這些地方當作牠所有的。」

從康熙帝（一六六二——一七二一）和莫斯科俄皇間的通信看來，我們很明顯地知道皇帝並沒有把黑龍江附近的地方當作牠的所有。直到十七世紀的末葉，滿洲征服中國以後，我們才能發現滿洲酋長圖謀征服其鄰人（居於黑龍江下流，和烏蘇里江一帶人民都在內——即是亞洲東北部已經爲俄人所探險佔住的地帶）的嘗試。同時中國的新統治者勢必對於蒙古人特別注意，因爲長久的時間中，蒙古人爲滿洲人的勁敵。由過去的經驗，滿洲知道居於現今外蒙古一帶的額魯特人（Enkhates）（或Kaimucks）族人（註十四）是難於駕御的，他們都是勇而好戰。從前幾次想征服他們的嘗試都失敗了。自另一方面觀之，滿洲人同時知道俄國和這些土著間的關係日見親密，很有連盟的可能，所以不能不驚駭了。

自一六七六年後噶爾丹 Prince Galdan 自立爲額魯特人 Enkhates 及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和西藏

之主，懷抱野心。想把他得勝的軍隊向蒙古東部喀爾喀進攻。中國因為受了此種嚴重的威嚇，並且中國皇帝也深知和一個敵人對抗比較容易，所以很歡迎莫斯科的意志，想和俄國商議和約。如是使一六八九年所訂的尼布楚條約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這是中國和俄國，同時和歐洲任何國家訂條約的第一次。

過去俄國許多往北京去的使臣都沒有達到目的地。有些是被殺了；有些到了北京的，因為他們不肯向皇帝「叩頭」，註十或或因俄皇信上稱呼的不合，或因信上日期用俄歷而不用華歷……等事而受虐待。有時拒絕使臣覲見，因為他沒帶禮物，或其他不關緊要的事由。

對於中俄關係上稍許得到效果的第一個使者，是一個叫做Palmer的，實則彼並沒有為清帝接待。因為「他沒有一點尊敬君主的意思」，（他不向皇帝「叩頭」）但某中國高級官吏將皇帝寫給俄皇的一封信把給了他，使回莫斯科覆命。

一六六七年通古斯族酋長 Gantimur 降至俄國。一六七〇年康熙帝遣使至俄，請求讓渡 Gantimur。俄皇置之不答。一六七七年康熙又給俄皇一函，俄皇仍不置答；因為該信是用滿洲文字寫的，那時，俄人尚不知道滿文，所以那信並沒有譯為俄文。

現在俄國既納降人 Gantimur，又拒絕引渡於中國政府，又不知道皇帝的信，均可構成宣戰的原因，所以中國軍隊進攻阿爾巴青他們的出師，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懲罰。中國一面想捕獲敵物，作為補償；一面想偵

探地理形勢。康熙帝吩咐副都統郭坦等，叫他們以行獵爲名，偵察阿爾巴青的形勢，然後驅逐俄人。

但是上面說過，中國希望與俄國和平的心理是很強的，莫斯科政府提議，商訂條件，北京政府准備接收。阿爾巴青之圍立解，雙方敵對的行爲也立時停止了。實則莫斯科政府提議商訂條約，是康熙帝寫給俄皇的二封信（是一六八三年用拉丁文寫的）的結果。這兩封信懷怨俄皇，說昔日清帝幾次通信，俄皇都置之不理，並請其命在阿爾巴青的哥薩克兵士立即撤退。

俄國的全權代表 *Colvin* 於一六八六年二月離開莫斯科。十一月間他到了 *Udinsk*，然後向 *Seleginsk* 前進；因爲上述阿爾巴青附近的變故，他留在 *Seleginsk* 地方兩年。

會議時中國代表爲索額圖。兩方使臣爭論開會地點甚久，最後乃決定在尼布楚開會。短時磋商之後，尼布楚條約即於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日簽字。（註十七）此約（參閱附錄）以五國文寫字成的：即中文、俄文、拉丁文、滿洲文、蒙古文。但僅拉丁文本爲雙方全權代表簽字。

在此約以前，俄人僅事實上佔領了黑龍江及外興安嶺以北之地；自此約以後，他們得了法律上的承認。爲蘇里江以東的地方，迄到以後幾次條約才確定的。這些土地雖然人口很少，不會發生所有權的爭執；但經歷長久的時間，這地方的所有權是沒有確定的。

迄到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間的愛璉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後，俄羅斯在遼東的勢力，才完全得

到法律上的根據。厄布楚條約是中俄邦交的初步。確定兩國間的疆界（是時地理的知識當然很少，地圖也不完全）（註十八）爲以後兩國邦交的基礎。

中國既與俄國妥協之後，乃以全力對付蒙古，以免其爲西方的威嚇。最後阻止 Kalinks 人（厄魯特人）的發展；Kalinks 人的領袖爲噶爾丹。一六九〇年噶爾丹爲清帝所敗，被囚；自是滿洲得了蒙古的土地，其版圖到了戈壁沙漠以北了。

（乙）十八世紀間的中俄關係 十八世紀俄國的外交政策可分兩部：一七六〇年前牠最注意西方的發展；對於遠東的發展，和土耳其之衝突，都不甚注重。一七六〇年以後，黑海方面的爭執，代波羅的海方面的爭執而起；後期仍不十分注重遠東的發展，但苦心孤詣地繼續探險在這時候，俄皇威權漸增，國家組織漸爲完備，都足以減少哥薩克人冒險的精神。十八世紀的中葉西伯利亞實際上是俄國的殖民地了。從大體上說來，十八世紀不過是俄國漸漸向亞洲發展，和培植中俄邦交的時代。

陳福廣說：「Kalinks 人敗潰之後，不久康熙帝就懷疑他們和俄人的關係。」（註十九）俄皇彼得大帝因爲想解釋中國的懷疑，同時想解決許多懸案，如商業的擴充，建教堂於北京，等事，所以於一七一九年遣派許多委員到中國來，以 Izmailov 船長爲領袖。

正是這時候，俄國大敗瑞典人，牠在歐洲的地位大增。雖然，俄皇吩咐新公使，凡中國禮節所需要的，「即

頭」亦在其中——他都應行之。俄皇稱清帝曰陛下，而不如昔的通信稱他曰殿下。Izmailov 要求清帝允許他們設一總領事於北京，不但管理俄人的商務事宜，並且可以審理在中國的俄人之案件。陳福廣說：「假若這種計劃實行了，一八四四年英國實際施用治外法權於中國以前一二四年，就早已有此制存於中國了！」（譯者按：這是領事裁判權，不是治外法權；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實際上 Izmailov 的秘書 Lorentz Lange 留在北京，他能說很流利的中國話，對於中國情形很熟悉。中國允許外人領事多年住於北京，這是第一次。（一七二一——一七二五）Izmailov 本人於一七二二年就回莫斯科去了，但是 Lange 在北京四年的留居，看見兩國邦交許多重要的變遷。

一七二二年康熙帝死了，雍正帝即位。雍正天資平庸，在他統治下的中國政府漸漸不喜與外人交通，和俄國的貿易也限於北京一區。俄國政府（現在已遷到聖彼得堡了）也勢必以同等待遇對付在西伯利亞的華人了。

雖然兩國的和平政策還是沒有破裂的。中國的外交政策仍是想把 Kaliniks 征服；北京政府於是想與俄國諒解，而使 Kaliniks 陷於孤立。（註二十）

（丙）Bur條約與恰克圖條約 一七二五年喀德鄰第一 Catherine I. 復遣使至北京。公使的名字叫作 Count Sava Vladislavovich Rancousinsky 結果訂了二種條約：一為 Bur 條約（一七二七年簽字的）一為

恰克圖條約。(一七二六年簽字)(一七二八年才批准的)。

依這種條約，俄國對於中國商業上的野心，實際上業已成功；僅僅想設立總領事於北京一事，沒有達到目的；Larety Lange 住於北京，不過是暫時的辦法。俄國得到派傳教師及學生到北京傳教或其他目的之權利。

(丁)俄國更進一步之探險與殖民。上面已經說過，在十八世紀的中葉，俄人達到黑龍江口，橫過堪察加 Kamchatka 地方。許多俄人到了這半島之後，Vladimir Atlasov 又探險於該地。俄人在太平洋海岸第一個海港就在這地方。

在那時候許多地圖把美洲當作亞洲的突出的大半島，離日本不遠；或把她當作亞洲大陸之一部分。Linna 和 Yevreino v 兩人回去之後，彼得大帝又遣一探險隊來攻察美洲和亞洲是不是相連的。Vitus Bering 生於丹麥，於一七〇四年以後加入俄國海軍的，他就被選為這次探險隊的領袖。他的主要助手是丹麥人 Spanberg 船長，和俄人 N. Chirikoff 白峯二次由亞洲西航(一七二五——一七三二)想達到美洲，都沒有完全成功。但另有一俄人 Gvozdef 於一七三二年達到美洲，當時他叫美洲曰大國。the Large Country。此後約一百年，才又有人探險，以攻察亞洲和美洲是否相連。

薩加鄰島 Sakhalin (即庫頁島) 海岸的攻察，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實現。F. Golde 先生說：「這項工作的成功由於俄人，是我們深信可靠的；對於薩加鄰島最早的知識，不是由中國人，不是由日本人，不是由荷蘭

人，也不是由耶穌會教徒得來的，乃是由西伯利亞的俄國獵人得來的，他們努力探險黑龍江流域，於一六四三年就和薩加鄰島接觸起來了。(註二) (這些獵人就是 Mazin Perfiljev 和 W. Poyarkoff 雖然 Poyarkoff 於一七四四年報告說薩加鄰是一個海島，但很久以後，普通人仍然以為牠是一個半島。) 俄國海軍職員 Nevelsky 船長於一八四九年發現韃靼海峽，到這時候才知道薩加鄰是一個海島。

橫過拜喀爾湖 Trans-Baikalia 地的殖民，由哥薩克人開其端，彼等建築尼布楚，Udinsk 及其他城市。其後才漸漸有歐洲的俄人繼續地來到此處，一部分是政府派來的殖民，但大部分是政府所欲處罰的亡命之徒。有許多新來的（農奴）是因地主的苛待所壓迫而到東方來的。有些是因不信國教而被逐的（如舊教徒及其他教派）。

「俄國農奴制雖對於農民的遷徙有種種的困難，然至一八五一年（就是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之前十年）西伯利亞人口已經是二七〇〇〇〇〇了；這個數目把牠的土地之廣闊比來，不算十分大，已經超過同時加拿大的人口了，當時加拿大的人口是 一八〇〇〇〇〇。」(註三)

一九〇〇年 Leroy-Baulieu 之記載如此，他又指出：「由此看來，俄國的殖民工作是無愧的，實際上到現在還是無愧的。依一八九七年的調查，西伯利亞面積四，八一，二八〇〇方哩，有入口五，七三，一七八二人，而一八九一年加拿大面積三七，二一八方哩，僅有入口四，八八三，〇〇〇人。」

方 Leroy-Beaulien 著作時，法俄兩國同盟正在「蜜月」中，俄國對亞洲發展的計劃均爲法人所鼓勵而光大之；他們均與中東鐵路、中俄銀行等……有關。Leroy-Beaulien 的議論，其後又爲一著作家所主張。這個著作家就是那世界著名已死了挪威探險家 Fridtjof Nansen；他和許多俄國的事情有密切的關係，尤其近年來他似爲許亡命俄人的看護天使，但雖有許多人反對蘇維埃之統治，然他仍是俄羅斯不屈的朋友。

Nansen 於其鉅著「將來之西伯利亞」[Thronsh Siberia, the Land of Future]一書中說：「一個農業國家如俄羅斯的，佔有西伯利亞和其無窮的財富，廣博的肥壤，已有三百年了，而所得的不過如此，似乎很奇怪了。若除開晚近獲得的中亞細亞的土地不計外，西伯利亞和東亞諸省的人口，共計約一千一百萬。」(註三)「許多人說，俄人對於文化事業，是沒有繼續努力的傾向的。這句話不一定靠得住，但是最少我們要承認俄國向外發展，已經表現很大的力量了。」

「自一五〇〇年俄羅斯帝國最早建設時(註二四)到我們現在，其土地的增加，世界史中除不列顛帝國外，是沒有一國可以和牠比的。」

在這時期全部中，「俄羅斯帝國土地的增加，平均每日增加五十五方哩；就是說，每年增加二〇,〇〇〇方哩。——放言之，就是每七年中增加的土地如挪威王國大小，如此增加無已。」(註二五)

俄人自 Trans-Baikalia 及利那河 the Lena 流域侵入蒙古，俄人和蒙古人的商業發達最多，和中國

的商業多經過蒙古。早期俄國居民和滿洲人的商業不甚重要。無論何種商業（幾全為互易）都在恰克圖或在境界上交易；不是在滿洲本地交易的。

（戊）愛輝、天津及北京條約。十九世紀的中葉俄國又注意到亞洲的東部；地方俄國對於這些久已疏忽，迄受到其他列強（特別是英國）的激勵，牠才恢復其對於遠東的興趣。這時候青年有為的東部西伯利亞總督 N. Mouravieff 和薩加鄰的 Nevelskoy 同時探險黑龍江口諸地。

在 Mouravieff 以前俄京與遠東的亞洲屬地如堪察加 Kamchatka、薩加鄰 Sakhalin、鄂霍次海 Okhotsk Sea、區域和阿拉斯加 Alaska 等地間的交通，均是由海道繞非洲（好望角）而達到的；陸路是由北路經雅康次克 Yakutsk而達到的。Mouravieff 很熱心提高俄國在遠東的利益，他以為俄羅斯偉大的將來是在遠東。

一八四七年 Mouravieff 受命為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時，俄皇尼古拉第一 Nicholas I 略為提及該地之金鑽，在恰克圖俄國的商業，和中俄的關係後，俄皇對他說：「至於俄國的黑龍江，你聽我以後的命令。」談話的結果，最末了，一句重要的話說：「會聽話的人，僅說幾句話他就能夠懂了的。」

Mouravieff 當然是個會聽話的人，他已知道關於黑龍江俄皇已有整個的計劃了。（這種計劃偶然不為俄國政府中人所贊成；內閣 Nesselrode 伯爵，財政大臣 Vronchanko 和 Panin 伯爵都怕這種舉動有

傷英國的友誼。(註二六)

Nevelskoy 發現韃靼海峽，並且將俄國的旗子掛在黑龍江口，都爲俄皇所允許。Mouravieff 報告聖彼得堡，說俄國應當由黑龍江找條到遠東的近路。這報告也爲俄皇接收，並遣人測量黑龍江。(註二七)

關於此事 Mouravieff 時接俄皇的指示，其中有積極的警告，教他不要用武器對抗中國，這種探險事宜，聖彼得堡政府沒有享得金錢的利益。此種限制都爲財政大臣規定的，因爲他是反對遠東探險的，所以盡他能力所及，想出種種方法來阻止他們。Mouravieff 的探險沒有遇着甚麼阻力。沿黑龍江左岸之地沒有中國勢力所及的痕跡可以發見。四年之中俄人沿江建築許多城子，Blagovest-hansk, Kh. brovsk, Mirinsk, Nikolaievsk 等城都是的。許多哥薩克人，鑛工和農夫都從 Trans-Baikalia 遷徙到黑龍江流域爲新居民了。(註二八)

一八五八年 Mouravieff 親至愛琿。(註二九)和中國人商議，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和他們訂一條約(愛琿條約)。該約對於俄人佔有黑龍江左岸的權利的疑難，都去掉了。尼布楚條約的隱晦文字，現在已改爲很確定的規定，以黑龍江本身爲界，而不如尼布楚條約所規定，以黑龍江流域爲界了；且該約第一條規定，中國人與俄人在黑龍江中同有航行的權利。

正在此時，Poutain 伯爵與其他列強的全權代表在天津開會議。天津條約之前，有北京條約，南京條約

是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結果。

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註三〇）以爲歐美各國通商的地點；但俄國爲例外，因爲俄國仍以恰克圖爲與中國通商唯一的地點。這些俄羅斯以外之列強所得的新特權予俄羅斯一嚴重的威嚇還沒有十分顯著。（註三一）但是牠們和中國的商業發展很快，於是聖彼得堡政府恐慌起來了。

數年中俄國和英國發生戰爭，法國，土耳其和皮德蒙特（即今意大利）也參加了。（即克里米亞 Crimean 戰爭）英國的分艦隊進攻俄羅斯遠東屬地；雖然沒有把俄國艦隊完全消滅，因爲俄國艦隊逃入黑龍江（利用韃靼海峽，那時英人還不知道這些地方。）但聖彼得堡很受打擊，不能不對於沒有保障的遠東諸省的將來懷疑了。

一八五七年至五八年中國爲英法聯軍所攻擊，（廣州，天津都被牠們佔據了。）太平天國的叛變，又發生於南部。在這種壓迫之下，中國最後決定與戰勝的列強商議，訂了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 Poutchin 於六月十四日簽字，（註三二）除掉了南京條約所立的不公平的待遇，通商的五個商埠現在也許俄國人貿易了。尼布楚條約所未解決的問題現在不能再遲緩了。就是 Poutchin 也有這種意思，因爲他不知道這個問題已爲 Mouravieff 所訂的愛理條解決了。

不久北京政府明白地表示不批准愛理條約了。爲中國政府簽字的人奕山被撤職查辦，因爲他「愚笨越

權。」

中國政府提議該約可以解釋作爲「清帝對於可憐的俄國居民的善意表示，許他們居住於黑龍江流域一帶的地方。」並且可以耕種那些從前沒有人佔據過的土地。（註三）至於烏蘇里江流域中國政府並沒有意思放棄，給予俄人的。若俄人堅持這點，中國必在恰克圖，Chuguchak和Kuldja（即庫倫）等地方斷絕和俄人的貿易關係。俄國公使Nicholas Ignatieff爲批准天津條約到北京的時候，接到中國的這種表示，所以他馬上想和中國政府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結果終歸失敗。他於一八六〇年五月中離開北京，於是中俄的外交關係無形停頓了。同年十月間Ignatieff回到北京，商訂北京條約；這是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簽字的。

因爲中國政府不承認天津條約，使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清帝逃了。京都受外國戰火的威嚇。Ignatieff居中調停，使雙方意見接近。訂定協約；而Ignatieff本人的要求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也就在這個時候。

北京條約承認愛理條約和天津條約，重復申明黑龍江仍爲中俄兩國的界線，並承認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即現在俄國的海濱省）爲俄國所有。這塊地方本的人口不過二〇〇〇人。實是很有趣的。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全境（即現在俄國的阿穆爾省）所有的本地人口還不到一、〇〇〇人。（註三四）

自這些條約訂了以後，俄國在遠東的殖民才引起聖彼得堡政府的注意。但是不幸，這個重要問題若說是已經「解決」了的話，也是很馬虎的解決了。

許多年載中，迄到一九〇四年至五年日俄戰爭的時候，這種殖民工作是極慢的。俄國既於一八五八至六〇年間得到中國對於其遠東屬地所有權的承認後，因為忙於其他「戰線」，所以暫把遠東問題擱置了。內部的事情，亞歷山大第二對於農奴的解放（一八六一）、司法和軍事的改革，及遠東的爭鬥（一八七七—七八年間的俄土戰爭和中亞細亞的征服）等均使俄羅斯勢必集中其精力於俄國的另一角上了。

傳統的先鋒，現在俄國擴充境內的新居民哥薩克人，少數的軍隊，（註三五）少數的自願的移民，多數為俄皇政府所控告的各派異教徒，和少數為政府保護的殖民和從前充軍到西伯利亞的犯人，及強迫移居於遠東的政治亡命之徒，總合起來，構成一個核心，數年以來都是患貧窮的。（註三六）

俄國在遠東殖民遲緩的原因中，在沒有建築西伯利亞鐵路以前俄國在亞洲的土地缺少交通的工具，是很重要的。由海道繞非洲運送殖民至遠東，即後來由蘇彝士運河（一八六九年修竣）運送，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體，尤其在俄國，在一八七八年義勇艦隊 *Volunteer Fleet* 組織以前，是沒有牠本國的商船的。

俄國人民增加，同時中國人，高麗人，也向這些地方移植。因為此種新機會所引誘（因為此地的工作較中國高麗為多，生活程度也較高），於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始）這些東方人在該地人口的總數中，已經佔很重要的地位了。

（七）勒瓦的亞 *Livadia* 及聖彼得堡條約 和厄魯特人及其他蒙古人的爭鬥，使中國人忙碌了幾百年。

即喀爾丹敗亡後，Kalmuks 仍繼續地擾亂中國，差不多一百年的光景。最後至一七二〇年 Kalmuks 遂出西藏，一七五七年新疆爲中國所佔領了。這次的戰爭，俄羅斯向東的發展，和蒙古人中佛教和喇嘛教的傳佈，都是中國很強的同盟，牠知道想屈伏這些深信回教的好戰民族是更困難的。

昔日居於塔里河（準噶爾 Darvazata）流域的民族，於十九世紀時復得沿中國邊疆的中亞細亞的地方，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國家，有時且侵入中國的領土（一八六四——七八）因爲牠和南方叛亂的事情同時發生，所以更使中國難於應付了。僅僅因爲缺乏真正的領袖，和各種不統一的蒙古民族的合作的精神，所以他們不能予中國一個重大的打擊。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的叛亂已經平復了，一八七八年塔里河流域又重復爲中國的行省了。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中俄國在中亞細亞（土耳其斯坦）得了許多地方，因此之故，牠和中國的邊界實際上擴充了許多。中國西部諸省同部叛亂的時候，北京政府沒有方法制止之，俄國於一八七一年遣兵至 Kelita（伊犁）俄國毫無阻力地佔領該地，因爲該地人民甯願俄人而不願中國人統治了。但是這種佔據俄國宣稱不過是出於鄰邦的幫助，牠希望以後得到報酬的。

於一八七八年中國特派崇厚爲全權大臣，商議恢復在伊犁一帶地方中國所有權利的事情。一八七九年訂約於克里米亞 Crimia 之勒瓦的亞 Livadia 約中規定俄軍撤退伊犁，恢復中國的主權，中國給付俄

國五百萬盧布，以爲佔領伊犁時的軍費，又許俄國商人在該省有種種特權。

這種條件已爲崇厚所承認。然被北京政府駁斥。（譯者按：委任崇厚之權限，止於討論「保護國界安在」及「俄佔領軍政費」二事，今忽商訂割讓條約，顯係越權行爲。我國拒絕批准，自屬正當。）中國主張無條件的恢復原有狀況。俄羅斯堅持牠的要求。一八八〇年兩國都十分緊張，二百餘年間第一次似乎戰爭就在目前了。

最後兩國訂一新約，一八八一年在聖彼得堡簽字，中國方面是曾紀澤侯代表的。依新約的規定，僅伊犁邊界的小部分土地仍在俄人手中。貿易上的特權（雖然比前約少了些）也終於給了俄國，但賠償費則自五百萬增至九百萬盧布了。

但僅僅唾棄俄國對於邊疆的侵略野心，而不詳細研究個中情形，其見識實爲膚淺。這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兩個不同的文化時期的衝突。中亞細亞的時時騷擾的游牧民族數百年來常常向歐洲的俄羅斯反叛；即俄羅斯自歐洲退至亞洲時，仍爲這些民族所煩擾。現在俄國國情鞏固，牠由農業國家發展到一個農工商混合的國家，當然勢必肅清牠的邊疆，制止外人的騷擾，和游牧民族的叛變。

### 第三項 滿洲冒險時期

（甲）西伯利亞鐵道 因爲俄人在遠東殖民所感覺的困難，甚至連行政上都感覺困難，和其他列強，尤其

是英國(註三七)在亞洲活動的威嚇，都使俄國決意建築一條鐵路橫過其所屬亞洲諸省，連絡大西洋和太平洋爲一氣，不但爲經濟上的原因，並且爲軍事上設想，是毫無疑義的。(註三八)

這種偉大道路的思想，在 Monavieth 的時候是已經有了的；(註三九)但因爲缺乏資本和決心的原故，所以迄到十九世紀的末葉才能實行。

一八八七年，簽字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的 Ignatieth 的兄弟 Alexis Ignatieth 伯爵，呈上亞歷山大第三一個報告，說明需要一條鐵道以連絡東部西伯利亞和在歐洲的俄羅斯。這個提議爲俄皇所讚同，同年組織一個委員會，詳細討論種種的計劃。

一八九一年建築鐵的工程從兩端開始了。在這年中烏蘇里鐵道(從黑龍江岸上的哈巴羅甫喀 Khabarovsk 到海參威 Vladivostok 間的鐵道)爲皇太子(後來的俄皇尼古拉第二)開始工作了，皇太子是受他父親的命，周遊世界，同時到俄屬遠東來致祭的。

一八九六年這條偉大的鐵道有些地方是動工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間橫過拜喀爾 Trans-Baikalian 鐵道爲西伯利亞路道最遠的東部一段，已修至赤塔，所以把莫斯科和滿洲邊界相連接了。

維特 Witte 說：「西伯利亞鐵道決不是擴充領土的工具。牠有很重要的經濟的目的。」(註四〇)

(乙)一八九四——九五中日之戰 十九世紀末葉西方列強在亞洲熱烈的活動使日本驚醒了。從這時

候起，牠才開始由一個狹小孤獨而不重要的亞洲國，變為一個近代化的世界強權了；或者是因為日本這些新近西方化的政治家的遠見，他們知道帝國主義的真諦，（雖然那時候的日本似乎完全不有着有這種準備）或者是因為日本封建制度廢除之後，土地的新分配，需要新土地甚為逼切，所以牠的統治階級決定向亞洲大陸得一個根據地。

想向中國找個宣戰的口實，不是難的。用已經訓練好了的日本軍隊想戰敗半近代化的中國海陸軍也是不難的。

這次戰爭的結果，是於一八九五年四月間訂了馬關條約。雖然許多列強反對日本的要求過苛，（註四）但是日本全權大臣不但規定中國割讓台灣島和澎湖羣島給日本，並且連遼東半島也割給日本了。

日本之出現於亞洲大陸，俄羅斯以為是對於牠在亞洲土地的一種威脅。所以牠（和德國、法國）於四月二十三日嚴重地勸告日本，請牠將遼東退還中國，而請中國增加賠款以補償之。日本佔據遼東，與北京相近，可以威脅中國京都；且使高麗的獨立成爲問題了。

現在日本的情勢沒有選擇的餘地，祇能接收牠這個不喜歡的要求，而放棄遼東半島。

俄國這種「得時」的干涉，同時又幫助中國，由法國銀行家放出公債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註四二）所以俄國變爲中國的「濟人之急」的朋友了。不久，這友誼資本化的機會也到了。

(丙)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 代表中國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被派至莫斯科，爲慶祝俄皇尼古拉第二的加冕大典的專使。他的任務是想增加對俄的友誼，因爲自日本戰敗中國後，俄國幫助了中國不少。

李鴻章到莫斯科後，(譯者按：俄皇加冕，本在聖彼得堡舉行；俄政府恐列國大臣窺破密約，故命外交大臣財政大臣與李鴻章會議於莫斯科。)就和俄國外交大臣 Lobanov-Rostovsky 及財政大臣維特 Serius Witte 商訂條約，結果於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簽字。這叫作李羅密約。Li-Lobanov Secret Treaty

這密約內容的記載，雖常發現於中國和歐洲的報紙上，但至今這密約的原文還沒有經官廳正式的發表過。有一種譯本在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日的“North China Herald”報紙上發表過，叫作「喀西尼條約」[Cassini Convention] (註四三)但是這個條約在前法國駐華公使 Gérard 的日記中說到。雖然這次密約是可疑，因爲並沒有簽字，也沒有成爲有效的文件，然而牠的內容是構成喀西尼所希望得到的事物，並且他曾向中國政府建議過，和中國人討論過的。另外又有一種譯本，是由當時已死的李鴻章的兒子的記憶中得來，在倫敦「每日電報」"Daily Telegraph"報紙上發表的，這本也是不確的。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所發表的外交文件中，這密約的原文完全沒有看見。僅在華盛頓會議時，發現此約較爲可靠的本文。(註四四)有人請中國代表發表一切中國和列強所訂的條約，中國代表僅陳述一個電報式的綱要，普通都承認這本是可靠的。但俄國或中國都從沒有將這此條約的全文完全發表過。著者

幸得從莫斯科俄國外交公署檔案文卷中抄錄該約的原文，并譯爲英文，附在這本書的後面。

維特伯爵的日記似乎可靠，因爲他寫書的目的不是想恢復他的位置，他的日記是他死後才發表的；從這本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商訂此約很詳細的情形出來。現在當然不能懷疑，說這約還沒有完結。但是這約的意義和目的，常常神祕的，不爲人所知道的；往往爲人所誤解，對於俄國是很不幸的。

一九〇〇年中俄兩國實際上的敵對的情形，沒有友誼的同盟的條約可以存在，所以很久就使李羅協約 Li-Lobanov Agreement 不能有效了。但是到近來還有寬大的人說日俄戰爭的時候中國已是俄國的同盟；所以日本或者可以要求遼東半島，或者甚至南滿的全部，以爲報酬。（註四）維特伯爵沒有預見到這約有如此用法，所以他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個協約是很重要的。若是我們能忠實地依照這次協約，我們一定可以免除日俄戰爭的恥辱了。」又曰：「我可以說這是我們自己破壞協約，所以造成我們現在在遠東所遇着的局面。」

這次條約，自八國聯軍（俄國在內）肅清拳匪之亂後，已失去牠的意義，僅有歷史上的興趣了。（註六）並且這種條約完全是防禦的性質，專爲抵抗日本的侵略而訂的。（參閱附錄）進一步說來，中國人如張作霖所作的，完全站在日本一邊，以對抗俄國；而不是站在俄國，以對抗日本。

若有人說我們於此地敘述「中俄盟約」的篇幅較多，其原因是我們想舉例說明普通人對於俄國實際的交涉和意旨的錯誤觀念，是如何產生，如何傳播的。

(丁)中東鐵道 李鴻章到俄國後，俄國所得最重要的便利是允許俄國建築一條鐵道經過滿洲，就是後來所叫作中東鐵道的。

一八九六年六月間所訂的密約，是日本進攻的時候，兩國可以軍事合作而抵抗之。若在這種危急時，俄國能派軍隊到中國，那麼，這種合作就實體化了。要減少運輸軍隊的困難，自然需要一條鐵道直接由俄國到中國。中國沒有資本建築此路，所以俄國就貢獻他的殷勤。

李鴻章之訂定這點也不是十分心甘的。依該約的規定，這鐵道一定要「私」公司承築的，但中俄銀行簽訂建築契約（一八九六年九月），而中俄銀行實際上是受俄國財政部控制的中東鐵道公司正式組織成功，中國僅有名義上的參加（註四七）於一八九八年建築工程正式動工了。

維特伯爵總結中俄同盟和中東鐵道的意義說道：「中俄同盟的意義有兩層：第一，一條偉大的鐵道直達海參威，用不着沿黑龍江向北繞一個很大的圈子；第二，和我們的鄰邦大清帝國樹立永久和平基礎。」（註四八）依維特的話說來，他注重以中東鐵道連絡海參威（當時沿黑龍江鐵道沒有存在）和維持中俄友誼的必要；因為（在他的意思）親華政策對於俄國在亞洲是最有利益的。

同時有個 Bariat（在中央西伯利亞之 Baikal 湖附近半化於俄國的蒙古人）名字叫作 Bartineit 的醫師又貢獻一個計劃；他後來常以「草藥」服侍俄皇太子的時候，對於俄皇尼古拉第二是很有勢力的。他的

計劃是主張建築鐵道自恰克圖直至北京。維特反對這種計劃很力，理由是因爲（一）他以為海參威是西伯利亞鐵道最需要的終點；（二）他深信若築路至北京，必惹起列強反對俄國。（註四九）

一九〇三年七月間中東鐵道正式通車。

（戊）三國干涉與旅順之佔據。三國（德、法、俄）強迫日本退去旅順，大連和遼東後不久，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強迫中國「承認」其租借膠州。同年十二月俄國的艦隊也到了旅順。

德國佔據膠州是德皇威第二到俄國於拜訪他的表兄俄皇尼古拉第二的時候，在Peterhof地方商訂好了的。俄國佔據旅順是否在此時討論過，不得而知；但最少在此時的前後，他們兩人彼此都有了諒解，是可能的。但無論如何，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俄國艦隊之到旅順，有意佔據要塞，是受俄皇的密令，俄皇並沒有和他的大臣商量的。

某次俄皇召集會議討論外交大臣 Mouravieff 的計劃，想佔據旅順，如德國之佔據膠州灣時，維特「憤怒地反對」這種政策。他的書上說：「我提醒他們，我們已宣稱以保全中國土地之完整爲原則，因爲這項原則的力量，我們強迫日本撤退遼東半島。」（註五〇）

雖有維特和其他人的反對，結果終於產生了中俄條約；約中俄國政府得到遼東半島南部的租借權，期限是二十五年。這約是一八九八年三月間簽訂的，同月二十九日俄國的旗幟就在旅順灣樹立了。

想把俄國的土地和這塊新得的地方連絡一氣，所以俄國於七月間又得到中國的允許，擴充其中東鐵道達到南部。不久之後這條現在名叫滿洲的鐵道就開始建築了。

一八九九年開始建築大連灣爲「自由港」。這新城市命名曰大連，Dairen（在俄文的意義是「遼遠之城」，但俄國民衆給牠取個綽號，叫作「Ussuri」意思是「不需要之城」，可見整個俄國在滿洲的冒險事業，不爲民衆所贊許！）

維特說：「中東鐵道本來完全是爲文化與和平的目的而建築的，而一般野心的事業家以之爲政治侵略的工具，以致違反條約，破壞自由給與的認諾，不顧其他國家的根本利益。」（註五）這些「其他國家」立即驚醒，而按時動作起來了。所以日俄間軍事的衝突不久即難免了。

（己）拳匪之亂 一九〇〇年中國人反對外國人的事情普遍地發生了。這事清帝曾鼓勵之。那時中東鐵道還沒完工，不但受了義和團的威嚇，並且受了很大的損失。爲保護鐵道，免受叛徒的破壞起見，俄國派了許多軍隊到滿洲；這些軍隊經過許久的遲延，到一九〇二年六月間才撤退的。

自俄國佔據遼東之後，聖彼得堡政府想法子來和解牠在亞洲受牠驚嚇的敵邦。（註五）和日本訂了許多條約，俄國於一八九八年四月間承認了日本在高麗的優先權；同時日本也承認俄國在高麗也有相當的特別權利。於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英俄兩國交換外交文書之後，英俄協約成立，對於兩國在中國土地內再造

鐵道，彼此都有了諒解。英國不能向長城以北尋找鐵路讓與權，俄國也不能向揚子江流域尋找鐵路讓與權。

鎮壓拳匪之亂時，俄國實與列強合作，並且牠的行動和其他列強一樣的勇敢。（註五三）

一九〇一年九月間，中國和列強訂了條約，以結束拳匪之亂；列強對於中國強求了很大的賠款，和其他的處罰。俄國對中國的要求比較和緩，並且決定撤退所有的軍隊；因此中國對之很表好感。但是後來突然變了，因為有些俄國高級軍隊請求政府將軍隊暫行綏撤。俄軍撤退的遲延，馬上引起列強的恐怖和懷疑，所以英國決定早於一九〇二年就和日本訂定同盟條約。這次條約鼓勵日本向亞洲大陸做進一步的競爭，促成日俄戰爭是無疑的。

（庚）在高麗之權利 一九〇一年日本皇帝派他的最好的政治家並且主張日俄親善的伊藤博文侯爵到聖彼得堡，想解決兩國間種種的誤會。

不幸在那時候俄皇朝廷中已充滿了戰爭的空氣。許多沒有官職的不負責的人，如不法的佞臣 Raschkin 及其他類似的人，對於遠東的事宜，實際上能完全控制俄皇的意旨。當然他們是很冷淡地接收伊藤，而伊藤要求俄國承認日本在高麗的絕對權利的暗示也被拒絕了。最後他知道在俄國不能得到一點結果，他終於空手離開俄國到英國去了。他在英國完成了英日同盟的事體，這約是一九〇二年一月間簽字的。

同時「俄國有野心的事業家在高麗發展他們不幸的計劃」（註五四）他們不但不能如伊藤所要求，放棄

在高麗的一部分權利，並且更深入高麗了。

俄皇這些私人顧問不斷地想利用在「俄國利益」的假面具之下，獲取他們自己的利益，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實則不顧俄國的利益的，用種種的計劃引誘俄皇謀向高麗發展。有些大公爵把他們自己的金錢和俄皇的金錢向高麗的木料鑛業投資。這種計劃的創始者 Bazobrazovitch 幾幾乎成了俄皇對於遠東外交事宜的私人祕書了。（註五五）

雖然有維特和其他高級官吏（陸軍大臣也在其中）的反對，他們全不注意，在高麗的冒險事業進行很慢。最後這些事務官廳不能管理之，不幸的結果因之發生。

撤退滿州軍隊之遲延又遲延，（註五六）又有新軍隊向高麗的邊疆運輸，更激動列強的情感了。因 Bazobrazovitch 的要求，許多軍隊冒名為保護鴨綠江畔一帶木料的衛隊，向遠東開拔；於一九〇三年到了遠東。此種「奸作惡專的武士」有時甚至公開地宣稱：「我們希望和日本倭奴開開火！」

一九〇三年夏季俄國把在遠東的屬地單獨分開為一個總督管理區域。以一個主張侵略政策的人 Alakelitch 海軍大將為總督，僅直接對俄皇負責而已。

外交大臣 Lamzdorf 伯爵恐怕是看見這種新處理的危險，和個人不喜歡這種處理方法，他決計呈請辭職了；陸軍大臣 Kuropatkin 將軍也跟他呈請辭職了。但是他們的辭呈均未接收。不久維特也辭職了。維特到

遠東視察一逼之後，作了一個報告，重新警告侵略的政策。但這個報告俄皇和他的內政大臣 Plehve 都不贊同。Plehve 是內閣中唯一之人想利用戰爭以減少內部的困難的。

至於俄國的民衆是被動的，是無組織的，在外交在內政都沒有他們的分；他們並且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宗事會來！

日本既（因俄國的幫助）得了中國大抵賠款，以建築強大的海陸軍，有牠的同盟國英國和行銀家美國作牠的靠背山，牠很想和俄國試試牠的武力。雙方繼續準備戰爭，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決定要冒這次危險了。

## 第二節 俄羅斯侵入遠東之結果

### 第一項 日俄戰爭

俄國雖有牠的比較能幹的，比較負責的政治家之硬強反對，牠終於很快地逼着自己和日本戰爭了。駐日本東京的俄國領事送了一個警告給政府；俄國的軍事專家自駐東京的領事職員武官 Shtoyloft 上校以至陸軍大臣 Kuropatkin 將軍（他於一九〇三年曾到過遠東）都稱讚日本海陸軍的效力，並且承認日本已有準備，能作長期的戰爭。但是俄皇和他的「顧問」不希望他們的驕傲於實際戰爭時就消滅了。有些人還嘲笑說日本若敢打俄國，他們的行動也當然向這次衝突而來的。

彼此在東京，在聖彼得堡的會議繼續了許久，但都沒有結果。日本政府最後於一九〇四年三月五日和俄國政府斷絕關係。於是不待把這種決心通知俄皇，也沒有正式的宣戰，日本馬上取敵對的行動，進攻旅順口 俄國的艦隊。

這次事件的詳細情形將於下章說日俄關係的時候說之，在此處所要說的，或是這次在滿洲境內的戰爭（註五七）從一九〇四年二月到一九〇五年九月，不但使俄皇在滿洲不幸的冒險事業告一段落，並且實際上使俄國深入遠東的事業也告一結束了。

## 第二項 朴茨茅斯 Portsmouth 和約

依一九〇五年九月在美國新罕木什爾州朴茨茅斯 Portsmouth所訂的和約（註五八）俄國失掉了牠在高麗滿洲的一切權利，僅有中東鐵道自 Trans-Baikalia 至海濱省（即自滿洲里到 Proganichnaia）的一段鐵路和南綫從哈爾濱到寬城子（長春）的一段鐵路了。國俄完全排除在滿洲事務之外，且自這次戰爭後牠從沒有機會來恢復牠從前的地位了。

這次戰爭之後不久，日俄兩國彼此仇視之心也消滅了；因為其他列強的活動使日俄兩國勢必連合起來，以抵抗外人的插足滿洲；為牠們自己的防禦起見，由一九〇七，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及一九一六年的協約，對於牠們在滿蒙的利益彼此都有諒解。但歐戰和俄國與中國的革命使牠們這些協約不能有什麼結果。

## 第四節 結論

略略把中俄關係的歷史一看，我們知道兩國間關係的歷史不是戰爭的年譜，而是兩個酷愛和平的鄰邦繼續友誼的歷史，不過間或為濫權所污染，偶然發生小小的衝突而已。誠如維特所指示我們的：「除有兩次很嚴重的誤會外，中國和俄國間保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和平友誼關係。」專研究中俄關係的中國史家陳福廣也是同樣的意見。他說：「以聖彼得堡政府和北京政府而言，牠們兩國自從發生關係以來，從沒有斷絕和平的關係。牠們兩國有時候發生阻礙……但是這種阻礙不過是偶然發生的結果而已。」（註五九）

中俄關係真正的發生，始於十七世紀的後半期；那時候俄羅斯人第一遇着滿洲人於松花江和烏蘇里江的上流。（註六〇）

俄羅斯人深入遠東，作開拓的先鋒，他們所奮鬥的對象不是人類，乃是自然界；因為他們所到的都是沒有人的地方，也從來沒有由任何勞動者手中奪取他們的財產。

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中國人的壓迫（是時，滿洲已征服中國，開始向外發展）阻止俄國的前進；兩國會議的結果就於一六八九年訂了尼布楚條約。這次條約是兩國發生正式關係的開端，使俄國在遠東的地位得到法律上的根據了。

由一六八九年到一八六〇年間無數的協約中，俄國自十七世紀（或者更早的時候）以來所實際佔領的土地，中國也不以為是牠所有的，現在兩國都承認是俄國的了。因地理知識和繪圖方法的長進，中俄間的疆界漸漸確定地劃出來了；自那時候起實際上沒有很大的變更。

在滿洲的不幸冒險事業與俄國實際利益毫無關係。不但不為俄國人民所允許，且為俄國人民所嚴厲反對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勢力很大，很可以表示俄國人民深不滿於俄皇的侵略政策，和他那些不負責任的，不法的私人「顧問」所鼓起的不應有的奇恥大辱了。

因此次冒險事業所引起的日俄戰爭產生一種完全新的局面。日本在滿洲有最大的勢力了，中國仍然是損失。俄國勢必退出滿洲，牠從前是違反牠的政治家的忠諫而插足於其間的；並且又被迫而停止其無理的向中國的土地進攻。

俄皇想恢復其在遠東地位和擴充版圖的計劃（假若有這種計劃的話），都因世界戰爭和中國與俄國的革命而完全停止了；所以使滿洲局面變得「誠有一日千里之概」了！

這種變更的情形將於下列諸章討論之；對於俄國的經濟潛力和牠在東方的利益，尤為特別注意。

（註一）有些史家以其侵略是在二二四年。

（註二）雖然過去Pavlova人時時掠劫騷擾他們。

(註三) 現在叫做 Malaya 河的，流入阿速夫 Asov 海。

(註四) M. N. Pokrovsky「俄國史。」

(註五) F. Golder「俄國向太平洋之發展」第二〇至二八頁。一九一四年 Cleveland 出版。

(註六) 據察加 Kamchatska 到一六〇七年才平服，那時 Anan Alisov 與哥薩克人六十被遣往該島。

(註七) 陳福廣「一六八九年後之中俄外交關係論。」載於一九二六年「中國社會政治科學雜誌」第一三七，二三八頁。

(註八) 同上第一四〇頁。

(註九) 同上第一四一頁。

(註十) 同上第四八四至四九三頁。

(註十一) N. Steinfeld「俄國與滿洲」(俄文)一九一〇年哈爾濱出版。

(註十二) 陳福廣前著第一四二至一四四頁。

(註十三) 同上第四七六頁。

(註十四) 同上第四八四至四九三頁。

(註十五) 又叫做 Onggolo 人，這個名稱也可以應用到別府累古族。

(註十六) 向帝王行跪拜禮。

(註十七) 依俄歷。

(註十八) 奧蒙古最近的邊界劃分清楚了，因為那時候此處關係最為重要。

(註十九) 陳福廣著，第九三三頁。

(註二十) 同上第十一卷第一五六頁。

(註二十一) Goldor 前著，第二五三頁。

(註二十二) Lacey-Bentley「東方之覺悟」第一至四頁，一九〇〇年紐約出版。

(註二十三) F. Nansen「西伯利亞之將來」第二八至三〇三頁。一九一四年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出版。

(註二十四) 莫斯科建於一一四七年，但在十五世紀末業已為莫斯科俄羅斯的中心，莫斯科俄羅斯已得了許多「城國」，開始建  
築「個帝國」了。

(註二十五) V. Nansen 前著，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註二十六) «Primanria» 第三〇至三三頁。

(註二十七) 實則更早的時候，於一八四二年科學學院已選 Middendorf 博士率一隊探險隊察東亞網亞的動植物，他們已測量了這些地方的一部分，並且於一八四五年向政府建議，一如 Munkievich 在一八四九至五〇年的建議一樣。(Primanria

第三〇至三〇五頁)

第一章 中俄關係史略(至一九〇五年止)

(註二八) Newsweek 計劃想吸引美國人到俄屬遠東來，但聖彼得堡政府以爲對於俄國內政是一種危險。(Primmer, 第一六六頁。)

(註二九) 在北滿黑龍江右岸。

(註三〇) 中國被迫所開的商埠僅廣州一處。

(註三一) 每年僅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Primmer, 第三三頁。)

(註三二) 美國公使和他有很密的關係。(Primmer: 「美國人在東亞之地位」)

(註三三) 「Primmer」, 第五七頁。

(註三四) 同上第五七至五九頁。

(註三五) 在五八九七年該地共有兵士三一,二七四名。

(註三六) 直至一八九七年僅到哥薩克人一八,五一九名,(連家眷在內。)烏蘇里鐵路建築以後,遷至遠東者增加八,一八五人,以致一九〇一年哥薩克人總數(僅男的)是一八,六〇〇人。至於農人在一八五八至五八二二年間每年至東方者在一,八〇〇人以下,自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〇年間每年自六,〇〇〇人至七,〇〇〇人。(Primmer, 第一八八至九四頁)

(註三七) 自 Palareton 爵士至 Bacon Field 爵士執政時,俄國時時擔憂英國的行動。

(註三八) M. N. Pokrovsky 「十九世紀俄國史」(俄文)第二一四至二一七頁。

(註三九) 建築自下諾弗哥羅德(Novgorod)至黑龍江口的鐵道計劃於一八五八年就定了的。

(註四〇) 維特, *The Memoirs*, 第八七頁。一九二一年紐約出版。

(註四一) 「林董伯爵的祕密日記」說明這些謠言, 日本代表是知道的。

(註四二) 公債的利息由俄國政府担保, 這是戰敗後求款的最低條件。

(註四三) 那時略西尼(Casini)是俄國駐北京的公使。

(註四四) 一九一八年凡爾賽和議時有些類似的抄本試發。

(註四五) 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George Bronson Peck: 「中國謎的鑰鎖」

(註四六)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出席華盛頓會的人的意見也是這樣, 中國代表說這次條約時的反應是: 「許士(Hugh)先生。」(即主席)請進行討論第二項。」

(註四七) 中國投資不到五,〇〇〇,〇〇〇兩。建築該路的經費實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中國職員的地

位許多年戰部是含含糊糊的。

(註四八) 維特, *The Memoirs*, 第九一頁。維特的態度, 日本人在他們的「日俄戰爭正史」中認識的。

(註四九) 維特前著, 第八六頁。

(註五〇)同上第九〇頁。

(註五一)同上第一〇二頁。

(註五二)大約在這個時候，(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國務卿約翰遜 John Hay 說明美國所主持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外交公文到了中國。

(註五三)關於俄國幫助中國抵抗西人的密約 [Секретный договор] 是許多罵俄國的文字之一。但是在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地方許多中國人被俄國地方官吏溺死於黑龍江中，這是不容否認的。

(註五四)羅格前著，第一〇二頁。

(註五五)羅格前著道：(第八三頁)「俄皇尼古拉第二」急於想發展俄國在遠東的勢力，並不是他有征服遠東的確的定計劃，他不過是無理由地想奪取遠東的土地。」

(註五六)侯道次協約：俄國必於一九〇二至〇三年間分三期撤退退陣的軍隊，每期相隔六個月。(參閱日俄戰史第一卷第四頁，俄譯本，V. Nakom. Et 編，一九一四年 Khabarovsk 出版。)

(註五七)已經說過，這次戰爭中中國的參加(除供給戰地之外)僅限於幫助日本戰爭。他指揮許多土匪(紅鬍子)，擾亂俄國的後防，所以幫助日本人不小。

(註五八)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華盛頓批准。

(註五九) 蘇福廣前著第四七六頁。

(註六〇) 在俄國早年的發展，不會和中國交涉，因為牠沒有侵入中國的土壤。



## 第二章 日俄關係史略

### 第一節 明治以前日俄之關係

俄羅斯人和日本人第一次偶然的短時接觸是在十七世紀的末葉，當幾個俄國航海家被狂風暴雨吹至日本海岸邊的時候。不久以後俄國派遣一個使者到日本，但沒有得什麼結果。

一七〇〇年一個哥薩克大將名叫 Atasov 的到了 Kourile 羣島，（在堪察加 Kamchatka 與日本之間，）報告莫斯科。雖然彼得大帝立刻命人調查，但迄到一七一〇年末居於堪察加的俄國人才從幾個被風吹到該地的曾波人得了些很不完全的關於日本的知識。一七一和一二一三年間有個名叫 Kozyrevsky 的和幾個逃稅的哥薩克人深入 Kourile 羣島，回去的時候，帶了一些關於羣島的知識。

一七一九年聖彼得堡的海軍學校遣派探險隊，以 Yevreinov 和 Luzhin 爲領袖測量從鄂霍次克海和堪察加到日本的路徑。在這些海洋面工作兩年之後，他們作成一個地圖，Kourile 羣島（註一）也在內。

一七三二年白塔於他第二次探險遠東海洋時，命他的助手 Spanberg 蒐集關於日本海港和商業的材

料。Spanberg 準備達到日本北部的大島蝦夷；以正式的接觸論，他實在沒有得到多少結果。其後三十年中，俄國的商人和征稅人常常到 Kouriles 羣島來經營商業，但不一定是合法的商業。有些虐待本地人，因此引起本地人起來抵抗。

一七六六年東部西伯利亞總督 Simonoff 命鄂霍次克海濱區域的官吏派遣遠征隊到 Kouriles 羣島，想把那處本地人拿到俄羅斯主權之下。這次遠征隊立即出航，到了許多島地，但也沒達到一點結果。

一七七二年商人 Lebedeff 和 Shelhoff 二人遣派一遠征隊往日本去，以 Antipin 爲領袖，他知道一點日文，他們的目的一方面是蒐集關於日本的材料，一方面想降服 Kouriles 羣島的土人。但是直到一七八年才允許 Antipin Shahalin 及 Petoushkoff 到長崎去。

因爲得到結果甚少，而供給遠征隊的人經濟負擔甚重，和到日本的俄國人看火山的噴發而喪氣，等等原因都使私人發動探險遠東的事情消沉了許久。一七九二年政府組織一個新遠征隊，以 Adam Laxman 少佐爲領袖。以商議送回幾個被風吹至俄國海岸的日本航海家爲口實，Laxman 的遠征隊想促成日俄兩國間的商業關係。Laxman 於是年晚秋發航，直向蝦夷島進行，但是那年竟在 Nemuro 灣過冬。至次年夏季他才向函館進行，以便和日人商議。

地方官吏拒絕和他們商議，僅給他們一封信，說明依日本法律的規定，凡外人到日本來的必處以終身監

獄之刑。但是他們原諒俄人不知道他們的法律，所以仍許俄人自由，并且勸他們到長崎去，請求商業的特權。

一七九三年秋，Laxman 仍然是空手回家。這種探險的事業暫時停頓了，一則因為法國革命使各國政府（俄國也在內）成爲不安之象；一則因為女皇加德鄰 Catherine 大帝之死，俄國種種行政隨之變更。但是一七九八年俄美貿易公司 Russian-American Trading Company 成立了；其特許狀的規定，連和日本貿易的特權也包括在裏面。

一八〇三年兩隻海船，載滿了食物，送至太平洋海岸俄國屬地；在船長 Krouzenstein 指導之下，奉命環繞世界。因這個機會，俄美貿易公司特派一專員名叫 Riazanoff 的，想和日本發生商業關係。他的使命有二：（一）請求日本承認馳於一七九三年所給予 Laxman 通商的許可；（二）測量 Kourile 羣島和薩加鄰島（即庫頁島）。

一八〇三——〇四年間在長崎所進行的會議都無結果。日人拒絕接收其所予 Laxman 的文件，并且請俄國以後不要再遣船到日本去了。

因爲第一次使命的失敗，Riazanoff 決計和 Krivostoff 與 Davidov 兩位少佐組織一個新遠征隊。Riazanoff 對於這兩個青年沒有什麼指導，他就起程回國，於途中逝世。這遠征隊仍留在薩加隣島和 Kouriles 羣島附近的海洋中差不多兩年，尋訪各島嶼，時時受土人和日人的虐待。他們回至鄂登次克海時有兩個

職員被捕，由軍法會議審理，判其行為錯誤，侵犯他們的威權。經過許久的時間和聖彼得堡商議後，他們才因為他們的年少，無經驗，而 Razanoff 沒有好好地指示他們的原故被釋放了。

一八一一年 Golovin 少佐因在俄羅斯北美屬地（註二）服役，被派往調查鄂霍次克海和 Kourile 羣島。那年的七月他的船停泊在 Kunashir 島附近。他在此地發現了幾個日本的要塞；他上岸的時候，他和他的同伴都被日人逮捕了；他們逮捕他們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到了要塞旁邊，乃是為那些被 Kravostoff 及 Davidov 所傷害的人復仇。要求日人釋放囚人，既不能達到目的，於是 Rickord 繼任 Golvin 為船長，把戰艦“Diana”號航回國了。他於一八一三年又回到日本，帶有日文寫的公函，證明俄國政府對於 Kravostoff 和 Davidov 二人的濫權是不負責的。日人接到這公函之後才把 Golvin 和他的同伴釋放了，但是拒絕回覆俄國總督的信。雖然，其他的俄國船於一八一五，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再三的到日本去，希望得到他們的覆函，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因為不能與日本發生正式的關係，而航行的費用又十分浩大，所以俄人決計放棄日本，不敢再來問津了。

這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俄國才又想和日本交通。但於一八四八年俄國海軍官佐 Nevelsky 船長探險遠東海洋，到了薩加鄰島，樹立俄國的旗幟，說那是俄國的土地。一八五三年俄國的艦隊在 Poutiatin 海軍大將指領之下（戰艦“Palade”號等）到了長崎。 Poutiatin 是想商訂商業條約，和分界事宜的。同時美國海軍

提督培理 Perley 也到了長崎。培理要 Poutsin 艦隊加入他的一同要求日本，但他們的要約仍沒有接收。

正在商議的時候，克里米亞 Crimea 戰爭暴發了。一八五四年春俄國艦隊不得不離開日本，向堪察加半島的 Petropavlovsk 出發，以避免英國強大海軍的攻擊。一八五四年末，Poutsin 知道培理成功了，和日本訂了商業條約，他再回到日本來，這次他進了下田（註三）（譯者按：在伊豆港）

一八五五年在下田訂了第一次日俄關係的條約。依這次條約的規定，兩國界線劃定，薩加鄰島不歸任何一國所有，以後幾年中該島仍然在兩國管理之下。

同年八月又訂一條約，補充下田條約。兩次條約允許俄國的特權一如其他列強，如居住日本之權，商業權，設立領事的權都包括在內。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間又訂新約於江戶（即今東京），約中有一條歸定日本把薩加鄰島南部讓與俄國，而俄國以 Kuriles 羣島讓與日本。（註四）這兩塊地方的交換，到一八七五年因日本的要求，才實際履行。

此後不久，日俄單獨外交的時期告一段落，而與列強取一致政策的時期開始了。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八日）俄國和日本訂了一個與列強類似的條約。這約聖彼得堡政府於七月間，東京政府於八月間批准了，但迄到一八九九年七月五日至二十七日才施行。依約中的規定，廢除一切外人（俄人亦內）的治外法權，但日本全境外人均可自由經商，自由居住。這約至一九〇四年以前還是有

效的，到那年日本才破壞之，爲日俄戰爭開始的結果。

從這種很簡單的敘述看來，最初俄國想和日本發生關的企圖都是失敗的。自十八世紀之初到十九世紀的中葉屢次遠征隊到日本島國來的，僅僅能夠知道日本是不預備和外人發生什麼商業上或其他的關係。一八五四年俄國海軍大將 Poutiatin 才開始和日本商議，結果於一八五五年訂了下田條約。這次條約的發生，僅僅在美國海軍提督培理以兵艦砲火的示威，強迫日本允認西人所謂商業的後。

自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和列強（俄國在內）的關係多少在名義上有了基礎。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都被廢除；日本加入了國際的範圍，有同等的地位。不幸牠和俄國的關係不久就現出不穩固的現象，猜忌，陰謀，虛偽等惡德中傷了牠們，所以戰爭終於暴發了。這次戰爭雖爲大流血，但從長計較，於兩造都有利益的，因爲此次戰爭肅清了兩國間的局面，使兩國的政策都糾正了。

## 第二節 日俄戰爭之先聲

### 第一項 日本向亞洲大陸之進攻

日本經過長久孤立時期後，始出現而採仿西方文化；各方面模仿盡致之後，牠又想學學西洋人建立殖民帝國。

日本是亞洲中第一個採用西方制度組織陸軍的，牠決定和鄰邦一試身手；牠的鄰人既沒有精良武器的設備，又沒有嚴格的訓練。牠與中國戰爭自然他能成功；這次戰爭中牠不但僅僅是一個侵略者，並且是一個胸中早有成熟計劃的侵略者。

中國的海軍差不多完全懺滅了，陸軍也敗走了。日人深入滿洲了。在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對岸的威海衛灣都入了日本之手。

山縣有朋大將勝利的軍隊和中國的北京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日軍之深入腹地了；所以中國除乞和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可想。

## 第二項 馬關條約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訂定馬關條約，中日戰爭於是結束了。依條約之規定，中國（一）承認高麗之獨立；（二）以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完全主權永遠」割讓與日本；及（三）承認賠償日本損失二萬萬兩。日本不顧幾個列強的警告，而信任另外幾個列強的同情，牠以這次條約得到在滿洲的根據地，這是牠所常常夢想的；並且表示牠決心想在遼東半島站住腳，擴充牠的勢力，以控制高麗。

## 第三項 三國之干涉

日本的行動使聖彼得堡政府爲之一驚；牠以爲日本若在亞洲大陸得到了根據地，距中國的都城，距高麗，

距俄國在遠東的屬地如此之近，對於遠東和平必是永久的一種威脅，所以牠商請歐洲各國的政府。法國（已是俄國的同盟國）、德國（因為某種特別的原由援助俄國）（譯者按：德國加入干涉之原因，一則因俄法邦交日密，德欲示好於俄，而薄俄法之感情；一則日本工商發達，有礙德國貿易，故欲乘機挫之，故也。）和西班牙（牠仍有菲律賓屬地）要求合作，取同一步趨，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

馬關和約之批准本定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四月二十三日德法俄三國提出嚴重的申明，請日本退還中國遼東，而增加其賠款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經過幾番躊躇之後，從牠的高級軍官的意見中知道再戰是不必的，所以日本依了列強的忠告，把遼東半島退還中國，而保留台灣、澎湖、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的賠款。利用這些賠償擴充牠的軍備，以準備在亞洲做第二次的戰爭。

#### 第四項 租借狂 Orby of Leases

第一章（言中俄關係時）已說及中日戰爭後不久中俄訂了一個攻守同盟的密約（一八九六年）以抵禦日人的侵略。並且中國允許俄國建築鐵路橫貫滿洲的北部。

接着就是列強強迫中國允許牠們許多「租借地」：德「租」膠州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在這種租借狂中，意大利也想得點地方，但是沒有成功。沒有向中國租借土地的唯一大國就是美國，雖然美國

於一八九八年西美戰爭後以金錢購買菲律賓羣島。牠反對在亞洲有優先權，所以牠提倡所謂「門戶開放」政策。

自然日本不喜歡這種歐洲人的正義，但這次租借熱中最使日本最受激刺的是俄羅斯之租借旅順大連灣；這些地方不過二年前俄國協同德法兩國逼迫日本退還中國的。俄國從前說日本之接近是和平的威嚇，現在牠自己也作起完全同樣的事情來了。俄羅斯——不如說是俄皇——違反牠的負責政治家的忠告，違反牠自己的利益和需要，顯然地採取侵略政策了。

無怪乎有些日本人的心中轉而致慮種種的計劃以與俄國和其他歐人「抗衡」；以提高日本的地位；以重新建設其國家於大陸之上了。

#### 第五項 於關於滿洲和高麗的條約

俄國之佔領旅順大連灣，並且決定建築一條鐵路連絡哈爾濱和遼東，尙不足以構成宣戰的原因。但是俄國那些不負責的分子的陰謀，已如上章所說的，足以使日本驚駭，所以牠決計要冒險和俄國一戰了。

在高麗，日本說牠有絕對的權利；其原因不但是因為日本地理上接近高麗，利牠過去在豐臣吉秀時曾征服高麗的一種情感記憶作用；並且因為日本是使高麗開放和外國通商的第一個強國。一八七六年和日本訂的條約是高麗第一次和外國人訂的通商條約；一八七〇頃日本幾為高麗商業的專利者。牠漸漸得有政治的

影響，其進步當然很快的。

中國一方面視高麗爲其屬地，但是因爲既不能和日本競爭，更不能把日本趕出高麗，所以牠常常用另一個方法來對付。牠想使日本和其他列強衝突，以便從中達到牠的目的。同時在高麗的中國官吏盡力利用高麗人反對外人（日人）統治的心理。高麗人數次的變亂，卒使日人決定派兵至高麗，明顯地表示其目的是「保護其人民的生命財產。」

一八九四年日本國內的革命精神正在醞釀中，所以有「外患」移轉人民的視線。日人既入高麗，決不離開高麗了。依馬關條約之規定，自原則上言之，已非中國的屬國；高麗成爲「獨立」的國家了。實則高麗在日本控制之下，日本駐漢城的公使爲實際的統治者了。

無組織的反抗新統治階級所引起之騷擾，很殘忍地鎮壓了，一方面皇后和幾個大臣被暗殺，一方面國王和太子微服逃至俄國使館去了。國王發表宣言，稱一切日本在高麗之改革均爲無效。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日俄訂一協約，成立共管轄高麗的局面，自此時以後，這個式微的王國一切內政均由住漢城的二國公使決定了。這種處理，俄國似乎占了上風，因爲「聘請」牠供給軍事教練，和一個財政部的顧問，他幾乎就是財政部的頭腦。又組織俄朝銀行，其性質和中俄銀行相似。

放言之，俄國在高麗的勢利範圍實質上是擴充了；從當時俄國在高麗的國外貿易上沒有很重要的地位。

着來；可知俄國的勢力不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而完全是政治的原因。至於日本在高麗的商業利益，甚為顯著，是不容否認的。

一八九八年俄國得到遼東的租借權，和建築南滿鐵路的權利時，牠想平息日本的憤怒，所以牠找件容易的事，承認日本在高麗絕對的權利。四月二十五日兩國訂一協約，依這協約的歸定，高麗的獨立當然重新承認，日本在高麗的絕對權利也承認了。

「因為日本在高麗工商業利益之廣泛發展和多數日人住於該地的原故，」俄國決不阻礙高麗日本間更進一步的發展。

日本在高麗的利益並不是專利的，不過是無牠的敵手罷了；那時候航空於高麗各港口的船舶百分之九十是懸的日本旗幟。許多開鑿權及他種權利都在日人手中。自漢城到濟物浦的鐵路是美國起其端，而為日本企業家聯合社所買回的。另有自漢城到斧山的鐵路建築權也讓給日本公司了。好幾家日本的銀行也在高麗設了分行；其中一家並且可以發銀行鈔票，雖然高麗有勢力的人起來反對，但終成爲一種公認的紙幣了。

上述日俄的諒解，和一八九九年四月英俄協定以減少牠們彼此在中國的利益，都可以免除因俄國在滿洲的行動所產生的惡感。但這僅是一時的；俄皇政府利用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的機會，派遣許多俄軍到滿洲，又使日本大起疑惑了。

迄到一九〇二年俄國才和中國訂約，約中規定，俄軍必定撤退（作三次撤退，每三月一次），但牠借種種口實，遲延撤退的日期。同時 Beobrazov 和他的同伴在鴨綠江上及高麗其他地方的活動，俄屬遠東總督的設立，和一九〇三年俄國的艦隊集中於旅順口，都是使日本更不喜歡的原因。東京參謀本部所出版的正式日俄戰史指出上述各種運動，和俄國艦隊的調動與海參威砲隊之演習，謂其「目的都在恐嚇日本。」（註五）因爲一九〇二年一月間英國代表 Lansdowne 爵士和日本代表林董伯爵所訂的英日同盟，和美國的態度因日本官稱接收「門戶開放」政軍而改變，都使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鞏固了。

對於這方面俄國的態度不十分明顯。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六日牠和牠的同盟國法國訂了一個協約，承認滿洲的現況。（註六）德國也和英國訂了協約，（一九〇〇年十月）放棄滿洲，以制止俄國在滿洲的特別利益。但沒有組織同盟準備和日本作戰的，——這可表現俄國負責的人沒有看到有這次戰爭發生。

第一章已經說過，伊藤博文在俄國進行會議，但到一九〇一年終因不負責的朋黨的壓迫而失敗了。

物。  
一九〇三年六月日本內閣舉行特別御前會議，決定立即和俄國商議，了結兩國在滿洲和高麗的一切事物。

俄國政府也贊成這種會議，八月十二日日本政府提出下列基本條件來，以備大會討論：「（一）尊重中國和高麗兩國的獨立，和土地的完整；（二）主張在中國和高麗的門戶開放政策，放言之，就是外國在中國和高麗

的工商業都有同樣發展的機會；(三)承認日本在高麗的優先權，和俄國在滿洲經營鐵路的權利，並且於不防礙本約第一條第二條範圍內，爲保護其利益起見，兩國都有施行必要步趨之權；(四)承認日本對於高麗之改革有顧問及維持的絕對權利；(五)韓國鐵路延長至滿洲南部與中東鐵路和山海關牛莊鐵路相接，俄國不得阻礙。」(註七)

俄國接收這些基本條件以後幾天，外交大臣 Lamzdoti 主張將會議的地點移到東京去。日本政府反對，說在聖彼得堡舉行較好。這時恰好俄屬遠東地方的行政制度改變了，Alexei 被命爲總督，對於東方問題有絕對處理之權。正在這時候維特辭職，陸軍大臣 Kunopakin 也辭職，但我們知道，陸軍大臣不久就復職了。聖彼得堡政府極力主張在東京開會，並且提出對案。這次對案是遠東總督 Alexei 海軍大將和駐東京俄國公使 Rosen 男爵(註八)議妥的，於一九〇三年十月三日把這對案提給日本政府。

俄國對於高麗的獨立，意見是和日本相同的，但他反對包括担保中國土地的完整，尤其反對門戶開放政策之應用於滿洲。他贊成日本要求有遣兵高麗之權，但他反對日本利用高麗以爲軍事的目的。

聖彼得堡政府甚至將承認日本對於高麗的保護權，祇要俄國在滿洲的地位能因之而更鞏固，但是 Alexei 主張和中國直接解決滿洲和高麗的問題，極力反對日本在高麗得有根據地。(註九)

Alexei 在遠東所造成的獨占局面(他實際上是離開中央政府而獨立的)，尤其是他由朝廷對於俄

皇的影響，都可以使他的主張能實行，並且能得俄皇的允許。

於是日本接到這種不可接收的提案。日本觀察國際上對於此事的意見，於是通知列強，說明俄國這種步趨的危險。正是小村（註十）和洛鐸（Lodovico）男爵商議的時候（十月六日至十三日），日本政府提出第二次修正案來。

同時俄國行政上的改變更多了。一個特別的遠東事務部產生了，Abaza 海軍大將爲部長。此事正同給予其同僚 Alexeieff 和 Bezobrazoff 以處理這些事宜的全權一樣。

俄國政府對於日本十月間修正案的答覆於十二月十一日到了東京。答案中對於滿洲問題全未提及，僅對於高麗問題俄國心願稍稍讓步。日本認此答案爲不滿意，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請求俄國重新考慮，去除此本利用高麗爲軍事目的權利的限制。

關於此次戰爭之日本官廳史家說：「同時日本因爲知道不能和平解決，所以開始準備戰爭了。」（註十一）十二月二十二日敕令提出種種事物以爲軍事的需要，又命立即開始建築漢城至釜山間的鐵道。

一月五日禁止一切新聞登載一切軍事行動，或討論一切戰略問題。二天後日本有意大利購買戰艦兩隻（這戰艦本是爲阿根廷 Argentina 建造的），並且爲一切作戰的準備。（註十二）

一月六日洛鐸男爵向日本外務大臣小村提出俄國政府第二次答案。此案包括從前俄國對於日本使用

高麗土地之限制，和在高麗滿洲中設立中立區域；并且表明若日本接受這些條件時，俄國不防礙日本向中國政府求得在滿洲與列強同樣的權利。至於滿洲領土的完整一項，俄國仍未提及。

日本因不滿意這次答覆，於一月十三日日本又請俄國再加修改；但戰事已經似乎不可免了。雖然，俄國外務大臣 Lamzdort 和日本駐俄公使 栗野 間的會議仍然繼續討論。

日本政府既沒接到俄國的答覆，所以催促俄國甚力。一月二十八日 Lamzdort 答應 栗野 公使於二月七日答覆；但到了二月四日他又通知日本公使說已電告 Alexieff 自由處理了。日本沒有等待回答，即於二月五日向俄國下了哀的美敦書；二月六日不等牠的回答，日本就開始作敵對之行動，進攻俄國在旅順的艦隊。

將日俄間商議的情形略略一看，我們對於日本的激刺當表同情。因為聖彼得堡政府不可靠，一再遲延。俄國爲牠最好的政治家所擯棄，而倚賴羸弱之人，如外務大臣 Lamzdort 之流，一定遇着很困難的時候了。但我們決難承認俄國或俄國政府有意的惹起這次戰爭。政府中的官吏除 Plahve 及其他少數人外都確定地反對侵略政策，對於日本的要求都主張以一種較為過細放虛的態度對付之。民衆一點也不知道 Beobranoff 和他的同伴的陰謀所將產生的結果，就是他們的行動，民衆也不知道。僅僅這些不負責而有勢力的朋黨是向戰爭之路進行，有些或者是知有戰爭的，如 Beobranoff（但是不知道戰爭的結果的），有些是不知道的。這些「帝國之創造者」的侵略野心，從不健全的「權利大而無責任」的基礎出發，而產生一種無保障而

愚蠢的妄想，以為渺小的日本決不敢向偉大的俄國作戰的。至於日本呢，牠申張勢力的需要，最少是經濟的，使牠決計反抗俄國的計劃了，因為俄國的計劃是直接和牠的利益有衝突的。

俄國是否希望戰爭，對於日本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俄國的深入滿洲，建築鐵道，和設種種困難以阻止日本在滿洲之發展，都是嚴重的事實，不能使大和民族忽略的，所以日本決定直接行動了。

## 第二節 日俄戰爭

### 第一項 戰爭之發起

因為俄國政府一再延遲，日本所努力以圖彼此諒解的會議是絕望了；所以日本即和俄國斷絕關係，戰爭於是開始了！這是牠為滿洲的第二次戰爭，但和歐洲國家作大規模的戰爭這是第一次！

英日同盟和英國的友誼是使日本冒險作戰的主要原因。這時候美國相信危害中國之「門戶開放」政策的是俄國，因為牠繼續向滿洲侵略；而相信日本是誠懇地反對任何一國在滿洲有優先權的，因為牠馬上就宣稱牠是贊成美國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後因俄國的幫助所得中國的賠款，日本盡以擴充軍備，以便和牠發展中的勁敵一戰。（註十）對於此事美國在財政上幫助了牠不少。

因為知道俄國土地之遼闊，人力及原料供給之無窮，及法國（俄之同盟）財政資助的可能等等問題，日

本自然要籌一安全之策。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日本開始向俄作戰，並沒有正式的宣戰的。牠想利用突然一擊，於正式開戰以前，就把俄國的海軍破壞。

日本官廳歷史記載此次戰爭計劃如下：「因為知道此機一失，不能再有了的，日本或者墮入危險的局面，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於二月四日開一特別御前會議，立即和俄國斷絕外交關係，對於國防自衛應有相當注意」（註十四）二月五日敕命對俄國取敵對行動，於是旅順口的俄國艦隊（因為沒有準備日人來攻擊的）損失甚大。俄國在高麗的兵艦都被攻擊了。

日本的計劃是在大陸戰爭。所以牠由海道運輸牠的軍隊在高麗登陸。因此必要求一個安全的登陸地點，以免敵人海軍的攻擊。這又是日本先攻擊俄國海軍的一個原因。

日人幾次攻擊旅順口的俄國海軍，俄國的艦隊不久就僵了。（註十五）日人勇敢的表現，把許多船自沉於旅順港口，港口一部分為之閉塞。

### 第二項 戰爭之經過

日本既得了海上霸權之後，第二步就是佔據高麗，以為戰爭的根據，並且佔據遼東半島，以便圍困大連灣。經過幾次戰勝之後（鴨綠江之後，鳳凰城之後，南山之後，及高麗遼東其他處所之戰爭），日本軍隊繼續北進，深入滿洲。

遼陽大戰（一八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四日）本爲俄國戰勝的，但高級軍官不知道勝利了。因爲右翼爲黑木將軍攻擊過甚，他們下令縮短戰線，然後把兵撤退了。日人業已精疲力盡，又缺乏軍火，他們自己也預備退了；但是他們立即得到由俄人誤會所給予他們的機會，又開始攻擊，轉敗爲勝。日軍佔了遼陽，但也不能窮追了。

旅順之圍經日人幾次的進攻，都沒有結果，所受損失甚大；但差不多經過一年忠勇的抵抗後，最後於一月二日旅順要塞投降時始行解圍。

敵人仍在沿渾河、沙河等地時，戰事稍停；其後繼以奉天大戰（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九日到三月十一日），這次戰爭的結果使俄人又總退却。

Kuropatkin之戰略主張遲延日期，把俄國在北滿的軍隊集中於哈爾濱。軍隊、軍火、食物，一切東西都要以單軌的西伯利亞鐵道從幾千里路程外的歐洲俄羅斯運來！

Kuropatkin本性是很慎重的，但是他的動議首先爲總督 Alexeief（註十之）所反對；其次爲聖彼得堡政府的詭計所阻撓。所以他的行動沒有決斷力，常常爲不當的遲緩。和朝廷接近的人都不贊成任命「這樣一個平民」作將軍，所以設出種種困難來阻撓他。陸軍大臣 Sakharoff 對於 Kuropatkin 有私人的仇恨，所以阻撓他比任何人還利害；因爲他的職位的關係，一切事宜爲軍隊的動員、軍隊的訓練、和軍需的運輸都要由他

指揮的，他盡他的力量以阻止 Kuropatkin 的成功。

正在奉天之役的時候，日軍總司令（大山巖將軍）又得乃木將軍指揮的第三軍以爲援軍，第三軍是旅順降後從遼東開來的。現在他手下軍隊的總數，計步兵二六三〇〇〇人，騎兵七八〇〇人，輕砲一二一九座，重砲一七八座。

大山巖將軍的計劃是沿全部戰線上攻擊俄軍，先由河村將軍指導下之第五軍由東端發難，而以乃木將軍指導之第三軍作最後之攻擊。張作霖指導下之「紅鬍子」（中國土匪）掠劫俄國的輸運和後方。

同時 Kuropatkin 也準備向日軍攻擊。戰略當然是他籌劃的，他集中的軍隊在數量上稍許多一點了。（註十七）但是 Kuropatkin 的計劃要到十二日方開始攻擊；而大山巖將軍他的軍隊六日開始進攻，得了「先發制人」的便利，於軍事行動是很有益的。因爲他的計劃受這種打擊，因爲單位破壞勢必重新分隊，因之使其失掉控制的能力，軍隊動作不能合作，知慧之不足，對於其軍隊無實際之控制和其本人缺乏決斷，都是使 Kuropatkin 失敗的原因。

奉天戰爭之後，Kuropatkin 總司令的職就被免掉。但是這已經遲了。他失敗的戰役已經很多了，日本雖精疲力竭，財政瀕於破產，但是很得意洋洋，以戰勝國自居了。俄國再蒐集大軍，此次軍備比較戰事初起時好多了，因爲戰爭初起時牠完全沒有準備；但是牠沒有再戰的機會了。不久因羅斯福總統 Roosevelt 的提議，戰鬥

國才開始議和了；九月五日和約於朴茨茅斯 Portsmouth簽字，戰爭才告終結了。

### 第三項 戰爭的結果

自日俄戰爭之始到結果，美國與之有重要的關係。羅斯福總統的態度很顯然是親日的，可從他當的信札中看出來。他甚至通知德國法國，若他們幫助俄皇，他一定立卽和日本一邊，進行一切，無論好久在所不惜。」（註十八）

經過一年半的扎掙，日本幾乎精疲力竭了。牠的經濟情形震動了，牠的財政枯渴了，從國外得到財政上的幫助更加難了。在他方面俄國已經調集了許多軍隊。牠已重新組織牠的軍隊，供給遠東大量的需要品。

俄國戰爭上經濟的負擔已感覺困難，誠屬實情。法國已不願再借款給牠的友邦，而其同盟國正在伸手渴望的時候，況且內部也漸漸的擾亂起來了。雖然，繼續戰爭對於日本更爲不利；牠的軍隊離家愈遠，供給食品愈難，製造軍火的問題也更加困苦了。

正在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起來（六月九日）提議議和。這個提議經過幾番躊躇，不願軍人的勸告（註十九）終於接收了；最後兩國都贊成以朴茨茅斯 Portsmouth爲兩個議和的地點。

羅斯福總統的運動，使戰爭告一結束，很受熱烈的擁護，即德皇也在其中，雖然其擁護的原因各不相同。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三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說：「德皇很擔心俄國恐有革命的可能。」德皇當然不注意

俄國的奇辱。他所怕的，是他的表兄弟，俄皇，將失掉皇位！這不是一個什麼人道主義的問題，乃是緊緊擁着皇位的問題。

其首相普羅親王 Prince von Bülow 的筆記中，也可以說明德皇的態度，很有趣的。有一次普羅和德皇談論日俄戰事時，德皇突然說：「我以為我最近對俄皇的信中的熱誠定可以引起俄皇盡他的力量，對抗日本。但是他的態度仍然和從前一樣的輕弱！他似乎有不願再戰的樣子……國家的利益中必有什麼事情發生，可使尼古拉的行動較為有力……俄皇由他可憐的態度損壞了王國的原則……法國在困難之中把牠的同盟國攬棄，英國美國對日本表示同情，真是可羞恥的事呵……」

會議於八月十日開始。日本代表為小村男爵（外交大臣）和高平（日本駐華盛頓公使）；俄國代表為維特 Serius Witte（大臣委員全主席及財政大臣）和洛維男爵（前駐東京公使，現在的駐華盛頓大使）。

「朴茨茅斯會議以前俄國軍事領袖很有得到最後勝利的自信，因此很不能忍耐這些文官的愚笨的專情，僅准備和約，而不使他們有表示戰場上光榮的機會。」狄倫 Dillon 博士這樣記載，註(一)他是跟他的朋友維特出席和會的。他繼續又說：「俄國軍事批評家當然能夠，並且應當知道實在的事實，依他的估計」；enevich（註(二)）的軍隊處於優勝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數量上的增加比敵人快得多呢。」

但若前線軍官的感覺和希望真正如此，則後方在這種局面之下急於求和也有理由了。他們知道俄國民

族已經如何的不安靜，和「軍隊中如何的不滿意，所以他們以為立結和約，是救俄的最後希望了……」（註  
111）

選擇維特作俄國代表的領袖，同時到俄國並駐日公使 A. Isvolsky 的幫助，因為「日本對於維特特別的信仰。」這對於俄國是很有利的。雖然過着日本有能幹的外交人才，他們堅持戰勝的報酬，雖然在本國完全為人民所擁戴；一方面接到本國的命令，一方接到對方的要求，然而維特能很完美地完成他的使命，誠是難能而可貴的了。羅斯福總統友誼的精巧的干涉，幫助了維特很多，以免會議之破裂，當然是無疑的。

日本主張保持薩加隣島，限制俄國在遠東的海軍，和要求賠款。維特受俄皇的命令，不能接收任何此種條件的。當他向俄皇建議妥協薩加隣島時，俄皇馬上（八月十二日）寫信給他，明白地禁止他放棄這島。

幾天以後俄皇寫信給他：「若這幾天內會議不能不破裂時，休戰期亦必終止了！」十九日維特由海底電報告訴 Lamsdorf 說：「以皇帝對於我十五號電報的決斷看來，再開會是無益的了……我們可以請求羅斯福總統於便當時間內召集一個新會議。」俄皇的決斷怎麼使代表喪氣，可從他回覆維特說日本要求的電報中看出來：「予早已說了：不許有一尺的土地，一盧布的金錢，以作他們的軍費。此點我必支持到底！」

但「經苦心孤詣把種種很大的困難移去，維特已經是（由八月二十一日所發生的奇事）距他的目的不遠，於幾小時以內得到了俄人合理希望的一切。」狄倫 Dillon 博士的記載道，那天高平通知維特，說將延會

一日，因為要等待東京的訓令。

維持把這事由海底電報告俄皇，俄皇命 Lanzdorf 說：「幫我告慰維持，命他明日停止一切討論罷了！我甯願和日本再戰，不希望等待日本恩惠似的讓步。」但維持不願俄皇命令，終使和約結束，諸事都得其宜。」於九月五日和約簽字了。

依朴茨茅斯和約的規定，遼東半島（於一八九八年租給俄國的）轉讓於日本，但須得中國的同意；中東鐵路的南段（從長春到旅順大連）及其他俄人所享受或開掘的鑛業等權利已都讓於日本。在高麗俄國承認日本有特殊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利益，日本對於韓國認為有指導保護及監理之必要時，俄國不得阻礙，不得干涉。俄國人民在韓國的，受最惠國的待遇。雙方禁止於俄國高麗間邊境上有軍事計劃，以免對於俄國或高麗土地的安全發生威脅。

依第三條的規定，日本俄國雙方應完全恢復其所佔據的滿洲各部的中國絕對行政權（遼東為例外）。俄皇的政府宣言，說俄國在滿洲沒有「任何土地的利益，或優先權利或絕對權利損害中國主權，或和機會平等的原則不合的。」

依第四條的規定，「中國因使滿洲之商業發達，為各國共同一般的設置時，日俄兩國彼此不得阻礙。」薩加鄰島從經線五十度分割，北部仍為俄國所有，南部讓與日本，其界線詳情，另組織特別委員會決斷之。

第七條規定俄國和日本在滿洲所經營的鐵路，僅限於以工商業爲目的（遼東租借區域爲例外）。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兩國批准朴茨茅斯條約的命令在華盛頓交換了。所以不但日俄戰爭從此告一結束，并且俄國在滿洲不幸的冒險事業也從此告終了。

俄國僅保留與中國協同經營的中東鐵路，和自哈爾濱至長春的南段一節了。自這時以後，我們沒有看見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有甚麼進展了。

日本戰敗俄國，實是間接英國戰敗俄國，因此俄國暗中破壞英國在遠東勢力的計劃從此告終了——許多史家以爲俄國在遠東發展的目的，就是想暗中破壞英國在遠東的勢力。（註三）

後來英國又逼迫俄國和德國決裂，英國於是可以置俄國於其掌上了。日俄戰爭之後不久俄國又和德國訂了一個很不利的商約，以和緩德國向東發展的勢力，於是俄國可以專對付英國和日本了；雖然牠和日本連成一氣的動機，和與英國暫時同盟的動機似乎不同的。

#### 第四項 日俄戰爭對於日俄關係之影響

朴茨茅斯和約第八條規定：爲增兩國彼此商業關係起見，必從速另開一特別會議，討論鐵路航業等問題。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這種特約於聖彼得堡簽字了。但不祇如此。朴茨茅斯和約開幕之前，維特已經探得有親日的機會了。在倫敦狄倫 Dillon 博士（他是跟着維特到英國去的）看見當時日本駐英大使林董

伯爵知道他多少是贊同維特的計劃的。在林董寫給維特的私人信札中似乎很謹慎的說：「日本很歡迎和平的，也很心願於和約結束之後培植牠和牠現在的仇敵間的友誼的。」（註二四）Lawson 也取同樣的態度，英法兩國都很贊成這個計劃的。（註二五）

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日俄協約成立，依協約的規定，彼此互相「尊重他方面之領土，及他方面依照雙方或與中國所訂之條約協定或契約所得的一切權利，」但這些權利以不違反機會均等原則，和日俄間所訂特約之規定為範圍。

依第二條的規定，兩締約國承認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及列國對於中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且相約照本國所能行使之一切和平方法以繼續維持現況，與尊重前記原則。

這次協約之前有六月十日的日法協定，其後有八月三十一日的中英協定，合成爲列強想維持滿洲現況的宣言。

上述這些政治條約之外，日本和俄國還訂了一個祕約，認定兩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日本在高麗的特別權利，和俄國在外蒙古相當的權利。

一九〇九年日本強迫中國訂了安奉鐵路協約。此事和日本在高麗建築新鐵路的計劃使俄羅斯惱了，牠以爲這是對於牠的邊疆的一種威脅。但不久另外有些事情發生了，（譯者按：因爲英國幾次想插足到滿洲

來。不但免去了這種情感的激憤，並且使這兩個昔日仇敵的合作更加密切了。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諾克斯 Philander C. Knox 建議滿洲鐵道中立的計劃。這就是一九〇二年中國和英美銀行界商量建築錦州愛環鐵道時，國務卿諾克斯從前所提出來的計劃之結果。（註二六）

英國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答國務卿諾克斯的提議說：他的計劃雖與「普通原則」相符合，但牠完全反對這個計劃。但一九一〇年一月間英國駐北京的代理公使得中國政府允許這種計劃。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和俄國同樣地答覆，說他們以為諾克斯的計劃，違反朴茨茅斯和約和以後各種協定。所以諾克斯的計劃完全失敗，而美國駐天津的總領事 Wielard Straight（他是這次整個計劃的靈魂）的野心企圖也同之失敗了。Wielard Straight 嘗夢想一個大規模的鐵道計劃，雖然有摩爾根公司 J. P. Morgan 紐約第一國家銀行，顧羅公司 Kuhn, Loeb Co. 等的擁護，但終不能實現。

日俄兩國因想共同反對這種欲減少其在滿洲特權的嘗試起見，所以牠們兩國間決定實行一種新的諒解。

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日本全權公使本野一郎和俄國外交大臣 Iswolsky 訂定協約於聖彼得堡，依此約的規定，其唯一的目的雖然僅在維持滿洲的現況和保護兩國在滿洲的利益，然兩國實際上已成爲同盟國了。依該約第三條的規定：「若遇危害上述現狀的事件發生，兩締約國爲協定維持該現狀必要辦法起見，得相

互隨時商議。」

除這約本文於簽字時宣佈了外，兩國又結了祕約，以爲更進一步的諒解。

這次密約補充一九〇七年性質相同的條約，確定日俄在滿蒙的勢力範圍，並且規定彼此於其他締約國的勢力範圍內不得更求任何權利。

一九一二年中國清帝遜位，中華民國成立，於是新國承認的問題發生了。這是列強要求中國重要讓與的機會到了。

自從俄羅斯深入亞洲土地起，牠和蒙古的關係比較中國和蒙古的關係更爲密切。彼此貿易的機會較多，彼此接觸的機會也較多。

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爆發，同時蒙古人也宣布其建設蒙古獨立國的決心。

因 Sazonov (他繼 Isvolsky 爲俄國外交大臣) 的建議，日俄兩國又於一九一二年開會，「以確定從前關於蒙古的規定。」這約於六月二十五日簽字的 (八月八日)。這約確認從前所定關於滿洲和內外蒙古的勢力範圍。內蒙古的東部承認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

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三日日俄又定一協約，總結自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後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一切的條條，這兩個昔日對抗的國家現在實際上已成爲同盟了。

若吾人以此種文件和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及一九一二年的協約相比較，可知日俄的關係自一九〇五年漸漸地發展，直至彼此成爲隱固的同盟。

一九〇七年的協約不但確定了朴茨茅斯和約所達到的實際局面，並且約束兩締約國相互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一九一〇年的協約詳細確定兩國在滿洲的共同利益範圍，成立兩國友誼的合作，宣言他們維持現狀的決心。一九一二年的協定，劃定滿洲的利益範圍外，又加入蒙古爲兩國分贓的範圍。

一九一六年的協約成立兩國間的「親善」Rapprochement 較「友誼的諒解」Entente Cordiale 更有拘束力了；幾乎成爲一種維持遠東和平的同盟。其所宣佈的協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不得加入任何政治組合以反抗其他締約國；而第二條規定：「若締約國在滿洲的土地權利或其他特權，爲他締約國所承認的，發生危險時，日本和俄國必合作或彼此擁護，設法保護及防衛此種權利。」

日俄密約規定（第一條）日俄二國彼此承認二國在中國的利益；若第三國對於俄國或日本有敵對陰謀，而危及中國主權時，彼此應相互諒解，取一致行動。所以（第二條規定）若——因第一條情形所發展的結果——他國對俄國或日本宣戰時，其他締約國因其同盟國的第一次要求時就要援助之，非預先得其同盟的同意，不得和其共同仇敵訂立和約。需要武備的援助的條件，由相當的威權決定之（第三條）。但武備的援助是附有條件的（第四條），必担保同盟國於戰爭重心逼近時也要給以同樣的援助。

事實上上述日俄協定所達到的目的，不過如一九〇二年日英同盟後日本和英國的關係一樣；英日同盟是一九〇二年在倫敦簽字的；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一年又續約（十年）。

#### 第四節 結論

若我們把中俄關係的歷史和日俄關係的歷史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發覺二者顯然不同。

中俄關係的歷史，其特色可以說是信賴和平，友誼的歷史；不過偶然因為濫權或誤會而傷感情，這是兩方面都要負責的。日俄關係史則不然，其起初是猜疑，漸漸發展而為陰謀，經過戰爭的「洗滌」(Purify)，漸漸地達到互相諒解的時期，對於將來為忠實友誼的信仰和希望也漸漸增加了。

尼古拉第二在滿洲的冒險事業，和他對於俄國在遠東之將來的光榮之夢，直接產生日俄關係的危機。因俄皇違反其大臣的忠告的秘密勾當，對於東京產生一種難堪的空氣（註二七）日本方面希望擴充牠的勢力，對於外人懷疑，外人的方法還不知道，宣言出於自衛，如此日本當然很容易的（雖然不是完全有意識的）趨入侵略之途了。

戰事結束後，仇恨也消釋了；這兩個交戰國家才知道牠們實在可以成爲朋友。日本和俄國的利益不是完全不可調解的，牠們有合作的方法，合作的步趨。最後於一九一六年因爲英國和法國的幫助，牠們完全成爲同

盟國了。

(註一) 羣島共島嶼三十二個。其最南的三個，在當時日本就說是種的了。

(註二) 阿拉斯加 Alaska 和在加利福利亞省 California 的幾塊地方。

(註三) 離東京不遠。

(註四) 日本起初提議以緯線五〇度平分薩加那島，但是俄國反對。於是日本要求俄國，願以日金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購買薩加那島，也沒有成功。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以美金七,二〇〇,〇〇〇元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了。

(註五) 日俄戰史俄文譯本第一卷第四至第五頁，一九一四年 V. Yakovlev Khabarovsk 校訂。

(註六) 這是對付英日同盟的，決定他們對中國的政策和協合努力維持現狀的決心。

(註七) 日俄戰史俄譯本第一卷第七至第八頁。

(註八) 就是這個洛希男爵後來被派為駐華盛頓之俄國大使，和維持一道爲朴茨茅斯初約的俄國代表的。

(註九) 那時(一九〇三年十一月) Kurapatkin 主張退還中國遼東和一切在南滿的特權，以多得北滿特權爲交換條件。(B.

Romenoff 「俄羅斯與滿州」 "Rossija v. Manchuzzi", p. 37)

(註十) 當時日本的外務大臣。

(註十一) 日俄戰史第一卷第十一頁。

(註十二)同上

(註十三)一八九五年日本海軍強於俄國，陸軍共計八〇，〇〇〇人，一九〇四年時的海軍強於俄國，陸軍共計約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註十四)日俄戰史第一卷第十五頁。

(註十五)俄國新艦隊由 *Rozi'donskiy* 指揮，奉俄皇命令由波羅的海，繞非洲，而到日本對馬島地方爲日軍所敗。這艦隊中的船隻不但劣於日本船隻，並且以之爲戰艦是毫無用的。

(註十六)他是全沒有軍事知識的，*Kuropatkin* 的計劃，很小的事情他也干涉，彼之不能成功。

(註十七)強作俄手下的土匪和日本合作的不計算在內。

(註十八)查理佛爾德 *Charles A. Beard* 與馬露佛爾德 *Mary K. Beard* 合著之「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第二編第四九六頁，一九三〇年紐約出版。

(註十九)陸軍大臣 *Sukharof* 回答維特的詢問時，寫道：「不幸得此機會以肯足下，以愚見，欲於此時講和，甚不可能也。」

(狄倫博士 *Dr. Dillon* 「俄國之恥辱」(Eclipse of Russia) 第二二)九頁。

(註二十)同上第二九九至三〇〇頁。

(註二一)代替 *Kuropatkin* 的新俄軍總司令。

(註二二) 我們很知道俄人在滿洲的大敗(因在滿洲的冒險事業所產的，從來沒有爲民衆所允許，沒有爲民衆所擁護的)立即引起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這次革命是反對在滿洲冒險事業的表示。

(註二三) M. N. Pokrovsky 於其「十九世紀之俄國史」中說：「俄國向遠東發展，使英國分一部分勢力到遠東去，以減少俄國在遠東地方和英國的衝突。」

(註二四) 狄倫博士 J. Dillon, 著：「俄國之紛爭」第三〇一頁。

(註二五) 羅刺遜 Gerard, 「我們在遠東的同盟」, "Nos Allies d'Extreme Orient," 第一二五頁至一二八頁, (一九一八)。

(註二六) 楊氏 C. Walter Young, 前著第一〇七頁。

(註二七) 狄倫博士 J. Dillon 在他的俄羅斯的亂戰中說「日俄戰爭是俄皇內最可恨的亂戰中之一」。「俄羅斯之今日與昨日」一九三〇年紐約出版。

## 第三章 歐戰前俄國在中國之利益

### 第一節 中東鐵路

依照一八九六年李羅密約 Lo-Lothanov Treaty 的規定，於同年九月八日又訂了建築橫過滿洲的契約，約中中俄銀行以中東鐵路公司的名義，辦理其事。中俄銀行是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聖彼得堡由俄國財政部特許而成立的。（譯者按：此即為華俄道勝銀行）牠的目的是「發展與東方諸國的商業關係」，實則是為俄國政府所控制的。（註一）依契約的規定，中國投資五〇〇〇〇〇兩，銀行的盈虧都照股分配。中國的資本在該鐵路完成開車後，應償還。

該約又進一步規定新公司（註二）「可取得認為鐵路建築，經理，和防護之必要地方的權利」和取得必要材料的權利。第六條規定使該公司「在這些地方都有絕對的獨佔的行政權」和建築房屋，安置電線的權利。管理鐵路的完全獨佔權都在中東鐵路公司手中，約中規定該公司的總經理必為中國人，但管理該線實際的權柄在一個經理手中。（註三）

依第十二條規定，這種權利的讓與以八十年為期，「八十年以後鐵路及鐵路一切附屬財產都無條件地歸還中國。又自開車之日起二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收買之權；即該鐵路使用之資本及所負債務及利息，通盤合計之額，中國照數給與。」管理該路的規則，要依照俄國法律；此種規則訂定後，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批准了。

中國雖然承認保護鐵路和鐵路僱員，但管理規則中附有一項，該公司為保護鐵道及附屬物地段內之安甯秩序起見，得委任警察執行其事。這是第六條所規定的，授公司以「絕對獨占的行政權」；但是關於此事，後來中國人反對。

中東鐵道於一八九八年開始建築，（註四）由同年三月二十七日中俄條約的規定，許俄延長其路線，自哈爾濱南至旅順大連灣，因此在渤海岸得了一個「暖水」港，以為西伯利亞鐵路的新終點。一九〇二年俄國政府又要求中國允許牠建築長春吉林間的鐵路。雖然這條鐵路不是俄人建築的，但這是中國送給牠，以為其軍隊退出滿洲的一部分報酬。同時原路的建築又將完成；於一九〇三年就開車了。

朴茨茅斯和約把自長春至大連的南滿鐵路和俄國一切的權利都轉讓給日本了；中國也不能不承認，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訂了幾種協約。（註五）現在俄國在滿洲的利益以中東鐵路本線和自哈爾濱至長春的短短支線為限了。一九〇六年所訂原約關於這些權利的條件仍然沒有變更。

嗣後幾年中，中國幾次想要求俄國修改原約，尤其關於沿鐵路兩旁居民的行政權。但是一九〇七年五月間兩國所訂的協約，不但承認俄國的權利，並且允許俄國不法的解釋，以中東鐵路不是私人的營利企業，乃是俄國政府的經營，所以惹起列強的反對。

七年後俄國對於這些城市的特殊地位爲英國所承認；他和英國的協約是一九一四年四月間訂的。這約除美國外列強都贊成了。因此鐵路區域內各國人民均應和俄國人一樣的納稅，但規定此種稅款宜用於公衆利益上；同時也受地方法律管理，除破壞和平外，不得逮捕之。至於沿鐵路的護路警察，自始即有了的，到拳匪之亂的時候已經增加了。朴茨茅斯和約的規定，警察的數目減少至沿路每基羅米突不得過十五人，所以全數不過三〇，〇〇〇人。（註六）

一九〇七年以後中東鐵路公司負責管理烏蘇里江鐵路和其至蘇城（譯音）煤礦的支線。這些鐵路經過長久年載不良的經營，就在日本所有南滿鐵道還沒有和他競爭的時候，該公司每年的決算表尙是虧空的，但是這些虧空，大半是因爲牠所供給保護鐵道類似軍人的警察的負擔過重，和駐聖彼得堡的該公司辦事處的费用浩大的原故。

雖然，因滿洲的發達（人口的增加，農業的擴充，和工業的建設）同時中東鐵路所載運的貨物也漸漸增加了。其運輸的主要貨物是蒔蘿，豆類，穀類，木料，麥粉，茶葉，和其他類似的貨物，由此路運出口的穀類一項在一

九〇七年中是七,二〇〇,〇〇〇磅,至一九〇九年就增加至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磅了。(註七) 俄國和中國的貿易從來就不是很大的;一九〇七年從俄國輸入中國的共值二六,四四〇,〇〇〇盧布,大約爲中國入口貨總數的百分之三。那年從中國運出至俄國的貨物(總是比入口貨多的)共值八九,七四一,〇〇〇,其中百分之六〇爲茶葉;這些貨物由船運輸至陸地,然後由駱駝隊商運輸,而不是由鐵路上運輸的。(註八)

俄人沒建築這條鐵道的時候,滿洲,尤其是北滿,人口是很稀薄的。一八九〇年三省(黑龍江,吉林,和奉天)不過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分布於三八二,〇〇〇方哩的地方。但是到一九〇〇年人口已經是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二〇年已經增加到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了。

中東鐵路所經過的地方多半是遊牧民族居住, (Barteg) 人,他們不承認中國的行政的;和其他蒙古人,一小部分是滿洲人,中國人很少。拳匪之亂後,中國才有系統地殖民滿洲。沿邊界的兵站也增加了;新移民也運進來了,組織一種半軍事的團體,其方法依照守護這些地方的舊日滿洲人。(註九) 就是其祖先於十七世紀的中葉從達翰爾人 Dahours, 鄂倫春人 Orochens, 索倫人 Solons 和其他遊牧民族學來的法子。日俄戰爭的時候,這些戰事區域的整備鄉村向北部移遷了,有些是永居北部了。這次戰爭爆發足以獎勵中國人民擴充其殖民事業。

他們深入滿洲之後,中國人設立他們自己的行政,以代替沿邊 Barteg 人的地位,強迫 Barteg 人承認

中國的主權，使其遊牧民族都受他們的控制。(註一)

這些都是計劃中東鐵路時維特所預見的文化上的結果。使滿洲覺悟，是使滿洲變為世界的府庫。

俄國雖然建築鐵路，促成滿洲的殖民。(註二)然俄國人自己對於發展工業上很少工作。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居於滿洲的俄國人多半是俄國的官吏或是政府的僱傭人，如鐵路職工和警察，商人很少，製造家更少。因此所有的工業，普通都不是俄國人的，都是中國人的，或其他外國人的。有許多麵粉工廠是俄國人建立的，確係實情，但不久就為中國人、日本人，或其他外國人所收買了。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間鐵路區域內一切工業出產品的總數是一一，三五〇，〇〇〇盧布，一半以上是麵粉工廠的出品，大約百分之三是造酒廠的出品。(註三)

聖彼得堡政府似乎對於俄國在中國企業的發展，不甚關心，公家局署對於這個問題的接近又為私人的利益所阻止，關於此點，中國人和日本人很佔便宜的。

滿洲境內俄國殖民最大的城市是哈爾濱，一九一〇年該地的白種人（各國人都在內）共四〇，〇〇〇人，那年該城所估計的預算案大約是五十萬盧布。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和英國、法國，尤其和日本所訂的各種協約，使他在滿洲的地位實質上鞏固多了，但政府和私人事業都沒有受得什麼利益。其疲頓、惰性，缺乏創造力的原因，都可於遠東俄人所感覺的

不安局面的頹廢情感中看出來。其中有些是爲滿洲在俄國的將來設想的；這種局面的特點是奇異的難題，「是戰爭呢？還是經濟呢？」

有些俄國人以爲經濟的進步是他們所唯一希望的發展形式，所以他們反對向日本復仇，征服滿蒙等危險的計劃；因此他們主張與日聯盟。他們以爲劃分滿蒙的利益範圍，完全和日本復和，這是可以實現的。他們推論，若如此同盟，則牠們兩國在遠東的勢利是「莫與之京」的主人翁了。他們計劃的缺點，當然是他們顯然忽略了中國。

實際上我們在以上諸章中早已知道日本和俄國已經於一九一六年實行同盟了。但是世界戰爭和中國與俄國革命的爆發，使所有的計劃都全盤擾亂了。

## 第二節 蒙古問題

（譯者按：這節中有許多租讓俄國的話，但正可表現俄國人在蒙古的野心。）

現在蒙古土地廣漠，共一，二〇〇，〇〇〇方哩；這些地方不一定是蒙古人的，（註一）成吉思汗沒有征服這些地方以前，蒙古一部分是通古斯族人，韃靼人和其他民族所有。牠是匈奴帝國的一部分（紀元前三世紀至紀元後一世紀），後來（六世紀到八世紀）在突厥族人統治之下。八世紀的中葉自亞洲北部來的民族（註二）

huns 人征服了一部分土地，到九世紀才被 Kalmuks 和 Kaighs 等民族驅逐了。(註一四) 放言之，幾百年間蒙古經過許多遊牧民族的統治。

蒙古歷史最光榮的一頁是鐵木真(即成吉思汗)和其族人的時代；他們征服了亞洲的全部，和歐洲的一部分，建立元朝(忽必烈)，統治中國將近百年，最後於一三六八年終爲中國人的明代所征服了。諸可汗把土地分配於諸繼承人，所以他們的帝國瓦解了，產生許多單獨的城市來；這些單獨的城市普通分爲三個集團；北部的集團——喀爾喀 Kalkas；南部的集團；西部的集團——Oirats，又叫作 Kalmucks 或額魯特人 Eruthes。

十七世紀中有些蒙古人爲滿洲人所征服了；滿洲人於一六四四年征服中國，建立清朝，統治中國及至一九一二年才亡的。額魯特人抵抗滿洲人比較其他西方蒙古人爲久，時常掠劫騷擾中國，及至一六九一年他們的領袖噶爾丹 Galdan 被擊敗，土地被併吞後才止。他們從來沒有安靜過，時常單獨叛變，擾亂中國，迄至十九世紀的中葉他們利用中國方忙於應付太平洋國和回教叛變的時候宣布獨立。於一八七一年爲俄國平復，一八八一年使之仍入中國的正軌，直至一九一一年革命時爲止。

中國和蒙古經過幾百年的接觸，有時中國人征服蒙古人，有時蒙古人征服中國人，中國人從沒有意思把漂伯的遊牧民族的這塊土地殖民。及至日俄戰爭之後，北京政府移民於滿洲的時候，蒙古也同時感覺移民的流入。因中國商人，中國官吏和中國移民繼續向蒙古流入，蒙古貴族認爲是對於他們的地位和特權的一種威

嚇，於是時常引誘蒙古人起來反抗中國人。

蒙古人雖爲清朝所屈伏（在清朝最後幾個皇帝時候），但是蒙古人從來自己不承認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總是享有獨立的權利。就是居於蒙古西北部（Bersa）的 Berbits 人（註一五）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也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至一九〇〇年中國政府始向滿洲殖民，才強迫他們承認中國的主權。

因爲不喜歡中國在蒙古的活動漸漸增加，蒙古人轉向俄國，依牠的援助以反抗中國人的親迫，所以一九一一年就派代表到聖彼得堡去。但不久中國革命，使蒙古人更無所顧忌，所以同年蒙古人宣布他們的自主。俄羅斯即承認牠所歡迎的新國，於一九二〇年和新國在烏爾加 Urga（即庫倫）訂定條約。

俄羅斯自從牠在亞洲長久地活動以來，就和蒙古發生很密切的關係。俄國人和蒙古人的商業（以物易物）是牠們關係的基礎。蒙古人對於俄國人表示友誼已經經過許多年代了。他們同胞中有許多已加入俄國籍了的，但是他們仍然可以用他們的語言文字，和崇拜他們固有的上帝。很久時期中俄國和中國的貿易以恰克圖爲中心。止在蒙古的邊界上，雖在鐵路建築成功，俄國和中國的貿易改從新的途徑以後，對面的買賣城在商業上仍占很重要的地位。俄人隊商載運各種貨物，往返經過蒙古，以蒙古人作衛隊。過去蒙古人因受中國人的虐待，曾幾次明白表示親善俄國的態度，所以一九一一年他們又請求聖彼得堡政府（註一六）一點也沒有什麼新奇了。

一九一二年俄國承認蒙古自主時，俄國又和日本訂了協約，以劃分他們彼此的利益範圍。外蒙古爲俄國的利益範圍，內蒙古的東部與滿洲毗連的地方爲日本的利益範圍。

新中國不許俄國和蒙古有直接的交涉，於是開始商量妥協。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間中俄條約訂定，中國願承認外蒙古於中國主權之下自主，並且承認蒙古地方所發生的政治及土地問題都宜與俄國商量，蒙古當局似乎也參與了這次會議。

一九一五年俄國中國和外蒙古又於恰克圖締結新約，承認蒙古於中國宗主權之下有自主權。此約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前仍爲有效；至一九一七年時外蒙古變爲俄國各黨派爭鬥之所。最後經過種種手續，組織人民的國族政府 Peoples National Government，成立地方蘇維埃；從此外蒙古成爲半獨立的國家，名義上雖與中國爲聯邦，但實際上雖沒完全受蘇俄的控制，最少也受蘇俄的影響了。

### 第二節 中俄關係概論

有許多過於浪漫，過於神祕的民族（其中許多相譏斯拉夫民族的人 Slavophiles 如 Danilewky 等）發展一個原則，謂俄國和東方有精神上的關係，因此俄國有天意的使命以喚醒深睡的東方，移植西方文化，使之與西方接觸。吾們應當重視俄國到東方來的經濟方面的解釋。但是研究其原因，評判其輕重，對於某項事件

的解釋使他人贊成，或使他人承認你所用以達到目的的方法，都是一件事。

否認俄人的征服西伯利亞和深入亞洲的經濟原因是無用的。開始深入亞洲的先鋒哥薩克人是對於當時俄國經濟制度反抗最有力的；他們大部分都是農夫，他們拋棄地主（後來在農奴制之下），以求自由，以求比較善良的生活情形。跟着哥薩克人來的就是獵者；他們自然想尋找野獸豐富的地方，可以多得獸皮，把出作買賣的。商人爲 *Stoyanoffs* 族人很希望得到新市場，新原料的大機會。

許多探險家的報告描寫這些地方的森林中富於野獸，河流中魚類很多，土中礦物甚多，土地特別肥沃，——對於本來情形稍微誇大一點。這塊土地何嘗不是這樣呢？這些激勵都是經濟的性質；這些物質的致慮，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他們發展的方面是一定的，照平常一樣依交通的路徑而發展。在西伯利亞和亞洲東部沿河流都是他們發展的途徑。沿河流而下，俄人可以達到極北的北冰洋，和極東的太平洋。北冰洋尤其在那時不能鼓勵人們造成一定的路徑的。但是在太平洋沿岸有許多港灣都是好的海港；可停船舶；雖則冬天仍不免結冰，就如最南的海港海參威（註一七）每年還要結冰三、四個月。

自 *Montavieff* 的時候就有許多俄國人（多半是水手）主張俄國應當得一個暖水地帶海港，——例如他們有時提議想在北直隸灣得一個海港。這個夢想至滿洲冒險事業開始時並沒有完全消滅；勃海岸上兩個

海港「租借」給俄國，并且俄國的艦隊還繫在一個海港中，這就是旅順。

在原則上每個國家應當有個至海的自由出口，這是很重要的，誰能否認呢？但是這個企圖應否要在遼韓範圍之內？這條原則的應用當然有相當的限制的。

一個原始經濟時期在相當時間內必讓經濟比較進步的經濟時期起而代之的。所以農業文明起而代之遊牧文明，所以喀山 Kazan 和阿斯脫刺罕 Astokhan 等汗國最後（韃靼的遺留物）的征服是不能免的了。西伯利亞的征服也是很平常，如佔有無人居住的荒地，很少有什麼抵抗程，他們征服那些地方幾乎沒有什麼戰爭。西伯利亞的殖民發展非常順利，其起源一如平常向外發展的過程，甚至很久還不是由政府所指導的。但是俄國人之侵入滿洲就完全不同了。這不是歷史所認為合理的自然發展之繼續，而是人為的冒險事業由有威權者強迫施行的。這不是殖民的本意，實際上乃是以軍事佔領一個本國不需要的區域，——這種佔領不是人民所需要的，甚至不為政府所贊成的。

若是俄國繼續長久地掙扎，想在波羅的海和黑海求一海口，因為俄國必要開一「門戶」以與世界通商，尚可說是有理由；今俄國橫過亞洲全陸，經過幾乎全無人居住的西伯利亞，及遠東屬地以求在太平洋岸上得一海口，這種事業野心未免太大了。遠見有時距實行的時候過於遠大，專為來葉幸福着想，而不注意當代的實際需要和潛勢力，往往引起失望，甚至有時引起禍害出來了。

俄國在太平洋岸上所得的港口旅順大連灣，不但離俄京太遠，並且在外國境內，而那國對於侵入者又不完全表示友誼的。連接旅順大連和莫斯科的鐵路又完全是一條軍事鐵路。牠不是經濟發展的連鎖；數年後或者牠會變為經濟的連鎖，因為當時俄國的工業還很幼稚。總之，在滿洲的冒險事業，可以為人工發展的特例。這完全是一個沒有這種需要的國家的帝國主義企圖。

在當時俄國財政上的資本還在懷胎時代，工業還不甚重要，他的勢力還用不着這樣偉大的野心。牠國內的事務尚不允許其有這種冒險的事業！

俄皇的政府在滿洲所已得的權利，日本爭之；結果日本把俄國打敗了。這對於俄國是很有利益的，因為以此遠東的局面完全肅清，俄國對東方的政策也似乎修改了。除牠無條件地將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及其附屬權利，和牠戰爭時所負擔的不必要的費用外，俄國在經濟上很少受了什麼損失。牠所放棄的實際上是牠所不需要的。

日俄戰爭的爆發雖然減少俄國在中國的勢力，但不是完全由於當時統治階級以中國為弱國，將來終被列強瓜分的不良政策所產生。但是中國自日本戰勝俄國之後，知道「白人」不一定和牠從前所相信的一樣的佩服，所以牠現在比較從前抵抗了。從此以後俄國沒有得到中國什麼新的權利或特權了；所以牠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既得的權利堅固地，把持，保護以免為外來的勢力傾覆了。

俄國緊緊地跟着列強以求鞏固牠在中國的地位，和增加牠的勢力，所以牠和日本、英國、及法國訂了許多協約，使列強承認牠在滿蒙的利益和特權，並且詳細劃定之。「權利和特權」的意義是很清楚的，所謂「利益」的真正意義就不大明瞭了；因為（上面已經說過）中國和俄國的商業在量一方面本來不很重要，遠不及其他強國，並且中國運入俄國的貨物幾倍於俄國運入中國的貨物。這樣看來，俄國是否有操縱中國商場的機會，未免大有疑問了。從中國運至俄國的主要貨物是茶葉，而茶葉多半是由陸地運行的，所以海道貿易很不重要了。

假若發起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的人提出適當的經濟原因來，應用於中東鐵道上，則又有另外的意義了。建築西伯利亞鐵道的經濟原因，乃是開發久已荒廢的富裕地域的健全計劃；而建築中東鐵路的經濟原因，乃是經營本不屬於當時俄國的本不為當時俄國所需要的，並且實在為俄國能力不及的事物的「夢想」。這是一種擴大的競賽，是一種「擴大野心狂」*Mani-Madness guberandi*，俄國之遭奇恥大辱，實由於此。

上述諸協約確定俄國在中國的勢力，但是牠的勢力並沒有增加。有時俄國不但沒增高牠的地位，反而喪牠的地位；許多居在滿洲的俄國官吏和私人不能使俄國在遠東有良好的名聲。俄國在滿洲勢力範圍的政治和商業中心哈爾濱（雖有許多理由）是著名的腐敗、欺詐、道德墜落的中心。這些俄人對於中國人的虐待，中國受此種「優越集團」*Superiority Complex* 的痛苦，當然不能對於侵入者產生一種美好的感情，所以俄國

革命以後，中國人民又反轉來虐待他們，各地俄人（哈爾濱也在內）都遭蹂躪。

俄國法律的不當，自始就是顯明的，有些甚至在朴茨茅斯和約及其他協約締結之後還是存在的。自一方面看來，牠是以種種特權租借他人的土地，自他方面看來，牠是以私人公司的資格用保護鐵路作口實，以佔據他人的土地。自一方面觀之，牠是一個「假冒私人」虛名的政府企業；自他方面觀之，牠的國際政治性質，是無人懷疑了的。

這種局面俄人自始就沒有方法解決，除非於日俄戰爭後最少併吞滿洲的一部分，否則就要賣掉鐵道而撤退之。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日俄屢訂條約後日俄兩國的諒解是準備上述兩個解決方法中第一個的；但是幸而或者是不幸而，種種事件發生，使牠這種解決方法不能實現了。

滿洲問題這樣皮相的解決是否對俄國有益，不能無疑；雖有時最少短期內似乎有益，因為中國遠不能抵抗。外面的人想干涉也不容易，因為當時日本和俄國成立一個強固的連合戰線，任何強國也不敢打牠們的；想打倒牠們的列強也沒有組織同盟的意思。我們可以承認這種情形，大約爲此；并且勢必承認這種條約使俄國的負擔比較從前更重了。

昔日和現在有許多研究這問題的學生以爲中東鐵路是與俄國不能分離的。他們以爲俄國欲保全海濱省，唯一的方法是控制滿洲的北部，和繼續佔有中東鐵路。但這種說法似乎太確定了；併吞中國土地的理論實

難成立。並且中國遲早必不願意不戰而放棄牠的權利的。

上述綱要可以表明歐戰以前俄國在中國主要的利益，是以中東鐵路的佔有和管理，及北滿外蒙的勢力範圍爲限。此外尚有幾種特別權利如在天津漢口的租界，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及郵政特權；及以銀行團一員的資格所應得的利益（依一九一二年巴黎協約的規定），和依一九〇一年和約規定的拳匪賠款。

(註一) 一九一〇年中俄銀行和北方銀行 *Bank of North* 合併，成立爲俄亞銀行。在二個銀行。中法圖許多銀行都有很大的利益的。

(註二) 該公司的股東以華俄兩國人民爲限。

(註三) 中東鐵路的成本（兩滿線在內）共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

(註四) 測量是一八九七年新開始了的。

(註五) 權利所訂的「密約原稿」都未經正式公布，所以有許多書上所載關於密約內容多不真實。日本政府表示所的事實，中國似乎從來沒有承認過。

(註六) 由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北京條約，中國已承認朴茨茅斯和約，中國當然尤認俄國警察的存在。

(註七) *N. Stein Jeld*, 「俄國事業與滿洲」, *Russkoye Dielo v. Mandchuru*, 第九三頁（俄文）一九一〇哈爾濱出版。

(註八) 同上 第六六頁至七九頁。

(註九) 他們的組織很像俄國哥薩克人的組織。

(註一〇) P. Manjickoff『滿洲史略』(俄文)一九一七年哈爾濱出版。

(註一一) 初期殖民者為華人，後期韓人也多殖民此間。俄人自從殖民的開始，就沒有殖民的計劃的。許多無知識之人均說都是和事實相反。僅僅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才有些俄國亡命之徒移居北滿，但這很難說是俄國所培植的自由殖民事業！

(註一二) N. Stein Jald 上著第一〇九頁。

(註一三) 蒙古的名字於一二〇三年才為成吉思汗第一次應用。

(註一四) Y. Kovich『蒙古史大綱』(俄文)一九一〇年聖彼得堡出版。

(註一五) 居在那些地方的幾個蒙古民族如索倫族 Solons，達瑚爾族 Dahours Buriates, Bargans 等都是叫作 Bargans 人。

(註一六) 俄國在蒙古的利益，明白的表示可自(八八一年)在聖彼得堡所訂的中俄條約中見之，依該約的規定，俄國人在蒙古的商業有些是有免收捐稅的權利。

(註一七) 海參威 Vladivostok 在俄文的原意是「東方的占有者」。

## 第四章 日本進爲世界強權

### 第一節 日本在滿蒙的地位

因爲一九八五年和一九〇五年在東亞的勝利，因爲一九〇〇年和歐美諸國合作平定拳匪之亂，所以使日本變爲世界強國之一了；並且進一步的西方化，其速度是從前所沒有見過的。朴茨茅斯和約承認他在亞洲大陸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在南滿問題中自然成爲一個顯著的要素了。並且（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施行的）和約允許高麗爲其保護國，爲後來一九一〇年併合該國的先聲（註一），使日本侵入內蒙古更加容易了。朴茨茅斯和約規定日俄兩國應以滿洲（除遼東租借地外）歸還中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協約不但中國允許將從前俄國的權利轉讓於日本，並且詳細規定（註二）若聖彼得堡政府允許撤退俄國鐵路警察時，日本也應撤退其軍隊與警察。但是這種協定的文字含糊其辭，使其解釋富有彈性。撤退軍警，以滿洲之安寧及中國確有完全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時爲條件。至於租借土地和鐵路的建築，與經營日本承認至「相當情形」時，俄國中國的原約即告結果。

我們不能仔細分析北京協約，依北京協約的規定，日本又得了種種新權利。日本所根據要求權利的許多密約是否曾經雙方簽字，還不知道也；沒有可靠的材料（註二）。所以很可說，中國既沒有甘心承認這些要求爲有理，也不承認日本對於這些密約的解釋。幾次日本根據這些協約要求各種權利，中國既不承認日本的觀點，也不心願給予日本所請求的權利。牠沒有能力抵抗日本的壓迫，所以「已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無論什麼事情，牠勢必承認，雖然有很微弱的抗議的聲音。

有一個時期中國的懦弱和列強的放縱都和開始衰敗的中華帝國（及一九一二年後的新中華民國）可憐情形有關，因此每次中日利益衝突的時候，日本總占上風的。日本利用這種方法，於原約過期後得到安奉鐵路的建築權，管理權，後來牠又由鐵道借款協約而得吉林長春線，吉林敦化線及其他鐵道的管理權，因此吉林全省都在牠控制之下，爲滿洲工業的發展樹立基礎。經過這種設計，牠在亞洲大陸的防禦十分鞏固，若想除去牠的特殊地位是很難的。漸漸牠在滿洲的政治和經濟都有很大的勢力，當然沒有牠的敵手了。

自朴茨茅斯和約批准後，牠第一步就組織一個公司，管理牠新得的鐵路，並且設立遼東租地的行政機關。仿照中東鐵路公司的模型，日本依一九〇六年六月七日的敕令組織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譯者按：株式會社即日本股分有限公司之稱。）直接受東京政府的管理。該會社的股東以日人和華人爲限。（譯者按：名義上由中日兩國人募集，實則不許華人入股。）管理利益之權爲日本保留；日本政府承認股分一半。（譯者按：日

本政府投資以長春旅順間已成之鐵道及附屬之一切財產充之。其餘均由日本私人募集得來（註四）。該公司的總裁，副總裁，理事等，均由日本政府以敕令任命之。（譯者按：正副總裁各一人，任期五年，須經「敕裁」然後由政府任命之；理事四人，任期四年，由五十股東中聽政府任命。）直接屬內閣首相管轄。放言之，南滿鐵道已成為政府經營之事業，其管理或其他方面中國都沒有參加的餘地。（譯者按：南滿鐵道株式社會之性質，與英之東印度公司相同；均以公司之名，受政府之特許，而實行其拓殖政策者也。）不久於一九一〇年併吞高麗後，高麗政府的鐵道暫時也屬南滿株式會社的管轄。

遼東租借區域的行政機關，依同年八月一日的敕令組織關東都督府。總督除民事軍事的行政職權外，還有保護監督南滿諸鐵路之權。一九一九年這種制度稍加修改：以關東政府代替關東都督，除去其軍事的職權，而加以監督「南滿鐵道事業的職權」。

南滿株式會社因為有權發展各輔助工業，鐵業，木料，水道運輸，電氣事業，堆棧事業，地產事業，和其他類似的事業，所以不久牠就成為南滿及其鄰近地帶最重要的經濟元素了。因幾次和中國締訂協約的原故，該會社又得到撫順，烟台，本溪湖（註五）的煤鑛；鞍山的鐵鑛；和鴨綠江的木料工業。日本從此可得許多基本原料，其重要可自其富藏的估計看出來：烟台和撫順的埋藏量合計煤鑛一五〇〇〇〇噸，鞍山鐵鑛的埋藏量在三〇〇〇〇〇噸以上（註六）。

想發展這些權利，日本自然需要很大的款項，至一九二八年止日本投資於南滿的資本已經是日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註七），好幾次外國銀行家想供給他們的金錢以發展滿洲的工業，或者特為建築鐵路的目的，或者為普通的應用；但從來沒有一次成功的。一九一一年四國銀行團想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借給他們發展滿洲工業，很有幾分可以成功了；但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中中國政府僅得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俄國和日本在滿洲都有特別的利益，在許多條約中列強都承認了的（註八），當然也請牠們兩國參與國銀行團。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六國銀行團就成立了。一年以後美國銀行家退出，所以也沒有供給中國的金錢了。因此滿洲的勢力為日本人所獨占了；他們以後自外國借款以應滿洲的需要，但是盡力反對外人管理他們在滿洲的事業的財政。

日本既併吞高麗，使牠在滿洲的地位更加鞏固；在滿洲牠又可以控制東三省軍閥張作霖；所以日本在人國內建立了一個國家，繼續向北方和西方發展。想建築的新鐵路的計劃，想經營的新原料來源，想發展的新實業，想得到的新市場，都足以鼓舞日人的精力。這樣當然引起列強的憂慮，於是對於天皇帝國態度也漸漸改變了。

在他方面日本也為外人的計劃驚嚇了，如恰里曼 Harriman 的鐵路計劃，諾克斯 的鐵路中立計劃等；所

以牠不得和俄國聯盟，以保全牠們的利益。而牠舊敵經過幾度的磋商互相諒解才把牠們在滿洲的利益劃清，依一九一二年的規定，日本擴充牠的勢力至與滿洲毗連的蒙古東部。這事甚為重要，因為使日本又有建築鐵路計劃的機會了。但同時對於日本商人也很有利益的，因為牠增加在該地的勢力不少。日本東方公司（Japanese Eastern Co.）和 Okura 公司在蒙古得到很多的土地，發展穀類種植及其他專業。

日人尚以為這種成功不甚滿足，牠們又想破壞俄人在滿洲的勢力，雖然自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後俄國在滿洲的勢力已經是很薄弱了。日本商人（真正的商人或冒名的商人）深入北滿，日本派遣各種人士在俄國遠東屬地工作，其目的在增加日人的勢力，而阻止俄人另得新利益。實則已如上述，俄國自一九〇五年以後在滿洲也沒有得到什麼重要的權利了。

日人所有南滿鐵道，不久就變為俄人所有，中東鐵路的勁敵，把中東鐵路的運輸事業分奪了許多，四季不冰凍的大連不但可與每年冰凍三月的海參威抗衡，並且對於海參威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了。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間日俄間訂了許多條約，使彼此的利益得以調濟，並且產生一種實行的方法。但因為世界戰爭和俄國及中國革命的爆發，這些計劃都停頓了，於是從前的條約勢必從新改正，實行新的布置了。

## 第二節 鐵路權之讓與

依朴茨茅斯條約的規定，（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協定中已得中國政府的同意）俄國在滿洲的鐵路，自長春至旅順大連的路線，都讓與日本了。這些鐵路現在叫作南滿鐵路。北京協定還許日本保留，並且重築安奉輕便鐵路；（譯者按：一九〇四年日俄戰時日本在我國建築，以運軍需的。）雖然過了約中所規定的時期，（譯者按：依滿洲善後條約之規定，以二年為改良時期，再過五年歸還中國人，於一九〇六年冬即着手改良，遲至一九〇八年尚未向清廷提出。）這條鐵路迄至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才完成。

日本幾次與中國政府締訂借款協定，使日本能得到吉長路的管理權；此權俄國已於一九〇二年得之，但沒實現而已。日本又得建築吉林敦化線之權。此後日本人跟着就有更進一步的計劃，準備大規模建築滿洲（北部在內）和蒙古地方的鐵路。

我們已知道了，南滿株式會社成立的目的，在經營滿洲的鐵路運輸事業。於是牠很關心新鐵路的建築。因為這與其本來利益沒有衝突的。並且日本說：中國政府在一九〇五年在北京所訂的條約中，已明白表示不築鐵道幹線於南滿鐵道鄰近，或與南滿鐵道平行；——這種主張，中國當未承認。日本已經阻止外國資本加入南滿投資於鐵道建築事業。依日俄戰爭後之協約的規定，日本於一九〇七年以新民屯至奉天間的鐵路歸還

中國；爲中國重築該路起見，日本主張中國政府需款時，可由南滿株式會借貸。該約中又以同樣條件規定長春至吉林間的鐵道；中國必以自己的款項建築之，若不足時必向日本借之。該約中又有一條，規定中國若建築支線，或延長支線而需要款項時，必向南滿鐵道借貸。因爲吉長路沒有什麼利益，所以好幾年牠沒有方法每年按期清償債務；於是自一九一七年起該路的管理完全入於南滿鐵路手中了。

一九一三年日本又與中國訂一協約，使之投資於三路之建築，都是南滿鐵道的支線：（一）長洮線（自長春至洮南）；（二）四洮線（自洮南至四平街）；（三）開海線（自開源至海龍）。此外牠又得投資於另外三條鐵路的建築；一條是吉海鐵路（自吉林至海龍）；另一條是在內蒙古，由熱河到洮南；第三條是由熱河至渤海岸的一個地方。

這些路線中四洮線，由四平街至洮南，後來又延長至昂昂溪與齊齊哈爾，是已經築成了的。開海線僅開源至海龍，和自海龍到西安的兩段修好了。吉海線本本來是中國人自己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思建築的。（註九）上述諸線的權利，都是日本於世界大戰的前後得到的。另外有一條軍事的鐵路於一九一五年計劃了，想把滿洲諸線和高麗的道線相連接。這項投資的契約於一九一八年訂定的，自吉林至敦化間的一段，長一三〇哩，於一九二七年完成了。從敦化又要建築至會甯，由此可以和高麗政府的路線相接銜了。

在滿洲這些路線都和經濟政治及軍事均有關係。到現在這些路線的主要的功用都在于運輸貨物，和發

展滿洲肥沃而尚無人佔領的土地，供數百萬人民移殖於其間，是很實確的。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其軍事上的重要。若滿洲再為戰場時，這些鐵路都可以幫助軍事行動。南滿鐵路公開宣稱：「日本並不祕密，若戰事發生的時候，滿洲必為其第一道防線（註一〇）。」

因為依法律的規定，日人在滿洲不能有土地所有權，（雖然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有這樣的要求）所以日人實際上僅佔有重要鐵路車站旁小部分的土地。河上肇氏在他的「日本求經濟帝國於滿洲」Japan Seeks Economic Empire in Manchuria一文（註一一）中說：在此狹小的圍籠中，「這條鐵路建築許多小村鎮，裝配了近代的設備。這些城市建築了以後，居於其旁的中國民衆常常發達顯明的中國城市，反映日人原有的區域……」

在日本初向亞洲大陸發展的時候，牠希望把滿洲作牠過剩人口的出路，以分散向美國的移民；這些移民本不為美國所歡迎的。但是不久就知道日人不能和華人競爭，因為華人所滿足於低的生活程度，在滿洲工作較為適宜。滿洲的氣候對於日本太嚴酷了。所以有許多「日出之國」的移民都被壓迫而回家了。在那方面，中國人的移民發動後，發展很快。在一八九〇年牠的人口增加六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了三〇〇〇,〇〇〇人；滿洲漸漸不如日本農人所期望的了。放言之，東京政府解決人口問題的希望在滿洲完全不能滿足了。日本所得的是牠國內工業的急於需要的原料來源。——這項來源大部分牠已經利用成功了。

滿洲的開拓雖然由俄國發其端，及牠建築鐵路，但使此廣漠富裕的土地有更進步的發展，日本也有很多貢獻的。牠得到滿洲作牠製造品的良好商場，於牠是很有利益的，使牠的資本能投於鐵路建築及各種工業上，於牠是更有利益的了。

## 第二節 與列強之關係

日俄戰爭以前，列強的意見是分散的。法國和德國暗中幫助俄國，而英國和美國是站在日本背後的。

戰爭的發展遠遠超過一切有關係國的希望，尤其使那些援助日本使牠戰爭和戰爭初起時以經濟接濟牠的國家驚駭了。俄國海陸軍的大敗不但表示俄皇帝國到了衰落的時期，並且表示日本已成爲一個極堪注意的要素了。這時候牠們才知道牠們對於日本以債款所予的道德上物質上的援助，並不如牠們所想像中那樣聰明；但是對於牠們的利益已經遲了。牠們才知道牠們贊助了牠們在遠東的勁敵，使之興旺；以爲其深入遠東的重大障礙了。這個新產生的亞洲帝國主義者不但爲牠們經濟發展的勁敵，並且可爲無數百萬「黃種人」所能成就的一個現存的適例，同時可爲「白人」萬能 and 優越的觀念的一個反證。

美國政府因爲日本軍事成功而產生憂懼，所以改變了牠的態度，現在出來作調停人，自願負責發起和議。美國銀行界對於日本的壓迫，正和法國銀行家對於俄國的壓迫相似（註一、二），所以日本不得已接收和約條件，

這些條件東京輿論是很不滿意的。

日俄戰爭暴發之後，使國際上的聯絡從新改組，俄國加入英法協商，於是俄國現在趨向於牠昔日遠東的勁敵英國，而德國離開俄國了。美國對日的態度也和緩了，因為日本的趨勢及目的是驚人的（註三）。中國出於意外的從這些事情中都得到利益了，因為這種新的局面似乎使列強對中國的壓迫減少了許多。

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日本和法國所訂的協約同年七月三日和俄國訂的和協約，都承認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雖然同時牠們想限制日本向中國更進的行動。這兩次協定注意締約國都有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的共同義務，主張維持現狀。間接牠們可以幫助大清帝國，減輕列強的侵略，所以使牠能盡力於內政的改革。

中國因為孤立了，愈加疑惑革命的宣傳；日本，雖然不是官府正式的，對於革命領袖往往表示同情的援助。一九一〇年日俄協約不甚顧及中國的利益，因為牠們雖然承維持現狀，但是牠們的解釋已損害中國的主權了。牠們確定了牠們的勢力範圍後，滿洲突在牠們的掌握中了。

和日本經過幾次的協約，列強在遠東的勢力漸漸衰弱了；西人對於中國的獨斷政策勢必和緩了，自日俄戰後幾年中牠們的政策實在也和緩了一點。日本一方面減輕列強在亞洲的勢力，一方面，雖非官廳正式的，不但援助中國的革命運動，並且鼓勵東方民族主義的興起。

好幾年中日本對華政策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牠站在列強一邊例，如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一方面牠非正

式地擁護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有些贊助大亞細亞運動；有時利用牠和中國同種的關係，攻擊該地牠的「白人」勁敵。

同時日本和英國同盟也得了很多的利益，當時英國是列強在遠東勢力最大的。英國之與日本同盟是受俄皇帝國對於牠在印度地位的恐嚇的影響所造成的，與日本協約中可得一防制俄國在遠東增加勢力。牠準備容忍日本在大陸發展，使其為俄國發展的障礙。所以東京許多計劃英國多半袒護，最少是不抗議的。牠甚至放棄英人已得的權利以取悅於日本。例如牠放棄新民屯至法庫門和錦州至愛琿的鐵路計劃。

日俄戰爭後美國的態度已經改變了；繼續幾年後改正更多了。朴茨茅斯和會時維特和他有能幹的助手狄倫博士 Dillon 已經很敏捷地影響於美國的輿論，使之有利於俄國。克來德 P. H. Clyde 說：「當戰爭的時候，美國的輿論很顯然是袒護日本的，但由維特敏銳的外交，於會議閉幕前已經使這局面改變了許多。」（註一四）。但是日本也很想利用一種手段以博得美國的同情與擁護；已得當時首相桂太郎的同意（註一五），進行商量把南滿鐵路賣給美國，這就是牠的手段。日本似乎很心願把這條路線賣掉，但是和約簽字後，此事就沒有繼續商議了，這鐵路仍為日本所有，為東京政府管理。

日俄戰爭之後，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和英國人，提出了許多的鐵路計劃。其中一個計劃是想建築一條鐵路橫過北滿，連絡錦州與愛琿，很引起國際的掠奪。這計劃是英美人士（註一六）所發起的，想連絡中國固有自北

京經過山海關至新民屯的鐵路和愛輝是黑龍江右岸的一個中國城市。自一九〇七年開始經過長久的商議，遲至一九〇九年英美人士和滿洲總督代表中國政府訂了一個預備契約。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這預約才為北京政府批准，但建築工程從沒開始。

與錦愛鐵路計劃相關的，諾克斯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提出滿洲鐵路中立之計劃，但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不過促成一九一〇年日俄協約的完成。為此使錦愛鐵路不能突現，雖有英國建築，美國贊助和日本的參加。依日本的答復，反對諾克斯提議的理由是「因為牠很違反了朴茨茅斯和約的條件……該約的目的，是成立滿洲永久的秩序的……」

俄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都向北京政府抗議，反對錦愛鐵路的計劃；並且表明態度，若外人參加建築滿洲鐵路，請先和牠們兩國商量。於是英國一方面因為和日本同盟的原故，一方面因為一八九九年和俄國的諒解，所以決計撤回牠贊成錦愛鐵路的主張。法國也同意袒護日俄方面。

美國對華政策自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〇哩茲 Coincides 的通牒以後，都根據「門戶開放」的原則。嗣後列強與中國所訂的條約，對於此點都有特別規定；但其解釋自初次宣布的時候已經改變許多了。

一九〇八年中日美兩國交換許多通牒後，在遠東的諒解才以魯特高平協約補充了。該約主要的目的即在維持太平洋區域的現狀，保護中國領土的完整，和各國工商業的機會均等諸原則。保護中國領土的完整和

各國工商業的機會均等對於日本是不利的，因為在工藝方面，日本遠落美國之後，所以牠幾次想取消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

自日俄戰爭至世界大戰時日美的關係，大概言之，是很緊張的。在亞洲方面牠們對於鐵路的建築計劃，和日本新得權利的解釋，都是利益衝突的；在美洲方面，牠們勢將經過一次試驗，以解決日本向美國，就其是加利福尼亞省 California 和夏夷羣島方面的殖民問題。

一九一二年華盛頓行政方面的變動，日美關係很有改良的希望，這個煩惱的問題很有接近之勢了。當陸軍總長塔夫脫 Taft 往菲律賓，於一九〇七年十月經過日本時，和一九一二年國務卿諾克斯參加睦仁皇帝（即明治天皇）的葬禮的時候，這種步趨已經實行了。但是聯邦的行政常常為各州所阻礙，例如加利福尼亞省 California 通過衛布法案 Wash Bill 往年英國對日本的壓迫，尤其是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間，甚至威爾遜 Wilson 執政時又復盛，使東京政府決計與俄國同盟了。

註一 雖然天皇一九〇四年的誓言，稱日本存在之日，高麗的獨立是有效的。

註二 附約第二條。

註三 在華盛頓會議時，列強要中國發表所有他和列強所訂的條約，但中國仍沒有把這些密約公布出來。

註四 中國政府不願投資，僅少數華人入股。他國人則法律上不許參加。

註五 本溪湖煤礦在一九〇九年以前屬於 ○ 公司，自一九一〇年始由中日鐵業有限公司所有。（譯者按：該公司名義上雖由中日合辦，實則職權盡在日人手中。）

註六 Henry W. Kinney: 「近代滿洲與南滿洲株式會社」, "Modern Manchuria and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一九二八年大通出版。

註七 單獨南滿鐵道的資本共日金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註八 朴茨茅斯和約及一九〇五年北京協約，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一年中英和約，一九〇七年法俄協約與法日協約，一九〇七年，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二二年日俄協約。

註九 此線以最近完工之一線通格爾濱與海龍。

註十 「近代滿洲與南滿洲株式會社」第六一七頁一九二八年大通出版。

註一一 「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 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

註一二 查理仲爾德 Charles Beard 與馬麗仲爾德 Mary Beard, 合著「美國文明之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第四九七頁。

註一三 不但於美國，即於英國也很驚駭的，嗣後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於日本的發達是很為於驚駭的。

註一四 克萊德 P. H. Clyde, 「一六八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滿洲之國際競爭」第一三七頁一九二六年俄亥俄省 Ohio 哥

倫敦 Columbus 城出版。

註一五 雖然日本在朴茨茅斯的總代表小村壽太郎是很顯明的反對這種會議。

註十六 Parsons 公司代表英國的利益，紐約國家城市銀行，摩爾根 Morgan 公司，Kuhn Loeb 公司及紐約第一國家銀行代表英國的利益。



## 第五章 其他列強

### 第六節 權利之爭奪

無論俄皇尼古拉第二 Nicholas II 對滿洲的計劃，抱如何的野心，但很難把這些計劃當作聖彼得堡政府對於歐人遠東政策的原始貢獻。雖然牠在中東鐵路，得了很大的利益，引起很重要的國際糾紛，——其糾紛三十年以後，仍未解決，但牠不能夠叫作得到中國權利的先鋒。俄國之得到這種權利，是跟着他國已成的習慣，雖然這些習慣是特別地，出於意外地發展出來的。

中國之開放爲外人永久的商場，是遲遲起於十七世紀，才實現的；但和歐人間斷不續的關係，很久以前就發生了的。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在中國長久的遊歷，或者可以作例；此外偶然的接觸，或者還在更早的時候（譯者按：紀元前一世紀張騫通西域，已與希臘間接發生關係，大夏爲居間媒介。紀元九七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即羅馬）紀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 M. A. Antoninus 遣使至日南繳外獻象牙，犀角，珊瑚。）但至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已確定和廣州經商了，跟着就是西班牙人，他們雖然到中國更早，但沒有和中國發生什麼

關係。一五九四年有些荷蘭人到廣州，一六二二年他們同國人佔了澎湖羣島中幾個島嶼，並且在臺灣得了根據地，一六五五年遣使至北京。英國人是一六三七年才到中國來的，一六七〇年已經和廈門有一定的商業了。一六八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允許，在廣州有牠自己的堆棧了；一七一五年始由該港和中國內地發生一定的關係。一七八四年美國的船舶，雖然是載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品，也到廣州了。

在亞洲的西人初步行動雖然不是常常客氣的，但不是如我們所想的那樣驕倨。但是中國人對於外國來的人總不誠心，以為他們都是野蠻人，很不隱晦他們不願意和外人發生關係的意思，西人不久就知道中國人最少有一點是及不及人的，就是他們的軍火不完備。這種發現，使種種糾紛都解決。經商的特權終於給予了。於是跟着就開放商埠，給予特權，和種種的權利，最後甚至於計劃分割中國的屬地了。

鴉片戰爭的結果，訂了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這種步趨正式開始，割香港於英國，使中國的獨立，現出裂痕。除廣州外，又開上海、廈門、福州、甯波五口為商埠，使外人經商，并得居住。并且外人在中國治外法權也成立了。第二次戰爭是英法聯軍之役，結果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不但給予和中國戰爭的西人以特別的權利，并且其他各國也根據「最惠國」的例，享受同等的特權。

英國軍隊在戈登 Gordon 將軍指導之下，參與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自然使歐人在中國有個新局面。一八九四至九五年日本把中國打敗，使中國更加弱了。

一八六二年法國在交址支那已經得了中國的地方不少。一八七四年牠使安南「獨立」旋變爲法國的保護國。一八八一年俄國得了 Mongol 及土耳其斯坦等地方的中國極西土地。一八六二年英國佔領了下緬甸，一八八六年又佔了上緬甸。一八八五年日本佔了琉球羣島，一八九五年佔了台灣、澎湖和遼東的一部分，不久又退還遼東，但一九〇五年又佔住了。一八九七年德奪膠州，其後數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灣，英國租借威海衛，（一八九六年七月一日），又得了九龍（香港對岸）的新領土，法國「租借」廣州灣。

美國沒有向中國要求甚麼土地。但一八九八年從西班牙手裏得了菲律賓羣島，雖然所得到的方法不同。（註一）但已在中國鄰近的地方得了很鞏固的根據地。這種事情當然是違背華盛頓的政策，但也是事實促成的。

美國傳統的「自守」政策「Stay-at-home」Policy 大半是美國獨立後半世紀中情形的結果。因經濟的發展，促其從新英倫及大西洋沿岸諸州向西向太平洋發展。但是那時候諸州都是以農業爲主，在政治方面還不算強，所以採用保護方法，自是合理的。至一八二三年因爲俄國由阿拉斯加 Alaska 和加利福尼亞 Calif oria 幾處殖民的地方向美國發展，於是外人都不能向新大陸有所侵犯。最後美國已不是僅僅爲歐貨的商場，漸漸變爲工業國家，這種保護的態度已經不宜，應當廢止了。

因爲農產物和製造物的增加，美國勢必尋找商場；若不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最少在末葉，美國已成爲歐洲

的勁敵了。牠的出口貨已經發展至很大的比例，但——遇着以低廉工資生產的歐貨低價的障礙，美國勢必轉向其他地方。

殖民步趨向西方發展，和美國商人與亞洲多少發生接觸，自然美國要扶植太平洋的商場。新英倫人航繞南美和中國經商，他們知道道路之不便，不能與英人競爭，并且因爲一八四二年中國的開放，一八五四年日本的開放，使外人經商，他們於是想開鑿南美和北美間的地峽，以減少他們的路程。這計劃首由征服墨西哥的科德司 Hernands Cortez 發起，後來由哥倫比亞偉大的總統波利瓦爾 Simon Bolivar 將軍提議，都失敗了；但不久這種計劃又復活了，法國工程師多人籌備一個和蘇彝士運河類似的計劃，這些工程師中最著名的是水路測量家維斯 Lucien Napoleon Bonaparte Wye（一八四四——一九〇九）（即駐巴黎英國大使的兒子）和 Letitia Bonaparte 公主。這個計劃提出給雷塞布 Lessep，他是發動蘇彝士運河的人，他把這個計劃略加整理，以備國際會議討論冒險開鑿巴拿馬的事情。雷塞布反對美國的計劃，不想開鑿運河橫過尼加拉瓜 Nicaragua，他於一八七九年得到批准維斯的計劃，於一八八一年組織公司以實現這種計劃。但因爲種種困難，一部分因爲地理上的關係，但大部分因爲行政的朽敗，所以整個事件於一八八八年崩覆，終於以大辱結果。

迄至一九〇二年美國才開始想完成其工作。結果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對於巴拿馬運河原有草案稍加修

正，開始運輸；至太平洋的捷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參閱譯者附註）其過程包括分哥倫比亞共和國為二部，並且產生一個巴拿馬共和國。為保護運河起見，勢必於一八九八年，取得卡立俾羣島 Caribbean 中幾個大島，於美國沒有接收建築時，即已如此。（註二）同時在往亞洲的太平洋道中，也要得到幾個根據地——即一八九八年取夏威夷 Hawaii 及關島 Guam，一九〇〇年又取美屬薩摩亞島 Samoa。

菲律賓羣島自然是第二步工作，一八九八年中已為美國在亞洲門戶經濟發展的前線根據地了。

於是美國變為世界強權，有其殖民屬地，一如其他列強。門羅主義仍然主張美洲是為美人的。但那時還沒有與此遙遙相對的東方主義，「謂亞洲是為亞人的」，因為這種主義尚未為世人所尊重。

譯者按：巴拿馬運河開通後，航程變遷表如左（以英里為單位）：

由紐約至——	繞南美之路程	經巴拿馬之路程	減短百分數
瓜亞基爾	一九,三五〇	五,三五〇	七二·六
瓦爾巴拉索	一五,七四〇	八,五九〇	四四·五
舊金山	二五,三〇〇	五,一八〇	六二·二
橫濱	三〇,〇〇〇	一八,五三〇	三八·三
香港	三三,〇〇〇	二一,四六〇	三三·〇

西德尼

二三六〇

一八八一〇

二四·一

以上所討論列強在中國所得的權利尚不是很重要的，這些不過爲發動機，因此，以爲求得鐵道及其他權利的基礎，以發展其經濟的征服。

法國得雲南、廣西及廣東的探礦權，並取得展長其安南鐵道至雲南的權利。一八九六年俄國取得建築中東路的權利。一八九八年德國取得在山東建築二條鐵路的權利。同時英法兩國聯合宣稱雲南四川是他們兩國勢力範圍。一八九九年英國和俄國對於勢力範圍的劃分有相當的諒解。於是英、法、日都宣稱某項土地「不許讓與他國」的原則，牠們所佔領或租借的土地都不許干涉或收回。

中國鐵道的建築是一八七五年中國自己開始的。最初的線是由吳淞至上海，發展甚爲遲慢，一則因爲資本缺乏，二則因爲中國行政和財政的恐慌。

自中日戰爭以後，鐵道更漸漸墮入外人控制之下。除外人建築和經營的鐵道爲中東鐵道與其南線外，還有許多已成的或在計劃中的路線都用種種方法，倚賴西人。

一八九八年英國由香港上海銀行投資於中國自有路線，與德國同得建築津浦路之權利。這時候美國也加入爭奪種種權利，由中國發展公司（以Carey與Washburn爲代表）請求建築平漢路的權利。實際這條路線是由比利時投資的，但是美國這個計劃不成，於是由參議院議員布賴斯Brisson請求另一權利——卽建

築粵漢路——於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簽訂契約。(註二) 建築廣九路(從廣州到九龍)的權利，雖於一九〇一年承認讓與美國人的，但實際並沒讓與，雖然有塔夫脫 Taft 總統的干涉。

上述權利之外，外人又在上海，天津，漢口，廈門取得租界的權利；及在廣州，杭州，蘇州，九江，鎮江及一切「條約商埠」與北平使館區域的居住地方的權利；美國自己雖然沒有得到這種權利，但他們得到外人租界的利益甚多。

## 第二節 「門戶開放政策」

雖然在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之間，是外人在中國的「租借狂熱」達到頂點的時候，但其侵入中國，及將中國分成勢力範圍的步趨，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已經是很早就開始了的。那時候美國不願，甚至尚不能依列強的方法，執行牠的志願；所以在這時候，牠一無所得。至於歐洲列強在遠東的勢力已經很鞏固了，牠們當然不喜歡美國在亞洲方面的發展；牠們對東方的政策雖有種種不同，但對於阻止 Uncle Sam 的發展，(譯者按：即指美國) 是多少站在一根戰線上的。

許多年載中美國對於遠東是單獨行動，誠屬實情。自國務卿秀厄德 Seward 的時代以後，「國際合作政策」已經放棄，吾國政府(譯者按：指美國政府) 努力於單獨行動已三十餘年了。] George H. Blakeslee 教授這

樣說。(註四)但是單獨行動的結果，不但在遠東不能得到華盛頓政府的主要目的，並且有時增長其相反的勢力。欲制止這種趨勢，所以美國國務卿約翰黑 John Hay於一八九九年通告列強，又於一九〇〇年通知各國，反對任何優先權利，說明其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

一八九九年九月至十一月間美國以外交文書通知各國，其細節各有不同，說：「無論如何不承認任何強權得到在中國或控制中國一部分的獨占權利如近來所訂的條約一樣的。」並宣稱「各條約國的紛爭足使美國和中國所訂條約上已得的權利發生危險。」美國以這些文書主張各國在中國的工商業機會平等，保持中國土地的完整，請列強贊助，特別在所謂「勢力範圍」內。

列強答覆，原則是接受了美國宣言，但保留特權而附加條件。英國主張此原則不能應用於九龍；法國反對應用「勢力範圍」的名詞；德國主張稍為修正；意大利表示並不反對；日本立即宣稱牠「很心願地贊成。」俄國的回答說牠早已有跟從「門戶開放政策」的決心，但對於贊助此政策，沒有明顯的表示，使其解釋含糊。

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將這些回答送達有關係的各國政府，以為其最後確定同意的證據。「最後確定」一語，沒有特別說明，自然許各種解釋自由；因解釋的自由，往往發生紛爭。

一九〇〇年七月間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有更詳的說明，以海底電線通知列強如下：「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求中國的永遠和平治安，保全中國土地及行政的完整，保護友邦以條約及國際公法所担保的一切權利，以

保護世界各國在中國各地經商，有公平平等的機會。」

這次電報不過是政策的宣言，不必要有回答的；但是有些被通知的國家，日本也在內，立即用同樣的態度回答。其他國家於其後幾載中所訂的協約中承認，或者原則上贊成機會均等；但原則本身的解釋各國都不相同。而其應用的地域限制各國心目中都不相同。自日俄戰後，勢力範圍會一再用協約規定，甚或宣告可以執行的時候。這點已經是很明白了。

至於美國，其利益嚴格「門戶開放」政策，他們繼續反對他國違反這種政策，盡力發展這些地方的機會，以培養其利益。美國和中國及遠東的商業因之發展甚速；前二十年牠所失掉的比較重要地位，於二十世紀之初完全恢復了，在中國市場牠居第三位，僅遜於英國和日本（註五）在日本市場則居第一位。

日俄戰爭發生，已如上述，因此引起哈禮曼 Edward H. Harriman 及其他美國銀團（摩爾根公司，羅公司，紐約銀行 The First National and the City Bank of New York）及 Willard Straight，遷以瀋陽美國總領事為代表，建議滿洲鐵路建築的計劃，似乎中東及南滿鐵路的收買也在其內。這計劃因為日俄的反對而失敗了；就如該團與英國保倫公司 Pauling and Co. 所計劃的錦（州）愛（蓮）鐵路，及國務卿諾克斯 Knox 的滿鐵中立計劃一樣。

查理俾爾德 Charles 與馬麗俾爾德 Mary Beard (註六) 稱：「由門戶開放政策的核准，國務卿嗎

Hay 及 羅斯福 Roosevelt 與 塔夫脫 Taft 兩總統下的繼承者合其力量以求得美國人民在中國各地有同等的通商特權，有同等機會以投資發展鐵道及天然富源。他們特別繼續注意經濟侵入朝鮮、滿洲及蒙古，所以與俄國事業發生衝突。

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麻省參議院議員洛治 Henry Cabot Lodge 上書羅斯福，論滿洲事宜如下：「我們在那裏的商業是很大，我以為我們應當取強硬的政策。」這「強硬政策」首先為紐約銀行家 Jacob Schiff 經營，他幫助日本與俄國戰爭。但美國在滿洲的事業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基礎，哈禮曼 Harriman 和 Willard Straight 及其他人的計劃都失敗，已如上述了。

### 第三節 滿鐵中立計劃

「門戶開放」政策及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意思表示有些人以為是對於中國很有利的，因為如此可免中國的瓜分，可以制止其他各國在中國境內有特殊的優先權利。但是一九〇九年諾克斯的中立計劃和其他團體的鐵道計劃相縱措，有許多團體於此計劃有特別利益的都不接收。當然，這計劃之產生較 Willard Straight 活潑幻想是複雜多了，不是如許多學生所想的，牠是許多原因的產物。

美國在滿洲大規模的計劃，建築偉大的路線，想吸收中東及南滿鐵路，自然使東京及聖彼得堡政府驚慌；

所以他們兩國忘掉近日的仇恨，而於一九〇七年攜手，以保護牠們已得的權利。但自另一方面言之，日俄的合作使滿洲的局面非有美國的諒解不成，所以使諾克斯的計劃因之出現。放言之，一事件發生，常使另一事又勢必發生。

依着同樣的步趨，美國這次想把滿洲的重要鐵道設為中立，以破壞日俄在中國領土上的勢力，自然使日俄間的諒解，更為鞏固了。牠們一九〇七年的協約不過是想維持滿洲現況的共同意志的表示，到一九一〇年已經成為同盟，規定彼此合作以保護其共同利益，因為牠們知道諾克斯的計劃完全想開放滿洲，使美國經營。諾克斯先生計劃先使中國將滿洲外人所有鐵道用價收回，然後產生一個國際管理局，為使中國能做這步手續起見，先由列強借大批款項給中國，鐵道的所有權屬中國的，不過「在一個外人管理局的經濟的，科學的，公平的行政之下。」

兩俾爾德 Beards 先生說：「在這個時候，俄國外交部由華盛頓某法人處探聽得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建議，為供給借款起見，設一美國監督，管理支付事宜，於是美國在北京和滿洲也樹立政治勢力了。」（註七）

「聖彼得堡和東京兩政府聽得這個新聞，馬上恐慌起來了。牠們知道，門戶開放政策不過是美國想侵佔中國財產的飾辭。」上引的著者得着這些的結論。國務卿諾克斯想解除俄國在北滿的勢力和日本在南滿的勢力，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諾克斯心目有美國的利益，誰能否認呢？因為假若這次計劃實現了的話，美國的

商品有特殊的機會可以和俄國的特別和日本的貨物競爭了。

但是這次計劃因爲沒有得到列強的贊同，而沒有實現。俄國政府的答覆宣稱：「因爲並沒有什麼事對於滿洲的主權和門戶開放政策有所威脅，所以在現在情況之下，美國政府所提出之問題決無討論的必要；」所以俄國「應當以絕對坦白的態度宣言，設立國際行政管理滿洲鐵道，如聯邦政府所建議的，將損害俄國公私兩方面的利益很大，這是帝國政府所最重視的。」（註八）

日本的覆膝幾乎是同樣的。牠說諾克斯的計劃是「非必要的，與實際情形不宜的，」僅僅推翻朴茨茅斯條約所已成的滿洲秩序而已。牠又說門戶開放政策之應用於滿洲「較在中國其他地方有更深遠的意義；」此語之意義不甚明顯，爲後來產生異議的資料。

#### 第四節 四國銀行團與六國銀行團

美國因爲日俄的堅決反對，又不爲其他列強所贊助，（註九）勢必撤消諾克斯計劃。但對於基本政策沒有很大的變更。尚有其他方法可以求得現有鐵道的管理權，或者最少可以參加新路線的建築權。由銀團供給這種計劃的經濟，就是一個方法。

一九〇五年九月廣東巡撫允許英國公司建築廣州九龍鐵路。這事美國反對，因爲美人已於一九〇三年

由慶親王得到同樣的允許了。所以這種權利的讓與被阻止了。後來到一九〇八年以折衷辦法向一個德國公司提去；但是這樣英國又反對；於一九〇九年六月間召集有關係的各國在柏林會議，討論解決的方法。法國也參加了，三國銀行家和中國外交部訂立契約，商定五〇〇〇〇〇〇磅的借款，但將簽約的前日，美國駐北京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跟着就有塔夫脫總統個人的干涉，銀團勢必讓步；最後美國也就加入銀團了。

一九一〇年五月在巴黎又得了一次諒解，——這次是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銀團間的諒解，——結果商定以六〇〇〇〇〇〇磅借給中國。於是四強在中國合作的基礎定了，雖然因種種事物的阻止，不能把這種計劃完全實現。

一九一一年中國發生革命了。因為遇着人心不滿，又無能力，清朝勢必退位，於一九一二年初中華帝國消滅，共和政府成立了。

那時候中國的革命領袖孫逸仙在外國。他知道「四國銀行團」將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投資於中國鐵道的計劃，他急至倫敦，阻止這種借款的實行。於是停止款項的支付；僅有一小部分，大約四〇〇〇〇〇金鎊已先付予北京政府了。銀團對於革命的地位是很留心地等待。美國和法國兩個共和國表示同情；君主國的英國、德國、和俄國、日本表示反對，公開地袒護滿洲政府。但革命勝利了，銀團除和新共和政府交涉外，別無他法了。

四國銀行團與華帝國所商訂的第一次唯一的借款是所謂「改革幣制與滿洲興業借款」是一九一年四月十五日訂好的，數目不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其中大約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以爲「振興滿洲工業之用」，但全部借款必以中國政府收入爲担保，其中一半指定由滿洲取出（第五條）。（註一〇）

日俄兩國在滿洲的勢力特別大，但沒有邀請他們加入「四國銀行團」投資發展滿洲，而以滿洲收入爲担保。自然聖彼得堡與東京政府要求牠們兩國的銀團加入，供給以後中國的借款。因爲這種要求四國銀行團於是改組，加入俄國和日本，以俄亞銀行及橫濱正金銀行爲代表，組織六國銀行團。

六月十八日六國銀行團與中國政府商訂「改組借款」，這時日俄銀團注重他們本國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得以保留會中的細節。

現在新銀團包括二個突衝的團體，意見分歧，實際上銀團因之夭折了。一部分以美人爲代表，贊成門戶開放政策，因此得在滿洲自由發展；一部分以日俄爲代表，其目的在阻止過密的合作，因爲過密的合作於他們是不利的。英國和法國的態度不甚明顯，因爲牠們的利益有時和這部分的團體相同，有時和那部分的團體相同。美國繼續堅持提倡合作的意思，以防止各國單獨和中國交涉。但是俄國和日本，後來法國和英國也跟着和中國單獨訂約，而不注意美國了。（註一一）最後美國退去，雖然保留將來參加的權利；名義上雖然繼續存在，甚至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與中國政府「訂了五釐改組金洋借款」的協約，但「六國銀行團」已勢成

停頓了。

## 第五節 結論

為總結本章和本書第一編起見，最好是撮要重述造成歐戰以前遠東局面的事實。

列強在遠東的根據鞏固，牠們繼續在中國要求權利的政策，其目的雖似乎相同，但實際彼此是單獨的。這種事實北京政府也知道，常常由牠的經驗盡力阻礙，若不是防止的話，以免列強之侵略中國。

美國國務卿約翰嘿 John Hay 以「門戶開放」政策的名義，介紹防禦的方略，從來沒有完全實行過，俄戰爭與世界大戰之間十幾年中似乎沒有人信仰牠了，其原因是因為在這期中鐵道和其他計劃都是美國外交的污點。

「門戶開放」思想的解釋紛紛，與國務卿嘿 Hay 的宣言很不相同了，所以改正為事實上所必要，以求成立一個比較可以普遍接受的解釋。但是這部工作一直延遲到世界大戰之後，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才成功一部分。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災爆發的時候，遠東局面是相讓協約國，牠們敵國的勢力，經過屢次的妥協條約之後已經很少了。俄國和日本在一九〇四至〇五年戰爭中是仇敵，現在變成真正的協約國了，一

部分是因為適應牠們彼此的利益起見，一部分是因為牠們彼此勢力範圍的確定，這事的成功一部分是得着俄國的同盟國法蘭西和日本的同盟國英吉利的幫助，英國和俄國也互訂協約，一部分是為反對諾克斯先生的滿鐵中立計劃的必要，牠們都以為這計劃是對於牠們在滿洲局面的威嚇。

上述的國際局面使俄國能完全撤退牠在遠東的軍隊到歐洲去戰爭。日本和英國與俄國既為同盟，和法國又互相諒解，當然，戰爭時最少可以當定其守中立，但事實的論理使牠加入協約國的戰線，甚至於使牠用甚和平的方法實際參加戰爭了。同盟國在遠東所有的一切勢力都為日本看管。日本以協約國全權代表的資格從沒有錯過牠的機會，中國不久就變為牠的被欺凌者了。

至於美國很久是站在局外的，雖然或者也有意或無意中希望牠能參加；牠繼續從前的政策，發展遠東的經濟利益，主張「門戶開放」主義，反對他國苛求中國，或在中國得到特殊優先權利。我們在下列幾章中將看見的，這種局面實是很要緊的原因，使外交手腕必要施用特別計謀。

註一 付西班牙債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註二 美國對於暹羅計劃關心，始於 John Quincy Adams 總統治下國務卿亨利 Henry Clay 時代。

註三 新澤西 New Jersey 中國發展公司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訂約，以其權利用六,七五〇,〇〇〇金元買得。(MacMurray, 的書, 第一卷第五一九頁。)

註四 George H. Blakeslee 「美國最近之外交政策」第一九四頁——一九五頁。一九二五年紐約 Alington 出版。

註五 一九一三年中國的外國貿易的估計如下：英國四七二，九九一，〇〇〇兩，日本一九五，二九二，〇〇〇。英國七三，〇七七，〇〇〇。Kerner 「中國近代史」（俄文）一九二七年海參威出版。

註六 「美國文化之興起」第二編第四九五頁。一九三〇年紐約 Mammoth 公司出版。

註七 查理傅爾德 Charles A. Beard 及馬麗傅爾德 Mary F. Beard 二人合著第二編第四九九頁。

註八 引楊氏 C. Walter Young 的「滿洲國際關係論」第一〇八頁。

註九 英國在內，雖然，英國也有一個公司（保險公司）的利益和這些計劃是有關係的。

註一〇 楊氏 C. Walter Young 上著第一〇五頁。

註一一 事實上自國務卿 秀厄德 Seward 以來美國沒有阻着國際合作，已經是三十餘年了，在這數十年華盛頓政府都主張和北京政府單獨交涉。



第二編 新俄羅斯（蘇聯）現近在遠東之勢力

甲 局面變更之原因

## 第六章 世界大戰

### 第一節 中國的客觀教訓

自從最初時候，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就不是善良的。中國人以為外人都是野蠻民族，所以他們不喜歡外人勢力的輸入。但是他們沒有能力抵抗，——因為軍火是西人優越的地方，而為中國人所沒有的。並且勢力之施用不是中國人所尊崇的道德。外人無數的苛求，其中鴉片的輸入最為顯著，常常使中國南方民衆反抗。所謂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至六四）反抗北京政府的威權，在一時是成功了的，北京政府不能與外人交涉，所以太平天國很引起歐人，特別是美國人的同情心，最後他們的平覆是得到戈登 Gordon將軍領導之下的英人的幫助。

這一次列強所作的工作和其他機會一樣是阻止中國覺悟的障礙之一；這是最反動的勢力，延遲中國的進步，使中國人更恨外人，所以爆發成爲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又造成近數年來的事件。

列強平伏拳匪之亂的行爲，自德佔膠州以後的「租借狂」，自俄戰爭的結果雖然是「黃人」戰敗「白人」，

但中國應負擔一切損失，列強繼續的併吞，侵略中國所有的一切，最後世界大戰對亞洲人表示，「白人」終不是一致，也不是萬能，如亞洲人所想像，而欲引以爲「靠背山」的——以上一切情形都使中國人對於列強的態度起了變化，準備對白人的統治亞洲起一種反抗。

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人眼光中看見種種反常的事體，其後俄國革命又表示許多解放的方法，最後中國的等二次革命使遠東的局面又在種種重要原因壓力之下，大加改變了。

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內部的情形很不能使人滿意，革命事業，除清帝遜位和共和國體之成立以外，沒有什麼成就。中國的民衆尙沒有接受這個政府，他們沒有組織，沒有政治知識，沒有鞏固的力量，以抵抗反動的勢力。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第一次內閣召集，次日巴西與祕魯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五月二日美國也跟着承認了。其餘列強迄至十月六日至七日，選舉袁世凱爲第一次總統以後才承認。（譯者按：俄國要求外蒙自治，英國要求西藏自治，日本要求滿蒙五路建築權，始承認民國政府，實際上都是違背國際公法的。其他各國均爲無條件的承認。）

南方爲革命的發源地，北方爲帝制餘孽淵藪，南北的仇視，是新共和國的禍根。袁世凱顯然是一個保守黨，喜用強硬手段的。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宣稱唯一的政黨國民黨爲非法的組織。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下令解散國會（雖然國會本來沒有什麼勢力的），於是自爲狄克推多。三月中任命一個委員會修改憲法，同年十

頒布新憲法，兩月以後，總統祭於天壇，此爲皇帝的特權，表示他想恢復帝制的決心。

這次革命對於中國外交關係的影響不是有益的，自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列強增加他們在北京的軍隊六二三〇人；一九一二年六國銀行團借款的條件是很苛刻的；（譯者按：該約最重要之條件即用外人稽刻鹽務，與外人審計用途二端，實爲外人干與我國財政之濫觴。）權利的掠奪仍未少減；而世界戰爭又使日本在大陸有發展的機會。

參戰的意思想在日本並不盛行，有很多原因：第一，因爲日本的軍隊是仿德國的模型而訓練的，許多日本軍官都以爲他們良師的地位甚高，在他們心目中以爲和德國宣戰是沒有希望的冒險；第二，因爲這次戰爭的意義他們沒有普遍的瞭解；第三，他們的觀察是含糊的。但是東京政府立即宣稱與協約國在一根戰線上，或者不是因爲他們確信祖議協約國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而是因爲履行一九〇二年及一九一四年間和英國法國與俄國所訂的條約上的義務的原故。這些協約，大槪言之，和東京政府的實際政策，與統治階級所瞭解的日本利益是相符合的。此外德人所「租借」的膠州是很使人注意的掠奪品；他們想德國的勢力範圍可以變爲日本勢力範圍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日本欲推翻德國在中國的影響力，由此可以推翻親德的袁世凱。袁氏是東京政府所很久不喜歡的。

八月八日日艦在青島附近出現了。二日後東京政府暗示英國政府可依英日同盟的條件叫日本政府同

牠合作。但英國政府遲遲沒有這種表示。八月十四日中國宣告中立，雖然北京政府主張是好參助協約國，加入戰爭，阻止日本掠奪德國租借地。

八月十五日日本送安的美敦書於德國，請其膠州租借地於九月十五日以前無條件投誠，「以其土地恢復於中國。」限八月二十三日答覆。屆時沒有接到答覆，日本對德宣戰，立即軍事行動。

袁世凱預知若日本自德人手中取得膠州，即有控制山東的危險，所以自請願與日本合作。他的請求被拒。美國駐北京公使 Paul Reinsch 先生說：「（註一）中國人處處都怕日本人的陰謀。他們相信革命活動，和往日一樣是由日本的鼓勵。日本人準備利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弱點，以便滿足他們的野心。」

九月三日日軍自山東龍口登陸；二十六日攻取膠濟鐵道中的濰縣站；十月六日他們到了濟南，控制膠濟路全線，和附近德人所開掘的鑛業。十二月七日青島要塞攻下了。

日本既佔青島，德國管轄權退回之後，北京政府請東京政府撤退在中國的日軍，日本不但不允許撤退，并且以世界知名的「二十一條」的苛刻條件向中國提出。

日本向德宣戰的時候，首相大隈伯爵宣稱日本帝國「既不圖謀取得任何土地，也不想奪中國或其他任何國的所有物。」但是提出二十一條，後來提出安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承認的，也就是這位大隈伯爵。

美國反抗這種強硬外交，列強也跟着，雖然態度是很和緩的，但是沒有什麼結果。「英國人注視日本這次

新冒險事件沒有什麼熱忱……俄國雖與日本同盟，很知道中國局面的危險，是很明顯的……究竟日本行動的方向和態度都不是日本同盟國所喜歡的。日本利用這次戰爭主要部分是在歐洲。日本加入戰爭的目的，不在求得德人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屬地，那時這些屬地的防禦工作是很薄弱的……日本這種政策影響美國在中國的觀察和事業，如其他強國一樣。那位美國公使這樣說。（註二）並且日本在中國的新局面假若沒有允許的話，最少也是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所謂蘭辛石井協約承認了。（譯者按：蘭辛為美國國務卿，石井菊次郎為日本派往美國的專使。）（註三）那時美國外交文書的交換，已「正式承認其同時宣布的原則，向中國政府解釋，謂日本因地理上接近的原故，實有某種特殊的權利，都因鄰近而發生的。」（註四）更確切一點的說，就是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權利，尤其在與其土地相接近的地方。（註五）

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子在會議開始的時候向美國說：「我們日本人對德宣戰，因為我們不以條約為廢紙。我們加入戰爭不是為求得自私的利益，或求達到什麼陰謀。」（註六）所以美人在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的協約時候，應當相信這次「宣言」……試看其結果。（註七）

並且簽字者說明彼此有保持中國的獨立與土地完整，和主張「門戶開放」主義的義務。但是日本（俄國也常常）仍然請求「特殊利益」，交涉「勢力範圍」與美國的解釋相差很遠。

一九一六年七月四日所訂的協約，為牠們在滿洲施用毫無顧忌的政策的基础。但僅日本實受了這新局

面的利益。俄國所想的，僅以一九一六年三月間，協約還沒有簽字以前俄亞銀行所已得的權利爲限，——即是投資建築平海路（譯音）自哈爾濱至黑龍江右岸薩加憐與其自墨爾根至齊齊哈爾的支線。（註八）俄羅斯並有得到什麼利益。（註九）

大概言之，聖彼得堡政府在滿洲的勢力漸漸減少，而東京政府的勢力漸漸增大。世界大戰中這事特別顯明，因爲俄國在前線上太忙而日本獨斷統治遠東，牠當時佔了不少的便宜。這時牠得了許多投資於滿洲鐵路。（註一〇）發展滿洲工業的權利；日本銀團對於一九二〇年復活的國際銀團活動的範圍和性質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以外，可以自由和遠東交涉的強權僅有美國了；因爲美國在初幾年並沒有加入戰爭。在這時候，有些美國的公司在中國得到種種權利；有些是使日本恐慌的。有一個很優越的契約是一九一三年美孚煤煙公司所訂的契約，許牠開發山西直隸的煤油鑛田；這約實際上使該公司有六十年的煤油專利，至世界大戰的時候更有進步了。（註一一）伯利恆 Bethlehem 鋼鐵公司於一九一四年與中國海軍部訂一契約，於福州附近建築船塢。於一九一六年又得到宜昌以西的湖廣線（譯音）的建築權。

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年美國政府與人民和中國又訂了更重要的契約。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Lee, Higginson and Co. 和中國外交部部長顧維鈞商訂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借款契約。二日以後美國國際公

司和山東代表商量，恢復運河的權利，發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借款。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這契約又加擴充，又加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借款。（註二）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美國 Stimson-Carey 公司得到山西、湖南、廣東、廣西、江蘇及浙江等省一五〇〇哩公里的建築權，其目的想後日得到更重要的權利，并輸入電報及其他有用物。

美國在中國這種活動很使日本受激刺的，所以使牠於一九一六年間和俄訂同盟之約，同時東京政府想利用中國幫助協約國，加入戰爭。（註三）牠一方面希望破壞美國的活動，一方面想引誘中國相信日本軍官訓練中國軍隊，以增加其勢力。但這個計劃在華盛頓政府沒有表示贊同以前，沒有實現；即美國表示贊同時尙遲遲未即實現。

經過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美國三次的要求沒有成功以後，中國，或者可以說是段祺瑞將軍及其黨人違反孫逸仙博士及其他領袖多人的忠告（註四）而決定加入協約國；於八月十七日向同盟國宣戰，計在美國參戰四月以後。

一九一七年三月，在請求北京政府加入協約國和中國實際對德宣戰之間，英國以關於西藏的「十二條」向北京政府提出。在數目方面固然沒有鼎鼎有名的日本「二十一條」之多，但也很可以給予中國民族一個很深刻的教訓了。不久之後，由一九一二年的密約日本和俄國「瓜分」蒙古的勢力，英國得了聖彼得堡政府

的同意，許其在西藏自由行動，而以承認俄國在北滿、蒙古，及中國西部有獨佔的勢力範圍為交換條件。這「十一條」雖然沒有把西藏實際併吞，最少已經把牠劃為「英國勢力範圍」了。

所以嚴守中立三年以後，中國為那些佔據中國土地，（日本在山東，英國在西藏）和提出「十二條」「十一條」，並且在中國得到種種特殊權利的國家的利益，而加入戰爭。甚至中國加入協約國以後，列強還以爾辛石井協約（註一六）所產生的局面壓迫中國。

以上所述一切，和協約國對德奧兩國的待遇，及其在中國所佔據的權利，對於中國民族是一個客觀的教訓，以後不久就可證明關係重大的。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凡爾賽會議的結果，中國也知道了，於是中國準備為牠自己而奮鬥了。

## 第二節 「二十一條」

日本之袒護協約國，加入戰爭，為日本對華政策重大變更的起點；牠採取更侵略而不調和的政策了。一方面日本可以自由處理遠東問題；他方面中國內部情形是很紛亂的。急性者主張「以武力維持秩序，他們多半屬於軍人團體，（他們的地位都是戰爭和戰爭的心理所造成的），使日本政府更加活動而不遲疑，更有野心驕傲，而不顧及結果了。此外，戰爭促進日本工業激烈的發展，對外貿易的增加，因為歐洲交戰國不但勢必自外

國商場（亞洲在內）撤回，開放給日本、美國及少數中立國，並且牠們自己也需自海外運入各種貨物了。日本由協約國所籌資本積累的速度（註二七）使其財政向外發展勢必增加。中國不但爲其鄰邦，並且爲世界知名的顧客，所以日本的商人和銀行家決定盡他們的力量，利用戰爭所造成的機會，樹立他們在中國鞏固的勢力，若可能的話，可以成爲獨占者。因爲這種的原因使東京政府採取更活動，更「積極的」政策了。

佔據山東，超出德國租借地境界以外，爲其第一步。跟着就是「二十一條」，大隈伯爵向北京政府提出安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政府接受。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先生向袁世凱總統提出「自由的」大隈內閣中外務大臣齋藤子爵所準備的草約，其中卽爲「二十一條」，分爲五類，第一類卽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第二類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別優先權，延長關東租借地及南滿與安奉鐵道租借的期限爲九十九年（註一八）；第三類要求在直隸省的新權利；第四類不許將來以沿海土地或島嶼讓與他國（此項顯然暗指美國伯利恆 Bethlehem 鋼鐵公司所訂的建築福州船塢的契約）；第五類要求聘請日本顧問。中國如需借款及財政上的幫助以建築鐵路等事時，先宜與日本銀行家商量。此外，日本人民在滿蒙得有土地的所有權。

經過很久沒有結果的會議，並且有美國駐北京公使 Paul Reinsch 及國務卿布賴安 Bryan 的反對，於是五月七日東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安的美敦書，請其立即承認所有的二十一條。五月九日袁世凱宣稱準

備屈伏，五月二十五日簽訂協約。中國國會沒有批准，當然他在法律上不發生效率。雖然這次「條約」及外交文件，名義上幾乎完全允許日本的要求了。

這次條約的本文包含八條，中國政府允許其租借旅順大連和南滿與安奉鐵道區域的期限延長為九十年（第一條）。日本人民可在南滿租借土地達三十年（第二條），可以自由旅行，居住，及經營商業。（第三條）。在東蒙地帶中國和日本互相諒解，（第四條）。在中國的日本人民有治外治權，為第五條所承認。第六條規定開放內蒙適宜的城市為商埠。中國應修正吉長鐵道契約（第七條）；一切現存日本與中國關於滿洲的條約仍然繼續有效（第八條）。

交換文件之後中國許日本人民有經營奉天吉林諸省的煤鐵鑛業之權利，包括奉天省的本溪湖，海龍，通化，及鞍山，和吉林省的幾處地方在內。（註一九）

「若中國需要外國資本建築滿蒙鐵道時」中國政府允許日本資本家有「商議借款的優先權」無論何時中國政府建議欲以滿蒙稅務（鹽稅及海關為例外）為担保而借外款時日本資本家有優先權。」北京政府又承認「關於南滿政治，財政，軍事，及警務，等，若將來中國政府欲雇用外國顧問及教官時，日本人有優先權。」（註二〇）

日本在中國所創造的獨佔局面，最少在中國某部分是如此，中國從來不承認其有效的，因為其權利是由

強迫得來，而又沒有經過北京國會批准的。美國也反對（雖然經過關辛石井協約暫時的承認），實質上是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大加修改了的。雖然，這是使日本在南滿和東蒙勢力鞏固的基礎，其勢力到現在還存在，在最近的將來很難去掉的。

假若一九一三年安的美敦書才提出的時候，中國民族能於此強硬政策憤怒之下（提出的那天，五月七日爲「國恥紀念日」，以後中國總有示威反對的）能團結一致，那麼，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局面將完全不同。袁世凱因爲於五月二十五日簽字蓋印於條約上，把自己的名譽毀壞了；他之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爲想帝制自爲而求日本承認的影響；他仍然不顧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俄國、英國、日本的向他提出的「不要勉強復辟」的忠言，也不聽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在十二月十四日的警告。先一日袁世凱允許議會（以其黨人組織的）的請求，於皇宮舉行登極禮，受諸臣朝覲之禮，包括「叩頭」在內，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宣布恢復帝制。但是事實與他的計劃不符，反對他的勢力甚大，所以他於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締帝制；六月六日，不到三個月他就長逝了。跟着紛亂的情形及以後長期擾攘，使中國更容易成爲各種陰謀的目的物，牽牠加入大戰也包括在內。所以在和議的時候，牠不是一個爲人所注意的整個團體，而是一個懦弱雜亂的集團，已不爲牠自己的協約國所注意了。

### 第三節 凡爾賽條約

和遠東問題直接有關的列強在凡爾賽商訂和約，改造世界的工作都是根據很不平等的基礎。日本應當感謝戰爭，牠遠較從前為強盛了。經濟上牠是得有益，同時牠又保全牠的軍隊較任何參戰國為優。並且牠由「二十一條」和蘭辛石井協約鞏固了牠在中國所得的利益，而免除了牠對於俄國的義務。昔日的同盟國俄國不在出席凡爾賽和會之列，日本的地位因此更為鞏固了。協約國干涉俄國東方屬地時日本的活動參加，使日本在凡爾賽的地位甚好，能實現牠的希望。

很奇怪，美國對於日本過分的要求並沒有表示反對。當然那時候兩國的關係不甚好，是實確的。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仍然一部分受一九一七年協約的拘束，而美國在凡爾賽的總代表威爾遜總統方在培植他的比較普遍的計劃，不拘拘以東方為限。倫敦政府也不對東京政府表示反對，英國仍和日本是聯盟，歐戰期中中國的變更和英國沒有直接的影響。至於其他列強大概是不關心的，雖有許多謠言，說他們已允許袒護東京政府，以討日本人的歡心，似乎於他們是有利的。有人說日本已經得到允許，可以保留昔日德國在遠東的屬地。中國雖然有代表參加，但列強不願昔日請牠袒護協約國參加戰爭時的諾言，不使牠有平等的待遇。俄國那時正在革命的痛苦中，所以沒有出席。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會議中「十八會」討論山東問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主張這塊土地從前屬德國的，現在應讓與日本。中國代表顧維鈞反對，謂一切德國的租借地應當還給中國。日本代表於是通知各出席代表，謂山東問題業已和平解決，山東應仍在東京政府管轄之下。顧維鈞反對，謂安的美敦書壓迫之下所訂的「二十一條」是無效的；但是這種反抗沒有用處，這問題暫時還沒有解決。四月三十日得一妥協辦法，即日本承認撤退他在山東的軍隊，恢復中國的主權，但是保留經濟特權，和在青島的租住權。這約規入凡爾賽條約第一五六和一一五七條的時候，其文字完全不同了。中國自然抗議，六月二十八日宣布其不同意。但是在那天除中國外，列強都簽了字，立即有效了。如此中國民族又由牠所希望於外人的地方得到一次教訓，不久牠就自動準備解放牠自己，恢復自主國的地位。

凡爾賽會議的結果促成中國民族的振作精神。在西人和日本人手中所受的恥辱成使民族主義的覺悟，使革命精神增加，使民衆組織備完，使真正領袖出現，使更有決斷的行動發生。

#### 第四節 華盛頓會議

歐洲各國外交關係經戰後第一期之整理後，勢必恢復遠東的秩序。許多過去沒顧及的，或由此次戰爭所產生的非常之事勢必加以矯正。此外，對於世界戲劇第二次舞台應有相當的準備。第二次戲劇是在太平洋了。

所以由美發起，（似乎命運中定為主角的）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華盛頓召集一個會議。

日本和中國交涉的驕傲，中國因為長久內戰分化的原故，已沒有抵抗的能力，不願意日本軍閥在協約國所承認的範圍內蹂躪俄國在遠東的屬地，美國感覺牠在東方的經濟勢力受日本活動的威脅，並且普通國際關係也有調濟的必要。這都是召集各國至華盛頓開會討論「縮減軍備」事宜的原因。所以無論如何會議的情形為不檢查的新聞紙所記載，至很顯明的。（一部分由於官廳的歡呼，）國際關係這樣大改變的時期還沒有成熟。

George H. Blakeslee 教授（註11）「日本在西伯利亞與在中國都是破壞美國的原則和政策的。」東京政府由一九一五年所訂的「條約」和外交文件，與不幸的蘭辛石井協約（批准該約是違反美國最大之利益）所得的獨占地位，已經是很可惡了；但干涉西伯利亞時日本政府挑戰的政策更激動了華盛頓政府，甚至於日本若不立即撤退其在西伯利亞的軍隊，美國就要實行經濟封鎖日本了。（註12）

有一個時期似乎日本和美國的戰爭甚有可能性。「因為兩國都走極端，實行侵略。有許多思想，熟知太平洋外交局面的人，都覺得兩國所走的路徑，勢必引起戰爭，兩國都要後悔的了。」（註13）但是美國一九一六年所實行的大海軍計劃，世界大戰以後仍然繼續努力太平洋中海軍根據地的建設，太平洋兩岸經濟利益的計算，都使日本接受這種本不願意的請求。

依 Rainisch 先生說：「日本利用這次戰爭驅逐其同盟國在中國的勢力，使牠自己的勢力特別強大。」（註二四）因為協約國那時不在亞洲。華盛頓會議很顯明的是想調濟這種局面。或者英日同盟勢必犧牲，其他許多權利日本必要放棄，但日本僅能加入，好自爲之，別無他法了。

華盛頓會議中美國和日本實際上是二個主角。牠們在太平洋中是兩個最有力的原動力，也僅僅是這兩國戰後而經濟財政均強盛起來了的。兩國都是尋找新市場，以投牠們在戰期中所積累的資本。

向另一方面觀之，歐洲破壞甚大。在亞洲方面有無限的機會，所以亞洲成爲戰利品，而爲會議中所欲解決的主要問題。英國——經過一九一九—二〇年一個很有希望的短期——於一九二一年發生恐慌了。法國昔號稱世界的銀行家，現在在本國也感覺困難，需要資本以恢復其破壞區域。大概言之，歐洲還沒恢復「常態」，戰爭的原因仍然沒有解決。回復問題也沒有想法子來。這種種原因，使歐洲人甚爲和緩，因此把在華盛頓舞台的中心由美國和日本支配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會議開幕，經過幾次會議，至一九二二年二月間成功二個條約（「四國」公約，與「九國」公約）和幾個要緊的議決案。「二十一條」大部分是重加修正，或撤回；（註二五）日本對於中國普通的要求也加修正了。山東退還中國問題於華盛頓會議閉幕後由中日雙方訂約解決，日本軍隊撤退俄境亦已贊同，（并於一九二二年實行）。英日同盟，美國甚爲重視，英國屬地亦多反對，（尤其是加拿

大) 所以廢止了。取消蘭辛石井協約已有相當準備。(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的解釋也加修改而說明了。

至於海軍限制，英，美，日，法，意，五國之比例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之比。這點當時慶賀爲最大之成功。雖然實際上不過是協約國貧窮的財庫能力所能及的罷了。又議定不再在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建築要塞；耶普 pa 小島的爭議也圓滿解決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所訂的四國太平洋公約，爲美，日，英，法，四國簽字，彼此担保下列各項：(一)彼此在太平洋的權利，互相尊重；(二)太平洋問題發生爭執時由締約國聯席會議，以放虛而調濟之。此約批准後，美國參議院解釋第二條說：「不許用武力，不許聯盟，無加入任何防禦之義務。」

比利時，中國，法國，荷蘭，意大利，日本，葡萄牙，及美國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締訂了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公約，世稱爲「九國對華政策公約」。締約國担保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和土地行政的完整；維持各國在華工商之機會平等；「防止任何國利用中國的局面取得特殊權利」；盡量使中國能發展，并維持其有效而穩固的政府的機會。」列強又互相承認不加入任何「破壞機會平等原則」的協約；「勢力範圍」的劃分宜特別取銷。中國對於其境內的鐵道亦不宜有所區別。依第八條的規定，沒有簽字的列強也應當請他們贊助這種原則。

自全體觀察，這次會議的結果於美國是很有利，因爲增加牠國際的地位，增加牠在遠東的勢力，免除衝突，

增加牠在中國經濟地位，並且開發新的機會了。自他方面言之，日本顯然受了損失。迫強牠撤退山東和西伯利亞的軍隊，修改牠在滿洲的地位，改正牠對中國的態度。

至於中國在會議中也得了些利益，最少是很有希望的。不但列強給予許多諾言（這些諾言過去屢次有過的，不過沒有實現），尊重牠的主權，及完整，和漸漸修正「不平等條約」都承認了，並且將來治外法權的放棄也都應許了，此外還有比較可靠的諾言，例如有些「權利」的退還，山東，漢口，威海衛等租借地的收回。自然這些修改都是中國實際情形所促成的。

十年之內，中國進步至這步田地，幾年以前就是那些自以為瞭解這後進國家的都似乎不相信是可能的。但是近年的事實使遠東整個的局面改變了，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以前以為不可思議的現在都成為事實了。那時候適當的解釋不能使那些想確切瞭解，並判斷現在局面的人，得一健全的結論。放言之，即有許多希望都不能實現，而世事的變更，有時出於意料之外，或是並不希望的。平時所遏制，所忽略，所輕視的勢力變為實際最上重要的勢力了！並且多少可以自由表示牠的力量，而另外有一種並不真實的，或過於重視的勢力，一與青年強勁有訓練，領導得宜的軍事團體相遇，立即消滅了。

（註一） Paul Reisch 「在中國之美國外交家」第一二七頁，一九二二年紐約出版。

（註二）同上 第一二七頁至一二八頁。

(註三) 這次商議很有趣，是直接由蘇聯經濟政府進行，駐北京的美國公使不知道的，甚至協約的簽字部是日本的同事告訴美國公使的。(P. Reisch 上著三〇七頁至三〇八頁。)

(註四) 楊氏 C. Walter Young 前著，第一三二頁。

(註五) George H. Bales 『美國最近外交政策』第二〇一頁。

(註六) 伯利 V. Boly 漢譯辭『向太平洋奮鬥』一文中所引，俄文本，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出版。

(註七) 一九一七年六月日本大使請求的影響於協約是無疑的，所以美國以相當方法，表明關於中國問題美國對日本的友誼態度。因此蘇聯政府請中國成立一個責任中央政府，「沒有預先和日本商量。」

(註八) John Van MaconMurray 前著，第二卷第一二六七至一二七九頁。俄國銀行可發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金債，以為建築經營此線之用。

(註九) 美國俄國要求滿蒙路的建築權，所以反對俄國得到運轉利益，以為這等於侵害他們的利益。

(註一〇)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四平頁) 王師家元簽道借款協約，一九一七年吉長路借款協約，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滿蒙四路借款協約。

(註一一) John Van MaconMurray 前著，第二卷，第一〇〇七頁。

(註一二) 同上 第一三〇四頁。

(註一三) 一九一五年末英國、法國、俄國已經要求中國參入戰爭，但沒有什麼結果。

(註一四) 在那時的中國分爲兩派，一派是主張參戰的，一派是反對參戰的。此外還有許多內部的糾紛，如復辟運動，袁世凱之死等。

(註一五) 中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就是德國開始其殘忍的潛水艇政策攻擊同盟以後。

(註一六) 這約是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實際使中國處於日本威權之下，於是許多中國人疑心美國的政策和列強是沒有什麼不同的，這種觀念當時是很新的，長久時間中國以爲美國的政策是與列強不同的。

(註一七) 因爲戰用品及各種商品的需要都是日本供給的。

(註一八) 關東租借地在一九二三年期滿，但是這次要求延長至一九九七年。經營南滿鐵道的權利請求延長至二〇二一年，安奉鐵道延長至二〇七七年。

(註一九) 楊氏 G. Walter Young 前著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

(註二〇) 氏 楊氏 G. Walter Young 前著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

(註二一) 氏 Blakeslee 前著第二〇一頁。

(註二二) 這約是 Frederick Lee 博士於一九二六年政法學會在Williamsstown 市開會時所說的。

(註二三) George H. Blakeslee 前著第二〇六頁。

俄羅新奧達克蘇

一五六

(註二四) Paul Reimach 前著第二〇三頁。

(註二五) 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保留他本國的權利。『關於一九一五年的「條約」和外交文件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沒有明言放棄，中國政府必另待良機，以求解決。』

## 第七章 俄國革命

### 第一節 外人之干涉

我們從上述各章看來，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俄國都沒有在場；因為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變更，爲一般指揮世界事務的人所不喜。

俄國因爲未曾預事準備的長久戰爭所疲敝；因爲對於不洽輿情和不完備的政府的憤怒；因爲歐戰時候屢敗的羞辱，與昔日世界戰爭中俄國光榮勝利對照，所以俄國革命在這最不合宜的時候——即是他和他國聯盟國都在激戰中的時候——爆發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臨時政府是上等階級的進步分子所信任的人組織的。但是他們不能把權柄長久把持在手裏，其中份子經過幾度的變更，和激進的份子稍爲競爭的結果，終于傾覆了。一個強有組織的政黨，即多數黨起而代之；凡前人失敗的，牠有能力使之成功。

外人對於俄國的新統治階級的態度，自始即懷着仇視的心理。沒有人肯信多數黨人能長久的。但這種預

言，和沒有人相信歐戰能支持如此之久的一樣的錯誤了。這種新制已經建築得十分堅固，許多外國政治家和商人的近視，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國家都蒙很大的損失。

一九一七年俄國未曾流血的革命爲全世界喝采，中國也在喝采之列。北京國會向俄國議會致其祝辭，中國政府承認聖彼得堡的新政府。（註二）孫逸仙博士電俄國國會議長，致其祝詞，說希望由俄國和中國兩個新產生的共和國的努力而使「自由，博愛，平等的原則，得以不久就普遍於全世界。」

自他方面說來，十月革命（註二）也爲中國官廳和一部分的民衆所仇視，一如歐美的態度一樣。這種事實可自兩方面解釋：一則因爲中國與俄國十月革命所推翻的資本制度有密切的關係，一則因爲列強，猶其是日本，對於中國的壓迫的影響。

蘇維埃第一步工作就是宣布他願和任何他國維持和平的關係，反對侵略政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帝制時代所取的租界，都退還中國。但是宣告，唯一實際上的結果，不過在東方戰線上，俄國與諸同盟國間之戰爭停止而已。協商國想干涉俄國，以防止德奧爲名，監視俄人如同戰時犯人，以免他們反抗協商國。

一九一八年三月中國也和他國一樣，召回他在俄國的公使。五月中國已經承認和日本訂一條約，如需要軍事抵抗時，他必與日本合作。九月北京政府宣告，他已準備派遣軍隊往西伯利亞去，與聯軍合作。聯軍想從各方面——亞洲也在內——進行干涉的手段，肅清俄國的革命，但終沒有達到目的。

聯盟國主要的事業就是想絕滅多數黨，因為多數是他們的經濟制度的威嚇。此事對於中國和日本尤為重要，因為牠們都是俄國的近鄰。但日本政府又更進一層，乘此政治局面沒安定的時候，牠想伸張牠的勢力，及於中東鐵道。這次干涉，日本確實為發動者，早於一九一八年就派遣戰艦至海參崴，但是日本的活動仍受與其他協約國的協約的拘束，所以勢必加入協約國協同管理該路，而非單獨交涉的。當這種管理計劃攷慮時日本提出抗議，根據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協約，補以同年九月六日的協約中中國的諾言。最後日本還是讓步，加入協約各國委員會，同時又撤退牠在中東路担任警務的軍隊，僅留一部分衛隊在滿洲里站上。

干涉西伯利亞的動機雖然是一為防止其與德人成一戰線，但這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世界大戰停止的時候還沒告結束。其他口實說是保護捷克斯拉夫夫人 Ceclo-Slovaks自西伯利亞撤退，漸漸與之協作軍事行動以抗俄羅斯，用一個打「多數黨」的大袍遮着。

美國著名工程師提芬茲 John F. Stevens為管理中東鐵道的國際工務部部长，日本屢次想佔他的上風，都歸失敗，這我們不能不感謝他的機智的。雖然許多陰謀，不幸許多俄逃亡的人參加其中，中國和俄亞銀行所訂的有趣的協約也在其內，但是華盛頓會議所採的態度已足以阻止日本所走的路程了。

雖然協約的規定各國派往俄屬遠東的軍隊的數目相同，而日本所派去的十倍於美國，美國（一九二〇年一月）和他國的軍隊撤退以後，日本軍隊仍沒撤退。（註三）

使日本承認撤退西伯利亞軍隊，並且於一九二二年國際管理中東鐵道時，使其軍隊又自中東路帶撤退是華盛頓會議工作之一（並且達到目的了）。這次干涉西伯利亞最少有兩種意料之外的結果：第一是使俄國民族在「抵抗侵入者，防衛祖國」的格言之下而團結了；他們對於侵入者最後的勝利就可表示出來。第二就是列強在滿洲經濟衝突的暴露。

雖然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政府沒有回答蘇維埃的提議，仍然與許多「白人」政府合作，但俄國莫斯科政府（十月革命後遷都莫斯科）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送了一件新外交文書到中國，是代理外交委員加拉罕 Karakhan 簽字的。（註四）這件文書表示牠準備實行牠已宣言的原則，就是廢止一切舊條約，放棄一切特殊權利，治外法權也在內，放棄一切經濟的請求權，庚子賠款也在內。後來中國人說沒有收到這次外交文書，但這次文書的副本是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交給中國張陞連將軍的。張氏是前在 Koi chak 海軍大將的鄂木斯克 Chuk 政府。中國代表鄂木斯克政府失敗後被送至莫斯科的。一九二〇年中國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有很大的變更，一部分是因爲蘇維埃反抗侵犯者的成功，一部分是因爲凡爾塞和約後，吳佩孚軍（在那時是很有權利的）和其他有勢力的領袖主張的外交政策比較獨立。所以一九二〇年遠東共和國成立，以爲緩衝地時，中國是第一個和牠交涉的，由牠就和莫斯科發生關係。

有一個中國委員會，以北京政府外國顧問，美人弗格森 Ferguson，英人辛普森 Simpson 爲領袖，被派往

調查此新共和國的形勢，同時另一委員會在張隱連領導之下往莫斯科去了。這時候加拉罕先生送一件新外交文書至北京，主張立即開始商議，根據昔日屢次宣言的原則（改修中東路狀況也在內）和中國訂定外交關係。遠東共和國的委員會以 Vusin 爲領袖，也到了北京，於是開始商議，以圖恢復商業。

就在這個時候，向帝俄外交官和領事表示取消承認其政府，停止給付庚子賠款，設立特別局所，管理在中國的俄人事務。雖然有外交團的抗議，但所有上述的一切都仍有效的。

## 第二節 一九二四年北京協約

北京政府實行「勒回迷馬」政策，而又爲莫斯科政府的要約所引誘，現在準備接收蘇俄的請求，開一會議。吳佩孚和其黨也願意，孫逸仙博士盡力使其實現。但是那些現在尙沒和蘇俄講和的列強，表明事對於中國是很危險的；中國必因此而衰微。雖然，幾番會議的結果俄國屢次引誘，中國人歡迎中俄協和的人數時時增加起來了。

遠東共和國專使 Vusin 之後，一九二一年 Agaricoff 又來了。最後同年末莫斯科正式的代表到了，繼續爲正式交涉除道。一九二二年蘇俄的全權代表 Joffe 到了北京。有次宴會的時候北京大學校長敬祝俄使說：「中國與俄國將打倒帝國主義。少年中國將爲俄國大革命的學徒。」（註五）會議立即開始，其結果在一時是

很有希望的。是時王內閣中吳佩孚黨人得勢，主張與俄和好；但王內閣倒了，一個反動的閣員得勢。又加以列強的反列，尤其是日本，使會議勢必停頓。後來有人提動，主張將會議的地點自北京移至莫斯科；但是 Joffe 的身體不好，使必離開北京註日本去，所以遲遲不能解決。一九二三年八月間，Joffe 被召回，命加拉罕先生重開會議。

依中國新聞紙的記載，一九二三年九月加拉罕的降臨為民衆所歡呼，擁之至北京，熱烈地為政府官吏（滿洲軍閥張作霖亦在內）所歡迎；這為中俄關係的轉機。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加拉罕先生與中國代表王正廷博士成功預備協約，可於數日之內簽字了。但是美國和法國反對這樣解決中東鐵道，所以該約的簽字因之遲延。中國外交部長解釋遲延的原因是為調濟約中細節，但其實際的原因顯然是受外面壓力的原故。（註六）雖然，中國人對於俄人普泛的同情，和許多政治領袖，如孫逸仙博士吳佩孚等的主張，終於決定協約的命運了。於五月三十一日，秘密地不使公使團知道，協約就簽訂了，顧維鈞代表中國，加拉罕代表蘇俄。同日，中俄兩國的外交關係也正式恢復了。幾日後，加拉罕通知北京政府，說莫斯科政府很願意提高其代表為大使，七月十五日中國政府表示承認了。

其基本條約曰「解決中國與蘇俄間問題的普通原則協定」，附以「暫行管理中東路辦法協定」。（註七）和幾種宣言。基本條約規定，承認蘇俄政府，召集中俄會議，「實行該約所規定原則有關的一切問題。」道

個會議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實已開幕，但因為當時和以後的中國政治情形不能實現而已。蘇俄政府「根據牠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間的政策和宣言」宣告舊俄所訂的一切條約及協約均爲無效（第四條）。承認外蒙古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允許撤退蘇俄軍隊（第五條）。締約國担保（第六條）。「兩國領土內不許任何志在以暴行反對兩國的組織或團體的存在，或活動。牠們又進一步担保「不作推倒締約國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宣傳。」依第九條，彼此承認於上述的中俄會議中解決中東鐵路問題，並宣稱中東路爲純粹商業性質，中國可以中國資本贖回。但該路的將來，由中國與蘇俄解決，「不許第三者加以干涉。」第十條，蘇俄宣稱帝俄時所得中國的一切特殊權利均爲無效……又以第十一條規定「放棄庚子賠款中關俄國的一部分。」第十二條，兩國承認「放棄治外治權及領事裁判權。」總而言之，俄羅斯真的除中東路的一部分權利外，一切特殊權利都放棄了；中東路因聽孫逸仙先生的忠告，由中國和俄國共同管理之。（註八）並且俄國同時讓與中國許多重要的權利。同一協約上（第九條第七段）俄國承認自該原約八十年後中國可以無償收回該路；自該路完成後三十六年後可以贖回之。由是中國可以平等參與該路的管理了。

孫逸仙博士忠告俄國，教牠一九二四年不要放中東路；因為那時若還給中國，該路必爲張作霖所得，而增加其反動的勢力，使南方國民黨的奮鬥更爲困難，革命最後的勝利也勢必因之遲緩了。因爲這個緣故，蘇俄決定暫時保留該路。北京政府簽訂該約，也承認這種變更了。但不久就知道北京政府的勢力不能實際管理。張作

霖在他的「領土」內，（註九）不願承認北京政府的行為，起而干涉，為應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新協約起見，乃於同年九月二十日在瀋陽訂一協約，以得其同意。這約中無償地收回中東路的期限由八十年縮短為六十年。回贖該路則無時間的限制；但規定必用中國資本，以為限制。（註十）

北京政府反對這次單獨協約，因為如此蘇俄不啻承認滿洲的獨立了。但絕不是這麼一回事。一九二五年三月間中國政府承認該約為一九二四年三月協約的附錄。

卽或和張氏單獨訂了這次協約尚不能保護俄國在中東路的地位。這位中國將軍不久就干涉該路的管理。他下令要所有車輛給他免費運輸軍隊；最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逮捕俄國管理員伊凡諾夫（註十一）莫斯科政府以為這忍是無可忍了，乃提出安的美敦書，這是因為張作霖侵犯該路的權利，特向北京政府發出怨言的。正碰得那時北京政府處在強的地位，命張氏釋放伊凡諾夫，停止他不法的行為，以免衝突的擴大。伊凡諾夫立即被釋，仍在原位供職了。

### 第三節 蘇俄在中國之得民心

蘇俄對中國的態度以絕對平等的基礎成立最友誼的關係，這是中國和列強交涉以來所從未有過的經驗。莫斯科政府的放棄其特殊權利，使蘇俄在中國特別得到民衆的歡心。孫逸仙博士和其他中國領袖的俄

國經驗，俄國顧問的聘請，及其組織中國社會勢力的工作，使俄國在遠東的勢力，一時沒有能和他相比的了。有許多反對多黨的嘲笑，蘇聯對中國的友誼，但說莫斯科政府僅僅放棄「中國所已收回的權利」的人，對於事實是閉目無視的；他們不要忘記單方的取銷，不一定是最後的解決；他們記及莫斯科政府的憤怒，是時北京政府也採同樣政策，似乎表示蘇俄急欲完全保留一切權利——這樣說法，很難有個合理的解釋，因為不法行為的不許與自願的讓與有很大的不同，不宜忽視的。但無論他們說蘇俄的動機是怎樣，牠待中國的方法和中國習慣上受人的待遇是完全不同，對中國人完全有利益的，所以無論他們在中國心目中怎樣破壞俄人的信用，俄人總是一時在中國很得民心的。不但孫逸仙博士和其他中國著名的領袖信任他們，並且這些「外人嗜慾的對象」的愛國之士也信任他們。

#### 第四節 列強反對蘇維埃的奮鬥

列強沒有放棄牠們在東方的特權，牠們仍然想維繫牠們的權利，新中國對於新俄國的同情是一點也不足奇異。甚至有一時列強在北京的代表聯合起來，阻止俄國大使進入使館區。但是最後俄國公使還是入了使館區；因為他升為大使的原故，所以自然地推他為使團的主席。加拉罕先生為蘇俄第一次駐北京的大使，雖被推為使團主席，自然不能增進外人對他的友誼，也不能停止他們一切破壞俄國在中國的地位的計劃，使中國

知道俄國有不良的動機。

上述因張作霖在滿洲的侮辱行為，所以一九二六年一月莫斯科政府有提出哀的美敦書的事，蘇俄的仇敵即以之爲口實；於是宣傳使中國人民相信，這就是蘇俄不願放棄帝俄的侵略政策的證據。

那時的結果誠出意外，中國避免了牠們的衝突。但是反對蘇維埃的工作繼續進行，毫無放鬆。駐北京俄國大使的掠劫是得了荷蘭國公使的同意的，註十二是時荷蘭公使已代「被排擠的」加拉罕爲使團主席。享有外交上治外法權的俄國使署在同時在中國國都和其他各處都被掠劫。俄人往往因無證據控告而被逮捕；在廣州甚至有些俄國領事被殺，不要說別的侮辱俄人的事情了。

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把北京行政拿到手裏之後，自立爲狄克推多。但是四月中他能處理上述俄使館的變亂事情。「蘇俄擁護國民黨已是公開的了，而張作霖最仇視他所謂的多數黨的陰謀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俄國遠東銀行。Dolbank（註十三）中東路的辦事處，及軍事隨員營地合成的蘇俄大使公署，爲張作霖的軍隊和北京的警察圍攻。許多中國和俄國的共產黨徒被捕，許多「宣傳赤化」的文字被充公了，莫斯科政府對於這種「空前未有的破壞國際法的根本原則」的事，當然提出抗議，要求許多條件，並且宣稱牠要撤回全部使署職員，僅留代行領事職務的人，至有圓滿答覆時爲止。

實際上北京政府沒有回覆的意思，莫斯科政府也沒有苛求，因爲中國經過許多革命的變更，常常沒有可

## 以交涉的真正政府

總括本章，我們可以說俄國革命對於中國，對於遠東局面的影響是深而且廣的。這不僅是對中國人心理的震動，使他們胆大了；並是中國革命領袖所研究的現存適例，幫助他們組織民衆，聘請的俄國顧問和教官，對於中國民衆的組織，和他們政治行政與軍事職務上的訓練。俄人所作的這項工作再四爲中國最高權威者所認識，即最恨蘇俄的袁世凱也在內。中國自以爲可以獨行使其意志時，即反叛他的教師，而不爲任何政黨，任何力量所拘束了。

至於自俄國革命以後使東方人因訓練教養所隱藏的情感向外人發洩，黃人在世界大戰中所得者現在又加了許多。銳敏的中國人現在知道拘束是不能廢除的，條約是不能忘記的。於他自問，趕掉蘇俄的外交官吏，國際法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治外法權算得甚麼？蘇俄的使館和領事館可以軍劫，治外法權的保護在什麼地方？與俄人有關時生命財產的保護的意思是什麼？蘇俄的人民到了法庭上時誰還講什麼法律與正義？俄國銀行代表多數黨而行爲時，他們的命運算什麼？總之，所有久已成立了的原則現在違反了麼？所有久已承認了的價值要重新修正麼？所有的倫理格言都要推翻麼？

任何革命，每次革命，都是對於過去一種很急烈的變更，一九一七年的洪水大變當然不是例外。但是俄人實驗所引起的變更，中國雖然採用，但中國自俄人所學得的，關於「價值的修正」者少，而以「扶救文化的高

尙目的」自命而與蘇俄戰爭的列強所學者爲多。「扶救文化的高尙目的，」雖然他們把作歐戰的理由，但是完全沒有成就的工作！這些事對於中國和整個東方的影響很大。對於將來影響的全部，不是想像的能力所及的。

(註一) 歐戰初起時俄皇命令，改 St. Petersburg 爲 Petrograd，因為他想去掉一切與德人有關的東西，實則 St. Petersburg 名詞，出自荷蘭，非出自德國也。

(註二) 依 Julian 曆遺事是十月發生的，依 Gregorian 曆，是十一月發生的。(按 Gregorian 曆即現通行之曆，凱撒歷其天文年三六五日又六小時，而曆年每年爲三六五日，但每第四年或閏年則爲三六六日，至月數則與今同。

(註三) 所以使美國又要採平時的方略——即是經濟封鎖的恐嚇。華盛頓政府已由船務部下令，命所有自美國載運鋼鐵食物到日本去的船隻，和自日本載運煤炭至美國的船隻都回去。

(註四) 參閱附錄兩件外交書。

(註五) N. Kuhn 教授「中國近代政治史綱」(俄文本)第三二七頁。一九二七年海峽版出版。

(註六) Kuhn 教授上著第三二八頁。有些著作家就北京政府反對蒙古問題的解決方法，所以中國遲遲沒有簽字，但是假若這是真的話，爲什麼僅兩個月以後中國就隨着列強而簽約呢？

(註七) 法國，美國，日本均提出抗議，因為牠們在該路均有財政上的利益。

(註八)有人說加拉罕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外交文書確切承認立即無償地以中東路退回中國，這事傳播很廣，但本書附錄該文件的原文看來，加拉罕並沒有作這樣的直接要約。

(註九)於是對於蘇聯又很仇視了。

(註十) 漢陽協約對於中國更爲有利，是顯然的。所以有人傳說蘇聯「強迫」張作霖訂立此約，似乎不是事實。

(註十一) 伊凡諾夫 *Ivanoff* 命令拒絕運送張氏的軍隊，雖然是合法的，在那時是關係重大，因爲如此阻礙張氏的軍事行動。

(註十二)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Sept. 28th, 1923.*

(註十三) 俄國遼東銀行。



## 第八章 中國革命

### 第一節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原動力

滿洲朝代沒有推翻以前六七十年中中國民衆已甚痛苦因爲名義上中央政府代表地方官吏的朽敗和行政不良所產生的經恐慌，他們不幸是直接受得痛苦的。自外人強迫進入中國以後，又增加了許多外人的侵侮；所以民衆時表示不滿，甚至自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起，這是無足爲怪的。中日戰爭後，跟着就是普遍的擾亂；幸而因爲一八九八年類似的改革，所以一時是安靜了。但是拳匪之亂又起，內有許多感受滿洲土地政策的痛苦的大部分農民。因爲種種理由人民屢次叛亂。最後慈禧太后勢必籌備憲政的改革，但已太遲了。

一切原動力的趨勢，都促成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暴發，同時開始「新」中國的建設。建設的程序，距成功之日尚遠。在偌大一個國家如中國，有人民四萬萬以上，想從一個四千年來慣於帝制的國族，創造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是很不容易的。另外還有一個同樣可怕的問題，就是在近代交通工具缺乏，普遍的貧窮，民衆政治組織之

無力，外人的倚賴，以過去的地位遺害於新中國的軍閥的專橫，等等情形之下，如何可以教育這許多勞働的民衆。

雖然中國有家庭生活，行會經濟團體，及無數秘密會社的組織，但是中國似乎仍然不知道西人眼中所謂的政治組織，最好而最重要的，若不是中國實際上唯一的政治團體的話，是已死的「國父」孫逸仙博士於一九一二年所組織的國民黨。

國民黨的歷史實際上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孫逸仙博士（在中國他叫做孫文）的革命活動可以追溯到一八八五年。在那年他還是香港英人醫學校中的青年學生時候，他就開始喚醒民衆的工作，以反抗壓迫和他人的羈絆。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戰爭時，清代的衰亡是很顯明的了，這次奇恥大辱的戰敗，中國民族深感不適。這時候孫逸仙組織一個政黨，「以謀興復中國」（興中會）（註一）但是一八九五年九月間這個秘密團體為警察發覺而解散了。孫逸仙自己為避免逮捕，逃亡海外；在外國他努力研究政治經濟，很熱心地以其思想向海外留學生和逃亡者宣傳。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中國的革命活動有很速的發展，孫氏的信徒在農工階級宣傳其主義。日人如 Yamada 對於孫氏很表同情；因他和玉兒源太郎伯爵（當時台灣總督）的幫助，革命軍在南部集合了大約一萬人。在一時他們多少有點勝利，想打到北京，他們痛恨的異族滿洲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但是這反叛於一九〇一年平復了，軍隊解散，該黨本身實際上幾乎消滅了。

## 第二節 國民黨之產生

以後外侮的增加，使新的分子，中產階級最多，加入不滿意於現政府的團體。革命精神的勢力因之增加，又一新秘密組織的革命黨於一九〇五年已甚重要，雖然名義上孫逸仙一九〇一年在東京就開始組織了的。這就是後來國民黨產生的核心。同時有許多同樣的反清的小組織，但沒有一個可以和孫逸仙的政黨的地位可比的。該黨經過幾次改組後，改名曰同盟會。此時該會為組織完全，有能幹領袖為首領，為主張革命的政治團體了。

同時中國人民捐稅的負擔加重，民衆的不滿更為擴大。同盟會的勢力因之大增。一九一〇年中同盟會由胡漢民與陳炳明引起幾次的軍隊叛變；一九一一年中幾乎中國整個的南部都在反叛的軍隊手裏，他們都同情於孫逸仙所宣傳的目的，雖然不一定是屬於他的黨員，或者最甚有些還不知道他的存在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衛兵在協統黎元洪（其後於一九一六年為中國總統）統治之下叛變，即為革命的徽號，北京政府起用袁世凱，那時他被黜在家，命之恢復秩序。十一月二日參議院採取憲法草案，次日頒布之。十一月四日清帝發表宣言，謂人民宜盡忠王室；五日清帝又讓步，允許召集國會，八日袁世凱被選為內閣

總理，十三日袁氏至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攝政王代理幼主宣誓，願守新憲法。

南方事情發展很快，目的想建一共和國，立憲君主是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了。早在十一月間許多行省宣布獨立，上海公會組織南京共和政府，經十四省承認了。十一月十七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博士通告列

(譯者接)陰歷九月初一日 湖南長沙獨立

陝西獨立

九月初二日 江西九江獨立

九月初八日 山西獨立

九月初十日 雲南獨立

安徽江北各處獨立

九月十三日 上海獨立

九月十四日 貴州獨立

九月十五日 蘇州獨立

浙江獨立

九月十七日 廣西獨立

九月十八日

鎮江獨立

九月十九日

福建獨立

廣東獨立

九月廿一日

海軍降民軍

九月廿三日

山東獨立

強，解釋革命的目的在于使清帝退位，並承認保擁外人的利益。

雖然十一月二十七日武昌陷入北京政府的軍隊手中（譯者按是時漢陽已爲清軍奪去，武昌全城，正陷於龜山砲火威嚇之下，但未失去），但於十二月三日雙方休戰和約簽字了；同月十八日在上海開和平會議。十二月二十五日孫逸仙博士歸自海外，二十八日被選爲中華民國臨時總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宣布就職。二月十二日清帝遜位。次日袁世凱被選爲總統；孫逸仙博士辭其臨時總統的職，而被選爲副總統。（譯者按黎元洪被選爲副總統，孫先生引退，此處誤也。）

同年同盟會改組，新黨曰國民黨。一九一一年革命的革命實際上並不是某一聯合階級或某大而有組織的團體推翻帝制取而代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見許多年載革命還沒有成功。其計總統的更換有八九次，二次復辟而沒有成功，（一次是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的帝制自爲，一次是一九一七年張勳的恢復廢帝。）解散國會的事情

屢次一生時時在廣州有相對政府的組織，同時有兩個國會，每個都說自己是合於憲法的。往往有各種軍事的政治的團體以各種原因自相團結，或向中央政府宣布獨立，或彼此戰爭。（註二）

幾年中中國在這些軍閥憐惜之下，同時階級的「分化」程序有所發展，有向特定主要團體凝結的趨勢。軍閥的行爲，因過去年載中無數人民的貧窮，而益活動。無數爲飢寒所迫的土匪進爲將軍者遠多於冒險追求者，他們除自己的利益和權利的擴充外，什麼也不管的。但是因爲階級分化的過程有發展，所以有幾個性質不同的將軍變爲重要了。他們不但代表他們本人的利益，並且代表他們階級的利益的。

### 第三節 建設力

與這些分化的，破壞的原動力同時存在的，顯然也有建設的，求統一的力量。

外人輸入的電報鐵路，和新道路使中國各孤獨的部分連絡一氣了。商業之發達，外國製造家之親臨，自然對於鄉間內部生活的影響是免不掉了，尤其在國內工業方面。這些事情繼續地，雖和遲。使中國何統一的道路走。牠們可以幫助喚醒中國民族的自覺，可以增加想免除外人羈絆的慾望。可以訓練民族使知道何爲最好的利益。

袁世凱一九一六年復辟的失敗，是防止中國衰亡的奮鬥中的頂點了。每降愈下，直至一九二六年，始表示

最惡的破壞時期已成過去，而建設的工作開始，舊的中國已沒有恢復的機會，新的中國開始前進了。（註三）

中產階級多少連絡一氣，想去掉外人在中國的勢力。留學海外的學生，受孫逸仙博士領導下在西方宣傳的影響；他們回國後，帶了他們的新思想歸來，爲求其實現而奮鬥。中國的銀行家開始組織，中國的製造家已經很多，而且自覺了。這些團體雖各不相同，但總是多少代表建設力，有確定的計劃的。但都是實行孫博士所建樹的主義。

#### 第四節 山東問題——革命之更始

凡爾賽會議的結果使中國人知道列強的正義是不可靠的，中國還是要倚賴牠自己；於是昔日商人行會及其他不適用的組織勢力讓商會起而代之。無產階級始爲一種政治力，開始組織了。甚至農人，無論在何國是最落後的，中國也不能例外；現在都抬起他們的頭來了，農民組織的第一表現是在南部的廣東；其後這種運動發展幾及全國，例如「紅槍會」及其他類似的農民組織。歐戰時協約國利用中國苦力以掘戰壕；戰後千千萬萬的華工從「前線」歸來，在可喜的中國局面中又是一種勢力，我們不能忽視的。

就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的那年，國民黨（曾暫時受壓迫，袁世凱甚至以之爲非法的）再開始活動，以求解放中國。在那年中，正是凡爾賽會議擱置中國要求日本退回山東的問題之後，全國示威反抗，於是革命

精神有顯著的發展。社會的擁護實質上是增進了，於是國民黨又為中國生命的主要原動力了。

### 第五節 孫逸仙博士與列寧

孫逸仙博士幾次的請求列強幫助他的革命工作，總是失敗；最後他傾向於俄羅斯了。雖然他的見解不全和俄國的著名領袖相同，但孫博士已和列寧有接觸，而變為列寧的崇拜者了。

列寧所領導的黨的特殊組織，和其中盡的訓練使孫逸仙受很深的印象，所以他以同樣的方法組織國民黨。孫逸仙博士和其他幾個會到過莫斯科的中國領袖（註四）合作，聘請許多俄國政治上軍事上的顧問。鮑羅廷 Michael Borodin 為主要的政治顧問，加倫 Galer（亦稱 Blucher）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內含有各種戰術的專家。

### 第六節 共產黨的影響

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組織了。雖然人數上不甚多，但牠的領袖是很有能力的，立即在中國的革命中佔很重要的地位。（註五）牠的計劃是一九二三年規定的，牠第一次正式會議是一九二七年在漢口舉行。這新政治勢力的黨員加入國民黨，因為其黨員分佈於下層階級，尤其是工人，所以使舊黨立即變為強而有力的組織。

了。國民黨的初年大部分都是智識份子，中產階級組織而成的；但是牠的計劃勢加必以修正，以求吸收多量的份子。一九一九年該黨已經多少以農工階級為基礎了。一九二〇年黨內發生分裂，陳炯明領導下的守舊份子與孫逸仙博士領導下的比較激烈份子分離。陳炯明主張國民黨分權而合治，孫逸仙博士主張集權而專制，最後這兩派發生衝突，孫逸仙派直至其領袖死後一九二五年才得到勝利。（註六）

這次分裂，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使國民黨的計劃更有急烈的變更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將計劃完全修改過。黨的本身即仿共產黨的制度而改組。其最重要的改革或者是孫逸仙博士所提倡的革命三個基本原则中的民族主義的解釋。昔日民族主義奮鬥的意思，是在中國各國的人民可享受同等權利，同等機會的政治地位的奮鬥；現在民族主義的意思，是包含中國民族求自外人羈絆下解放之奮鬥在內。

雖然國民黨已經改組，多少仿照共產黨，並且有時採用共產黨的戰術，但兩黨的主要分別，就是牠們對於階級鬥爭的態度，是仍然沒有變的。雖然國民黨領袖孫逸仙因受俄國革命的影響把他的教訓改變了許多，但是國民黨仍然以為欲求社會組織的革命，階級鬥爭非為必要。

雖然是很平穩的改正，但該黨的新計劃已經注重於農工努力革命事業了。（註七）現在國民黨盡力在這些團體中擴充黨員，已有很大的發展。因為共產黨的影響，所以把牠工作的範圍也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南方政府所聘請的俄國共產黨（有人說，僅俄國共產黨不確）沒有失掉這樣好的機會，以發展他們的活動。

在短短的時間中中國革命的主要控制權都到墮入他們手中了。

參加軍事行動也使共產黨有非常的機會，雖然後來證明是他們自己所作成的陷穽。孫逸仙博士知道沒有一個組織善良，訓練得法的軍隊是不能肅清反動的北方的，所以他急於要組織一個他自己的軍隊，並決定以黃浦為近代軍官訓練學校。他對於蘇俄紅軍的地位的印象很深，他聘請俄國顧問，以幫助他的事業。Arthur H. Holcombe 教授說：（註八）「孫逸仙對於軍事上的天才很少。使他的思想變為革命，能實行推翻他的敵人的是從俄國來的多數黨人。」

### 第七節 南部國民黨與北部反動勢力之戰爭

一九一九年後，中國革命發展之速，前所未有。雖然還沒有一個可靠的訓練善良的軍隊，南方政府已於一九二三年開始和北方政府正式戰爭了。這是乘着曹錕公開隨選總統的機會。

遲至一九二四年一個可靠的國民軍在比較，訓練善良的黄浦領袖之下，準備開始向舊中國的許多軍事領袖戰爭了。這些革命軍第一次的試驗是在廣州，他們取消商團的武裝。第二年他們驅逐滇軍，所以有許多出自工人階級的新自願軍加入，尤其是那些在香港和英人宣戰的人。大約在那時候（註九）新國民政府也成立了，「有許多特點是模仿蘇俄的制度的。」（註十）

這樣的左傾，自然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一九二六年蔣介石將軍，當時爲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他屬國民黨中央派）在廣州演出一次改變，許多比較激烈一點的領袖，汪精精也在內。勢必出奔。不到兩個月，「右派」與「中央派」勢必妥協，向「左派」讓許多步，以求民衆的擁護；因爲欲肅清北方軍閥，唯一的出路是戰爭，而戰爭必需民衆的擁護始能成功的。於是五月各派別和解了；蔣介石爲國民黨領袖，爲革命軍總司令，負推翻北京政府，統一中國於國民黨旗幟之下的責任。

在這時候張作霖在北方實行狄克推多制；同時其他幾個軍閥雖不是在他管轄之下的，與之組織聯盟，如此北人組織聯合戰線，以抵抗國民黨人。

七月南軍開始前進。八月湖南到了他手裏；九月攻下漢口；十月中幾乎整個華中在他們控制之下了。吳佩孚將軍被打敗，暫時他不能在活動政治生活中出現。那年冬天，中國一爲平日，一切軍事活動都停頓了；但翌年春間，國民黨佔領安徽（註十二）江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入南京；守衛南京者都逃了。這些地方的北人殘軍勢必退渡揚子江，以免包圍；因爲國民黨自漢口前進，馮玉祥的軍隊自西方來了。一九二七年中中國本部的大半是已經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了；雖然因爲他們內部的爭訐阻止他們更進的成功。蔣介石軍隊的前進，沿途收集大股北方叛軍；這些軍隊道德多半不好，影響南方軍隊的好德性甚大。同時蔣介石所有的讓步，以求激烈份子擁護的，現在都歸子虛了；因爲派別的分歧，所以引起內部的紛爭，六月馮玉祥不繼續擁護左派的武漢政

府，而宣稱忠於蔣介石（以與共產黨宣戰）了！

七月鮑羅庭及其他許多俄國顧問都被迫而離開中國。八月蔣介石因為左派的壓迫而辭職，出國至日本。至十一月又回國了。十二月廣州共產黨政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所成立的南京政府下令與蘇俄斷絕關係。翌年春國民黨人又開始向北京政府進攻，雖因日本人而遲延（山東事件），然六月中已進了北京，他主要的敵手張作霖棄城而走。張氏逃回滿洲家鄉的途中，為一炸彈所刺殺；其事的原委使其後數月中仍是使人與憤的隱謎。

所以大約二年中自國民黨人的出發，至戰勝反動的北人軍閥，得到全國的統治權，第十三我們要感謝那些工人，農民，和叛棄北方軍隊而與國民黨旗幟聯合的兵士們呵！

## 第八節 階級的「分化」

這次戰役的成功使革命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以求更進一步的社會適應的階段。軍閥的位置時時更換；各軍的兵士時時要更換他們的領袖。但是更要緊的是如何使許多中國人同化的問題，他們擁護這次戰役，以肅清北方的反動派，如此表示他們的革命精神，現在回轉來注意在適應社會的新過程中革命的本身了。這個過程影響於一切的階級，一切的團體，國民黨本身也在內的。

該黨黨員間社會的差異已經很久就有了的。但是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多少是攔置的；在那時候國民黨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而改組，受俄國顧問的指導和幫助，這次改組當然引起國民黨的分裂，「平穩派」包括孫科、蔣介石、戴季陶等反對階級鬥爭；他們看見共產黨的勢力增加甚為焦心；最後，他們的領袖孫逸仙死後，他們開始破壞共產黨。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組織武人示威，反對「左派」，孫逸仙而起的兩個領袖被迫而脫離政治生活。一為汪精衛，亡命海外；一為胡漢民，暫時休息。

這是民衆擁護共產黨而離棄國民黨的表示。Tomahoe教授稱該黨的階級成份如下（註十三）：工人八百分之二；自由職業者百分之二五；兵士百分之二三；學生百分之一〇·五；農民百分之七·五；商人百分之四·三；換句話說，下層社會都代表好了；但是自其本階級以外的人擁護該黨的漸漸減少很多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就是廣州事變後二個月以內，蔣介石依他政治導師戴季陶的忠告而與其產黨諒解，彼此妥協；因為，我們可以看見，若想他攻擊北方的戰役有所發展，必要和共產黨和解，才能增加他的勢力。

蔣介石的成功顯然是倚賴民衆的態度，無產階級的地位也很重要。此事可以喚醒中國民族實現其力量而求自由。一方面中產階級開始戰爭，以求阻止外人不正當的，不能容忍的競爭，現在已經得了相當的結果，於是恐怕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勢力聯合起來。農民和無產階級往往誤認他們利益的所在，於是中產階級回轉來，開始組織向民衆進攻。（註十四）

(註一)有幾個美國人也曾參加了這次工作。

(註二)郭秉文「遠東問題的東方解釋」第一〇七頁。一九二五年芝加哥大學出版。

(註三)於一九一六年四月間南方五省已經組織南方邦聯，宣告與北京政府獨立。五月四川也加入了。廣州設一最豪華本

會議，為該邦聯的主腦。

(註四)蔣介石也在內，那時他是孫逸仙博士的忠實信徒。

(註五)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產生的，但正式組織是一九二二年在廣州。

(註六)陳炯明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不見於政治舞台。

(註七)「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略述「三民主義」及規定該黨「戰鬥的方略。」這會也是受俄國的幫助。

(註八)「中國革命」第一五六頁。一九三〇年哈佛大學出版。

(註九)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逸仙博士死後不久

(註十)Holcombe 前著第一〇四頁

(註十一)安毅 An-hui 有人寫作 Ngon-Hwei 或 An-Hwei 的。

(註十二)不過名義上的

〔社十三〕「中國革命」第一七三頁。

（註十四）中國中產階級和土地利益有密切的關係（實際上代表封建餘孽）過去與現在都和農人的地位有關係的；希望他們解放農人是很難的，因為農人的捆綁是他們加在農民身上的。



## 第九章 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衝突

### 第一節 孫逸仙的學說

孫逸仙的早年，曾夢想過以先進國的幫助，而得中國的自由；希冀過外資的，救助中國實業的未墾殖的園田。此時期，他既不宜傳排外，對他們更沒有絲毫的懷恨；可是真實所與的都不是這樣的幻覺，因此變使他更了它的見解。

孫逸仙的政治原理，中國人叫做三民主義，或人民三項主義。都半原於美國。他直接所宣託的，據 Holcomb 教授說，是林肯 Gettysburg 的演詞，（註一）然而這國家民主社會的三個主義所代表的，不是西方觀念旨目的附從，却適合於中國的生活歷史及傳習的。

第一主義的國家獨立，與中國各民族之平等，孫逸仙初用之以喚起忠於家庭種族，而忽視國家的國人的愛國心。及後那主義的意義擴大，直接驅馳國家，以對外力。自此孫氏的學識，變成反帝國主義的了。（註二）孫逸仙在他的遺囑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註三）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註四）提起中國人的能力與必要的犧牲。孫氏復說明中國受列強的壓迫。Holcombe 教授說：「他依據證據，來表明列強的依舊侵略中國，指出外人占有中國海岸，設租界於中國城內。外人對於其人民的領事裁判權，外人置理下的關稅，外人行政下的郵政，外艦在中國領土上……」（註五）

第二主義為普遍主權，或民主政治，（包括自由，平等，博愛，）為孫氏最先所解釋的。他把治權與政權能分開，「治權是公共政策的管理，應當遍於全人民間，但是公共職責，應該讓有能力者去幹。」他的平等觀念，不是各個人要創設平等，那是各個人應該享受政治上的平等。它把它同心愛國者所需要的自由是：「基於義務，尤其是犧牲自己利益，而為公衆謀幸福的義務。」中國革命之父，知西方民主運動頗稔，覺「人民至多或極少直接管理政治之行為。」孫氏以民主政治與為西方政治學範圍外的巨艱。……它說最近的俄國新政府正是。

第三主義為普遍的生活，「或是公共利益的增進，」叫做社會主義。雖則孫氏自己不用這個名詞，且不明示完全接受加爾馬克斯的學說，又坦然拒用階級鬥爭的理論，相主信民主義可助中國。以實業上的發展，使久步西人後面的中國，情形轉佳。僅以先苦的經驗和明顯的失望，可使他增加識說，改進觀念，變更解釋。

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國民尚先依俄國共產黨同一線上而改組，并且發宣言。在孫逸仙遺囑中，為國民以此而得革命目的基礎，因此這宣言是黨的鬥爭的基礎了。孫氏又在病榻上，簽發一信，致莫斯科政府，慎嚴的宣示它的主張：中國須保持與蘇俄的友誼。以此信與遺囑相比較，吾人自可知孫逸仙昔日

的反對階級鬥爭，溫和政治學識的已變易而成爲激烈的社會主義的一種，或修正共產主義了。（註九）

## 第二節 留學生

在它活動的早年，孫逸仙沒宣傳於旅外中國青年學子中，預期爲許多忠誠的領首。回國後，這輩一心的青年革命家，致力於此，並且許多次數可證明他們犧牲一切，而求國家自由的準備。有許多因爲他們的理想，而喪失性命。不僅爲反革命的國人害，且爲外人所殺，因爲了地理上的關係，廣東自然爲學生革命惟一策源地；可是很可奇異的，廣東都是感受到外人侵略，見到屈辱中國國家尊嚴的，中國第一港口。須要多遣國民出洋，以得鼓勵國人抗侵略者的觀念。因爲喚起國人的愛國的緣故，這輩學生，是迫列強改變對華政策，并重作其在外國的地位的主要份子。

一九一九年，協約國在凡爾賽忽視中國代表的合法請求，而讓山東於日本，中國青年留學生的常爲領首，因以聞名。這時候，學生在北京等地示威，反對親日部長，迫其辭職；并且運動抵制日貨，因以促成東京對中國政策的變換。起初，他們的活動，是有限的，後來，此類運動，汎傳到全國的各部落了。一不同情新政治活動的迂儒嘆道：「學生應響的大實難估計。」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學生因反抗日工廠罷工時的日人暴殺，華工大示威，示威隊爲西捕所阻，狙擊而

被殺者中有六個學生，這大屠殺鼓起廣泛的仇外，未一月，慘殺又起。六月卅日，沙門租界把機關槍掃射華人，死五十三。傷一一七以上。這是校長仇視帝國主義外人的新激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增進，有極大的幫助。一九二六年三月，北京學生，因段祺瑞的壓制而示威，被幾個學生得到更進的教訓，知段氏的關繫淵源後，學生即認為聯外者為華人。不僅為自由運動的敵人，抑為國的仇寇。

### 第三節 布爾喬亞

革命運動的早歲，中國布爾喬亞，據吾人所知，予抗外來侵略以極大的主持。帝國主義，因為大半，如果不是完全的話，是經濟為目的，和工商界自然有極大的關係。在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中國布爾喬亞，自然的站在的革命的方面。

### 第四節 實業的發達

中國的經濟發展雖然落後，因為需要所迫促，早已表白他成為實業國家的決心。中國自營工廠的興起和發達，以前外國競爭者的自動或被動的消沉，不過是時局問題罷了。近年來，此種勢力因為布爾喬亞的參加，已漸見而廣傳中國了。（註十）

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在和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恢復中國的進口貨關稅制定權。據 Holcombe 教授所允，華人以西方人對中國的政策爲：「和它們的國家獨立不能共同生存，主要利益有害，而於其國家尊嚴有損。」中國國民團結性的增長，迫列強重行其統治遠東行爲，中國以可得所欲望的結果的新方法的抵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此方法有效的抗日內瓦。二五至二六年間，排英抵貨，英國商業頗受損失，一九二四年，香港港口，每日平均有船二一〇艘，可是沙門事件後，其船舶每日改至三十四艘，數百小商行因此失敗，英國銀行的股價，跌落至一百點以上。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間，從三百萬噸降至三分之一百萬噸。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國政府發一覺書，聲明列強應捨棄「中國經濟政治的發展，須賴外力保護之下而得的觀念。」且明表否認：「外力不願管理中國的意思。」可是一九二七年正月的漢口九江事件——約宣稱其政策急變後一月——尤其是在三月的南京事件後英國已一如其舊了。

### 第五節 歐洲歸來的苦工

大戰時，在歐洲的二十萬華工，除爲協約國掘壕外，學到許多東西。回國後，他們決意把所學應用。多數的就進了工廠，大都在戰後，各事中很是活動，在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抗爭中，這班苦工，無可諱辯的，明白的參加鼓勵工人之排外。

較近代以前，中國民衆缺乏民族主義與愛國心的觀念。可是國民黨有組織的工作，自一九二四年後，已把農工政治教育問題包括在計劃中。加以知識份子（尤其是學生）和上級工人（歐洲歸來的苦工在內）的宣傳和激勵。是把情形變換。因此活動革命家中，加入許多新進。可是隨着下層代表者的發達，上等階級熱心革命者的下降，頗堪注意。布爾喬亞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隨了革命的進展，而顯示出他的不如別個階級。他的解說，也許在事實上，至少布爾喬亞的一部分，是常常少民族化。在商業上與同樣的事實中，他們享受到與其他國家有更長和密切的關係，而流於自己的會社。果如所言，革命的發展，震駭了商人的利益，他們就離開民族自由運動，棄了革命，而附和在別個團體裏了。

(註) 1. 見 Holcombe 原書一百三十四頁。

2. G. Annan 在他所著的孫逸仙的遺囑第八十一頁說：「孫逸仙定了打倒帝國主義的權語。」

3. 見三民主義。

4. M. Joshua Ban 中國的外交 Revell 出版一九二三年紐約第三五一頁

5. Kocombe 原書第一三七頁

6. Holcombe 原書第一四四頁

7. Holcombe 原書第一四一頁

8. Malcom. 原書第一四二頁至一四三頁

9. 戴季陶氏云：「民生主義之目的與共產主義雖同，而其方法則異。」

10. 左派領袖汪精衛曾云「中國革命與法俄革命的不同，在於中國的革命是反帝的，法俄的革命的，是推反國者的統治階級。」



## 第十章 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衝突

### 第一節 南京事件

中國自一九二三年始，尤其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各種的罷工與抵制外貨，（英日貨尤甚）迫得列強於他們對華政策的讓步與變換。始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英國的宣言，繼之以他國的出於同一或其他方式；因實際上的壓迫，各國當局，漸漸顯示他們在中國的地位，不能再依據着任意的開拓，應當和中國社會政治集團為直接的聯絡。

革命的發展，與顯著的階級的分化，很迅速的形成了一個新形勢；因為如前所述，布爾喬亞恐懼過激分子急速的故進，退出了革命的支持，立刻變成是為列強依據的團體了。南京事件或即是斷分的時刻，因為那時候緩和派和半反革命份子，在胡漢民蔣介石領會之下，反抗過激派，以暴行的責任歸之共產黨，而洗清他們的仇冤。

事起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軍葉甯後一日，那天漫無紀律的兵士，劫城市，編搜外產，與私寓，抗一

橫暴。」(註)當外艦「集外人埋地雷於美孚油站」後，砲轟南京，時死橫暴者六人，傷五人。——是南京人口極大犧牲的暴行。

四月十一日，列強致愛的美敦於漢口政府，與蔣介石抗議南京事件，並要求：(1)處罰負責軍隊的司令，(2)國民軍總司令書面道歉，(3)撫恤賠償，並謂：「國民政府官吏，非就上開條件，對關係國滿意的答覆，各關係國不得不將相採，當手段對付。」

外交部長陳友仁，十四日回答允許內國民軍所致的損害賠償撫恤。(註)惟對道歉處罰問題，建議組織特殊的中國或混合調查團。

那時候蔣介石及其軍隊，於四月十五日召集國民黨多數中央執行委員開會，敦勸成立反共政府，予外人以完全滿意。

(註)把南京事件的責任，歸之過激派。人說：這沒無紀律的兵士，是漢口政府派遣，追逼蔣介石的程潛派下的南方軍隊。可是人們都不信認他。因為程潛是左派的敵人，別人又說：這些兵士是北軍的部隊，依北軍的性質，此既似屬正確。中國吾軍著於掠劫，新軍隊則以無者惡習名。

## 第二節 俄國勢力的升沉

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孫逸仙與其他中國領袖所聘的俄國顧問鮑羅廷及其同伴，到廣州去幫助國民政府組織軍事，與行政的勢力。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容俄國共產黨，採它的黨綱統一的組織，和嚴密的規律。

中俄共黨，進了黨，很容易的得了統治權。以後，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國民黨工作很順利，裂痕極少；可是孫逸仙死後，黨爭頗烈，過激的左派占優勢，鮑羅廷靠了先總理的信仰，革命家的信任和擁護，成了要重的角色。

一九二五年，鮑羅廷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達到了它的勢力的最高點。它得了國民黨，及其領袖（誠心與否）尤其是孫逸仙夫人的完全合作。汪精衛為政府的首腦，蔣介石在那時，不過是它的馴良下屬，於黨務沒有特殊的勢力。宋子文因為是著名的財政家，和孫氏的舅，就做了財政部長。陳友仁是多能的外交部長。

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國民黨於一月二十六日，通過聯絡蘇俄，以制帝國主義的決議。二月，胡漢民自莫斯科通電稱聲，第三國際認為「中國尙未屆共產黨之時期，因為國內經濟社會的情況，不能使俄國式的革命成功。」

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都漢口（或稱武漢），那時政府，是民族化而激烈的，反帝國主義，（因為外力的干涉，與對華砲艦軍隊的遣派，）而過激的。雖則沒有完全共產化，然而却受到其黨巨大的應響了。聯續與外人，在九江，福州，漢口發生重大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積於南京表現黨的進一步的分化，促成下月南京緩和

政府的成立，以反對武漢舊政府，這個發展，當然使數日前，遣艦烘炸南京者愉快。於是壓制共黨與俄國勢力的戰爭開始了。

四月，蔣介石發表「告國民書」，因此蔣氏即被武漢開除黨籍。武漢政府因此消滅。五月十七，英國召還駐漢代表，終其與短縮生命的政府的關係。六月二十二日，基督將軍馮玉祥，退出武漢政府。七月，鮑羅廷及其他俄顧問為黨羽所棄，離中國，俄國勢力因此消失。

十二月十五日，南京稱爲因俄國宣傳的廣州政變失敗後四日，蔣氏宣稱與蘇俄絕交。蘇俄代表與人民，不得不都被迫離華南，或被驅逐。

### 第三節 國民黨的分化

國民黨的分化，始自人類團體不可避免的，黨員間的天然分裂，顯著在一九二〇年，當孫逸仙與陳炯明因方策的不一，擴大於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的專位。一九二四年，改組容共，分裂愈大。當一九二六年三月，分化的程序，已經發展到有兩位相對集團的組成了。稱革命的爲左派，保守而反革命的叫右派。兩派爲利益計，即行調和，這集合了全體黨員的行動，不論政治的區分到軍事成功。緩和派更毫無顧忌，勇爲獨立運動，南京事件，就促成了分裂。

雖則那時候左派的地位和黨員很佔優勢，可是國民黨多數的領袖，屬於緩和（中央）或左派。一九二六年正月，廣州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中，二百七十八個代表，一百九十八人屬於左派，六十五個中央派，右派只有四十五個。黨的階級組織（據廣東國民黨臨時會議的統計）是百分之四〇・六屬農人；百分之二〇・四工人，百分之十學生，百分之十一小商人，或即農工佔百分之六十一，多數的國民黨和國民黨的黨員，則在中央勢力之下。

#### 第四節 俄國使領館的被侵

隨着蔣介石解決國民黨的首敵武漢的鮑羅廷，與其同黨後，張作霖將軍，也比較特殊的聲述，它於俄國過激主義的不歡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得到北京高級外領的書面贊同，這位文化的熱烈的保障者，法律的護士，訓令警士（助以它自己的士兵），侵入蘇俄使領館。警士踰越了訓令的範圍（嚴格解說，因作如是解。）入國際法所免除的使領館，劫之。掠公文後，復陷之。罪捕共黨頗多，中有二十五人，一審後即處以死刑。

北京之掠，繼之以同年五月十二日，Arcos House 倫敦俄國商業代表團，因其「蘇俄在中國活動的洩露，及俄國壓制英國在遠東勢陰謀的證據」的侵掠。兩次的侵掠，「促進列強對南京政府和緩方策的感覺更佳。」

各方雖聯合，予以攻擊。共產黨其在南方勢綏仍熾。十二月十一日試行規奪廣州政權。最初是勝利的；可是三天後，廣州城復爲忠於南京的軍隊所克復，猛烈反共的統治，卽於是始。吾人可再節錄阿姆的話：「有許多云，稍有共產嫌疑者，都予以槍殺。俄總領事被捕苛侯之，俄國副領事及其他俄人，均無審而槍決。」

## 第五節 中東路的衝突

上述侵掠，僅僅是繼續長期對俄粗暴政策的一部。蘇維埃官舍被掠，俄國公民因各種的藉口而被捕。最後，且常常不經審判，或伴作公正的監禁，好像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東路衝突時的哈爾濱事件，這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間顯著的新抗爭，肇自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東路總站所在地的哈爾濱。領館的侵掠，中國官員侵入領事官舍，捕人，劫（已成了慣習的）公文，證明這俄領館是中國共產活動的壁壘。——這話被俄人立卽否認。（註十五）這種違反法律，與破壞和平的事實，未成爲戰端，很少驚擾雙方。俄國僅僅抗議，而未爲外報所論的恐嚇，中國廢除一九二四年的北京盟約事件，就預備着同年七月十日的衝突。這個衝突，從華人侵占哈爾濱中央電話電報局，以剝奪俄國經營的該路，與莫斯科的交通起，繼之中國官員，開革俄經理，及高級職員，甚照中有數人被驅逐，并聲稱欲自行管理路政。

七月十四日，華人佔路後四日，俄國致愛的美敦書於駐莫斯科中國代辦，宣稱：國民政府不於三日內允許

和平解決哈爾濱事件，俄國將採「其他方法，以防禦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法權。」同時，蘇俄政府復稱：「彼顯討論與中東路有關的問題。」如國民政府立即釋放非法被捕俄人，並撤消有關佔路的各項命令。十六日，南京所答反要求莫斯科，「以其所答爲不滿，——於十八日召駐回華領事及商業代表，並中止西比利亞鐵路與中東路間的交通。十九日，中國即與俄斷絕外交與領事關係。二日後，南京政府發表宣言，（一九二〇年中俄關係後），聲稱：「蘇俄政府違反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反違中東路的認諾，並有違一九二四年關於管理與宣傳的盟約。」當時受了巴黎公約（開洛公約）的精神的浸淫，這宣言聲稱：中國將採適當的自衛方法，兩日，蘇俄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 Rudanik 氏，曾宣言：「莫斯科政府，被迫因中東路的白俄，採保護的步驟時，實無意欲訓令蘇俄軍越境占華疆也。」又說：「蘇俄政府，在鐵路的經濟利益，無履行開洛公約的必要。」絕交後，中國於滿洲動員，並集中其軍隊於俄界。俄軍馬上也有同樣的舉動，於是劫掠就開始了。俄人被華人不斷的拘捕，并苛俟之。蘇俄政府，幾次由居間人的德國正式抗議。不幸的俄國民僑，驅入戰爭。倭軍進攻的屏障，更使鮑爾雪維克者怨怒。當時曾云：莫斯科南京間，在柏林會議，但是沒有什麼結果，通常說來，俄國對衝突的態度：「恢復原狀，再開會始議，解決誤會，中國則堅持「立即討論，然後才有恢復可能。」

俄國顯示它特別的束約，與自制者很多。許多倭侮行爲，置之不答。因此，外界嘲笑莫斯科謂：蘇俄的不還擊，因爲它沒有戰鬥的真實勢力。十一月十八日，俄軍最後即擾彼等數月，以侵掠而未抗議的華人，以一嚴厲的打

擊，華軍即開始總退却。人民始慮大戰的將至，瀋陽當局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行停戰，要求莫斯科言和。十一月二十七日，瀋當局接受俄國的條件，並允得南京贊同後，立即開會。

俄國軍隊，於征海拉爾後，瀋陽當局宣佈其決定簽約前，立即撤退了。此事爲日本報紙所最先宣佈。日本政府，那時很慎重的聲稱：「俄人此舉，除報復的侵掠外無他，並深信俄國無佔據滿洲任何一部的意思。」

日本雖是這樣的說，可是事實上，瀋陽當局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得（似乎是半心的）南京的贊同，允與莫斯科言和。十二月二日，美國國務卿致書中國，並經法致俄，促其依據開洛公約，並忠告其爲和諧的解決，法英允爲此事，日本則拒絕參加。以爲時機未熟，因爲它已明知仇視行爲已中止，而和議已預至了。

十二月底，爭論之終了。（伯力）Khabarovsk 會議，結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草約。訂定恢復中東路原狀，立即撤退軍隊，釋放被捕者。五月二十七日，侵掠哈爾濱領事館時，被捕的俄人亦在內。同時，訂定中國解散俄國白衛軍將其領會首要，逐出滿洲，並重設領事館。雙方並決定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於莫斯科會議最後決定。實際上，此會議屢爲南京藉詞延宕，至一九三〇五月九日，中國全權代表莫德惠，始到莫斯科。十二月，莫德惠毫無結果的離莫斯科回中國。一九三一年三月，莫氏得南京及瀋陽訓令後，復回莫斯科。

## 第十一章 反動與革命的衝突

### 第一節 國民黨的崩解

吾人於前章已見國民黨的崩解，雖開始極早，至一九二四年黨內組織，過激分子勝利後，才形迫促，這瓦解，最後擴大到緩和派，與右派直接與帝國主義携手的情境。

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使黨普遍於工農，而使其領袖歸之左派。結束中上階級退出黨與革命，其他份子復繼之。一九二四與一九二六年間的罷工，使雇主與被雇者間的利益區分，益形顯著。雙方都欲與其餘人民聯絡，以增加其地位。當時，小資產階級政府吏員，與智識階級的一部份聯合；大資產階級支持國民黨的右派，多數農人，漸漸聯合無產階級，擁護左派。

墮着了右傾而成立新政府的結果，新政府完全在極右派的手中了，即蔣介石亦視屬過激，而在一九二七年被迫辭職離國。

#### 第一款 孫科伍朝樞等

第十一章 反動與革命的衝突

國民黨的極右翼的最高領袖，是孫科（孫逸仙的兒子）與伍朝樞（孫逸仙的友人，與同志伍廷芳的兒子）。孫科爲廣州市長，與廣東政府政務委員者多年。一九二七年政變的時候，它是武漢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變後，在南京新政府仍居原職。伍朝樞是一個律師，受教育於美國（文的父親曾在那裏做公使）。與英國、中國革命，——它的父親，曾在革命中佔重要地位，——暴發後，就開始他的工作。一九一三年，伍博士爲國會議員，（那時侯在北京）從事起草憲法。一九一五年，爲北京外交部參議，一九一七年，入廣東政府，他曾爲凡賽爾和會中國代表團之一。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爲廣東政府外交部副部長，及外交部長。一九二五年，它爲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復爲廣州市長。蔣介石氏自日本歸來後，伍博士即辭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離國不久，爲駐美專使，南京政府被華盛頓承認後，（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被派爲駐華盛頓公使。

## 第二款 戴季陶蔣介石等

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過程中，國民黨的中央緩和派，漸漸加入了右派的彙營；自此，它們的政見，經過了嚴正的修改；不過是名義上革命罷了。戴季陶等主要理論家，和南京政府的第一屆考試院長，是階級鬥爭的堅強的反對者。不同情於共產革命。它反對「無產者獨裁」，並主張以「革命的獨裁」代之。換句話說，就是他反對特殊集團，與階級的掌權，而相信「革命份子」的佔勢。它宣稱贊同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取消軍閥主義；可是有相當勢力的政府，實際所做的，差不多沒有顯示它的嫡系，以得到這些目的的成功。

戴季陶氏的爭論之點，是孫逸仙解釋它的第三主義（民生主義），雖則與共產主義的最後目的相同，然而它的成執的方法，都完全不同，它說孫氏的學說，贊同全民革命。它以革命的國家方面，重於社會方面。

依戴氏之見，革命的唯一敵人，是共產主義；因為牠主張階級鬥爭。因此它的計劃，就和極右派中央派，及較新的左派聯合。

### 第三款 汪精衛宋慶齡等

一九二七年破裂時，國民黨的左派，包括了過激派，與共產黨，混入了農民，代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份子。這派的領袖，是孫逸仙的老友與忠實同志，汪精衛。它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政變後，被蔣氏斥逐。這個集團，由國民黨員之百分之九十組成，並且很有權力；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幾個黨員，分離了共產黨，與南京政府攜手，勢力大減。驅逐俄顧問，與槍殺中國共產黨。左派領袖的離華赴蘇俄，如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經俄至德國，孫逸仙夫人，與共產黨頗接近，亦至莫斯科小住始去。

左派領袖汪精衛氏，在事實之壓迫下，不得不緩和它的主張。與共產黨分離。而為改組派的精神上的領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它把「不反抗帝國主義，而不為工農運動者」謂之反革命者，同時把「民衆」解為：「民衆是全國的意思，不是工農組合的多數麼？忽視這兩個階級，而其餘的人民，不是少數麼？所以要喚起民衆，必須努力工農運動。」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它很單簡的說，這是代表列強之不平等待遇中國者。它又稱「反帝

國主義運動，與工農運動，實際上二而一。」如「農工解放，即中國解放，反之亦然之……抑又進者，委曲於帝國主義者，亦易忽視農工。」並且：「現在中國人，還有兩條路，一條是革命的路，一條是反革命的路。」但是，與共產主義的戰鬥中，反對階級鬥爭裏，汪精衛，主要的改變它的學說。它於近著中的一篇，比較中國革命與法俄革命時說：「據吾人所知，中法俄革命之最大區別，在於中國革命是反外國主義的鬥爭，法俄則直接反抗它們自己的統治階級；又說，中國革命之要圖，是從外力中，解放中國，并獲得與列強之完全平等。因此，它的方法，與法俄所用的，迥然不同。它堅決的反對，聯合無產階級，而與主張開除其黨者攜手。換言之，它與戴季陶氏的理論相同，雖則它仍反對南京政府，并是為反革命集團，而努力推翻之。最後，它的政敵，把它開除黨籍，」

其他左派首要，如陳友仁與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於反共動運之初，同時遠離中國；且（為事理所然）變換了它們各別的見解，更為左傾。（不如汪精衛之始則謀與南京政府合作，終則為其激烈的對敵，呼其為極端反動。）此種態度，為一中國著名學者，胡適博士所贊同，而胡氏終被國民黨之領袖訓誡，甚或以其批評而拘捕，恐嚇之。胡適博士稱國民黨為一「智者反動組織」，迎自由主義以得權，方其得也，「揭穿它的假面具，而顯示其反動的真面目了。」

##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

## 第一款 黨的產生

武漢政府之崩潰，產生出種種情景，如國民黨的完成互解，及苛待中國共產黨，而迫之使暫時隱滅為秘密功作。它們未得第三國際之忠告，即謀（此處它們仍有代表在）糾合農民組織而與富有階級鬥爭之共產革命。一九二七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數已達六萬。至一九二九年六月，其數已達十三萬三千三百六十五人，且以繼續埃進，因國民黨分化而生之事實，當然使共產黨的產生，如不可免。其份子之逐出右派者，有時或至右派。此等份子，使共產黨之新黨員，更為興盛。

Holcombe 教授云：「以行政超過軍事之堅強主持者的國民黨右派，降而軟弱無能了。」「革命軍人，個別的站在革命運動的前線。僅軍事勢力可取勝否，如能取勝，則是否由舊軍閥換新軍閥。其情況一如其舊否，民衆不能得任何物自戰爭，內戰尤甚。而它們在中國的情形，渺然不知所望，如一思政治之誤，搜括與不息的戰爭，常常亟取其荒蕪貧乏之來源者，即覺其勢之更劣也。中國人的心理背景，近已嚴為更改，家教失因有之力，未嘗中國人普通心理的宗教，亦不能為相當之工作。此種空氣中，有多量的共產主義發展的動機在。」

### 第二款 共產的情況——紅槍會與同樣組織

近年中國共產最顯著之活動，在農民中。其宣傳的成功，由於軍閥所採對待農民的態度。國民黨反動份子聯合宣稱，其為農民的仇敵，武漢軍司令唐生智將軍，於退出它的集團後，暴殺農民與他人無異。

西北於一時期中，有農民軍事組織，曰紅槍會。這後同樣組織於它省，產生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佔一重要地位。大多在共產黨管理之下。一九三〇年初，中國四萬萬人民中，至少有三千萬，在共產黨勢力下生活。

猶可追憶者，其時中國與蘇俄無正式關係，居華境之俄官吏極少。俄共產黨之入華，限制頗嚴，因此，其時在中國之俄國共產黨，即非法入境，為數亦極渺也。結果，欲以其效果，歸之於俄國的直接干預者頗艱，而其工作之成績，自須讓之於本國的宣傳者，與組織者。一九三〇年春，中國蘇維埃大會舉行，到各農區代表頗多，此第一次中國蘇維埃大會之決議案中，為廢止土地私有，沒收私產，及教堂寺院之產業，復分配於需要之農民中。

南方農民暴動，與北方數部匪賊流行之迅速的發達，為中國下層社會新意識興起的表現。

### 第三款 無產者組織之產生

隨着革命的活動，而成的資產階級的推反人工，與顯現其組織，無產勢力的活動。自一九二三年後，實業與共產不安的發達，更為顯著。南京國民政府，雖於中國工人運動，限制極嚴，而於一九二八年罷工中，工人之參加者，有四十萬餘。次年，其數倍之罷工多行於大工廠與鐵路，如一九二八年罷工，工人半居於上海。一九二九年之運動將擴大，而一九三〇年可見一更大的滋長。中國實業工人之工資頗低，工作時間頗長，工作情形則痛苦不堪。尖銳的失業問題，因內爭而益劣。外人非但不云擴大，即支持其現在情形之企業，亦覺懷疑，令人傷心之童工情形又甚。L. Gernetzki 一九二四年上海童工會考查之結果，於十五萬四千工人之中，八萬六千為女工，二萬

二千爲十二歲以下之幼童。各國工廠所僱之十二歲以下童工之百分率，爲日人所有工作，佔百分之五·五，華人所有者，佔百分之十三，英人所有者，佔百分之十八，法意人所有者，佔百分之四十六，中國罷工之如此普遍者何故？忍耐堅苦之工人不安之緣由何在？其解答頗明顯。然則，罷工之盛行，無疑的多由於共產黨。它們劫動中國工人解釋工人之情形，組織之，或改組，實現三民主義而爲國民黨員之學生所創造之集團。

#### 第四款 外界的激勵

鼓勵中國農民與實業工人的團結的緣由，多半由於第三國際，其所發指導書，有可於附錄中見之；半由於列強的行動，它影響於南京政府者，殊爲明顯，而爲民衆所怨憤；反動與革命的鬭爭，不久將在中國情形中演出更重大的一齣，定可預卜其影響於遠東情況者至鉅。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的觀察國際情事時，代理外交部長李托維諾夫 Maxim Litvinoff 說：「始自去冬的最近時期，可稱之謂有組織的進攻遠東帝國主義的時期，英國外交爲此策之首……過去國防軍的成功，爲極有意義之事實，因爲此項軍隊，有助於國家革命運動，社會勢力的發展，工農運動發展的良好情形的產生而於國家革命運動的被迫之險，可不致再生……所以世界反動者已從事於創造反國防軍的聯合線者，頗爲明顯。近來，此情形將注意及之，而四萬萬人民的民族解放，將繼續前進的事實，完全承認。」

自此演說後，事遷境移，英國的變更政策，南京事件，及其同樣事變，使華人得更多的機會，去了解不嚴行革命之父的主義者，不得不依據外力了。農工已發展其演說中所預料的運動了。雖則民族運動之壓迫實際上未曾稍移，不幸的南京人民，體驗計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列強的轟炸。再而至於南京，一九二八年春同樣的被日人苛待。中國的民族解放，仍是毫無衰頹的繼續前進，因為民族主義，比國民黨意義更廣，國民黨也許錯誤，而實際上是錯誤，也許分化崩潰，甚至在或種情形中，可以消滅；但是，民族運動，因之而產生，黨為孫逸仙主義的柱石，是零一種東西，即使它的信徒成爲反動派，且變換了它們的信仰。民族運動，從未經易言及這是永不能滅亡，而定能成功的。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之下，脫離了共產黨的管轄。結果，共產黨中斷了它們的工作，與國民黨合作，致力於反對緩和的國民黨。兩者彌離彌遠，立卽成爲相立的方向。

一九三〇年秋夏之交，統治階級的衝突生，南京與閩錫山馮玉祥合作的北方將軍，開始戰爭。冬前，此叛黨敗；可是南京仍與西與南方諸集團戰中。有數集團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九三一年五月，反蔣新有力集團集於廣東，以新戰爭恐嚇南京。

## 第十二章 軍閥

### 第一節 張作霖慘死後滿洲情勢的變化

數世紀來，中國爲一半獨立省之集合。名義上，歸中央統治；可是物理的，人種的，經濟文化的軼軌，使各省各別獨立交通的缺乏，阻礙了有效的中央統治。中國的五部中，四部的爲藩陲，滿洲，蒙古，西藏，及西土耳其斯坦（新疆），實際上分化軼軌，至近日始至。中國本部，概言之，分爲二部，南方人與北方人，於性情及其地方方面，迥乎不同。

此種特殊性之其他成因中，外來應響，佔極大之勢力。於此中國南北人民之經驗，各有不同。南方人，猶其於沿海各省者，以廣東及其大港廣州爲首先知海外貿易，販鴉片，及其同類事件之錯誤；又先知西方高等軍事設備之價值。它們不僅於英法戰爭，且於戈登將軍 General Gordon 之征，備受苦楚。它們的港口，最先爲外洋貿易而開放，它們的土地，首設租界，與大與華人不得入內之句；可是，南方人倣仿外人者頗多，始遣其青年出洋。此輩留學生，習西洋觀念頗多，及於自由民族主義，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

反之，北方人與俄日二帝國相近，得民主觀念者較少。共和主義，已得立脚於南方人，北方則仍祇知帝制政府；然南北皆欲排除外來壓迫，以求獨立。孫逸仙卽以此意，進而爲革命基礎主義之一的民族主義的觀念。這主義，使南方人於一九二八年，與北方鬥爭的勝利，而最後或可使國中份子統一。

一九一一年革命後，中國很多省的統治者，拒絕承認新政府者久之，甚或退出共和國。它們的反抗方法爲兵力。此種反抗法，自此漸趨重要。

於此特別倔強不化者，爲反共和的北方。最後結果，統治權歸諸南方人，繼之以內戰，最後決定其命運於南方有利革命軍隊勝利後。（那時代表全國）北方不得不中止拒絕，而接受共和的觀念，甚至與（雖則暫時的）一九二七年設立於南京的政府攜手。

古時中國，不同情於暴力，以戰士爲業者，不以英雄目之。中國社會中的高級軍事長官亦然；哲學家，學者，智者，享受極大的景仰。至於文官，依其學識而委派的，同樣的亦受到欽佩；除非它們是貪贓枉法，而至於失敗名裂，農人爲國家經濟結構的柱石，商賈次之，軍人最輕。

中國史乘中，當亦可見軍人之干政，侮慢傾軋，其政府，倒帝國，擁新政府，常求於其領袖；然此例外也，普通社會所稱之兵，乃無足敬仰者，革命變換者，如其他各爲事然。

國際情況，與其應變所及的內政逼迫之下，北京政府，於革命數年前，卽始而注意於海陸軍，進而改進其領

會的訓練，甚而遣送出洋，習軍事；因之，此輩受西方教育，得西方公民觀念的中國人，成爲海陸軍官員。後復參與革命運動，有時且佔重要的地位。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第一次革命中，軍人所爲者，成爲軍事領袖參加政治的先例；其統率的軍隊，得勢後即擅權。

那時，中國人民，都沒有政治組織；所以軍事領袖（都督）與司令官（督軍或高於督軍者）爲萬能的專制者。它們中有慈悲的，有光明的，有橫暴勒索的，有僅爲土匪者。中國統一與主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仍爲此古代殘物的限制。與變換專制軍閥，以其帝國官吏的特性，給具有政治家資格的，訓練較好的領袖，以頌仰新制度；而與他人合作的需要。此話的初步，如聯絡並組織將所有的軍隊，後來復及於省軍。一九一一年革命後的第一年，軍隊中共分四派：第一即所謂直隸系，馮國璋與曹錕領導之，由直隸、山西、湖北及江蘇的數部。河南與江西直隸系分化後，產出第二系，即安徽，或稱安福系，根據浙江、福建及山東的數部。這系的名詞，不是從安徽，或安徽省而來，乃從社部所在地的北京安福街而來。中華民國第一任陸軍總長，幾次的內閣總理，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北京臨時執政的段祺瑞所領導。第三爲滿系，東三省、蒙古的幾部，及安徽省所代表，而在那時滿州軍閥張作霖領袖之下。第四或南方系，依據廣東、廣西，及至四川、貴州、湖南，在袁世凱（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黎元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馮國璋（一九一七年至一

九一八年)徐世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曹錕(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各總統段祺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及張作霖(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臨時政府治理之下,常爲單獨而時時參予內戰。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起,據吾人所知,爲武昌黎元洪部下的變。起義者雖是省軍,然袁世凱遣之平亂的,忠於滿政府的軍隊,率爲新式軍隊所敗。不久即與北京政府,會議於上海,置信於革命領袖。帝退位後,袁世凱任總統。它得了黎元洪,及其他參加革命的諸將領的忠誠的擁護,與自其革命前個人組織與訓練的軍隊,可是它仍謀解散革命前煽起的各省軍隊,却從沒有成功。

袁世凱自任總統時起,即輕視新政府,妒革命的南方人,時且明白的忽視憲法。這類事情,引起多人的反對。一九一三年三月,國民黨會議的領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人都謠此罪爲袁世凱所爲,因此,反對者愈盛。有七省早已預備倒袁,惟靜待時機而已,及袁氏未得國會許可,發行改組借款;復以總統之名,於七月間撤以反對態度對之的南方都督職,時機至,南方,及揚子流域各省起義,稱之謂二次革命。這次反叛,爆發於兩月中,領京有被捕者,有如孫逸仙等被迫離國者,可是南北鬥爭起,多年的繼續着,朝秦暮楚,目的與方法時易。

時或中止對敵行爲,開和平會議,(馮國璋於一九一七年,徐世昌總統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發嚴重的復交宣言;然而爭端息,新戰爭又相互起於一系與他系,或此派與他派。

一九一七年，南方組織獨立政府於廣州，此政府常於孫逸仙統治系，於一九二五年死時始止。常設立在廣州，漢口，及現在的南京。

一九一八年，北方軍閥的力量與傲慢，增長到這樣的程度。他們甚至於由它們的議員，組織議會。這就是所謂「督軍議會」。

一九一九年，總統徐世昌袁世凱的盟弟，召和平會議於上海未果。一九二〇年，戰事起於直系與安福系間。安福系欲驅逐軍閥之不與共同情者。此時，直系為曹錕所指揮，因吳佩孚（洛陽軍閥）統治下的河南軍隊的幫助，非但打败了安福軍隊，並且使安福派終了。那時，著名滿洲軍閥，前為土匪的張林霖，抵北京，命它的軍隊，向關內，並要求與曹錕合作。這種行動，不為吳佩孚所樂從；因為它的意見，與張氏的見解衝突，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當張作霖的軍隊，向北京進發時，被吳佩孚，及其助者馮玉祥所攻擊。吳馮最後得勝，迫得張氏的軍退走，而張氏自己退回他自己的京城瀋陽去了。（那時瀋陽稱奉天）。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錕易黎元洪（它在一年前，徐世昌被迫辭職後，重行被舉）而為總統。新總統的賄賂議會，促成南方領會，開始與腐化的北京政府戰爭。雖則，沒有得到多大的政策，因了環境的傾向，它的計畫，吳佩孚成功了。直系軍力的集中，到了一九二四年，直隸，山西，湖北，四川，湖南，福建，及江蘇，貴州的數處的軍隊，統在它管轄之下了。——換言之，這就是合前直系安福兩系的全力，加以前南方軍閥的疆域的極大的擁護。

那年九月，張作霖的勢力大增，它得了某種外益之助，稱曹吳爲賣國賊，而開始與曹錕吳佩孚大戰了。從這次的張吳戰爭中，一個第三領袖馮玉祥，驟然崛起，而成爲勝利者。初在吳佩孚一方，而倒吳於十月二十二日，佔北京，捕總統曹錕，逐遜帝自其宮中，宣布和平，組織臨時政府。吳佩孚不得不暫時引退，張亦停止進兵。十一月前，安福系領袖段祺瑞，爲臨時執政，至一九二六年，張作霖代之而止。

聯盟不過是環境的使然，馮張立即成爲北中國統治權的爭奪者了。馮玉祥的軍隊，加入了吳佩孚的殘餘軍隊，重爲改組，而成爲所謂國民軍（中文稱曰國民軍），在一九二五年的冬，與張作霖打了。吳佩孚的參加於張作霖的一方，與日人干涉而阻郭松齡（張作霖的部下，而反張者）的進軍瀋陽（那時叫奉天），使這次戰爭的勝利，屬於張氏。因張氏從海中遣往的軍隊的威脅，與外人的迫逼，馮氏於一九二六年三月，退出天津；而於四月，棄北京，不久它暫退出軍事政治生活，離國赴蘇俄。

政府的統治權，現在已落在張作霖的手中了。十二月二日，宣布成立北方軍事聯盟（安國軍），以張作霖爲總司令。它的目的，在剿滅國民軍。當時在蔣介石指揮之下，向北京進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經短期的與吳佩孚合作，並虛偽的崇仰憲法。以後，張作霖即宣稱爲中華民國的獨裁者了。

雖則在它們的進程中，有信仰或不欲它們成功者所生的阻撓，國民軍還是繼續着它們勝利的前進。就是南京事件，與日本的侵入山東，也不能夠永久的阻止它們的前進；且因了民衆的擁護，它們消滅了張作霖的

聯盟；並結果了它的政府。一九二八年張氏棄北京，其城即爲革命勝利軍所佔領，張氏於其歸家途中，車在瀋陽附近被炸。（譯者按，張氏的專車，係在新民屯被日人所炸毀。）這著名的胡匪，曾爲中國一部的最高統治者，結束了它的光輝的事業。張氏的死，喚醒了全中國的變換，尤其在滿洲。張氏之逝，消滅了反動派的一個堅強的維護者，舊制度的擁護者，於日本在滿洲活動極有價值的人物。

## 第二節 張學良

張作霖之死，給滿洲以極大的震動。誰能夠繼承它？滿洲對北京的新政府，應採什麼態度？將和日本產生什麼關係？日本常常在滿洲聲說它的權利，督視滿洲軍隊的行動，並且試爲，雖然沒有成功，保護它的附用者張作霖，（當它服從的時候，）阻止國民黨的得最高權。（如濟南事件是。）張作霖的死，至六月二十日炸車事發生後，兩星期軍行宣佈。它的兒子張學良，所謂「青年將軍」宣佈爲繼承者。大半是因了它父親的權威，或許也是爲了避免權位篡奪者的衝突。

### 第一款 它的性情

張氏年可三十左右，無特特才幹；而受西方教育，爲吸煙癮的改成者。（它的堅強意志的證明。）運動家，而又爲有經驗的軍人，它承襲了經濟力比任何中國部分都堅強的地域，訓練極好的軍隊，據學者的估計，有四十

萬強，遣軍隊，照西洋方法組織，有外國顧問，與製造軍械專家。

## 第二款 日本的干涉

爲着它部下吉林黑龍江兩省統治者的仇視，日本人勢力的威脅，張立即與國民黨談判，因此爲東京政府所嫉。「滿洲地上無戰爭」的決案，自始卽爲田中政府的積極政策，並且現在又加上了「不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決定了。

濟南事件，始自五月三日中國軍隊，與五千日本軍隊的衝突，這些日軍，在一九二七年中國的抗議之下，在那裏，伴爲保護二千日僑，及其財產事件之終，在中國交涉員蔡公時，及三千華人，而日本所失者，死五十，傷二百而已。五月七日，繼之以福田將軍的十二小時的愛的美敦，要求懲辦中國軍司令，及完全解除反日軍隊的武裝。這次事件，暫時阻止了國民軍的前進，可是照吾人所見的，這確未救助張作霖，或排國軍民於北京，及滿洲邊境之外。

一種方法失敗了，日本復用別一種方法。日本由駐瀋總領事 Higashi 忠告「青年將軍」與南京中止談判，張氏不之從，日復派 Hayashi (Baron Gonsuke Hayashi 最高外交官也) 爲駐瀋專使，與瀋政府云：「日本反對滿洲的，與中國其餘部分聯合，如聯合談判繼續下去，那沒日本將探相當手段，以保護它的利益。」(注) 雖則迫於宣布獨立，張學良沒有如命，以行它中止了與南京的談判，可是後來重開談判。最後，不願日本宣佈加

入國民政府。

### 第三款 對南京的態度

雖則張氏正式承認南京的權力，並且是南京國民政府委員之一；可是它仍舊保存着滿洲的獨立性，因此不久後，得免蔣介石與其他軍閥的戰鬥，此外在許多同樣的事情中（如近年的俄羅斯）外來的干涉，都失敗了。這時候，使中國統一，而抗外侮，決定了滿洲與日本計畫相反的命運。

### 第四款 中東路衝突中張學良的行動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哈爾濱的非法撤捕中東路俄員，及中國官員管理路政的和平解決，都在張學良管理之下的領土中。侵俄境的軍隊，也是滿洲的軍隊，然則似乎沒有一個，把這事變的責任，歸之「青年將軍」。它顯然的，是為地方官員之所應者，而與南京合作。（蔣介石宣言南京政府的「決自俄人取還鐵路。」）受到這次衝突的最大的物質上的損失者，也是滿洲俄人經數星期的忍耐，與屢次警告的。最後至華方。可是戰敗的軍隊，雖是滿洲軍隊，軍事上的最大犧牲者，猶其是外交的屈辱者，還是始為衝突者的蔣介石，不是張學良。

衝突過後，受權於瀋陽南京的談判，終而簽 Ranharovak 草約，南京因雙方誤會的解決，繼續阻止會議約定於一九三〇年正月二十五日於莫斯科舉行。蔣氏托辭延宕委派會議代表。雖張學良（與其外長顧維鈞博士）堅欲談判，而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初，中東路管理新主席，雖國至莫斯科，可見它們條約的相合。

## 第三節 馮玉祥

軍閥中最饒趣味的一位人物，是馮玉祥，又稱「基督將軍」，外人均知，因為它信任基督教，而尤為熱心的教徒，曾介紹它的軍中，以唱聖詩的習慣。

馮氏為安徽農民子，早歲受軍事教育，前習於民族主義與愛國心，它是生活簡單，工作堅苦者。而尤為人民的役僕，以終身供役於人民的福利，至少到近年為止。它的軍隊，與中國其他的軍隊的紀律訓練，與生活不同。馮氏於可能範圍內，招募農民，未為兵士而為軍隊，生活所腐化者，復致力於教每個士兵去讀書，寫字，與習職業。它灌入它的軍隊，以忠於國家的心。這是多數中國人的新理想，「為國而死」，「愛民勿擾之」，成為它的軍隊的口號。它的軍隊，代擾民而使之築路，及為鄉村方面各種的改進。

馮氏以一實在者，而世人均知其為善變，曾數度叛其同盟。

### 第一款 馮氏昔日的叛變

馮玉祥受軍士訓練之始，已熟諳人生與政治，著於它能力的高。它的專業進步頗速，及一九二一年，即為山西代理督軍，與該省「模範省長」閻錫山，共同工作。翌年，馮至河南，遇吳佩孚，數日後，委為陸軍監督，而至北京，不久，為一九二二年吳張戰爭中之要角，助吳敗張，後復於一九二四年為西北邊防督辦。時遠佔北京，捕曹錕，驅

遜皇傳讓出宮迫，其伴吳佩孚辭退。九二六年馮氏與張作霖爭是時，吳佩孚而助張敗「基督將軍」馮氏即引退，不久離國，赴莫斯科，人稱其爲受軍械及金錢的接濟。

### 第二款 擊潰武漢政府中馮氏之功績

旅俄數月後，馮即回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與國民軍聯合，即與新同盟者合作，與張作霖戰，佔隴海路，並以其餘部，自陝西東竄。那時，正值國民黨分化，而馮氏不得不決定其戰爭的路由。

六月初，馮在鄭州，與武漢政府代表會議，數日後，移駐徐州，與蔣介石會談。深知激進派無取勝的機會。又蔣介石與張作霖間的談判，有聯合以制共產主義的可能；因生爲實在者的馮氏，即決定與緩和派聯絡，這樣就促成了過激派的失敗。

### 第三款 馮氏與蘇維埃的決絕

謠傳其尤：(1)反對并壓制共黨，(2)助蔣介石攻北京，馮氏得南京政府多量的軍械與金錢。

馮氏與莫斯科的關係，此時自然而完結了。

基督將軍於其親蔣而反共後，不得不與蘇維埃決絕了。雖裂痕招障，然又有仍以馮氏與俄羅斯合作；得俄羅斯供給者。然此說不能認爲合乎邏輯，最後馮復試調解甯漢，然以無效果。武漢左派，較南京政府之掌權者，過激而不能和。

## 第四款 馮氏的參加南京政府

南方數月的不陸阻止了北伐的工作。十二月，蔣介石自日本歸繼續北伐，馮玉祥亦重復與之合作。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國民黨舉行四中全會，聚中國國民黨的分散勢力。是年初，即全部恢復北伐了，蔣介石的軍隊，經山東，沿津浦路北，馮玉祥聯合閻錫山，沿京漢路北進，四月，聯軍無阻止地抵 *Kalcan*，即自北京之西北，至山東之南，立即可包圍北京，然以日本在濟南的干涉，阻止了東部的前進。

其時，馮閻繼續向北京進發，它們的軍隊，第一個進了北方的爲張作霖，請求停止對敵行爲後離棄的京城。當軍軍領會會議於北京，（現稱北平）討論編遣軍隊的時候，蔣介石很明顯的贊成集中主張。整個的編遣。閻氏贊助其說，可是馮玉祥却表示反對，在解決滿洲問題以前，有留駐軍隊的必要。南京新國民政府成立後，馮爲軍政部長，又爲五院院長之一，合作並不因此而中止。蔣氏的權利，又有多省未加承認。蔣氏一壓制之力，及於它的同黨，它方面更及於反對它依附外人者。列強在中國的利益衝突的形勢，益加嚴重，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抗爭尤力。激烈分子，就與蔣介石氏分離了。

很顯然的，軍閥的鬥爭，不像以前那樣，由於意見的不同，完全出之以個人的喜恨，與賺錢的慾望。

## 第五款 馮氏最後對蔣氏的攻擊

一九二九年三月，國民黨第三次前國代表大會，會議於南京，一時，政治空氣，頗對南京方面以不利。馮氏與

其他重要軍人，均未出席各方，乃起而反蔣。

四月，蔣馮不睦，益形嚴重，其它領會蔣氏的國家化。因為它們預見這種能力的集中，足使地方領會權力的減少。一九二九年四月，蔣氏捕廣東地方政府領會李濟琛氏。甚有謠傳其被殺者，馮氏睹其情，稱病辭職，於肇漢衝突再起時，宣佈中立；可是這種態度的可能，這是短時間的。馮氏後不得明白表現蔣氏政策的不合，命運的不濟，迫得它辭職離國，後中止出國，備預於同年冬再行戰爭。

初，馮氏似不親領軍隊，作戰者，都其部下。十月十一日，南京政府申令討伐，向漢口前進的馮氏。國民軍並令捕馮部健將，軍政部長鹿鐘麟與 Tier-Chih 11人，皆住京而預計潛逃者。同時，蔣致電山西總督閻錫山。——馮氏自七月起，就駐節山西，以避南京之怨。——請其解釋馮氏軍隊南進的理由。這些軍隊，乃閻氏負責遣散的，閻置不答。——雖在十月二十三日的那天，宣佈中立。——可是不久，就成爲叛軍的領會了。

當中東鐵路衝突正烈的時候，蔣氏以鉅額金錢，與閻馮以求了解，然而中國的習俗，每到春天怨恨又起，馮氏再聯合閻氏，以抗蔣。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中國統治集團，大起衝突；南京與閻馮領導下的北方集團，得到了張學良的同情，開始內戰，支持得很久遠。

西南各集團，也加入反抗，其中還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雖則北方終於在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失敗，閻馮

被迫隱退。然而在農民暴動與工農組織的紅軍擁護之下，（有人稱之謂匪）却給南京政府以極大的艱難。

## 第四節 閻錫山

### 第一款 過去神祕的地位

別的有力軍閥，是閻錫山，山西的模範督軍，是常守中立的神祕者，不入戰爭與政治競爭的旋渦。閻氏神祕的說明，可以在它的地理位置中見到。這種地位，使它有不入實際戰爭，或敏速襲擊之禍的權利。它的山西省，遠離戰地，與外力侵略的中心；而與北京與滿洲相近。經濟的富裕，與不受內戰的影響。山西到現在止，還是例外的幸運，與相對的興盛。因為經濟情形的佳妙。山西的人民，沒有反叛性的成熟。閻錫山這位多利的主人，對於人民的福利，予以相當的注意；並於可能的長期間內，保護他們免除戰爭的痛苦與幻變。

### 第二款 閻氏與外界發生關係之始

革命的發展，與其勢力的傳遍，全國沒有一省，可以居於單獨的地位。山西當然不能例外。並且北京的幸運，與閻氏有關，它不得不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聯合進攻北京，且於張作霖退後，進佔北京，一九二八年的冬季，閻氏接受（雖則不是出於願意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官位。翌年，它自覺已入了不良的政治旋渦，它於收納馮氏中止遣散馮氏軍隊之後，被蔣氏迫而起與外界發生關係，最後它宣稱，反抗南京的獨裁。

一九三〇年二月中旬，閻氏致電蔣氏，請其辭職，並以自己辭職為條件。蔣氏復而預備戰爭，閻氏即自稱加入北方集團，反抗蔣介石個人的獨裁。三四月間，中國北部各省，除河南山東以外，完全脫離了南京政府名義上的統治。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各種行政機關，都被地方官吏所佔，逐出南京所委派的人物。四月二日，閻錫山任各軍的總司令職（稱謂國民），並宣誓支持倒蔣運動。

二日後，南京通令捕閻，四月八日，北方軍隊開始南進。十四日，閻氏令其留天津關稅為北方軍隊之用（除償還外債以外），並委前張霖作顧問辛柏森（Lenox Simpson Putnam Weab）任稅關監督。閻氏並在山西設香烟專賣，違背條約，侵外人的利益。六月，山東忠於蔣氏的軍隊退走，為北方軍隊佔領。一九三〇年七月初，閻氏統大軍繼續與蔣氏戰，滿洲軍閥——譯者按即張學良——的調解，也沒甚效果，最後，閻馮失敗，隱退。張即公開的與蔣氏聯合（略）。



## 第十三章 中國的文藝復興

現代中國最要的成子，當然是所謂文藝復興。這個運動，是把斷止久使中國退化的，各種古情習新精神做代表；這類的因子中，有教育的制度，名義上公之於世；但是實際上，却是屬於少數人的，因為過份的重視古學，阻礙了真的進步。其他崇敬祖先，繼之以忽視現代科學的價值。

華人的著名創造力，使其文化爲人崇仰者數千年；而於人家衰亡時，有過光榮的時期。中國的文明時代，當大哲學家老子，孔子，墨子，孟子的時候，先於耶穌紀元的起始者，有三五百年。中國的文藝復興，遠在歐洲文藝復興五百年前。蒙人治下的元朝，中國多年的發展；繼之明代的隱穩的發達，與西方侵略衝突的時期，雖不見華人創造天才的特殊表幟；却無疑的，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表現的，很可看到能力與經驗的集合。革命的結果，使它們開始在別的方面的表現。

吾人不能於許多事物中，過於重視現代中國文藝復興的意義。自覺心的覺醒，自尊心的生長，與國中天才的贊賞；爲革命的成功所激發，達於文藝復興之下，將來或將有重要的效果。

## 第一節 創造力的覺醒

現代中國文化生活的極出領會胡適博士認中國現為文化興起新時期的起始。衆亦然其說。中國已覺悟，因人民生活特殊的文藝，創造力的復興，孟羅教授 Paul Mantoue 云：「古今無一時代與地域，有這種人民；完全為習慣所束，而神秘的以之為它的拘束的禮教固執。過去如中國人者，完全為它們生活方面所組成。中國人的教育理論與實際，表白出它們不變社會結構的久續。它們的守舊性，它們的主要道德性，它們個人，或國家的優劣。」（上文見孟羅著「中國——革命的國家」一九二八年出版於紐約）

中國如西方然，需要傳統教育制的改正，及其他事物的復估。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改革繼之。一度曾為反動的壓迫所阻；但庚子拳亂後，即行恢復。或有更甚者。此等改革，現代化的程序始後，中國繼續循此路立即入於文藝復興的時代。這種文藝復興，東方名之曰「新潮流」。

多半始於文藝，這個運動，與各種文化的，社會的改造相混。一九一九年，復興與政治改造相混。（註這是孟羅的話。但是，文藝方面，却是基本的。中國的經典，雖仍為學者官吏所用，早已成爲一種死的文字；因此經典仍為著名考試制度的基礎，因為這個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選出了解公文的古典文字規程。一八九八年，現代教育遷入中國，一九〇五年，舊教育制度廢止，新學說的偉大觀念，在一九一六年現代文藝運動開始前，進步殊少。

當古文常常認爲學者惟一公物的時候，民間詩歌，戲劇，古事等文學，久已用白話寫了。把簡單普通的語言來代替古文，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第一步。自從它的發軔以後，幾百萬的教科書，和許多的新聞雜誌，已印成白話，或語體文，來擁護它的目的。中國的舊標準，與襲自外洋的新標準，全被襲擊，而爲批評的標的。因考察而生比較，比較後，有批評，批評轉而成爲懷疑。（譯者註，這句話是寶路孟落講 Paul Manroe的。）實際上，這個運動影響了華人生活的各方面，激動了新的思想，鼓勵新環境的試驗。中國青年所表現的，廣大的沈思，在孟落教授看來，不過是數千年考試制度所給與的，奴隸式限止的反響。雖則到現在，這種反響大半可批判而毀滅；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人的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創造的能力，有深大的信任。

中國人與其他革命然，是勢力支配下的舊形式舊制度，不餘一切的阻礙，繼續進行它路徑的新觀念的鬥爭的，集合的結果。同時，放棄了國家的停留中止的創造力。舊的秩序，舊的風俗習慣，現在已形消，而甚至廢除，不得不代以來自外洋，或華人新創的新觀念。脫若入中國，即與中國史，及中國人的需要，探而納諸國情。

中國人心靈與心理上形勢的變換，雖不是革命的突然的產物，然而却是多年的結晶，受到中國與西方世界溶合的極大影響。西方人個人主義的思想，摧毀了中國的舊家庭生活的基礎（註郭秉文著中國與美國一文中說「過去家庭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社會，實業，與政治的單位。」）西方哲學，與基督教的學說，助長改革中國的程序。許多中國人，從外國，或外人在中國設立的學校裏所受的教育，有特殊的深切的影響。這種學生，人都

以學者視之，（不待剖明，它們學術上的成功。）并且，在它們國人的目光中，這類學生，因了傳統上智者的敬仰，值得崇敬的。它們更以明瞭西方秘密著。這種秘密，對於許多東方人，僅屬諸於想象。

成功的革命，性質上必然的步驟，就是到達第二，或充滿改建空氣的進步時期。那時創造的熱烈心，煽動了羣衆，去思考發明，與表白它們自己。這種現象，近年來，已被許多觀察者，在俄羅斯注意到。現在，也成了中國情形的一種狀態。

民族主義。與民族自覺心的產生，無疑的，有助於激勵中國的文藝復興。不可避免的，雖則很不幸的，隨着了多量的排外觀，如非完全侮視外物，但是，藐視與否，許多西方的格例，是做倣了，種種風俗，是因襲了歐美的習慣，是移植過來了，外國的式樣，嚴重地移而納入家庭生活裏。父母失去了它們的威嚴，婦女解放，它們活動的範圍，大爲擴張。其它的變換，是不斷的繼着民意，成了政治，社會活動的強大的成因。

中國民衆參加民衆運動最大的阻礙，可以在它們廣汎的文盲裏見到；即最近如一九二五年，中國人民中，差不多還有百分之八十，不能誦讀與書寫。（註這句話見自 Y. C. James Yen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民衆教育運動一書中。）象形筆劃的應用，與讀書前幾千字的誦習，使教育之平民，太長期而浪費。新進的華人，不必說外人，當然早已感覺到，甚於讀古書，舊教育制度的言點，與其他的缺憾。但是在革命的新精神，輕易地介紹了久所執計，而終爲遲緩與保守主義所誤的改革之前，很少變換；而保守主義，與遲緩二者，於過去中國的

腐敗，負有責任。

## 第二節 民衆教育

現代中國教育制度，始自十九世紀的後半期。這個運動的首倡者，爲康有爲。康氏爲一新進粵人，崇仰者均呼之曰當代孔子。康氏於歷史上，俄國大彼得的改革，與日本的覺悟，受着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宣傳改進中國。康氏不僅把它的見解，激動了光緒帝的注意；并於一八九八年見之實現。這些改革，精神上似屬進化；實則很是緩和，且主張保持中國種族<sup>辛</sup>文化的特質；可是它們終被反動派所反對，立予廢弛；然則，現代精神的神髓，使之——九〇〇至一九〇六年間再現。

一九〇〇年，舊考試制度，改而代以新學校科程，然經五年的無效溶新舊於一的試驗，革新因以乘止。一九〇六與一九〇八年間，時代的潮流，進而爲中國憲政改革的政策。保守派，反動派，與基本政治變換的戰爭，減輕了它們對教育制度的反對；因而使改革較易。它們的實體，更因舊制度教育的管理，集中在政府的事實，而簡易化。因爲各種考試，均由北京統制，一旦變換了教育制度，繼續循着這個方向發展，並且成爲中國現代化的真切的工具。

孟落教授說，沒有一個中國社會組織的形態，於各種組織，——政府，宗教，社會，——有更深大的影響，如教

育制度者。更沒有什麼在現代生活中，完全消滅。像教育制度者。郭柔文博士，把這點擴大而說：「教育觀念的更易，隨着教育的方法，與內容的變換。」它又說：「社會責任的理想，是重要了。」「教育自由的傾向，」代替了「權力反抗，與批評精神之興起的，久定且觀念，與解釋的表準……」「科學教育，及其職業目的的新思想，如反動派反對舊精神文化的單方思想，」不可免地，繼以它種更易。

過去中國，實際沒有國家管理的公衆學校。革新給與了這方面的極大的變換。一九〇八年，北京有二百另六只學校，全國有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七只，一・〇二八・〇八八的學生。一九一〇，北京有二五二只學校，全國有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只，一，三〇〇，七三九個學生。一九二三，全國有一七八，九七二只學校，六，六一五，〇〇〇個學生，佔學齡兒童百分之七・二。

現代教育需要的滋長，與中國經費的不足，給設立外人學校，一個非常的機會。這類學校，大都爲了傳教，和其它利益而設。

改革後，各種的改革，自然隨之而生。約法上第二十條說：「中華民國的人民，應受初等教育。」全國教育協進會，因以成立。一九一二年，初等，中等，及師範學校的課程擴大，到每種四年。一九一三年冬，國家考試制度恢復，但是附着了方法的修改。

「信認了人民爲國家的基礎，」與「民主政治與文盲不能兩立，」新政府轉變了它們的注意，於教育的

普及。起初，把古文簡易化，並且補救其繁複點。經過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文學革命，白話代替古文。經過了法音字母的應用（簡易的讀法），與一千通用字的選擇，讀書與習字的藝術，較有便於民衆。

這運動，經 Y. C. James Yen 與其同志工作後，始見有特異的精彩。世界大戰時，Yen 氏爲青年會祕書，與中國苦工，工作於法蘭西。親睹中國民衆文盲問題。此類苦工，與協約軍隊者，法蘭西約有二十萬，實際上，都是目不識丁的人物；因此，它們都不能與其視朋通信。除非是由幾個受有教育的中國人如 Yen 氏者的代辦。它供應了它們的需要，青年的有力者，受到了革命的影響，它們國人的這種狀態，很足以使它切心地設法補救。

數年的研究以後，以及 H. C. Chen 他的幫助，它發明了一千個基本字母。初級課本與讀本。因以出版。民衆教育運動，因而得了穩固的基礎。它的目的，Yen 氏自述：「使教育便民，使它們到於最短時間，與最少消費，得最多的實用字。」數年的經驗，表示出只要四個月的時間，可以讀完全部的功課，而所費不過美金五角。爲了適應各地的情形，各種教育的方法，因以發明，這些方法，包括：（一）視力教育的大衆方法，與羣讀的監視。（二）一級二三十學生的各級教育法。（三）四十至六十學生一級的圖表法。（四）環讀法。（五）「人民問題站」專使家庭全無知識者，而不能入校上課的文盲，易於學習，及得其問題的答案。

這個運動的完全意義，據它的創始者所述，當然非二三十年後，不見。可是，它的大價值的支節，可以簡略地在這裏見到。

(一) 第一步大規模地去組織民衆教育，中國早已於教育最高的地位。實際已有學習的專制民衆教育運動。給全民以教育機會。

(二) 這是民族、民權民生運動。

(三) 這是完全教育的激勵。……益利其教育。

(四) 新文藝的創造。(民衆文藝)

(五) 真公民的訓練。

(六) 成國家的統一。

(七) 促世界和平的實現。

這確是一個令人欽仰的列表，有名的批評者孟落教授說：「無疑的，所說的希望，多少是空想罷了；因了它種希望，將形成偉大建設運動之一。政治情形，因以和平，所以有極大的進步。」

## 第十四章 經濟情形

中國自古爲農業國，一部分的人民當然常從事於實業，與商業。從事實業的人，專致力於手工業，土產原料的創造，以爲它們自己的工用。當商業是中國人普通職業的時候，它們有貿易的夙望。它們的交易，通常在地方社會的小範圍裏。從前，它天然出產的數量，與種類，很足夠它的供用；因此無與外界交易貨物的需要，因此繼續它孤獨的地位。

經過了耕田長久的經驗，中國農民，可以高級農業專家視之無愧。藉了它們的田地的地理的分派，它們的特異種植方法，與種植循環原理的科學觀察，——它們已繼續維持土地的肥沃，有四千多年之久，但是人口的增長，依靠了同樣的面積，未免使農民的所有減縮。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住居在城外，百分之八十，佔着農田。（其餘的百分之十，專事牧畜，與其他職業。）個人所有的畝數，因此特別的細小。

照 Kuhner 教授說；（註 Kuhner 教授，是俄國人，它曾用俄文著中國近代政治史綱，一九二七年在海峽出版。）一九一八年，六九，〇〇〇，〇〇〇，農民中，有四三，三四五，六六八，人是個人有地者，其餘多是佃戶，自己沒有田。在這個數目中，有一七，九一四，三三一八，（約有百分之四十）有四十三畝，——

每畝田不到一英畝。一一，三〇三，五七〇人，（百分二十五）有一英畝至二英畝。六，七一二，三六六人，（百分之十五）有田自二英畝至五英畝。四，一三七，一三六人，有田自五英畝至八英畝。只有二，二七八，三六五人，有十五英畝以上的田地。換句話來說，中國農民，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五，是依靠着小農田，迫之爲艱苦的工作，與有限的耕植，合精神與身體爲一。極輕微的氣候變換的不佳，就會成幾百萬人的災荒。

中國農業最重要特質之一，就是依靠相當水流的供給；但是中國的灌溉方法與用具，很是陳舊。現代農業機器的缺乏，除滿洲的幾處以外，耕植存用古代的器具。化學肥料，沒有廣爲採用，泥土的天然肥性，因而降落到地的罕少，使中國農民，實際上，不能發展巨量的畜牧。

不斷的內戰，時或繼之以灌溉物的毀滅，政制的腐敗，使農業現代化，與出產規例更難。（結果，特殊產品，如茶，豆等類，生產過剩，其他則生產不足。）常見的災荒，（半由於內戰，半由於耕者方法的退化）及農產品與工廠物價值不平均的發生，助長了很利害的危象。這種危象，中國農業，現正在經歷着。

這危象，在中國農業中，最特殊的是下表米的輸入。中國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平均每年有三百七十五萬噸。一九二一年，增至六百四十三萬噸。近年來的字數如下表。

一九二二年	一，一五八
一九二三年	一，三五六

（以千噸爲單位）

一九二四年	七六八
一九二五年	七六四
一九二六年	一，一三一
一九二七年	一，二七五
一九二八年	七六七

事實上，省與屏藩的農田如滿洲，新疆，四川，比中央部分更大。（估了平均形式的首要。）中國本部各省的田，都是山形的，田的支配，很是不足。這種支配，僅能勉強維持生活，當然是使得許多中國農民，轉變別種生活方法的成因。可是，廣傳的舊中國的保守主義，外界聯絡與交通的缺乏，多年的阻止了各方的進步。合牧畜與手工業的傳統制度，基於家或族的生活，與經濟的發展，都是保持孤獨的工具。家，族，村，城，省，各自為生，這樣，減低了交通工具的重要；所以，亦就遲延了它的發展。無與其他文明人類經濟的關係，與多年的反對野蠻人的片見，阻礙與外人關係的成立。

## 第一節 不良的實業狀況

貨物的交換，漸次起出家或族之外，村際的商業發展，地方間的貿易隨之。各業的良工，開始組織，漸漸形成

了行會；這種行會佔着中國生活極重要的部分，至近日始止。

中國的實業化開始了；可是它的進程很慢。中央政府與實業的發展，好久沒甚關係，使實業繼續在古代方法的阻礙下奮鬥，沒有得到現代機械的利益。獸類外，普通運輸工具的缺乏，於運輸大為阻滯。中華不信外人的傳習，仍是沿用着良好的工人，即使加入行會後，繼續它大部的工作，在它鄉村的小店裏，（照古得諾 *Nikolai Gouonov* 教授在「中國的分析」中說。）做它的交易，「好像農業工作不能時，農村生活發生了意外。」因此「各種的穀類產於田裏，大半的工具，又在那裏做。」商人與工人，不能為顯著的區分；因為常常出買貨物，以代替製造。

馬克思學派共產系的幾個經濟學者，主張中國仍在前期資本主義生產的，半封建的情形中，在西方人的意思中，僅是實業的胎胚。它們深信，中國沒有經過實業化的程序，而發展共產制度的生產的必要。它們聲稱，中國可以基於蘇維埃制，改建它的國民經濟，超出資本主義的時代，直而向共產主義前進。

可是，與西方的關係成立以後，舊中國的經濟制度，因以崩潰，慢慢地，漸漸地，代替以合時的實業制度。西洋貿易的發展，很迅速地，發現出好像買辦一樣的，中國批發商賈。它們是外人探藥茶，絲及其他商品出口的代理人。它們也從外洋採辦貨物，在中國推銷。中國人工的低廉，早已引動了外人在中國被迫開放的口岸裏，開辦工廠。中國人沒有以前的做做，歐美商人。現在外資開設的工廠，逢着了中國人的競爭，發展的迅速，外廠的衰落，如

果不是漸次的消滅，視乎僅僅是時間問題吧了。實在的，許多的英國工廠，已漸趨消滅了。

中國的西方式的實業，肇自十九世紀的末葉。最後的九十年間，中日戰爭以後，中國始有鐵道發展了運輸事業。外來的勢力，廣為傳遍，輸入外貨，促成了外國工廠，與外國方法的創設，及華工的外國化。從那時候起，有堅固的發展，如果是緩慢的話。一九〇六年中國已有十四萬個針錠，四十萬個針錠。一九一八年，有四十二萬個，一百十五萬四千個針錠。到一九二三年，有八十三萬，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個針錠。一九二四年，在中國現代式的工廠的總數，超出二千另，有呢絨工廠一百另九另。紡織工廠二百十八另，麵粉廠九十五另，電力站一百二十一另，磚灰廠五十五另。

大戰中及大戰後，中國工業，較前發達更快，尤其是呢絨實業。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呢絨佔中國進口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一八年，不過百分之二七，二一九二一年，僅僅佔進口貨總額百分之二三，一。實際上，發展也許可以更快一點；但是因為一時候因戰錢而重稅，致從外洋購買機器困難。在一九二五年，因各種不良成因，阻止以前還是繼續的發展着。這許多中國工廠的成功，似不能滿足國內的需要。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只有百分之二，一五是本國工廠的出產總數，百分之二二，六是外貨。它的平均數，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家庭紡織的棉布。

實業的發達，人口自然地突飛猛進的增加了。因了工業無產者的產生，才發展了它的組織。第一次行會集

團，在一九一六年組織於上海，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它們指導（雖則很是疏懈的）差不多有一百萬個工人；因為罷工時缺乏生活費依據，這些行會，完全入於懦弱無能，不能抗拒鉅大的壓迫。雖然如此，可是許多比較有組織的罷工，在一九一九年的當兒，遍見於各地。一九二二年，大規模的海員罷工，始於香港，有二萬三千人之多，繼之以十萬多人的援助。從那時起，中國的有組織工人，堅固地樹立了前線奮勇的鬥爭，去增進它的運命。中國工人的初期鬥爭，受到中國商會的津貼，商會的會員，很贊同去制止外國的競爭。一九二五年，排外觀念爆發，許多的罷工，暫時的破壞許多中國的外資工廠，且有許多的外資工廠，不得不因而停業。

雖則因上述的嚴重，阻礙不去管政治的不穩定。沒有它，也許可以有更佳的進步；然而中國實業，無疑的繼續的發展。縱使它的發展，倘若不良的情形，許多省內的劫掠，與不斷的內戰，隨之以軍閥的不規則的苛捐重稅。加上了非常征賦，幾乎不能導入良好的發展；並且有值得我們聲述的，就是生產雖然增多，可是鐵道的發達，內戰期內的外來貿易，使中國的進口增加，遠過於出口。總括的說，生產的定命，不是為本國的利益，大半集中煙，鐵的吸收。賣出外洋，來代以進口貨物。多量的戰鬥品，包括在內，這一種情形，當然不能助長經濟與財政的情形。

換句話來說，中國實業化的程序，似乎是依現在時代，都是這不幸之國的治者，或將治者的煩惱。現代中國實業，急速的發展，據郭秉文博士說：「影響社會經濟，與中國人政治的生活，」產生了急待解決的問題。雖則，現代實業，尚在幼稚時代，然而實業工人的直接間接，受到現代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列甯，與他人的影響，迅速地發

生了階級意識。結果，幾百個工會組織起來，去促進與保護它們的利益。

## 第二節 破產之頻繁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銀行家，工廠家，與商人，遇着了顯著的困難。經過這改正的時期，很少的人，如果有話，可以希望渡過這個混亂，而絲毫未受損傷。存在的，也多半是好的命運，超過了它們自己的能力與資本。

一九二八年，中國工業有幾種進步的現象，不久後退，且在一九三〇年，中國的工業，決然的衰落了。許多麵粉廠，絲廠，烟及火柴廠，被迫停業。幾條鐵路，與幾條航線，都因為鄰近的軍事，中止了它們的職務。礦務也減少了，只有支持戰爭所需要的實業，繁忙的工作着。兵工廠，直接受着外國的幫助，無不蒸蒸日上。

其餘的商界，都體驗特殊的困難。鉅大永久的實業，是失敗而衰落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加上了詐欺，這種失敗與衰落，於近年來，在中國註冊各種商業的非常高度的破產，負相當的責任。

## 第二節 財政

中國財政的慘狀，因了種種的原因，民主政治與中國財政的著者Kim. W. Shaw 博士，以國庫的無組織為最要；不平等條約，關於關稅限制的束服，與留華外人的免稅，至今日為止，僅列入「外表的原因」之內。無組

織的內因，大半由於軍閥對於現代國庫機關，如行政，司法，立法的管理，預算，決算，報告，負責官員的等必要品的毀壞，管理與民主國庫員的缺乏。「使這共和國，成爲自私，貪穢，與無主義的財政長官的爭奪品，滿足軍閥的支付，較人民更甚。中國的幣制，仍在可驚的混沌狀態中，過去中央政府既沒有相當的管理，也沒有相當的規則，好像沒有政治管轄實權的樣子。在中國與西方人關係之始，後者曾引入西班牙的銀幣，而成爲商業的介物；後來墨西哥幣或銀元代之，近年來，中國政府也自鑄銀元。（北洋銀元）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銀元流行着，并且每一銀行，不得到政府規定的存儲金，自發紙幣。

各種的試驗，曾創而使這個混亂，入於平靜；但是銀行家，與錢莊所賦的利益，到今日已成爲改革者所強大的阻力。歷史上中國的銀行的成功，遠遜於西方銀行的發展。一九二六年 *Horole M. Vinacke* 氏，在中國的實業發展問題一書中說：銀行的創設，有四種不同形式（一）國家銀行，（其中如中國銀行，設於一九一三年，有九十九分行，分佈於全國；及交通銀行）與省立銀行。（二）商人做大商業的銀行，大半爲匯兌用。（三）通常的國家銀行，與（四）現代式的銀行，如廣州浙江上海商業，與鹽業銀行是。

一九一三年中國的外資銀行，超出同一形式的中國機關，有如下的比例；就是二十一外外國銀行，二一一分行，與十九外中國銀行，一九〇個辦事處相對比。現在情形，是相反了。一九二三年只有三十六外是外資創立的，一百六十六外分行，而中國的，倒有二百三十三外，三百八十七分行。新的中國的銀行，與其分行，較外國銀

行，增進得快得多，雖則後者的資本，仍是很大；所以一九二三年，外國銀行所付的資本，超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的銀行，只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並且外國銀行大半的商業，不歸入於中國；且能依靠他人的款項，因為放入外國行裏，要較為有益。據南京政府宣稱，中國統一的國民黨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把全國的經濟來源的權力，去救濟財政的恐慌。它們成功了，得到國庫的自主，經列強的同意，廢除關稅的限制；並且它們曾試為，雖則是沒有成功，去創設財政的行政管理，以反對軍事管理；更扶植了借貸與賦稅的財政制度。財政部長朱子文，提議的結果，國家預算委員會，由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設立。內中的人物，包括六位軍事領袖，三位文官，以極好的意思，計劃并實行一科學的預算制度。在預算內，支出須與稅收相符；可是不斷的內戰，與許多省分的不承認中央的權力，所得結果，遠離鼓勵。南京政府自己分它的稅收，成了一個不良的例子。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從足以支出的總數一四八，二五六，〇〇一元中，南京政府，把一三一，一七六，三四〇元，或百分之九十二，用之於軍事的需要。（見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的中國年鑑第六百二十六頁。這種的耗費，迫得朱子文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忠告政府領袖說：內戰如再不快些結束，國庫將完全洗盡了，但是，戰爭却沒有終止，消費亦沒有停止。債台高築，稅收不能入庫，關稅自主的回復，當然有點肯定的效力。一九二九年的總算，到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八年，只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然而這顯出的，與其說是財政上實質的進步，無甯說是道德上的勝利。

中國在國民黨佔勢以前，早已需要金錢了，世界大戰的時候，駐北京的美國公使，Reinseck 促美國爲必要的幫助，它却没有十分的成功。日本人對於這種情形，到是十分的活躍。它們進行經橫濱正金銀行，借出一千萬日元，又經交通銀行，借出二千萬日元；并迫中國成立所謂“Nishihara loans”，數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經長久的會議之後，英法日美銀行集團組織的新銀行團參加，可稱謂幫助中國創設它偉大的公用物的事業。實際上，這個銀行團，對於中國財政的進步，沒有物質上的幫助。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的中國年鑑上，中國人完全的外債，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超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以上。這個數字，也可在 Arthur Coons 教授的「中國的外債」中見到，就是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銀元的已得的外債中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不得充分的得到，五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是交通部的債，加上了許多省分負擔的鉅額債務，并且在許多的外債上，有多量的見資與利息。另一方面，我們早就見到的，中國的國外貿易，早已表現出進口的超過出口。例如一九二八年的總數，是二，二一五，三八九，一七三兩，出口爲一，〇〇五，三〇七，四四五兩，進口一；二一〇，〇〇一，七二八兩，進口的超出出口，到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兩之多。這類事實，形成了今日中國財政黑暗的形象。雖南京政府會再三的聲述它的希望，雖則廣大的學識，與能力，由美國委員會的財政顧問，於一九二九年中，供應於南京政府工作，（該委員會 Edwin

Kemerer 博士爲領袖) 然實際的進步, 所望於最近的將來者很少。

#### 第四節 裁兵借款

這類裁兵借款交易的進行, 實際上都耗費在新戰爭的開始, 賄賂軍閥等等。自然激成財政的混亂, 助長政府的困難。

佔北京, 擊退國民軍, 及其北方的同情者後, 蔣氏立即試進行編遣觀念, 以解決軍閥主義的問題。蔣氏召集會議, 去討論蔣氏的提案, 尤即減師的數目, 到五十或六十; 組織二十萬人的警備隊, 其餘的軍隊, 都支配在各種的實業裏。一九二八年七月, 又令禁止補充, 蔣將軍的編遣提案。主張召開特別軍事會議, 它的財政部長, 擁護它的提案。

宋氏主張減軍事費用, 至預算所定的數目; 就是一九二, 〇〇〇, 〇〇〇元, 加上了相當的編遣費。它又說; 如在它的備忘錄中, 有四五種情形不接受, 那沒中國的前途, 真是黯淡咧。

實際上, 編遣絲毫沒有效果, 因爲沒有一個軍人, 是願意編遣它自己的軍隊。當人家保留它們的時候, 軍隊的支持費, 也增加了。南京政府自己, 於一九二八與一九二九年一年間, 費去二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元以上。的金錢, 去克服佔領中國北部各省可疑地帶的, 無效的嘗試。出了三千多萬的編遣公債, 僅僅加上了一點債務。

的確，這些公債，時常很快的跌價，最後到了每元值六角五分。樣種交易，所實現的，不過是用之補充械彈，與給養兵士，并繼續戰爭。

## 第五節 饑荒與公債

不論中國農民盡力於生產，以滿足它自己家庭的食物，中國的幾部分，再三，如果不慣常的話，受到災荒的刺激。人口的稠密，結果每人不能得到充分的畝數。土地的多年的耕種，與西北及東北的災荒的發生，較之那方面繼續的灌漑，有同樣的責任。

無疑的，中國的國內政治情形，包括重稅的軍事擾亂，食物與其他供應品的充分廣大土地的荒涼，加重了這類荒災，使災民每年幾百萬的增加。

過去中央政府，與地方事務，關係渺小，地方官在它們的法權範圍以內，處理各種的困難，比較的聲述北京貽誤災情的人，是少聽到。現在呢，國家構造是變更了，（雖則名義多於實際的，）政府的疏於治災，是重大的責職。這是政敵推反政府工作的，手頭的，特殊堅固的武器，因此各省在災期受到的苦楚，都毫無躊躇地歸之於南京政府；而國民政府的不去救災，也是實在的事情，因為它用大半的稅收於軍用，沒有防災救災的款項了。

外人助力的實力的退還，（美國紅十字會，決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中止它在中國的救災，）使中國依於它

自己的來源。這些來源，離足夠殊遠，災狀是廣泛的擴大了。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差不多有六千萬人民受到災荒的影響，將近一千萬人，因飢饉而死。一九三〇年的早歲，北平導報計算至少百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死於一九二九年災荒的直接結果。中國的幾部分的出產，僅有情常的百分之五十，米的缺乏，為全國所共感。食物的價值飛漲，（米達到了百分之一七七。）生絲，茶，及其他物品的出口，也大為降跌。銀行把苛重的條件，借給各地方與各省。南京政府見了五億元的新債，銀行跌落到百分之五十九。且於一九三〇年，上海的證券交易，受了極大的恐慌。救災的公債，誤用了，飢餓成爲過激宣傳品的目的物，升高了紅軍的地位，而支持共產黨。它的標語，是有更多麵包土地，與更好的時際與機會。

雖然這是良好的空氣，可是，俄國共黨，不加入宣傳與領導羣衆。自從一九二七年被攆於南方中國，而仍不爲歡迎時，它們是沒有進入中國的方法；可是共產黨於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七年間，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多少有點成功。這幾年，怖下的種子，到一九三〇開花而結實了。清貧的多數工農羣衆，聆略到遜逸仙提倡革命，與他們的從者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革命的呼聲，又起來了，叫喊着各階級去參加，以解決生活。中國而非俄國的共黨，組織羣衆，指示出達到目的途徑。

講到今日中國未解決的問題，視乎象要接受列強財政上的幫助，沒有這類幫助，它要把國情整理好，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最好把它打成平地，重新再來建設；因此中國國危前途的預測，在最近的將來，仍是黯淡的。革命

俄羅斯與遠東蘇聯

仍沒有完成，要繼續去發展，不顧內外一切的障礙。

## 第十五章 日本與俄羅斯革命

### 第一節 干涉

吾人於前面的幾章，已經見到俄羅斯與日本的關係。在一九〇四與一九〇五年間，經過迅速的變化，漸漸的進化到一九一六年，成立諒解，而事實上成爲聯盟。

俄羅斯的三月革命，在日本尤其是智識階級，是完全歡迎的，貴族與官吏，因爲對於專制政治的忠實，似乎不爲相當的贊成。得到了俄羅斯事情的詳細報告以後，許多日人，自始就懷疑革命的發展；因爲它們想，已到達了最不利的時機，入於戰爭狀態之中了。東京許多官吏的攪捕，早已於七月四日在彼得格勒的伴試，可以注意。這件事情終止了，米路科夫 Paul Milinkov 的事業。（米氏是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它反對革命的主義，主張歸併君斯但丁堡。Constantinople 後來科呢洛夫 Krutikov 將軍政變，要成立獨裁，許多日人的見解，對於科倫斯基 Kerensky，遠離友誼的態度；因爲科氏把可疑的方法，破碎了它們的嘗試。

鮑爾雪維克，推翻了帝制後，日本官場，立即敵視新政府。因爲它地理上的鄰近與恐怕，俄國在它地域上爲

過激宣傳，（尤其是高麗及其鄰域。）日本爲列強的第一個，如非實際上的第一個，提議去干涉俄羅斯的內政，以駁制它的脅迫。實際上，照我們所知道的，日本曾早在一九一七十二月，派遣它的軍艦到海參灣，或則在好久以前，其他的列強，也採取過這種步驟。大規模的干涉。因列強的抗絕而延宕，尤其是美國承認日本的分別的行動。

派遣軍隊至西比利亞的觀念，顯然的始於日本的參謀部，而田中將軍，那時是參謀總長；後來爲陸軍部長，是最熱心的主張者。

關於這方面，應當記着的，就是軍事的日本，是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勝利的德意志的最大的倣倣者。它的官吏，是由俾士麥與麥兒克的理想所訓練，并且接受普魯士學說，如其同時代的人物普沙， *Clon Paul* 及其犬儒學派波漢地 *Bernhardi* 的權力就是公理的基本原理。德意志政策的箴言，據 *Goltz* 所提議的，是「向前進。」它說：要成功這個目的，德國須不斷的工作，去改進它軍事的組織，并抬高國家的道德力。「前進發展，——不是保持，——道德力量！」德國軍人的名師蕭斯德， *Scharnhorst* 這樣的主張着。它又說：「道德的力量，永不靜止，如果停止了發展，它們不免要沉淪而衰頹，」吾人要鼓勵我們的後裔，以和平之時尙未把握的觀念，念前而見鬥爭，吾們要預備着咧！」

把這些話，和大隈所說的：「在二十世紀之中，日本將在亞洲平原，與歐洲相見，并且要奪取它掌握世界之

權」或者與東京大學的教授，給學生的忠告說：「不僅得到亞洲的大權，并且要迫得高傲的西方人，哀求於日本」并且任何人可以判別近日日本領會所供給的食料，去健設它們國家的道德。

毫無疑義的，Samurai 後裔的軍事的熱心，那些不能取訓的戰士與武者，現在才大為滅跡。戰勝中俄後所生的鼓勵心，漸漸與時俱滅，世界大戰中德意志的敗，證明了鐵腕是不容易解決問題的。即使如莊嚴的裝甲與可驚地訓練，如普魯士一樣，具有經濟性質的教訓，助長了和平合理地，去解說事物，較少起釁的態度；或許有較多的效果。可是這種觀念，不為日本軍閥所主張，軍人團體，繼續搖曳它的指揮刀，且信認無論何事，都可以力勝之。干涉論的理論上的贊助者，夢想到日本軍器的新成功，新光輝，與發展。國家的新機會，其它心智較底的人，貪婪，褒狀，與激勵。大多僅探求冒險，但是對全國的人，侵略的政策，最有誘人的可能。

日本政府，影響軍人固執的叫喊，而歸之於干涉的需要它的理由很多；第一，軍閥佔堅強的政治地位，為它們的領會與指導者 Yamagata 太子，是那時日本的事實上的主人。因為恐懼鮑爾雪維克的蔓延，傾向了干涉者的一方面，去負責保守帝國內的秩序。商界的贊助侵略，非僅因為它們恐怕鮑爾雪維克的蔓延，也因為干涉後的非常的商業機會。許多日本商人，熱望俄羅斯的遠東，成為它們過剩貨物的傾銷場。其它的人，希望得到各種的商業。目光遠大的商人，却早已見到礦和木料地的重要了。

當然，也有一種對強工作的普遍慾望，去防止似乎取制它們的一種社會的不安。無疑的，東京的列強代表，

德意日本去行動，俄人在這方面所占的也不是小部份。我們更不要忘掉日本劃分一九〇五年後的俄人，與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爲德意志敗後的法人，在平行的線上。過記了前者的報復心，——且很愚笨的，——希望以分離國家的干涉，去計算之。各種的激烈，合而使日本與其它列強聯合，去干涉；可是最後產生了各種的希望，遠遠協約國在一九一八年合意的範圍之外，終究使日本的野心，佔先使它的消耗費超出預計以上。

在日人僑居西比利亞的時候，許多枝節，使俄羅斯人疑，它們從前的仇人，同情它們的混亂與顛倒。侵略者的與暗殺黨的合作，使許多俄人，信日本人的真目的，除毀滅俄羅斯外無他。并很少可疑的，有勢力的日本官吏，實際上是在那時活躍地宣傳，區分西比伯亞與其餘的俄國部的觀念。在東方各首創設一緩衝國，以資調和實際的結果，組成了所謂遠東共和國；但是這實在僅僅是暫時排外的方法。

雖則，因爲與美利堅的了解，訂立參加干涉軍隊數的限制。日本違反了協定，派遣軍隊，到西比伯亞的，在美國十倍以上，雖然常常宣言它撤退的意思，實際上，到華盛頓的封鎖後，才退兵，即在此事以後，它仍舊繼續佔據。雖勢力較小，Amur河上的天尼可來夫斯克，屠殺了日本的居民，（日本軍官，是它的背陰。）在庫頁島的北半部的俄國的部份。

到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賜以壓制以後，日本才允許撤盡它在俄國境內的軍隊。這於一九二二年對於東京的侵略者，極大的失望。日本只保留庫頁島的一部，做它請求尼可來夫斯克屠殺的保障。

所以，普通說來，日本的侵略政策，是失敗的。俄人決然的戰鬥，給日本的軍隊，幾次嚴重的打擊，使它不能再與共軍指揮下的混亂的戰爭對敵。這類紅軍，在解放本國的鬥爭中，常常受半紅軍，紫色軍隊的支持，甚至至於得到對鮑爾雪維克，無特殊同情，而以之為保護俄國被侵略的人的贊助。國際上，日本在這種冒險上，受到重大的損失。它怨恨美國，增進對中國的仇視，冷淡了英國。就是經濟上，日本完全沒有所得。有一時期的確，它的南滿鐵路，從俄人所有的中東路，得到多量貨運；但是干涉的費用太大了，使它的平均數，遠離東京的意欲。

從西比利亞退走的決定，雖則實際上是列強迫逼所致，多半也是它們日本人自己的要求。那時日本的內政情形，除穩定外無它，繁盛的時期，始自大戰，戰爭實業的發達，戰爭供應品外洋的巨大的預定，戰爭結束後，立即終止。日本繼續着為偉大的商業，至一九二〇年始止。歐洲僅僅開始於補它們的瘡傷，美洲仍大半產生它的自用品，因此日本自己，覺得在一種令人豔羨的情形中，沒有亞洲商業的競爭者，它在中國的外洋貿易中，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三，至一九二〇年，增至百分之四十，然而，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它開始覺得它的競爭者回復了，它的實業，不得不降低，工廠停閉。日本的商業，自前年的數目中，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五。失業成爲重大問題，工人漸漸不穩，罷工常見，且難於制止。總之，普通社會不安的現象，在各方面顯著起來。在這種情形中，繼續干涉，尤其是俄國新政府已有顯著的成效，日本的行動，爲列強所不贊成，在東京政府，可担險以後這不甚光榮的一章，就此閉幕了。

要完成日本那時在俄羅斯的遠東所做的事業的綱要，把它在俄羅斯革命暴發後，它參加中東鐵路的共管說幾句，這個管理，是由許多列強，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協定而成。「以監督西比利亞鐵道制度，及中東路在內。」因為要去監督鐵路，由各聯盟列強之在西比利亞，有軍事勢力的代表，組織一個特別聯合委員會，又成立兩股：一為工程股，（一美工程師史蒂芬斯為其事。）專門管理這方面鐵路的工程，與經濟的管理，一為軍事運輸股，專門在軍事領袖指揮下，聯合軍事運輸。

中東路因俄國革命的無組織，與各方在一九一八年間的鬥爭，成立了一個計劃，（北京的外國外交家促成之），以中國董事會來警備路制，來代替前俄國的鐵路行政。日本反對這個合同，根據的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日軍事協定，與日本在中東路有運輸它軍隊的權。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中日協定補充條例又云：「軍隊在那條鐵路上運輸，須在負責管理鐵路者的手裏。」中日聯合理事會設立目的，在路上運輸，中日及捷克軍隊，并規定如聯合列強，欲在此界內軍事運輸，允予加入理事會。

楊格 C. Walter young 說：「雖則這些協定表面上允許中國管理中東路，實在沒有完全得到結果，成為中日共管的局面。」國際聯合管理成立後，聯合國的軍隊，繼續護路；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決定中國軍隊有負保護中東路的責任，滿洲所有的外國軍隊，僅僅哈爾濱的護美僑的一千人，及中俄邊疆滿洲里的少數的日軍，這種佈置，自外國軍隊從西比利亞撤兵退後才止，聯合工程股，繼續在哈爾濱工作，到一九二二年十月，

或實際上，到日本軍隊完全退盡後始止。不久，俄羅斯始與中日各別談判，恢復國交，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五年間，它們簽字，開始了遠東的新局面。



## 第十六章 一九二五年條約

### 第一節 權利之讓與

新俄羅斯戰退外人的干涉，由內戰的勝利而露頭角，及經過一九二一年大饑饉的恐慌之後，日本很能知道蘇聯政府是穩固了。牠也知道俄人中，無論在國內和國外，沒有其他政黨和團體能夠奪取多數黨人的政權，而支持很久的時間了。雖然，日本經過很幾年後還堅決地不承認俄國的新統治階級。

雖然因為沒有領事和外交人員的關係而產生種種的不便，日本遲遲沒有把牠和其門庭相對的近鄰間的主要問題解決，直至列強恢復與蘇俄的關係，和恢復商業之後，就是中國。雖仍在革命的恐慌中，也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北京條約，恢復與俄國的關係，尙較早於日本六七個月。

另一方面，俄國也不遺餘力，想助引日本，與之正式諒解。非正式的關係當然仍是有的，莫斯科與東京間還偶然彼此通訊。(註一)兩國間的貿易仍然是繼續，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後三月間貿易總額達到三、五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註二)兩個最大的日本銀行還在海參崴營業，許多日本居民仍在俄國境內繼續經營，甚至

有幾處俄國城市還有日本領事執行職務。(註三)

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蘇聯政府通告，謂以前關於遠東漁獵的一切條約、權利及協約均歸無效，新規定業已成立。這次命令的規定，外人可以由公衆當局租借而取得漁權，但與蘇俄已有條約國家的人民有優先權。這種限制的目的當然是對付日本人的，日本人在俄屬遠東的漁業權利，過去現在都是很要重的。所以再不和俄國訂約，對於日本人是很大的損失；於是東京政府急於最少求得暫時的諒解，假若不是永久協約的話。

爲求得「暫時的調停」Morus Vivendi 起見，在海崙威召集了一個日俄聯席會議，並且因日俄間沒有正式關係以前而日人非法的經商漁業，所以這次會議商定，由日本付俄國集欠六、二六五、〇〇〇金盧布。(註四)可能範圍內的妥協基礎也討論到了。不久以後，可怕的地震在日本出現了。蘇俄立即由海底電報慰問日本，表示牠對於日本災禍的同情，亦自願供給日本，盡救濟之責。九月十一日日本政府覆一電報，由外交大臣簽字，提交駐海參崴日本領事，以交俄國外交委駐海參崴代表，「深致謝意，」並「很感激地」接收俄國物質救濟的要約。同時東京政府很客氣的不要俄國的救濟，解釋說，牠也拒絕了美國和其他各國類似的要約。俄國派往日本救濟的船舶到橫濱的時候，爲地方當局所留阻，但後來東京政府來一命令，表示其一對於不幸事件的遺憾，「許其入日本了。以東京橫濱暫時沒有彼此通知，作爲逗留的解釋。

大約在同時日本實業代表團因莫斯科農業展覽會而遊俄羅斯。其領袖山崎氏代表全體代表團演說，表

示希望於最短期內日本與蘇俄恢復友誼的商業關係。(註五)同時法國 Monze 參議員在俄國當他離莫斯科以前，他說我深信俄國和其本國有「商業親善」的必要，雖然立即開始商議，但和法國經過一年的工夫，和日本經過十八個的工夫，才達到目的。(註六)

雖有這些會議，但不幸的事件仍繼續發生：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蘇俄駐英代表向英國政府提出宣言，便英美法各國政府注意，「日本軍人的暴行，可以引起在遠東和平國際關係的猜忌。這次宣言所指的事件敘述如下：九月十八日晚日輪「悉德尼丸」Sydney Maru 入蘇俄海，撒馬加，Sharnge ( ) 未得當地蘇維埃的允許，逕自動的想把昔日日本人民讓與之財產，運至船上。蘇維埃反對，禁止這種武斷的行爲，日輪亦即撤回。二日後，九月二十日，日本兩隻魚雷艇自薩加鄰趕到，靠近俄國海岸，把礮口（其覆蓋物業已取銷）對着，請蘇維埃於三日內撤銷這種禁止的命令，以最嚴重的情形恐嚇他們。悉德尼丸回至撒馬加，盡載所爭物件而去，凡搬不動的，他們盡焚毀之。

「十月六日類似的事件又發生了。四隻日本魚雷艇沒有得到允許，馳入蘇俄領水地帶，將一隻在黑龍江口擄取自薩加鄰連河流出之鑽砂的小船扣留。日本戰艦扣留該船四十八小時，取之至六浮標之遠，將其中蘇俄政府的財產各種貨物的一部分運往日本。(註七)

當這幾年遲遲會議和上述類似的小事件的發生，兩造都表示不同的態度。一方面政府間雖然沒有通常

外交的關係，但蘇俄已允許日本人民在其境內有經營商業的特權；日本漁人也有租借漁場的權利。並且因為大地震以後，日本對於木料急切的需要，所以禁止日人在俄國經營森林業的法律一部也廢棄了。他方面日本在北庫頁島佔領區域的軍事行政對於日本農民爲一種痛苦苛政和虐待本地人是很多的。日本軍人負行政的責任，有絕對全權，似乎完全爲日本利益的保障而設的。例如不許俄人探查，或開鑛；而日人以供給軍需爲口實，可以得到軍事機關的允許，在煤藏最富的 阿穆爾 河流域和其他地方開採煤鑛。很長久的過去祇許俄人經營的漁場，現在爲日本漁業承攬者參入，反把俄人排擠出來了。若俄人想恢復他們的權利，書面請求總司令的時候，其結果必由其漁業部長解決，毫無理的袒護日人。（註八）

早於一九二四年莫斯科新聞界特別注意遠東新產的局面。關於日本復又仇視俄國的態度，"Vestnik" 說：「日本的政策有二方面：擴充日本勢力至北滿（特別是沿中東鐵道）和在防止中國於日本承認俄國以前之承認俄國。……當牠暗示蘇俄，表示牠準備與蘇聯商議的時候，同時集中其全力壓迫蘇俄，以強迫蘇俄給予不堪容忍的權利。」

但同年四月日本漁業承攬人和俄國遠東政府會商，得一個幸福的結論。日本承認舊債至日金二、七五〇、〇〇〇元（雖然幾個月以前日俄混合委員會已估計這軍舊債是六、二六五、〇〇〇金盧布或金元），並且承認立即付一、五五〇、〇〇〇，全債於三年中付清。這樣更進一步磋商的鞏固基礎是樹立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締訂北京條約，這事更促使日俄協約的成功。爲促進商議起見，莫斯科宣言：「北京條約中解中東鐵道問題，對於中俄關係和日俄關係必有很大的影響，是無疑的，因爲日本南滿鐵道的活動，大部分依賴由中東鐵道的運輸。」

Rudstulke 先生爲運輸委員不久之後就宣言：「我們必運輸大量貨物由烏蘇里江至海參崴，以避免日本鐵道是無疑的。必日本與蘇俄兩國間平常來往關係成立後，才可根據彼此協定，恢復平常的運輸關係。」

(註九)

七月三十一日加拉罕先生在北京和日本新聞記者譚話，解釋他和日本首相見面的事，說這麼有趣的一句話：「這次晤談，很能表示蘇俄和日本間的關係還沒有恢復，因爲就是現在日本政府還誤會，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日本以爲牠承認我們就是很大的讓步，而要我們負很大的義務，但是日本不知道恢復邦交兩造都是有利的，則欲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結果是很難的。……蘇俄的政策完全根據彼此相互的原則，我們不願違反這個原則。……我們要和俄國訂一協約，但不能作何犧牲，一如我們之不能要求日本犧牲一樣的。」(註十)

同年八月時加拉罕早就發表其另一宣言，稱蘇聯「不能承認日本在北庫頁島獨斷經營的權利。」日本政府的回答注意下列各點：「日本決沒有要求這樣廣闊的權利，也沒有在蘇聯任何領土之內要求何種特權。但無論如何對於庫頁島問題的抽象解決，日本是不能滿意的，需要一個詳細的協約。」(註十一)

「一個日本很著名的報紙叫做『國民日報』的，以為這公開的宣言是日本外交部『對蘇俄外交勝利』。另有一個勢力的報紙『朝日新聞』勸告政府把這種原則坦白地置於案上，不要採無商量餘地的態度，抵要後來牠本身有讓步的趨勢。『Yorodan』報紙繼續主張蘇聯與日本有發生友誼關係的必要。關於許多海外流行的謠言，似乎由巴黎傳出來的，說日本與俄國訂了某種密約，但日本外交官應說：『這些謠言純粹是假造的；』並且說『這種有系統的廣泛的虛傳是含有惡意的。』（註十二）

十月下旬外交委員 G. V. Chicherin 宣稱和日本的條約是在目前了。他說：『過去時期的特色是蘇聯國際地位的改善。在東方較西為尤甚；跟着就是這方面或那方面的起伏，確是實情。日復一日，經苦心奮鬥的結果，把障礙一一征服，可以說最後的結果可以代表蘇聯的進步。』（註十三）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這個久已期望着的條約簽字，加拉罕代表俄國，吉澤氏代表日本，由這條約兩國間的外交關係，領事關係才恢復起來。

這次條約的第二條規定：『朴茨茅斯條約仍為有效。』這種處理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俄國駐北京大使答辯，謂這種抗議若在二十年以前，尚為有用，因為朴茨茅斯條約締訂的時候，（其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已由中國自己與日本直接協約商承認了的。加拉罕先生更進一步宣稱，他很歡迎這種抗議，『假若牠是保全中國的利益的話，但在此特別情形之下，這種抗議僅僅使中國人民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蘇維埃政府能破壞中

國的權利而其實日俄條約無論如何沒有影響於中國的利益和主權。」

該條約附屬的草約最後一段說：蘇俄之承認朴茨茅斯條約繼續有效「決不是表明蘇聯政府分担前俄皇政府締結該約的責任。」

該約第三條規則修改一九〇七年的漁業條約。牠們又進一步承認（第五條）「任何締約國不許在其境內有下列各組織或團體的存在：（甲）凡自命爲他造土地一部分的政府的，或（乙）外國公民或臣民會實際參加上述組織或團體之政治工作的。」

第六條說：「爲發展兩國經濟利益及日本對於自然富源的需要起見，蘇俄政府準備給予日本臣民，公司及會社，以開發蘇俄境內任何部分，鑛業，森林，及其他天然富源的權利。」

該附帶甲乙兩草約中，有些問題在該項文件主文中已言及，在附約中又更進一步的規定。該約中又承認日本與前俄政府間債項的討論，必延至下次會議時。蘇俄政府承認給予日本政府介紹的日本公司以特別的權利，允許牠們開發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呈於蘇俄的備忘錄中所載：「北庫頁島每煤油田的面積百分之五十，」以四十年至五十年爲期；又許日本公司以探察北庫頁島東岸煤油田的權利，面積在一千方 Versts，（譯者按：每 Verst 約當〇·六六二九哩）以五年至十年爲期。蘇俄政府又許以經營該島西岸，及 Dni 河流域的煤藏的權利。

二月二十六日該約批准書吉澤先生與加拉罕先生交換於北京，該約立即發生效力。

## 第二節 商業關係

日俄恢復邦交的時候，蘇俄組織商業，以與他國往來，已有很多經驗。總以對外商業專利的原則為基礎。蘇俄商業代表團已在德國、意國及其他國家執行職務；現在同樣的代表團在日本也成立。這個代表團是俄國的正式代理人，監督並管理與該國一切商業關係，並有交涉外國商業手續之權。

俄國採外國商業專利政策，以為實現蘇俄經濟政策的工具。想以有系統的方法，來規定一國內經濟生活，同時又要保持商業有利的平衡，當然不能不限制進口和出口。這種限制，勢所必要，以保持全國的食料，以得原料的供給，而保全實業的利益，免除外國工業過度的競爭。

戰爭以前日俄間的商業不很大；一九一三年貿易的總數不過五百萬盧布。俄國革命的時候，遠東地帶與日本間的商業似乎發展很多；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間往返貿易的總數達一五、五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以上。自那時以後大量木材運輸至日本，漁業出產繼續增加；海濱省繼續運輸各種農產物如麥子、亞麻子之類，至日本各埠。兩國恢復邦交以後，計劃增加運至日本的出口貨，不但遠東區域的出產，並同蘇聯全國的出產。其貨物中最顯著的有煤油產物、鹽鐵等。至於日本以蘇俄為他許多出產的商場，如紙、網，及漁人工具與生絲等，實際上締

訂該約，在商業範圍內對日本的結果還不大。俄國遠東人口稀少，需要甚為有限；對於俄國市場，就大體而言，日人仍不能供給多量可愛的貨物，因為牠的貨物運輸，由海道經兩大陸，由陸地經過千萬里。俄國與其漁業出產，木料等，常常所給予日本者多，所欲購自日本者少；這種局面最少是將支持許多年載。

一九二七年有一個重要的使團，以著名實業家久原氏為領袖，遊俄國，攜帶許多恢復日俄商業的計劃和希望回去了。但比較上日俄商業仍不重要。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達一，三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九，一〇〇，〇〇〇代表俄國出口，二，二〇〇，〇〇〇代表自日本的入口。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貿易總數為一四，五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一，一五〇，〇〇〇為出口，三，〇〇〇，〇〇〇為入口。自久原氏遊俄莫斯科以後，兩國的商業達日金三，三二二，〇〇〇元，一九二八年達三，三一一，四〇〇元。（註十四）

但是商業不過是日俄兩國接觸唯一的原因。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日俄漁業條約簽字了；這次條約使兩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註十五）同年東鄉男爵（註十六）親遊俄國，他是極力主張與俄國恢復邦交的。一九二九年許多日本鐵道專家被邀請至莫斯科，以為專門顧問。對於日本專門技能尊崇的表示，很為日本所領略，實質上幫助了兩鄰邦間友誼的發展不少。

### 第三節 中東鐵道衝突

正式外交和商業關係漸漸恢復，同時文化接觸也就擴大。俄羅斯的古典文學，與俄國標準作家的著作久已流行於日本；但現在當代作家開始引人注意，而完全新的文學範圍設立於日本人有興趣者的眼前——這就是經濟方面的文學。馬克斯派的哲學，列雷遺教，及其他類似的學說在日帝帝國中找着許多學生（若不一定信徒的話）。一九二八年著名的日本戲劇「Kaluzh」：放演於莫斯科和其他幾個俄羅斯城；俄羅斯藝術展覽會亦於日本舉行；日俄兩國的科學家也再合作，擴充他們的共同研究。

最近幾次日本多少確定參預國際事務，表示牠對俄國的友誼。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九二九年中俄爲中東鐵道的「衝突」。那時，日本不但沒有利用俄國所造去湊巧的局面，而嚴守中心，並且公開宣稱牠本國深信俄國在滿洲沒有任何侵略的計劃。

阻止中國武斷地自俄人手中取得中東鐵道，對於日本當然有利的，因爲這事或者爲一先例，對於日本南滿鐵道的將來，有所威嚇。「衝突」的疑惑，早已取消；南滿之失敗，已很明顯。中東路的原狀，須要恢復了，過去的事實，也無所恐懼了；日本政府，起而告世界以俄國的行爲與欲望。東京聲稱，海拉爾之紅軍領導下的襲擊（實際上由於中國接受俄國的條件所致）僅僅是一種不得意的征伐，以阻止華人及白俄的在中國境界侵入的攻擊。後來，中止與列強簽訂開洛公約，對敵行爲因以中斷，預備會議，以決定一切（在十一月內），日本亦助俄，以免世界之奇責。

#### 第四節 滿洲的鐵路

雖則日本的有南滿鐵道，俄國有中東鐵路，很明顯的，包括它們在滿洲地位的相同，可是這種相同，是表面而非實際的。因為俄國則行着鐵路的管理，即其所得的利益，也要與中國分派；並且在滿洲沒有其它的割據與利益。日本的地位較下，至近年來，始行擴充它在南滿鐵道的利益，與關東的九十九年的租借。它與中國既沒有管理的分配，又沒有利息的分派。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多而且廣；投資尤大，事業（如鐵鋼廠等）尤重要。

日本對於這些尙不十分滿足，常常要得到，並實行經濟的，並且多少有政治的統治滿洲。且致力於鐵路的建造；或自行修築，或經華人的財政建設，以求達其目的。自然的，這種行動，不僅在中國看來是懷疑，俄國亦然。中國的淒慘，是很明顯的。俄國則可以疑懼中東路的競爭，得其解答，然而西伯利亞的野心，更其顯然。俄國把中國看做鄰國是不容祕密的；因為中國在最近幾年來，幾乎不能支持它和平的發展。它深稔日本政府，決不常常有像濱口，與原幣位外交部長的那樣溫和，與願意合作。如於第四章所見，日本在近年來，在滿洲得到許多建築，或經營鐵路的權利，四洮齊路，吉通路，及包括於一九一八年滿蒙四路借款合同中的鐵道。雖則法律上，四齊路是中國政府的鐵路，實際上，擴張了日本的勢力，致深入北滿。不單財政上依賴日本，並且使日本直接管轄。依據中東路的東三省，就是免除了中東路的南部支線，這些新線，尤其是吉通，直接使高麗與滿洲聯絡。無疑的，對日本

有極大的利益的。就是日本的第一道防線，（東京稱滿洲）進而成爲戰場了。

這些事實，俄國不能因慮與日感情的中斷，遠東和平的維持，而閉目。它們與之有極重大的關係，俄國不計劃在滿洲修築任何鐵路，它亦不預計什麼「防綫」，更不爲挑戰；并且它希望其他國家，也免除這些行爲。它們產生了懷疑，懷疑就阻止了鄰國的交誼。

## 第五節 結論

任何人的態度，任何人與本書第二編中事實解釋的關係，與遠東地位變換，均有深重的關係。世界大戰；俄國中國的革命，所產生的變化，迫得世界各國，與東方發生關係，而於太平洋問題，又有深切之利害，以改換它們的舊觀念，重行攷量它們的舊解釋，重換它們的舊政策。新的情形，包涵了新的成分，自然需要過去經驗的，所得的方法，來統制它。

中國不再是一個活體解剖的謙卑瘡痍，也不是一個靜默的人，而無權以抗外侮，或在自己土地上，所得利益的分配者了。它自大戰中所學得的很多，明浙了白人的萬能，及其組合與團結。華人思聯全國之力，以禦終悔者願易，世界大戰之停，（凡爾塞條約，山東問題等），於中國人的革命精神，頗多喚起。俄國革命，提議了行動的方法。中國實際上，也入了改造的時期。（雖則複雜的腐敗勢力，加上了原有的糾紛，是充分的可慘。）

其它遠東情勢的重要的變換，當然是俄國停止了進攻者。實際上，權力上，真的理想的，而成為（因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學說的柱石，由需要，與經濟所迫。）遠東固持地方的列強。這既不是因為隣國土地的牽絆，也不是想乘機取利，是依了合法的盟約，基於雙方訂約國的平等，忍而便軍事衝突的再生，以待佳日。其時外界的態度，或可變換合作的可能性，即由此產生。蘇俄事實上，為東方和平的成因，雖則客觀的說來，它仍是戰爭的成因，因為它政治經濟的制度，繼續與許多統制今日世界命運的國家鬥爭。

至於日本，它在遠東的地位，或許較中俄除外的其他列強，變更更甚。世界大戰，與革命的影響，於鄰國所產生的變更，是很足記憶的事實上。它沉着其生活，於它的本國，遠過其它亞洲各國暫時或永久的國家的侵略成子已較為和緩。

「冒險的時期」（以最溫和之語句述之），在東方亞洲的，似已結束新的環境，因襲舊環境，尚在形成的程序中。現在的時期，可說是過渡時期，有改革的產生，重組的計劃與影響，新政策的討論與試驗。在這種時期內，似宜於研究，不宜行動，集情形，就可能範圍內，防止將來政策，由於不知與偏見的錯誤。

註一（一九二三年一月東瀛男爵請俄國外交家 Tolfo 先生以私人資格遊日本。

註二（「俄羅斯評論」，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華盛頓出版。第六五頁

註三（直至一九二四年二月間俄國當局幾通知駐海參崴的日本領事，謂其政治地位已不承認了。

(註四)「俄羅斯評論」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第五六頁，

(註五) 同上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第二八頁。

(註六)會議實由東鄉男爵與 Joffe 先生開始，(一月至六月)後稍停頓，於一九二四年復開，以 Joffe 先生身體不好為解釋。更早的時候，在大連，在長春也曾會議過。

(註七)這次宣言由人民員委外交部長 (E. G. G.) 簽字的，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俄羅斯評論」第一三九頁。

(註八)「俄羅斯評論」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第二二頁。

(註九)同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三七頁。

(註十)同上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第九五頁。

(註十一)同上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一頁。

(註十二)同上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二三頁。

## 第十七章 人口問題

自從日俄戰爭開始以來，談論「太平洋問題」日趨於時髦。政治家與歷史家，科學家與公法家，經濟學家與軍事著述家，關於這個問題已供獻了許多真實的工作，好的也有，壞的也有，且已由個人和職務關係所明示之各大不同方面將牠分析出來。但他們都同意於一點，即牠對現代和大概對將來是一個國際重要之問題。

「太平洋問題」之影響幾及於全世界之一半。該大洋佔有全球面積三分之一，而住於其週圍且直接與其命運相關的約包含全世界一半之人口。在太平洋之上與四週，定成爲諸大列強分配之正劇。太平洋也許成爲諸不同國家的，若不是諸不同人種的，強力戰爭之場所，圖執其中耳；不然，牠也許尊重原舊爭雄者間之和睦，最後合力與自然奮鬥，想以聯合之武力造成全世界之福利。

太平洋在世界大戰以前，久已佔有國際貿易之相當地位，但其重要在此大戰以後有無限之增加。其原因有一部分是此次大戰嚴酷的損毀了歐洲之經濟情況，故引起向亞洲之更加注意。不特此也，牠有幾分又是巴拿馬運河開通之結果，其上每年之商業增加極快，一九二六年的有一九一五年的五倍。

在提高此地爲一個世界商場之外，此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戰爭，如我們在以前諸章所看見的，

又介進了許多新而雄偉的政治問題於亞洲。世上被壓迫之全體民族都已起來反抗外來之束縛，而遵奉自決之精神。當此運動向東進展之時，亞細亞人對白人統治之反抗爲土耳其人所首倡，爲中國人、印度人（Hindustani），印度支那人和馬來人所追隨，致使遠東的情況發生一個重要的變更。且同時，太平洋問題變成大大的複雜起來。

但此問題是什麼？直接與之相關的爲那幾國，並且爲什麼？簡單說來，此問題即太平洋上和四週之國際關係將來的問題，此諸關係之發展全在於滿足所關涉諸國之各種的和衝突的利益之方法與手段。此諸國家主要的爲英國（加拿他與澳大利亞亦在其內），日本，和美國。但中國，法國，荷蘭，和蘇維埃聯邦，都有佔據地於遠東，故亦有關聯，所以在太平洋大體之命運上也有相當之利害關係。最後，與此洋相接境的又有中美與南美諸共和國，但她們都尚未達到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之一個階段，使她們在此種遊戲上成爲重要而直接的參加人。

若欲明了此種複雜的問題，首先的工作最好似乎將之分成組合之部分，或附屬之問題，再將每個歸於個別的分析。牠們即是：（一）人口問題，（二）原料問題，（三）市場問題，（四）與太平洋命運有關諸人種文化互通之問題。

我們知道世界各部人口之密度有很大的不同：歐洲一平方英里有一百二十三人，亞洲一平方英里有六

十一人，北美一平方英里祇有十八人，南美一平方英里祇有九人，而澳大利亞一平方英里甚至不過二人。我們又知道此諸比例數目也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對於世界各部流行之很不同的情況未有注意。讓我們以直接相關之亞洲爲比方。

她不能正當的認爲是未曾召人佔有之地區，因為雖然她的面積很大，但可住可耕的部分是很有限。北方之極冷去了西伯利亞一相當部分，諸多沙漠（若能夠開墾的話，仍被開墾），無終之長山，已嚴厲的限制了此洲之可耕區域，至於北部無限通得拉斯（Tundras）和未開之山林，那更不必說又，我們了必須記得，雖然亞洲僅佔有地球全陸土面積百分之三十三，但她在其區域內有世界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

計算人口密度，若僅以所關及之地內每平方英里住民之比例，那是同等的誤解，因爲仍有廣大空地未爲人所佔住，未有開墾，且不適於人住，祇有待其將來。所以說亞洲人口密度少於歐洲的一半，若專就比較而論，是不錯的，但此又是誤解的，因爲亞洲無數住民限於該洲可住部分之比較窄狹的地區。再者，情況也與歐洲的不同，不僅因爲多數亞細亞人繼續生活於一個原始的和農業的（若不是遊牧的）文化，但亦因爲

所以亞細亞人之生活程度常帶出驚懼的痛苦，且除世界有任何空地找出以備該人口過多洲之移民，則全體世界在最近將來定有很多的困難。法國政治家多馬（Albert Thomas）真誠相信如何，故幾年前在日內瓦（Geneva）所召集之世界人口會議上，他就警告世界「移民困難正預備戰爭之大道，此一戰爭比最近

以往的一次還要大！

不特此也，在一個最近出版書名曰人類移殖與將來中，格列高里 (Mr. J. W. Gregory) 重敘了一種很著名之事實，即「歐洲人種」(他選擇之名辭) 勢力大為擴張，全球上除九分之一之可住面積以外，統同為其所統治，且又確謂以往一世紀之移民會為世界改良諸最有效力機關之一個。

世界大戰使許多國家於財窮力疲，從前能維持之人口現在變成過多了。而格氏曰：「但有許多質性很肥，如分很足的大地仍荒於地球之各部。若牠們統同得了耕種的話，世界人口過多的國家得維持此種人口之超過。」於是他結論道：「為得此諸地區有適當之利用，歐洲人向美洲，澳洲，和非洲各部，以及亞細亞人由亞洲人口密的部分移至亞洲人口稀的部分，都是必須的。」

這不是一個特性的敘述麼？統治地球九分之八的白人對於任何洲及全數洲之任何土地及全數土地有擴張之權利，但亞細亞人祇準移動於亞洲之限區以內，不僅格氏個人主張這種不合科學的人種移民問題之見解。此外還有許多人也是如此，但很足奇怪的，就是他們都屬於白人。

當然，應當幫助和鼓勵歐人之移殖是正當而不錯的。白人在數目上已不能與其他諸人種聯合之總數相比，故也許必須阻止牠的衰落。但尚有許多土地，如加拿大，澳大拉西亞 (Australia)，和有些美洲各部，足為此目標之用，格氏自己之估計謂澳洲一處祇能供給一萬萬人，若不是二萬萬人的話之住宿。

關於此題之權威家都幾乎一致認為移民對分給過剩人口之國家和對接受過剩人口之國家都是有益的，由荒地之開墾，世界供給人類之權能應大大的增加，漸漸的驅除那馬爾塞斯（Malthus）學說和新馬爾塞斯學說所造成之人口過剩之飢荒的恐懼。

實際情況維爲？在一方面，我們知道有些亞細亞諸國已有人滿之患；比方說吧，日本每平方英里就有四百人以上。當然，這是較比荷，英三國來得少，因爲每平方英里，比國有六百六十四人，荷國有五百五十四人，英國有四百八十三人。但至少還有兩種理由，在此諸歐洲國家中的人口過剩問題沒有在日本來得如此劇烈，一個是她們的工業化比日本來的更爲完全，一個是她們有許多殖民地，其財富與面積較日本之幾個佔據地大得多。且中國雖每平方英里祇有一百人以上（若以其組合部之全體面積而論，）但其中百分之九十實際上住於其地區之三分之一，其有些人口過剩的地方每平方英里有六百人之多。況且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致使此種人口密度成爲比歐洲所知的好多。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地對亞細亞之移民已下有禁令，而亞細亞人往其他美洲國家之移殖，如墨西哥或巴西（很優待此種移民）又爲其鄰邦所不悅。在此種情況之下，都有一個很危險的難局之各種暗號的存在。故太平洋問題之煩惱與對衝突之諸多過實畏懼，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但此種衝突雖不能完全免除，但亦能延期，其方法就在對其組合次等問題之相當研究，以移民問題爲開始。

## 第一節 中國對滿洲，蒙古，和其他等處之移民。

提議亞細亞人應由其本洲之人口稠密的區域移至其人口稀少的區域似乎能應用於中國，此雖不能說絕對的，亦可說主要的。在此後者諸區內，中國之外省或屬地是在此地最常提到的，滿洲即其中之最要者。茲請將此很多爭論之區的實際情況探究一下。無疑義的，直到近代，滿洲之爲過剩人口的出路曾召中國多少的無知。祇當俄人築中東鐵路經過滿洲之時，中國人才有向東三省之移殖。此三省之人口，在一八九〇年還不足六百萬，但到了一九〇〇年就有一千萬，到了一九一〇年有一千三百萬。一九二〇年有二千萬以上。到了一九二九年有三千萬。此諸表無所表明的就是中國人對此諸肥區之殖民程序將有強烈之繼續，但也許不依順序的罷了。中國在此方面能有如何之成就可看一八四二年太平天國作亂時所開始向四川省移殖之案件。此種遠的，孤立的，但很豐富的地區入口之日增大可驚人。在一八四二年，牠有二百萬人口；在一八九四年，牠有八千萬住民。但在以後九十年中，好多住民回到他們的原省去了，所以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人口降到五千五百萬。一個特別情況亦同樣的存於滿洲。有許多年之久，很多新住該區之人祇住一個有限的期間。他們來時無妻子兒女，過了一定年限以後，就要歸回原籍。但此種種在現代都已變更了，一部是因爲藉發展和耕種，滿洲生活情況已有改進，一部是因爲他省飢荒之出現和內戰之蹂躪，在更較近的年中，許多來至滿洲之人。在一

九二七年數有一百萬以上（雖在以下諸年降低下去），都成爲永久之住民，同有其家族。

中國人向蒙古之移殖從未有大規模的發展，雖然有幾次努力鼓勵或甚至強迫，亦未奏效。但因他們是根據於政治關係想把蒙古人化成中國人，而不是根據於光明正大之計劃以開拓與發展內外蒙古，故此等努力召了失敗，即甚至現在該地之中國人數很少。遠西諸省亦有同樣的情況。中國土耳其（或新疆）僅有很少的入口，總數約有一百五十萬，或每平方英里不足一個人。此諸省因缺乏交通，故仍與世界其餘部分相隔離。但此諸地之如此情況得望其變更，若是一條鐵路的話。此鐵路即名爲（Turkist Railway），聯接西伯利亞與俄國土耳其，依以沿中國此諸人少部分之邊疆，因而大批土地可弄成有用，但有一條件，即他們能找到資本來計劃大批的移民。

關於我們的直接利害的滿洲，極爲人認爲中國本部過剩人口之光明出路。但牠不能包含於爲日本人或其他外國移民之土地的表中。

依一九三〇年之政治家年譜（Statesman's Year Book）的統計說來，中國人在一九二八年住於外國的全數爲六百二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十二。其他諸權威家將此數置高到九百萬。

## 第二節 日本之人口過剩。(美洲，加拿他，和澳洲對日本移民之態度。)

在日本之人口過剩上，存有太平洋邊人口問題之難關。日本本部之面積有一五九五六二平方英里，有四四七七二四人口（即除去高麗，有二一〇五七九六九人；臺灣，有四五九四一六一人；和其他受委托之地區）故在初視之，日本似較有些歐洲為優，但其領域之可耕地區很少，致使日本的地位實在很不適宜。

不錯，日本在其佔有土地上如高麗與臺灣（此二地均由戰爭而獲得的）以反在（Hokkaido）與庫頁島以上，仍有些擴張之可能，但日本之移民對此諸土地之希望還沒有對新而較優的希望來得重要。所以其選擇不在此諸土地，或甚至（如我們以後將看見的）不在滿洲與西伯利亞，但在太平洋東南二部較溫和而開拓的地區。

當然不錯，即至現在日本仍有一定的地區能吸收移民。在她的自己區域之內，她仍能將其人口由人口過剩的地方移到人口較少的地方，而且可能的，因在海外召遇許多困難之關係，日本農人將還有幾許願意限其移殖於其本國界限以內。但時日似乎已到，即移民成爲日本經濟問題之解決，因爲其人口之每年增加，已接近於無可再上之點，其工業化爲資本缺少所阻止，其國外貿易，爲築成新市場之困難所妨礙。除移民外之唯獨辦

法即增加痛苦與節制生育。但前者僅能忍受到一種相當限度，後者僅是一種計劃，尚未得有效力之施行。

但接納日本之日進潮流的土地究在何處？他們殖民進行之步驟如何？牠們必須以武力獲得呢，抑和平的以自然之適當要求，公開於新住民之應需？此地諸問題關於太平洋沿邊人口問題極有力量，致謂答案大大的有賴於列強將來關係。實不是空言。對此問題之公正而恰敏的處置能組織成和平與合作，而自私和無理之態度待很好的引起戰爭。

三洲之鄰太平洋的，至少有二個是日本過剩人口的出路。試先述南北美；自然，此二大洲中，未殖民之餘地者頗多，然而這二洲日頗盛，加拿大與美國早已排斥日本帝國的移民，墨西哥與中美共和國，迫得與其北部鄰國採同一態度。南美，就普通論，則歡迎日本，東京是十分的考慮其孟落政策的擴大的解釋，以使其移入的人民，可於可能範圍內使之最底。

又有言者，美國的態度，在重行考量，與重改之邊界上。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其排斥日本之爲美國的殖民，其且訂明允准入口的數目，「每年不得超過一百」，尤可回憶。此種對日本的待遇，在日帝國大爲反對。近如太平洋交會議，一九二九年在長崎舉行時，全國的反抗，在 Baron Shihawa 歡迎代表的演詞中，表白全國人民的反抗。

日本在不正的不合理的美國態度下繼續去活動，——因幾個原由，——可以在「日美衝突與太平洋問

題」一書中見到。這本書的作者吉鳥，是日本青年法學家與外交家。它在全部的著作中，嚴厲的攻擊美國移民律。它說：「如果美國要太平洋和平，日本移民入美的問題，應當要改行，而有改立日本與其它國家，在這方面的平等的效力。」吉鳥君復說：如果遠東要真和平，美國在亞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須與孟落政策的增加而平衡。總之，日本要求美國選擇孟落政策，或亞洲機會平等的原則。吉鳥君在它的巨著最後幾節中寫道：如果國家有生存的權利，美國在遠東的政策，似乎與權利不相符合；因為它排斥日本人的在南北美的生存。美國的態度，與日本的願望，衝突得是很可怕的样子，並且每個願由都產生出太平洋是否與其名相符，或太平洋嗎的問題。戰爭與和平，完全靠第一個創造環境者的態度中。

這並不是吉鳥君的私見，可從駐巴黎日使館參議，在它的書中的序文中證明。從那件事實，可推想到與官場的見解相符合。果如此，情境界為嚴重，可是亦並非完全無望，增進的事實，早已顯著了。廣為普遍而雖屬文華解釋的美國專使凱司而一九三〇年在東京的演說，早被幾個日本的觀察者所評論，是美國態度變換的象徵；且樂觀的報紙，預言有改革的結果。當然，很有滿足日本的國威，與美國「黃禍」真實的，與理想的，保護的必要，的調和，這種調和，事實上仍不免排斥，然而決不致列日人為侵略者。不論這種調和，能否為官場所承認，或議會的准許，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但是如非工作，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的惡果仍存方於日本，且使兩國交誼的進展，平添了許多的阻礙。

美國的情況如此，讓吾們再述日本的移民亞洲。關於這點，先要回憶到日本的帝國主義，杭白克氏，Stanley H. Hirnbeck 數年前在它的當代遠東政治一書中說：「徵之史乘，日本至今日為止，從未爲遠東的維持者，乃屬相反。」日本在戰爭中，或戰後，所得疆域的長表，於茲附見。其中如高麗，於 Mikado 在一九〇四年嚴詞宣言後，於一九一〇年歸附。宣言說：「高麗的分而獨立，與它的國境平安有關，且 Ito 皇的承許。」日本無意歸併高麗，「後至一九〇八年，存可聽聞。又須注意者日俄戰爭中及戰爭後，美國一部份的意見，明顯的袒護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這種態度，在其它事物中，因美國在一八九八年的歸併菲律賓，而償日本的願望。甚至滿洲，美國也有時認爲日本的勢力範圍，不僅在藍石盟約時，其較要時亦然。

雖然，除去日本之成就以外，我們可安穩的說其移民問題之解決並不在於亞洲。第一點，中國爲其自己之食料不足而飢餓的多數人民需要其土地之每寸面積，且她並不至願犧牲自己而忍受日本之任何土地的擴大。再者，日本之移民不能與中國工人相競爭，因爲後者較前者更爲耐勞，而滿足於一個較低的生活程度。但關於西伯利亞與高麗怎麼樣？無疑義的，前者已在學理上供出於日本擴張祭壇之上，爲一種安慰「正義神」(Gods of Justice) 於亞洲的獻品。但可喜的，即此計劃從未置諸實行，甚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間「之不過榮耀的」(None-too-glorious) 干預（其一部分可由許多美人之斡旋而看出，因爲後者不信任撻俄而肥日。）但阻止日本向西伯利亞之移民的一個更重要因子還是極冷的天氣，不足以引誘日本之農人，

甚至到那成爲許多世紀之日本領土的(Hokkaido)，他們都不願前往。現在祇剩高麗了。不錯，專就其空地而論，此很召屈辱的國家能供應許多由海外島來之異客。但她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爲她的可耕種土地都已被佔了，雖不能說到了浸透之點，但至少已到了牠們很少允許擴張工業之一點。即在(Mikado)的統治二十年以後，高麗僅吸收了很少數的日本農民，且因上述之理由，對於此數將來在實質上之增那，祇有很少之希望。

由此觀之，亞洲與美洲均不能爲日本多剩人口之直接而持久的出路。但第三洲澳大利亞是出一個很不同的圖表。依面積而論，她有日本帝國的十倍之大；言其人口祇有日本的十五分之一，或六百萬與九千萬之比；且此種事實上之空地幾乎就在她的門前，故誘日本以之爲一個出口。很自然的，此種情況被許多英人認爲可懼的結果，甚至用一個可認的計劃來改變澳大利亞對白人移民之態度。有人謂若澳大利亞不爲黃種人所蠶食，則她必爲白種人所貯入，到一個很廣大的程度。

信任澳大利亞願變更其對阻止白人移民之政策，一個英國著作家認爲她變成太平洋將來諸主要因子之一，是可能的。洋之一邊有加拿大，他邊有新加坡與印度，其後有英國及英國之海軍和空中勢力；澳大利亞以英國爲代理，易於爲太平洋之牛耳造成一個可畏的投標。但她願否造成此投標於正當時候麼？以武斷的來介進由英國和歐洲其他部分之移民去殖住澳大利亞是真正辦得到的麼？

當人討論此一冒險之困難與所關涉之耗費時，他就不願過於嚴格的採取此種計劃。且即使除去此希望，

以之爲空影，人更相信日本移民問題之解決，若是有的話，定不在亞洲，但在南方，傾向澳洲和南太平洋諸島。在一個權威的 (Fleetswood Chiddell) 所著的書名爲澳大利亞——白人或黃人中有下列之敘述：『保持澳洲空地之責任不僅在於工黨。有些土地利益在該處已有效的反對各種努力去增加國家所通過的取回（土地）權。且若此諸存而如其現在一樣，則全發展計劃之影響必是很低……』又在一九二六年，前內閣總理布魯司 (Sex-Prime Minister, Mr. Bruce) 在一次演說中謂：『與澳洲極有利害關係之其他諸國家來到澳洲是有正當理由的。惟有一個條件，即澳洲人自己不能正當的發展和利用其本洲之廣大富源……』再者，在孟尼 (Sir Les Chigzza Money) 所著白人之禍患一書中，他謂：『若澳洲繼續順挫此移民，她將在五十年中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日本本部（即高麗與台灣除開）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此諸計算數目不過用來表示此種情況之不可能！情況不像澳洲將在五十年中祇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牠不爲白人所繁殖到一個較大之程度，就要爲白人所移植。』

所以澳洲之無限空地必被認爲太平洋諸國親睦之一個現存危險。但若澳洲自己歡迎由亞洲前去之移民。或爲有些機關爲國際聯盟之善勸而如此做，則這樣的一個危險就要大大的減小了。然本書著者對於日本滿意於此一個調和辦法之認爲當然，尙具有懷疑之態度。很顯然的，日本人不注意於住殖多數於外邦（在一九二九年僅有六五〇〇〇〇人住於外國，其中約二〇〇〇〇〇人住於南滿洲，一五〇〇〇〇人住於中國

本部，一二九三八七人住於夏威夷，一三〇〇〇〇人住於澳洲和南太平洋諸島，三五〇〇〇人住於美國。及二一〇〇〇人住於加拿他。然他們移住新獲之土地較爲自由，比如台灣在一九二七年有一八五〇〇〇日本人，高麗有四〇〇〇〇〇以上日本人。但因而無人應當否認在相當情況之下日本亦大批的向外土移民之可能性，尤其是在國家便宜關係之時。

若當日本能遣其移民於南太平洋之時，她將不再求之東方美國。她的主要利益是在此洋之西南二方之如上和鄰接諸國家，因其供給她所需要之市場與原料。日本既在遠東，所以她已處於新世界中心之門前，定將存在於該處，不願以移向更遠之東方，以與美國對抗。

### 第三節 無人口過剩任何困難之俄國。

不問法國，荷蘭，與美國，因爲她們都無利害關係於遠東，以之爲她們自己之人民殖民地（雖然她們都佔有相當之地區），請讓我們現在來研究俄國之遠東關係，若是有的話。

無疑義的，俄國在遠東之佔有地的面積很大。約有一一五〇六二九平方英里，幾乎有日本本部之七倍大。但牠們仍難被發展，因爲最大部爲未墾森林與沼澤所佔蓋。其人口僅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其密度每平方英里不足兩人，即較澳大利亞的爲稀。但我們必須記牢，此諸地區好多部分無真正爲殖民之用的價值，因爲牠們

在於嚴酷的天氣帶中（其沿邊省之北界的北邊七十度）有長的冬天，如銀點降至六十度以下（Reanmur）即甚至南邊一大部分即與黑龍江為鄰的都是「永久之冰區。」雖到近代，全體面積沒有十分之一以上能認為可以耕種的，雖然很顯然的有能為填築工程所助之許多大地。

幾乎沿邊與黑龍江流域諸省的百分之八十及包加拉脫開司（Trans-Baikalia）的百分之五十為森林所佔蓋，多未有開拓。沿邊省與黑龍江省之好大部分頗便於耕種（麥，燕麥，裸麥，大麥，與南部甚至有米。）其氣候能為俄國農民所支持。雖然新住民必定希望前趨生活之苦難，但所給之機會頗為引人，足以在相當情況之下將此諸地之殖民造成十分可以辦到的地步。

未墾土地之肥沃，河林之富於漁獵，以及地中之自然財富，統同都是想向遠東移進之人所討論之點。若此種情況仍未引起任何相當的移民，那多部之原因似乎是由於對此一個複雜而耗費之冒險缺乏財政與相當組織。

如我們在本書第一章所已見過的，蘇俄遠東諸省之殖民，直到十分最近年中，未有成功之發展。在一八九七年，沿邊與黑龍江域諸省合起來不過有三三三〇〇〇人口，但在一九二八年，此數達到一四〇二四〇〇〇人之大。

蘇維埃政府似乎深深注意於一個改進之殖民政策的成功。但因大為有限財政所阻止，故他在此方面仍

未有產生任何之急烈變更。然除此以外，在沿邊與黑龍江道諸省中人口增加。由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間達到一個可驚之數目，即三六九七〇〇人，或在五年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增加。

五年計劃之一部即蘇俄聯邦之農部委員會提出強烈之殖民計劃，開始一個很野心的工作去重新組織領域與改良土地，以爲容納新移民之準備。依此計劃說來，在遠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中組織足夠八三〇〇〇〇新來移民居住之土地，而實際上在此期內前往者有六八七〇〇〇人，其中有五六七人是經營農業，有一二〇〇〇〇人是經營該區工業之發展。

此種新觀念，即以創造許多偉大國家農場（實際上即爲五穀場）的『農方工業化』和以鼓勵集團的土地耕種而代替單獨的土地耕種之耕種『集團化』。如已經置諸實行的，似乎放鬆了那在現代以前仍爲荒地之俄國大區之殖民工作。因而人希望遠東之利用現在必有較以往更成功更迅速之發展。

對此同一之五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又有另一計劃，即僅爲國家農場要在遠東開拓三五〇〇〇〇畝新土，雙倍該地全數耕種的面積。爲欲實現此種計劃起見，祇爲遠東已給與一七八九三〇二八〇盧布爲經費。

對其遠東諸省之聯合問題及牠們的自然富源之留住與掠奪所以給與如此之注意，蘇維埃政府有很好的理由。總之，蘇維埃盡力其國家之經濟發展，和政治強力。此諸佔有地爲蘇維埃聯邦之經濟要素。莫斯科雖願

而不能與之離別。其中之富源有金，銀，許多其他礦物。森林，和打獵。此外，××××沿蒙古之邊二千英里長和滿洲爲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亦很重要，爲西伯利亞之展任。黑龍江區省亦不僅在其南部之很肥土地，頗適於植麥，且天然富源很豐，且其所處之地位爲俄國向太平洋之要道。最後，沿邊省既富於礦物與木料，又富於魚類，給俄國以太平洋邊之許多商埠。其於高麗和滿洲爲隣及爲日本本部之二門的地位鞏固了其政治上與軍事上之重要。

由此簡短的一綱觀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俄國在遠東之關係很爲重要，但此諸關係之本性並不在教俄國造成任何計劃來獲得新的領土。俄國在她自己的領土內佔有很大的面積。實際上佔蓋全球土地面積幾乎到六分之一，且在其自己疆界內有許多空地足爲其人口之移植。祇有她在遠東的佔有地代表一個爲殖民之偉大的地儲藏所，致她在將來許多年中不能有全體之利用。不錯，她現在正想使出許多新住民於遠東，但此不足以組成東方和平的一個恐懼。

對此諸不注意地區的更多新來住民，在此肥而未用土地上的更多勞動者僅能造成更多之食糧，更多之製造貨物，結果，造成更賤之價值和較優之生活情況——不僅爲那移居於自己荒土之俄人，但亦有爲其隣邦。

不問是否在蘇維埃統治之下，俄國想在遠東或其他任何地方有領土之擴張，是毫無一點理由。她無人口

過剩之問題，她有足用之土地。且如我們將在以下諸章看到的，她也無其他任何理由去採取一種侵掠政策。

## 第十八章 原料問題

十九世紀實業的迅速與廣泛的發展的顯著結果，是多量原料的消耗，最著的為礦產品。實業用的增進，在最近三十年內，加上了十五倍。在這個時期內，礦產原料應用之多，為工業革命後歷史上的最大者。消耗的大，使存餘的礦，大為減少。世界供應的必然的壓迫，無可避免的，成為政府應行注意的一個命題。世界礦產的蘊藏，成為今日影響國家及國際政策的重要因子。

自然，我們深知的，不把許多的重要原料的蘊藏，平均的或隨着國家的需要而分配，多種礦物，這能在幾處地方尋到，因此形成了自然界的專利。有幾個國家，供應極好。幾乎，雖不能說是完全，可稱自足，但是其他的國家，——多數的國家，定要依靠着多量的進口。

甚至衣食供應的原料，（如穀棉等類）許多國家，同樣地不能生產。世界有幾部分是合乎耕種，其它則顯然不合的，例如棉，到現在為止，大半產生於美國，（百分之六十）埃及，（百分之二十）及印度。雖則現今高加索，及屬於蘇維埃聯邦的中亞細亞的三個共和國，產棉有巨大的發展。合於植橡樹的地方，僅少數國家所有，而這種貨品，却漸漸地成為許多工業的重要品了。近來亞洲的俄羅斯，發現了許多植物，足使蘇維埃聯邦，對於這

## 類貨物的獨立。

加上這自然上的阻礙，又有幾個政治經濟的緣由。所謂畸形鄉村，結果使農民迅速的減退，這與許多歐洲工業國家，不種植自己田園裏足夠的生產，而依靠人家貨物的進口的事實有關。這與日本的事情一半相同。

一個國家依靠別個國家的最顯著的事例，是礦物的原料。鐵的重要，而為建築金屬的主要品；與煤及油的為主要的礦物的燃料，是很顯明的。然而這種基本原料的不平衡的分配的事實，不是常常享受的。去解釋這點，也許很足夠去說世界煤油的供應，百分之七十產生於美國，世界上大半開採的煤油礦，在英國或美國管理之下。百分之七十五的鐵，及同樣比分的鋼產生美國、德國、及法國。蘇聯有白金及錳的實際上的專利。中國——錫（佔世界出產百分之八十）——鎊（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最近加拿大供給世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石綿，百分之六十的煤，來自美國及英國。結果有許多的國家，於幾種貨品上，完全依靠它人。例如日本，它不但進口許多的棉花及毛絨，以供它實業上的消耗，還有多量的其它的原料。平時，這種不平均的分配，因國際貿易而改正，但是各種的阻礙，如出口的統制，及某種貨品的國營，助長各國於供應，及它們工業需要的原料的流通的困難。

智魯硝酸鹽的統制，美國意大利的硫磺的限止，日本政府的樟腦的專利，意大利檸檬酸與水銀的國營，拿路蘇耳的咖啡統制，英國的橡皮出口限止，法德連合的駁養管理，蘇俄的國家專利貿易，完全包括出口在內，（雖與其它的性質不同。）與此類統制貨品有關者，有極大的聯繫。

這種情形的有趣的表現，可以在 B. B. Wallace 與 I. R. Edminster 最近做的原料的國際管理一書中見到。在這本書的序文中，我們可以讀到：「世界大戰後，商業及工業的發展，衆意非常尖銳的集中在得原料問題上面。生產位於特殊的國家，消費者因以廣汎。結果，國家利益與國際團結的相反，更爲深刻，而趨於永久。」同書中我們可見到希望的表白，以期國際合意的早期實現。戰爭中有一嚴重的情形，沒有一個國家在和平的時期，可以儲藏戰爭時需要的原料。常常完全失去得到原料供應的源泉。德國在大戰時如此，尙可當協約國封鎖的時候，維持它的生活，但是這大半是因爲它對於更新發展淡氣生產程序的才智。它人在同樣情形之下，一定要受到阻礙，在緊急的情形中，受到原料的缺少。

## 第一節 日本基本原料之缺乏

雖則它近代工業的顯著的發展，日本仍是農業佔重要地位的國家。幾個日本著作家甚至說：因其純財產生產，它仍是農業的。東京帝大那須教授，計算於一九二五年有三，二四六，〇〇〇元的純財產，歸之於日本本部，雖則工業的部份只有一，八九五，〇〇〇元。然而它的計算，是基於「農業」一字的非常的廣義解釋，它包括鑛業於這目之下，而且顯然的，任何物品的可以取自地上者。同一的著作家又說：日本本部的人，百分之五二五是依耕地維支其生活。這個數字雖於一九二〇年是正確的，然至一九二六年，就減爲百分之四

八六了。

日本農人所有之微細，是顯著的事實。百分之六十九所耕的不滿二四五英畝，差不多百分之三十是佃戶。可耕的新土地供應之急，迫得農夫離國。過去二十年，日本本部的農民，實際上是平穩的；全體的人口却繼續的增進。「日本實業化」是一個時期的標語，結果的可注意者，已有多年。日本的製造工業，包括許多小範圍的家庭工業。日本本部有五、〇〇〇工廠，幾乎一半是僱用五至十個工人。那須教授所述「資本不平穩的自農業流至工業，因為人口壓制而增高的地價，及社會阻礙，阻止資本自由發展。然而，日本工業的發展，是一種顯著的現象。

同樣的，日本將來仍為農業國，是不可否認的。日本的農產品，是用之於家庭的消耗。這類物品的出口，是不可不談的。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每月飲食品的平均出口，佔日本出口的百分之一〇。四，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只有百分之六五。農業在日本的衰落，而歸入工業的地位，是不能否認的了。

日本工業的發展，結果需要較大的原料的供應。但是大自然却剝奪了許多的東西，基本的亦在其內，并有其它的不足。日本著作家 S. Uyehara 在它的日本的工業與貿易一書中，計算日本的煤藏，僅有三、七六二、〇〇〇噸，即較為樂觀的 H. Foster Kahn 在它的遠東之礦與實業亦只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噸；日本有每人一五〇噸，雖則美國以為有三四、二七二噸。中國有二、三二〇噸，較日本各別的多二百倍與十五倍。

至於鐵鑛，情形更屬惡劣了。完全知道及使用的日本人口中，每人僅有一·五噸（較中少）而美國有三七·九噸。日本所知的煤油鑛，亦甚微細。所以日本的需要進口，以驅使它的實業，是無可驚異的。

去了解日本依靠外洋進口的範圍，只要去看它所消耗的棉與毛絨，百分之百是進口的；百分之九五的鉛與糖，百分之八十的錳，百分之七五的油燃料與化學染料，百分之五五的鋼，與百分之四五的鐵，也是進口的，日本又要進口多量的木料與煤，并且據吾人所知，又要多量的食料。

## 第二節 日本依賴中國之供應

理由是很顯明的，日本於保護鐵、鋼、油與煤等戰時的必需品，及急要時的貨物的時常的供應，因此許多年來，它有計劃的試欲得到繼續的供應，於中國滿洲及高麗。Uyotata 論云，如果日本能容易的依靠中國的供應，它前途的發展，可達到某種的範圍；雖則依靠外國的原料，常有多少的不利。

世界大戰前，日本進入百分之三十的鐵自英國，百分之十五自瑞典。大戰中，協約國的需要，阻止日本在歐洲市場多量的購買，迫得它轉變其它的來源。實際上它差不多三倍了它從前在中國的購買。日本所進口的生鐵，大半來自中國（一九一〇——全數百分之八二·一九一八——百分之九九·六，一九二〇——百分之九八·二，一九二一——百分之八九·七）雖則它仍依靠高麗，而以之為國外的。下表指示出兩個來源的相對的重要。

日本自中國及高麗進口的生鐵

年份

中國

高麗

(以千噸為單位)

一九一三	二七七	一四四
一九一四	二九七	一六二
一九一六	二二九	一九〇
一九二〇	六五〇	三三二
一九二一	四三九	一九〇

近年來，顯然因為中國不安的情形，日本鐵的進口，多少有點衰落，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幾乎與英屬印度相等；即一四，八一九，〇〇〇及一九，九八六，〇〇〇元自中國，一一，〇四〇，〇〇〇及一二，九三〇，〇〇〇元自英屬印度。

這有鋼及特殊的鐵品，日本仍自美國多量的，較他處更多的輸入（一九一四年百分之一·九，一九一五年百分之六九·三，一九一八年百分之九三·九，一九二一年百分之六八·六。）煤曾及現完全自中國輸入（一九一四年百分之九三·一五，一九一八年百分之八七·九一，一九二一年百分之七九·一〇。）戰後自中國輸入的減退，增加了自印度支那的輸入。

至於煤油及其產物，在戰前及大戰中，日本大半依靠美國的供應。可是自從那時起，英屬及荷屬印度，成爲該物品的主要的輸入者，其需要不但及於日本的工業，且及於它的海軍。下表可使日本進口的煤油的相對重要的變換，清晰而透澈。

日本的煤油進口

來源	一九四	一九六	一九八	一九〇	一九二
美國	百分之八・三	百分之三〇	百分之六・八	百分之三・六	百分之三・八
英屬及荷屬印度	百分之六	………	百分之二・二	百分之七・四	百分之七・二

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年間，這兩個來源，成了平等的部；日本自美國輸入值一六，九六四，〇〇〇元及一五，九〇〇〇元的煤油，自英屬印度一六，七一，〇〇〇及一九，六二三，〇〇〇元。

現在有一種貨物，日本尚須繼續依靠美國的，就是棉。要交易這種東西，它實際上把完全出產的生絲及絲織品，輸入美國。（一九一二年百分之七・六，日本絲約出口到美國，一九一四年百分之八〇・九；一九一九年百分之九六・一；一九二二年百分之九四・六。）然而即使棉，日本所進口的，不是完全來自美國，可在下表中見之。

日本的棉花進口

(百萬元爲單位)

來源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七	一九三九
----	------	------	------

美國	一七九	一七六	三四四	三四六
英領印度	三〇九	二六三	三〇三	二二一
中國	一九	三〇	四九	五〇
菲洲	八	一九	二	一七
其它	四	一三		
總數	四二七	五二三	六二六	五四五

日本的棉花消耗，於一九一三及一九二三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這是因為它紡織工業的發達，輸出多量的棉織物，與棉絨結果一遇緊急，就缺乏原料，而迫得它減去，甚至完全不繼續棉織物的出口，日本仍不因此失去來源的供應，而受到重大的損失。

從上面日本進口的綱要中，很顯然的日本帝國漸漸脫離了依靠中國以外國家的基本原料的糾絆。同時它依靠中國的原料，自然的成爲主要的了。中國原料的源泉中，滿洲於日本爲最要，山東次之。滿洲鐵礦的藏蓄於安山附近，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以上，Fushun 與 Yentai 的鐵礦，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以上，東三省土地的肥沃，供給日本以穀類等類，更無論矣。

## 第二節 中國之天然富源及其需要

幾個原料問題的學者如 H. Foster Bain 在它的遠東的工業與礦，不以東方亞洲的自然源泉為極豐盛。這種估評，雖無容置論，我們可同意這來源雖小，它們的數量，都是為中國及日本所需。

日本的所需，常較中國為多，一半因為大自然沒有賦與日本以許多的原料。一半也因為日本早已是個工業發達的國家了。中國則不然。可是很明顯的，中國也工業化了，且需要它自己的原料，由它自有的工廠，去成工業品。所以這是自然的希望它將盡其所能，去保持它自然的來源，在它的管理之下，且不讓人家的開發。中國始為經濟史的新方面者無疑，然而與其實業的開擴，它需要多量的原料，并且這種東西，於太平洋問題的讀者，較為中國的寶藏尤為重要。它的計核，變化殊廣，而使它遠離依靠之外。

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只有二月紡織工廠。一九三〇年幾乎有一百二十月，西方化的工廠的總數，在二千家以下。一九一一年進口機器的總值，為二，七三〇，〇〇〇元，一九二〇年則超過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從這些事實與數字，我們可以得到中國實業化的幾個觀念。

## 第四節 俄國的獨立與原料之衆多

俄國在遠東自然來源的利益，可自它自己財產普通的分析，及遠東的特殊分析而得。了解了它自然來源之多，就可以明晰俄國在亞洲鄰邦的原料利益，不能稱為那個基礎的衝突線。

蘇聯在遠東燃料的蘊藏，於一九二九年所計，在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以上。（包括煤油，煤泥炭，木料在內。）如果把新發現的放入討論，俄國的煤油蘊藏，差不多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或世界蘊藏的半數以上。（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煤的蘊藏，幾乎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是應俄國現今發達的實業，許多年的需要。其它有價值的燃料，現為俄國廣為應用的是泥炭。這類蘊藏，在它的界內的，為世界所最大，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

至於鐵，蘇聯在其境內，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達噸的礦苗，已經測量過了。尚有二十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的蘊藏，新近在庫爾次克的所謂庫爾次克磁鐵寶庫區發現錳，白躁。實際上是俄國的專利。它於金，銀，鉛，銅，鋁，及各種的礦物，使蘇聯於這方面原料的供應，較世界任何國家為佳。它們保障蘇聯事實上為自足的國家，而為世所不知。此點可自俄國在大戰時，經長期的封鎖所明悉，且為革命後確實的形式。

當然，蘇聯在遠東所有原料，不像地理學者與工程師所說的無限，但是全俄科學館所為不少的遠征，在近年來已證明極大了。有幾個已經探征過，其它的則待諸將來的使用。

如果一個國家的實際經濟需要，是真實的指數，那沒可以平穩地說蘇聯在太平洋沿岸，不是原料的競爭

者。如於尋求土地的情形中，俄國不甚活動，因為所有頗豐，它於它現在的國界之外，沒有在遠東尋求原料的利益。

## 第五節 其它列強及其利益

於結束本章之前，尚須於其它列強，在遠東原料的利益略論之。如果我們把中國與日本的國外貿易表來看，我們最初就可以印象到它們的進口較大於出口的事實。後者的大部分包含絲與絲產品，茶，古玩，皮及其少量的東西。中國輸出錫（每年約二〇〇〇噸）（鎳六至七〇〇〇噸）及錫。日本輸出的是少量的銅與樟腦。（它有國家的專利。）然而普通說來，這兩個國家，不是歐洲及美洲重依的國家。例如美國這需要兩種貨物——中國的及錫日本的樟腦，——二者都可以很便宜的在別處得到。絲茶等類的進口，雖則在平時進口很多，在戰時是不一定需要的。所以如果外國的利益，漫括於中國工業之中，都是私性質的，不直接影響國家需要，及其政策。在幾個國家裏，有支持商人在外貿易的政策，不論於其國家利，及政府目的是否相符。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見到國家，入於原料問題之內，就是這種原料，不直接與國家與工業所需者亦然。



## 第十九章 市場問題

### 第一節 亞細亞漸成爲世界市場的重要

實業的滋長，須要新的市場，是一種真諦。機械時代的到來，尤其是大衆生產的發展，與所謂工作程序的合理化。實業的總數，迅速的滋長，而遍及全球，新市場的要求，亦隨之而起。

亞洲以其數百萬的人民，所需去滿足殊遠，爲有潛勢力市場中的最大者。它經濟的落後，遍於洲的大部份。阻止了這數百萬人民生產能力的適當的利用，立即改組，以爲其情勢迅速改變的不能，使它成爲全球貨物推銷者的吸引場。（註）亞細亞在這方面的漸形重要，所以近年美國在亞洲的商業擴充釋明之。從一九一三年，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的價值至，一八二八年一，躍而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這就是在十五年間，增加十五倍。但是不僅美國可以見到它的亞洲商業的擴充，其它的國家，也具有同樣的情況。結果，這市場各種遠征者，常流於不睦，而論入於利益的衝突爲無奇。

中國市場的情形，尤爲現時之佳者。各市場均迅速的發展，立刻給與競爭者以極大的引誘，在極短的時期

中，中國的外洋貿易，增加四倍。一九〇三年，它的總算僅五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兩；但是在一九一三年，幾乎加而倍之，達一，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兩；到一九二三年，竟達一，七二六，二八二，三六九兩。（註三）其時因革命與內戰，數年內發展較緩，一九二四年，為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五年，為一，七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六年，為一，九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七年，為一，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兩。這個數字，仍較一九二三年多四倍。（註三）

大不列顛，執此業之牛耳者多年，不但它是世界上製造和貿易最大的國，及海上之主，並且它佔地遍全球，占着——至近年為止，——西方國家不可競爭的地位。組成了東方國家的纖維質，例如香港、威海灣等。英國更是始——中國、日本為巨大貿易的始祖。

英國似仍為佔遠東市場之利益的列強間的最先者，且時至今日，仍繼續在中國市場上，佔着重要的地位。（註四）但是中國與日本及美國貿易的產生，視乎表現出變換的到來。美國的亞洲商業，原較英國為優，自蘇彝士運河開濬後，先東方商業者頗多，此河使大不列顛運貨較快，運費較美國為廉，因美國尚未築巴拿馬運河耳。下列中國外洋貿易表，釋之甚詳。

海關監督公署之進出口船舶噸數（註五）

國別

年份

噸數（以千噸為單位）

英國

一八六四年 二，八六二

一八七四年 四，七三八

一八八三年 一，〇〇三

一八九三年 一九，二〇四

一九〇三年 二八，一二三

一九一二年 三八，一〇六

一八六四年 二，六〇九

一八七四年 三，一八四

一八八三年 一五一

一八九三年 七八

一九〇三年 五六〇

一九一二年 七一五

一八六四年 一

一八七四年 一

美國

日本

第十九章 市場問題

一八八三年	一九五
一八九三年	五六七
一九〇三年	七,九六五
一九一二年	一九,九一三

美國在遠東商業的衰落，自然是暫時的。自十九世紀之末，——其時美國開始它的新亞洲政策，佔菲列濱，促進門戶開放的觀念，——美國在東方及遠東的商業利益，殊可駭異，今日已進而成爲三大商業者之一了。

美國，與中國，日本貿易的生長，尤其在巴拿馬運河開放後，可自下表見之。

(甲) 美國與中國每年的貿易總數，——百萬兩爲單位。(註六)

年份	一九九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總數	五五	一一一	一六四	二五七	三四〇	四〇九	三三五	二八一	二九一	二八六
年份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總數	三三六	三六九					

(乙) 美國與日本每年的貿易總數，——百萬日元爲單位。(註六A)

年份	一九〇二	一九一三	一九二二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三四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	------	------	------	------	------	------	------	------	------

總數 一九〇一 一九〇二 一九〇三 一九〇四 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 一九〇七 一九〇八 一九〇九 一九一〇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七年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 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一年 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三年 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〇〇〇年 二〇〇一年 二〇〇二年 二〇〇三年 二〇〇四年 二〇〇五年 二〇〇六年 二〇〇七年 二〇〇八年 二〇〇九年 二〇一〇年 二〇一一年 二〇一二年 二〇一三年 二〇一四年 二〇一五年 二〇一六年 二〇一七年 二〇一八年 二〇一九年 二〇二〇年 二〇二一年 二〇二二年 二〇二三年 二〇二四年 二〇二五年 二〇二六年 二〇二七年 二〇二八年 二〇二九年 二〇三〇年 二〇三一年 二〇三二年 二〇三三年 二〇三四年 二〇三五年 二〇三六年 二〇三七年 二〇三八年 二〇三九年 二〇四〇年 二〇四一年 二〇四二年 二〇四三年 二〇四四年 二〇四五年 二〇四六年 二〇四七年 二〇四八年 二〇四九年 二〇五〇年

一八八二，與一九二三年間，美國自日本進貨，值七，一六四，五一五，〇〇〇日元，輸至日本者，爲五，九三九，三七八，〇〇〇日元。總結於日方有利者，一二五，一三七，〇〇〇日元。(註七)日本外國貿易之發展，自十九世紀的末葉始。一八九三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其數尚不滿一七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但自那年始，日本的外國貿易，滋長頗速，於一八九八年，其數已增百分之二百五十左右。一九〇八年，較一八九三增百分之五百。(註八)

一九一四年，日本外國貿易之總數，爲一，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一九一八年，三，六三〇，八三八，三九三日元，出口值二億元以上；(註九)即在一九一〇與一九二〇年間，其總數幾增五倍。自一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至四，四一九，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日本在亞洲市場的地位，滋長之速，遠過其歐洲貿易。一八九三至一九一四年間，其歐洲貿易之百分率，總數，從百分之三十九，降至百分之二十一；而日本在亞洲之貿易，則反自百分之三十七，升至百分之四十九。

日本在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四年間的外國貿易之分散，可自下表見之。(註十)

日本在各洲的貿易表

年份	亞洲	歐洲	美洲	其他
一九一三	進 四三·六 出 四三·七	進 三三·六 出 三三·六	進 一七·〇 出 一七·〇	進 五·〇 出 五·〇
	(以百分計算)			
	進 四三·六 出 四三·七	進 三三·六 出 三三·六	進 一七·〇 出 一七·〇	進 五·〇 出 五·〇

第十九章 原料問題

俄羅斯與遠東蘇聯

年份	進出	進	出	進出	進	出	進出	進	出
一九一六	四四·八三	一九·三〇	二五·五三	四六·六九	一四·三三	三二·三六	四一·七三	一四·七三	二七·〇〇
一九一八	四七·六八	一五·三〇	三二·三八	四六·七三	四·九六	四一·七七	四六·〇〇	二·〇〇	四四·〇〇
一九二〇	五二·三三	一〇·〇四	四二·二九	四〇·三三	一三·六七	二七·六六	四〇·三三	一三·六七	二七·六六
一九二四	四二·六六	九·六六	三三·〇〇	四二·六六	三·六六	三九·〇〇	四二·六六	三·六六	三九·〇〇

世界大戰中，日本致力於亞洲市場的獨佔，它出口至中國的貨物，因以大增。一九一五年，一四一，〇〇〇元，一九一六年，一九三，〇〇〇元，一九一七年，三一八，〇〇〇元，一九一八年，三五九，〇〇〇元，一九一九年，四四七，〇〇〇元。它的發展，不是以百分率出之，因為據我們所知，日本的貿易，與世界各國均等，戰後的發展，可自下表見之。

日本的外國貿易(註十一)(以百萬元計算)

年份	出口	進口	總算	進口所超出之數額
一九一九	三·二〇	三·三五	四·四〇	四·五
一九二〇	一·〇四〇	三·三七	四·四一	三·九
一九二一	一·三〇九	一·六七	二·九八	三·六
一九二二	一·六八三	一·九三四	三·六五	三·一

一九二二	一・四八八	一・九六一	三・四三〇	五三四
一九二四	一・八〇七	二・四五三	四・二〇〇	六四六
一九二五	二・三〇六	二・五七三	四・八七九	二六七
一九二六	二・〇四五	二・三七七	四・四二二	三三三
一九二七	一・九三二	二・二七九	四・一九一	一八七
一九二八	一・九七三	二・一九六	四・二六	三三四

由此可見日本自一九二〇年的外國貿易，受到相反的平均數，進口重量的超出出口數。如此十年間，國家財政跌落三，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總數。日本在中國商業所佔的地位，長成到顯著地超出英國的程度，而成爲與中國貿易國家中的最前者。

一九一三年，大不列顛在中國貿易之部份，佔中國出口的百分之三六・五，進口的百分之五五・二。日本則各別的爲百分之二六・三，與百分之二〇・四。美國爲百分之九・三，與百分之六・六。一九二三年，大不列顛降至出口爲百分之三三，進口爲百分之四六・一。日本則增爲出口百分之二六・四，進口百分之二二。美國爲百分之一六・八，與百分之一六・五。(註十二)

從上面的數字，可以見到：(一)中國與日本的貿易，繼續增長，(二)其它各國，在亞洲市場的商業利益，也漸

漸的增長，雖則不是平均的，(三)中國是大不列顛、美國及日本的決鬥場，其它各國利益較小。現在讓我們把各國間的利益，去觀察衝突的所在點與緣由。

## 第二節 日本與大不列顛的衝突

棉貨出口，大不列顛與中國貿易最重要的標題者多年，又自 Lancashire 成爲極大的範圍。後來英帝國的這類事業，受到極大的失敗，一半因爲中國自己發展棉織實業，(註十三)一半因爲日本的棉織物生產陡增，代英貨而進口。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六的十四年間，中國棉織錠的數目，增至百分之三四〇·九，日本增至百分之二七二·三。英帝國僅增百分之二。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間，英帝國出口的棉布總數，是九八，三九七噸，棉花貨物五三六，八三七噸。一九二二至二五年間的平均數，是七五，二三七噸，與三六九，一一一噸，前者減去百分之二三·五，後者減去百分之三一·二。同時期中，日本棉貨物的出口，自一〇，三三六噸，增至一〇四，三二九噸。

下表示中國棉織物的進口，殊爲明顯。

### 中國棉織物的進口

進口國	一九一三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	------	------	------

大不列顛 百分之五三 百分之四二 百分之三八  
 日本 百分之二〇 百分之四七 百分之五一  
 中國棉織物進口的總價值，在一九二二年為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三年為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兩。

其它進入中國的貨物，日英間所競爭的是機械與器具。雖則此等競爭範圍較小，但下表日本出口入中國的，（一九一三與一九二三年間）明顯地指示各貨的巨大的增進。

貨別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棉貨	一九	一〇〇
棉織品	六〇	三八
糖	一四	一三
煤	七	一〇
海船用品	七	九
機器	一,二	五,四

鐵製物品

〇, 二二七

三, 七七五

日本與其它各國，在機器出口的競爭，可以把事實來證明，即於一九一八年間，它出口的值一一〇, 六八〇, 〇〇〇日元，中國爲一投資市場，近漸多吸收日本資本，而於英國以不利。同樣的，英國的船業，遇着日本的壓境的競爭，一八九八年，大不列顛有世界船舶噸數百分之五十四，一九一四年，爲百分之四一·六，現在僅百分之三〇了。其時日本商船形式噸位，均大爲增加，自一九一四年起，十年間噸位達二, 〇〇〇, 〇〇〇噸。

中國貿易，自英國轉變至日本的責任的成因，是後者的土地的接近，二東方鄰國的種族與文化的近似。日本實業的迅速的發展，且（因了低廉的工資），日本生產價值較低效力較高於英國。（機器械具，在日本較新，因其實業較爲幼稚。）最後，中日貿易，在中國人目光中，較中英貿易，來得平均，日本從中國進口的貨物，與它自己出口輸入中國的貨物相等，可於下表見之。（台灣，高麗亦在其內。）

日本與中國的貿易

年 份	出口	進口	總數
一九一三年	二二三	二一九	四四二
一九一四年	二四六	三三三	四七九
一九一五年	三〇九	三三三	五四二

（百萬兩爲單位）

一九二六年	三九	三五	六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三九	三七〇	五七

這是無可諱言的，日本本部輸出，名義上大於自中國輸入的，但是高麗的部分，改正了它。

至於英國的輸出，而入於中國的，實質上，較進口為大，而予中國以不利。例如一九二八年，它出口而入中國的數，在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香港兩。它從中國輸入的，一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兩。翌年其數字各為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及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兩。

最後，吾人須考察日本在南方，及西南的經濟發展。日本貨與英國貨，競爭甚至於在英國境界的奧洲海峽殖民地，與印度。下表指示出它輸出棉織物，至印度的發展。

日本輸出至印度的貨物

貨名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六年	(以千元為單位)
棉貨	五五，四九七	七〇，三四七	
棉絨		二八，〇八六	
絲貨	九，四四七	一一，九八六	

指示出入年間有百分之二十六的滋長，一九二七年因印度進口稅增，出口貨陡減。

日本與其他遠東各國的貿易，可自下表見之。

日本與遠東各國的貿易

國 別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海峽殖民地	一五	四六	八二
荷屬印度	四三	一一三	一六九
菲 列 濱	七	三	三
暹 羅	七	三〇	三
奧 洲	一六	一九	一七

(以百萬元爲單位)

此表每條的發展，與研究英國在太平洋的貿易者，有極大的關係。

### 第二節 日本與美國的衝突

美國輸出貨物，而至中國的，最大當推煤油，香煙，棉，至近年來，則有機器，與各種的金屬貨物。(註二十四)它從中國進口的，包括絲，棉織物，皮貨，毛絨，茶，等。從前中國賣給美國的，較買自它的多，但是，這優越的平均額，似乎是減退了，如果不是消滅，或相反的話。因爲美國出口的要者，是漸成需要的貨物。(在它經濟生活的與實業發

展。

日美出口貨物的比較，指示出兩個國所供給的，不是同樣的貨物。

貨物如戰爭品，機器實業用具等，日本已開始（雖然很平和的）與美國在中國競爭了；但是，廣汎的說來，這兩個國家，在亞洲大陸上，沒有過激的商業競爭，雖則日本已得其門而入美國先前佔有的市場。（夏威夷菲列濱，與荷屬印度。）反之，實業上各大為發展，產出新的貨物，以供出口。

當我們考察它們各自在中國的利益，以為將來投資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到，較為不同的印像。這是無可諱言的。今日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約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遠在日本之下，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鐵路與其他，及實業財政借款等於中國的。但是，似乎在來年，如果中國漸趨平穩，或商業較少險象，則美國的財政家，將轉變它們注意資本於中國，並投資於原料的發展，實業的建造，公用物的建築。這種性質的東西，（例如上海的電力與電燈，）早已註冊了。

此類美國的經濟發展，特與日本在亞洲的利益衝突，很是可能的，且使它們相互的關係，更為複雜。

日本不但實業上的進展，并以實業化為救濟它經濟困難的惟一方法。它的國外貿易，有重大不利均數者多年，因此它近來注意於其出口品。中國為日本的大市場，但日本在實業上，仍在美國及其它國家之後，所以少於競爭上，有點阻礙。結果，它仍求其利益特權。且如可能在中國的各部份，予以專利，如滿洲然。自然，它對它的

仇人，在中國的任何經濟發展，或則足以損害它利益的外國計劃，都十分注意。

#### 第四節 俄羅斯無餘貨出口

譯者按，原著者撰此文時，所根據者，多至一九二七爲止。其時五年計劃，尙未實行，自無貨物出口。惟自近年來，五年計劃實施之結果，貨物出口，爲數匪鮮，即如煤油一項，傾銷遠東，大有倒壓美利堅之概。

俄羅斯過去爲農業國，其出口貨物，都係穀類，而不給於遠東市場。其緣因除運貨之不便外無它，因此中國與日本，過去亦無貨物輸入俄羅斯。俄國與其遠東鄰邦，無巨大的貿易，可是二國之中，中國尙遠在日本前。它的數目，（世界大戰前，）僅佔中國對外貿易之百分之三四。貨物中約有四分之三，由俄羅斯在中國購買，（茶，食料等。）僅百分之二五，係自行輸出。（棉貨，煙艸，金屬等。）（註三十八）

同時，日俄貿易，亦十分疏懈，一九一三年，僅值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可是在世界大戰中，日本立即成爲供應俄國需要的源泉。因了封鎖的緣故，俄國在平時的來源，完全斷絕了。

實際上，其時自外國輸入俄國的貨物，都經過白海的慕門斯克 Murmansk 海口，或海參灣。前者的路途，常被德國的潛水艇所威脅，功用有限，大半係軍事上的輸送。別一的進口海參灣，專爲自美國日本，經太平洋進貨之用。日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間，供俄國以槍砲，軍械原料，及其它貨物，數在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

上這種緊急的要求，使日本的實業，大爲發展。暴發的工廠，在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七年間，於日本帝國產生了，戰後始行停閉。

俄國革命，自然的停止了日本的生產，事實上有許多舊俄訂定的從未離日，且有更多的原料（黃銅，紫銅，炭酸，加里等）與貨物，從日本輸出後，因爲西比利亞鐵路的中止，停留於海參灣，而爲日本及其它中間人取回。十月革命後，戰亂瀕起，協約國謀爲封鎖俄羅斯，因此限外貨輸入者數年。過去的存糧，耗用殆盡，繼之以饑饉。此可怕的教訓，迫俄人轉其注意力於外貨的依靠，且預籌以實業計劃代之。

一九三〇年，計劃有相當成熟，俄國的實業，不但恢復到戰前的平途，且增進到一九一三年數字的百分之一五〇至二〇〇，可是無論它成功之大，距其入口所需要的，尙屬很遠。自然的，它在原料之外，比較的有餘貨出口。所以蘇俄在一九三〇年，有多量的貨物出口，工業品亦有之。（註三〇）這不是因爲它有剩餘貨物，乃是它急於自外洋購貨付款的須要。

甚至在一九三〇年，俄人消耗的許多基本貨物的比例，仍舊很低。因此要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在巨量出口以前，遇到了鉅大的工作。國內的實業，來年將賦新實業以重稅。

近年來俄國遠東貿易的恢復已達到下列的數字。

#### 日俄貿易表

一九二五——六一 一一，八〇〇，〇〇〇 金盧布其中

九，一〇〇，〇〇〇 自俄國出口

一九二六——六七 一四，五〇〇，〇〇〇 金盧布其中

二，五〇〇，〇〇〇 自俄國出口

一九二七——二八 三二，三一二，〇〇〇

一九二八——二九 三三，一一四，〇〇〇 金盧布

中俄貿易表

一九二三—— 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香港兩入俄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自俄國出口到中國

一九二四—— 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入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出

一九二五——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入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出

一九二六——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入

一九二七——

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出

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入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出

這些數字，證明自俄國與遠東各國正式關係恢復後，貿易關係已回到與戰前差不多的平均數了。

自然，俄國工業的是否發達，與生產過多的結果，不需要較大市場的尋覓，及中國是否不為最可引人的出路，是很可討論的。似乎中國的西部，尤其是新疆，（現在可由新築的鐵路通達，）如蒙古然，發展成爲俄國生產品的重要市場，雖則無俄國專利的景象。俄羅斯遠東的發展，新工業的設立，滿足了地方的需要者至佳。俄國的生產品，將供應中國，如價格優良，可在中國得一立地。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新俄羅斯，以力在中國及其他各處，得到市場；第一，因爲新政府不信認這種經濟擴張的方法；第二，因爲靠了力而得到的市場，可以利益而復得者，顯屬過去。但是俄羅斯始終以和平方法，競爭中國的市場，不僅是想像，抑屬可能。在那種情形中，自然，他遇到鉅大的競爭者。至於如何的競爭，乃是下章所論的問題。

在結束亞洲市場問題討論的時候，須講幾句關於這方面其他結果的話。日本與中國，不是單獨的迎外資的投入，以發展他們的工業生活，俄羅斯的遠東，與西比利亞，同樣的吸引外界的資本。此等境地的巨大的富源，近已漸漸地，因全俄科學專校的探險成爲顯著。然而仍多量的沒有發達，雖則莫斯科，曾願外國的探險。日本早

已得到相當的讓與。庫頁島的煤油，早已送給美國公司的。（辛克來公司）這家公司，在契約訂定的時期內，不能開始，因此就失了讓得權。新政府的穩定，外國讓與，更多的覺得與給讓。加上了日人所得的礦，煤，木料，及魚業的讓與權，俄國偉大計劃的實現，要使他遠東的所有，開放成爲公用投資的廣大的田地。

註一，中國佔全場入口百分之二十，國際貿易沒有百分之二。

二、H. G. W. Woodhead 遠東問題的西方的解釋，一九二五年出版於芝加哥。

三、中國年鑑一九二九——一九三〇。

四、如果把香港，澳門，英屬印度在內。英國與中國的貿易，在一九二三年是六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四年是六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五年爲九七，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六年四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七年五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從這些數字中英格蘭的部分各是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兩，及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以上見中國年鑑一九三〇年。

五、見 Morse 中國的國際關係。三九五頁

六、Galkovich 的調查。

六 A Uyahara 的統計。

- 七、Galkevitch 的統計。
- 八、Kobayashi 日本的基本工業與社會史。
- 九、Kobayashi 前書。
- 十、Uyehara 統計。
- 十一、日本年鑑一九三〇。
- 十二、Uyehara 統計。
- 十三、中國年鑑云一九家棉廠中只有三家是英國的四十一家是日本的七十五家是中國的。



## 第二十章 文化接觸問題

太平洋問題的附屬問題中的最後，而非最小者，爲太平洋沿岸人民的文化接觸問題。東西文化是否爲各別的解決，抑經改正而兩者並存？換言之，東西是否可溶合的可能，抑各仍存在於二半球，基於相互的尊敬，或衝突競爭的不可免？

任何戰爭的原由，都基於經濟者無疑。同樣的，新土地的擴充，而及於新大陸，亦可歸之於同一的經濟緣由。雖然，擴張的程序，不可避免的衝突，因此而起者；及其它的——雖則也許是傳來的——緣由可以尋覓，而不能或諱。太平洋的事情中，這種次要的緣由，可以在種族衝突，文化衝突，及經濟發展的各時期中承認的。

### 第一節 人種的差異

今日吾人學識的時期，科學家，無疑義的，稱全人類的於種，與類，爲人類。幾個極出的權威，主張有純人種，或一種較它種爲高。然而，同時沒有一個健康的人，可以否認說，某一種的人，與其它人的性質不同。顏色，表現出街上人的種族的外面的表記。但是這種區分，仍屬可嘗。我們也許可以在同一種族中，尋出完全不同之點，可是它

們的性質，也許有其它的原由。

種族的分離，在過去，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有時很是明顯，有時則較少，然而不能以之爲自然的常規；這種基本的規律，是永久的活動，與普通的進化，暫時分離的時期，自然，這分離的團體，自然的發展它們與它人不同的性情，反轉來，發展個人的性格。種族爲永久集團，不能與其它種族之性質變換，或得相似者之說，似屬不當。種族間的婚姻，因各洲間的溶協的增進，人民交接的發達而滋長；證明了它們的適合與滋生，否證了種族相排的學說。名論學理如戈比夏 Count De Gobineau 人種不平等的巨著，爲名流學者所推崇之時機，已成過去。學者仍有述種族陷缺，分人格爲各異其細胞的。然其目的，常有背於科學。人種與民族簡單的區分爲二；一個負有偉大高貴的歷史的使命，別一個僅僅爲建築的原料，與驅馳的力量，在今日已極爲穩固；雖然誇傲而不良的政治領袖與自私者，用（常常用）這科學上不信任的前提，去求它們的結果。

自然，這是確切的事實，種族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曉得種族的性質，如軀殼的形式，因環境的變換，表現出它的調和。人類相似，是不可說的話。任它的境界如何，任它的定名與分析的差誤，今日的人種，很明顯的，有許多方面不同。誰能否認今日黑白人間的不同，及白黃人間的差異，不管它們的遠古起源事實的同一。其最堪注意而最要的不同，既不在皮色素，也不在軀殼的形式，乃在於文化的各別，各區人民經濟發展的差異。雖則在廣大的範圍內，它們存以色澤而區分，然不僅以色澤而使之區分。

多接觸，少差異，這是規例。數世居住白人中間的黑人，因它們的經濟與文化上的平等，僅能以其膚色，而為區別。在別方面，它們舊有的性格，因以消滅，並且很迅速的，歸趨住在同一文化環境中的人的性格。雖則膚色是黃，然而，許多的日本人與中國人，與白人居住者，與同階級的白人，思想習慣，所異極少。極時期與歐洲的關係，西方文化與西方經濟制度的廣為吸取，於日本及中國變換，較多於任何時期。

最後，集中各集團間文化，與經濟的不同，較表現出種族的區分，更為有益。在吾人討論的問題中，所考察的集團，色澤的各別，與種族的的不同無疑的，這色澤的不同，或在緊急的情形中，曠使愚者，甚且產生準種族基礎，戰爭的觀念的辯證；但是，這與種族為第二緣由的請求的合法無涉。

## 第二節 文化的差異

許多世紀以來，東方民族生活單獨，在白色民族刊入歷史以前，即有發展到極高的文化。比較近時期來，西方人至中國，而始為假東方人；因西方人主要的高超點，以軍器為器械，使東方人不能抗拒者頗久。勢力雖為日本所崇拜，在中國不認之為道德，然而需要，不僅是發明之母，抑且是誠敬改正之祖。雖則違反了它們國家哲學的基本原理，中國人今日也漸漸信力以創理的必要了。它們做鄰國日本人的先例。後者是最先移殖西方戰爭武器與方法至東方者。

據了力或其它，西方人介紹許多更新之事到亞洲生活來。外貨的應用，自然的應響了它們的生活，改進了它們的胃口，激動了新的趨向。換言之，東西的融合，無疑的，對東方舊的文化於以損毀。西方器械的出現，不可避免的，繼之以舊社會結構動搖，新組織的產生。舊的秩序更換了，新的代之而起，表現出西方在各國家生活的影響；包涵着科學，哲學，宗教，藝術，風俗，習慣。

新工作的方法，新事業的分配，階級間的新關係產生了。與西方相同的階級鬥爭也發現了。因了文化與經濟的相互間的關係。（爲它的顯明表現之一）一個變換鼓動了別一個變換，或相反之。採行新經濟制度所產生的變換，反映到普通的文化，並且文化的觀察，迫得經濟的更進一步的改進。

### 第三節 經濟發展的差異

西方人與亞洲人最大最重要的差異，或許在經濟發展的不平均。因爲如果日本在這方面是迅速的西方化，如果它的實業，很快的漸漸使之與其它列強接近。中國則不然，尙遠離近代化的程序。中國有多少的範圍存在中古時期，並且許多的封建主義的性質，尙未完全去除。

工業革命，雖則毫無慈悲的勝利地前進，不僅在中國未完全成功，日本亦然。生產的鉅額，在這兩個國家裏，還不能與實業化極高的西方國家比較。加以資本的缺乏，使東方的生活程度較底。無疑的，性質與心智的差異，

(較低的游移性，緩慢的反響性，較少的立法權。)須與之具談。但是它們的是否屬於這族，或那族的性質，或則僅有某人的真實性情，住於某種氣候的境界。在某種經濟制度之下，它們所重要的，不過是表白出經濟發展平度的差異。東方人與西方人實在存有許多問題的不同點。并且自然地，它們遇到的時候，仍有許多的不合點，兩個經濟平度的衝突，所以是不可避免的。實在的，這是可見的，問題已發生到這種程度，兩個能並而存之。改換的機會又可防止衝突。

綜之，一個經濟制度，依靠着機器與大量生產，有較高的生活程度，較多的工資，結果，生產品價值較高，別的大部依據着手工，緩慢而收效較少。有低的生活程度，低的工資，所以大半價值較廉。第一個制度，因它的漸長的生產，遠過國內的需要，要求過剩品的出路，所以要新的市場。不僅發展未發展的事業，且幫助後進者，轉變到經濟上進步的時代，創造出將來的競爭者。第二制度，雖則常常給第一制度以被動而後趨主動的反抗，然而必然的，漸漸消失，最後至完全消滅。這種消滅，或則與其它的相混，與它人的性質相合，或則漸消而至完全滅失。

亞洲的趨向，可疑者殊少。機輪已來到經濟落後的國家，迫得必要的轉換，而無可或阻。西方人懼其效果，將實現亞洲自此效果所得之益，不使西方受損。因為這可以創造出新的需要，這種需要，多年來，僅可因西方貨物而滿足。如果這個趨向，巡着常規而行，經濟發展的差異，將漸趨消失，衝突因以消滅。然而何時及如何而達於成功，那是另一個問題。

#### 第四節 綜合的可能

我們論差異爲區分孤獨的結果時，我們將與反對方面以同意。如果兩個種族的特性，（白與黃）遇於太平洋，是它們各別發展與單獨生活的結果。（自其古人雖普遍的緣由後。）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去希冀於其相遇後，恢復它們的交接，並且開始影響別而消滅其差異。一個新種族，將成爲兩者的綜合，合各一的堅強的現象，將因而出現。可是我們此地，又遇到了舊問題：就是何時而起其轉變的程序如何？所希望如何？

不去假設知道它的解答，——存在形成，而依靠現在工作的許多的成分。——我們將在下章中，略述種族與文化的衝突的可能的解決。我們將試而發現它們的才德與缺點，讓這個問題，於實際上喜歡猜測的人。

結束本章文化接觸問題之時，有幾句關於俄羅斯與本問題的話要講。今日蘇聯所建憲法所基的學理，十分重要的宣稱：各種族是平等的，並且應當平等的待遇，然以其實際行爲論，則其行爲與預言，無相關連。蘇俄的內政，不以其種族而差別。（並且它的人口，以繁多著名。）也沒有它關係落後鄰國的超複雜的表記，遠東最大國亦在其內。血脈的混入於幾個俄人的血管，因蒙古種顯著的幫助，可以表白出它們與黃種不同，如純粹的歐洲人然。此外有俄羅斯人與蒙古人的種族的應響的標記很多。過去的俄國許多思想家（梭洛維夫，坦熱拉夫，斯基里總梯夫）曾宣稱：俄羅斯的原有起源，傾向於其亞洲的鄰國，且屢次申述住於歐亞的俄人，實際上就是

歐亞人；因為這是兩洲間，東西間，白黃間的連繫。

時至今日，它們的關係之強，頗為明顯。且其傾向，漸趨相合。俄日關係，雖不甚親熱，而正在增進，且如以人民的傾向，較政府的態度，更為重要，則日俄的關係，將益形明顯。中日關係，根本就很和諧，南京對莫斯科的仇視態度，似乎與兩個民族的真情感不同。孫逸仙氏，於完結其遺囑之前，臨床致書蘇聯諸領袖云：我國民黨，繼續革命運動的工作。中國被帝國主義者歸為半殖民地，將因以自由。因此目的，我將令我黨繼續與諸君合作。我堅信你們將繼續予以援助。別兮吾伴，我希望蘇維埃共和國歡迎中國為一朋友之日之將至，共同努力，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此種努力，須共同前進。

是否機器之現新技術之生於東方，須經過歐洲同一的步驟？日本過去的歷史，未曾免除與其師所走之路。中國不然，也許可以工作它的新形式，且因其特殊的過去，將至新舊溶合之途。或許它的形式，有新的供獻。中國須經長期資本主義者殊屬可疑。（雖則中國早已入於機械時期。）中國也許會選擇共產主義以代之，或則發展新的形式，較其它的特點，文化，哲學相近。



## 第二十一章 門戶開放政策

### 第一節 其起源及各種不同之解釋

太平洋問題解決之方法不一，有基於各國之平等機會者。這個方略，以門戶開放政策所代表；反對門戶封鎖的以某一外國政府，統治名義上獨立的國家，阻止其它的得其商務與事業。門戶封鎖政策，常常包涵着：（一）優先或所謂類化的關稅，偏護一國的特殊利益。（二）限止船業，排斥外船於實際管轄之下。（三）土地的割讓，僅及於勢力範圍下的人民。實際上經濟專利的組織自然的使衝突滋生，競爭擴大。反之門戶開放政策，不發生阻礙，而有平等的機會。

十九世紀美國仍發展本洲的事業，沒有在亞洲的列強，佔着殖民的發展。『如果我們在那時，早已成立了一個國家，我們或許也可得到一個廣大的謀殺教徒的忿怒，而以土地的給讓來安慰我們。』這是美國在華公平委員會講的評論。

雖則美國與法帝國的貿易，始自一七八四年前，美國與中國的條約，至一八四四年才簽訂，繼之別的條約。

於一八五四年，這個條約，美國「最惠國」一句，得到與其它列強，因戰爭所得的同樣的利益。但是青年美國的利益，在那個時候，完全是商業與文化的活動。因此好久的時候，沒有與列強爭中國的租借地或勢力範圍的權利；雖則許多政治家與海軍官吏，主張相反的政策。

「租讓的盛舉」始於中日戰後，（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繼之以「勢力範圍的創設，與「不侵犯的永久佔據」，有妨了美國的貿易。美國才提倡（於一八九九年）它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事在與西班牙戰後，（一八九八）得到了菲列濱羣島，歸併了夏威夷，使美國成爲太平洋列強之一；而有殖民的利益。並且在那時候，在中國的較大利益，使列強既至用武。英國那時於Tientsin大戰，鄰近及遠東，又與俄羅斯發生許多困難。英法的國交，在Fashoda事件後，十分尖銳。德國漸漸與英國疏遠。總之，國際的情勢，於美國外交，以極大的利益。

Beards在美國文化之興起一書中說：菲列濱羣島，供應在遠東經濟事業的極大的基礎，給美帝國政治家夢想的實現。Seward在林肯宣稱美國應命全海的帝國，而使廣大的太平洋，將來成爲世界事件的唯一舞台。因其與東方的密切的關係，它以外交部長的資格，主張它的門戶開放政策，雖則它沒有發明敏慧的語句，來說明公眾的想像。

第一個美國人的用之於公文中的是外交部長 Evans，（這個名詞似乎在美國早已用過了）在它的一八

九九年對列強的演詞中，這個政策，如其創始者所定。在它致東京公使 Buck 的信中，希望「去保障美國的商業與工業，及其它列強，在中國的貿易與航業的完全平等的待遇，尤其如歐洲諸列強，在中國所要求的勢力範圍。」欲求此目的，與遷移國際忿恨的原因，及重創商業信用，HAY 曾請求列強，為下列的承認：（一）它們永不侵害它們在中國所有勢力範圍以內的利益。（二）中國關稅條約，以時間關係，適用於勢力範圍內的各海口；……不論其為屬於何國。（三）非佔有勢力範圍的國民，所有的貨物，不准征收特殊的稅收。

日本外務部長 Yisount Aoki 肯定的答道：「日本政府，允為此公正平和之提議者無疑，并望列強亦為同樣的接受。但是其它列強，却沒有立即的承受，且它們從沒有誠意的接受。」

總之，這個政策欲規定列強在勢力範圍內的行政，各自保護，并防止中國分化。同時允美國的貿易，無阻地發展。

於解決拳匪戰亂的討論時，HAY 復請其它列強，去尋求中國永久和平與平安的解決，保持土地與行政的完整，保護它與友愛的列強因條約與國際公法所得的利益。并且保障世界基於平等與中國各部通商的原則。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四年間，有關係的列強，各自以一種或它種形式，宣稱它們的贊助此政策。自此有許多考察商業平等，與中國完整的團體。

美國不僅爲此政策的創始者與名親，也是與此政策的利益有關的列強。所以美國對於它保持，是充分的注意，且於其它列強，尤其是俄羅斯與日本，試欲注視它的時候，常常激烈的辯護。

日俄戰後，商業中心的目的，集中於滿洲。日本的勝利，認爲是前俄羅斯在範圍內自由貿易競爭的勝利。可是很明顯的，商業的重開，須待軍隊的撤盡。英美的利益，深深地入於滿洲的貿易，似屬禁錮門戶於國際貿易者，殊堪詫異。

一九〇五年的朴次毛斯條約，與一九〇七年的日俄會議，包括日俄委員會，觀察門戶開放的原理。日本且宣稱「中國的獨立，與在華列強，商業與實業的機會平等。」於英日條約（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一年）及一九〇八年的魯特高平盟約。

其時美國築巴拿馬運河，且廣爲伸張其在太平洋的地位。俄羅斯與日本，由相反的主張中，聯合反對美國利益的深入滿洲。（司曲來脫與臘克司鐵道的計劃）一九一六年，成爲真實的同盟者，且繼續要求其在東三省勢力範圍內的利益。這一九六一年的會議，因華盛頓的敦促詢問日俄對門戶開放政策的態度，有無變更。這個詢問，得到了確切的回答。

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革命，使這個問題變換，（如其它問題然）自此俄羅斯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了。日本則不然，世界大戰的時期，與田中內閣的積極政策，使之更爲激勵。它對門戶開放的政策，因此就藐視

了。它幾次想封閉滿洲的門戶，然而美國與之相反，（雖則不是很激烈的）而阻止這種行動。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一日，（接著二十一條件）美國駐東京大使，接到華盛頓的訓令，去報告日本政府；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中日間盟約或諒解，不論已訂或將訂，有妨美僑在華的利益。中國政治及土地的完整，或與中國有關的政策，普通所謂門戶開放政策。

一九一七年的藍石盟約，雖則重行確認了門戶開放的原則，美國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尤其是它所有的部分。這個承認，當然得到了東京的願望，北京的允准，使美國駐華公使 Paul S. Reinsch 驚異，而迅速的辭職。華盛頓會議後，這盟約宣佈無效。（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世界大戰後，和平恢復，經濟機會更新，哈定政府當前之大問題，就是改正美國商業的舞台，與海軍所願望的太平洋。

日本在戰時所得的利益，以助長其在東方的地位，似與美國在華商業利益有礙。它的行為，做解釋門戶開放政策的例子，而遠與美國所主張的不同。因此華盛頓會議的標題中，加入了門戶開放政策意義的改正。

美國在遠東顯著的政策，是門戶開放與中國的完整。Blaklee 教授這樣的說，又說：「美國人民接受這個問題，與孟落主義及汎美利堅主義之於美洲相倣。」

但是國際方面的重要，這不是一個單獨的態度，及其解釋的。其它與本問題有關者，不一定接受孟落主義或

門戶開放政策如美國然。它們也許有阻礙，並且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這是可以原諒的。孟落主義，不僅宣稱美利堅是美利堅人的，且說美國人不能妨害其它國家的事務。在中國的門戶開放的要求，與美國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門戶封鎖政策不符；如美之在Porto Rico，消融關稅，在菲律賓擷取關稅，阻止其外洋船業。美國反對它在中國租讓，自己却租讓土地以建巴拿馬運河，這種租讓且是永久的。日本立即增進它自己的孟落主義，至少在中國的一部份。並且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內，成立措立并政策。這種發展自然驚駭了華盛頓。從美國方面看來，日本被美國在遠東的政策受夠了。——門戶開放與中國完整的Hayashi的註字，範圍有限。沒有變換實際的利益，僅適用於某方面的，將來的政策，與給讓無關。日本政府把着了這個缺點，於華盛頓會議時，抗議門戶開放政策，與給讓無關。——這個抗議，終於被美國克服了，它的理由是最後的討論門戶開放政策，包括給付在內。

最後門戶開放條約，於一九二二年簽訂。其時華盛頓會議，阻止了權利的普通的超越。利益範圍，專利，與鐵路的不公平分配。其它的步驟，也由決議而定，創設參議會，任何門戶開放政策的問題，都政參攷。可是這個會却沒有創立。

## 第二節 日本在遠東地位之效力

日本在滿洲的優越地位，創自中日條約，及一九一五年之備忘錄而設立者，因華盛頓會議而動搖。華府會議於條約的效力，沒有肯切的決定。照楊格 C. Walter Young 說：關東租借地的地位，與南滿及安奉路的協定，未及討論。（譯者按楊格為東北問題之權威，李頓調查團蒞華時，楊氏為顧問。）

中國代表，在華盛頓會議時，訊問這些公文的效力，這種文件，從沒有得到中國法律上的允准，就是經過會議代表團把太平洋及遠東問題歸之於委員會者四點：（一）日本得到了中國的給讓後，沒有其它的變更。（二）盟約違反中國與其它列強間的條約。（三）盟約與有關中國，而為會議所採的原則不符。（四）因遠征的實際上的原因，這些問題，是考察而有改正觀念的標題。

日本人阻止會議的討論盟約效力問題，而待之中日，終於成功了。同時在一次會議中，它們確認條約，與一九一五備忘錄之有效。并且聲稱：中國的請求廢除，與承認它的有效一樣。日本人聲稱所欲做的，是撤退顧問。最後，中國代表，鑒於使它人傾向於己的無望，保持了中國的權利，去在將來適當的時期，適當的解決。日本政府沒有明白放棄的條約，與一九一五年的備忘錄。

換言之，日本在遼東租借地的地位，沒有因華盛頓會議而變換。不管美國的反對，日本繼續認關東自一八九八年簽字時起，至一九九七止，九十九年間，為它的領土。

日本在關東的事件，給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困難的一個例子，尤其是它的擴大解釋，包括了中國的土地，行

政，與治權的完整。

但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原則，是完全適用的，如果平等機會，實際上是創立了，就很難去得到一個東方國家競爭中問題的解決。市場問題，確實很難解決。最好門戶開放，基本上適用於放任政策，與自由競爭相做。但是這個競爭，實行於商業的利益，就是競爭，而非合作。後者與門戶開放不同，如學者中所談者。并且，日本要其它列強，在中國的市場競爭，更進步了。這不能算是機會均等的例子。高中畢業的學生，與大學畢業的學生間的競爭，當然不會平等的。怎樣可以便有幾百萬的富翁的命令，與依靠借款者間的競爭平等呢。

總之，門戶開放政策，似乎不是太平洋問題適當的解決方法，雖則這是很好而在某種情況下很適合的。

## 第二十二章 太平洋之統治與帝國主義

### 第一節 經濟的帝國主義

吾人於前章所見，門戶開放政策，不能供一個圓滿的解決。機會均等，不過是一種神話，一種不可得的目標，因為它們間沒有平等的。但是今日它既非平等的賦與，又非平等的上進，并且優良的地位，既非與它人合作，又不示它們的利益。所以其它方法的適用，與其它行爲的嘗試，以解決問題者無異。其中最要且無疑的，最擾亂世界和平者，在太平洋統治之競爭。

佔領某地或全世界的觀念，自我們的時期始。殖民帝國的發展，使它重要了。英國近於區分的時期，進而爲市場區分的時代，與專門管理的創設。這個原則的適用於太平洋，是關係各國間新近加上的困難。

自世紀之初，至大戰之始，太平洋的再大利益，爲英國所有，并及於東方許多的地方。英國以海上的主人，世界最成功的商業國，可以在太平洋獨自孤立。俄國自被日本戰敗後，是限制了，因為它實際上在遠東海洋上，沒有海軍，缺乏商船，（尤其是與英國相較。）因此它的慾望，以資本的缺少，實業的幼稚，內政問題之多，而阻止了。

日本進步雖快，離人尚遠。法國雖早已發展成爲一極大殖民地國，尚不能與英國在遠東競爭。總之，大戰之始，惟一的恐嚇英國。在太平洋的最高權者，厥爲美國。那時研究此問題的學者，主張這兩個列強，都不能掌握太平洋的權威，以抗其它；并且和平的解決，僅能在完全互相了解中見到。

世界大戰，事實上變換這個情形。美國顯出較前更強，并積有多量的黃金，及自古未知的商業的發展。許多新市場，原爲英國所佔的，現在歸入它們的統治了；新市場的要求，也更迅速的發展了。英國則反之，眼見它經濟基礎的動搖，海外貿易的衰落，工業的失敗，以及它全個帝國的結構，因殖民地的獨立而傾毀。它的國際地位，因以衰落，它自然失去了許多的地方，回循了不可爭的地位，而致羸弱的地位。英著作家福克斯，*St. Francis Fox* 於一九一二年說：英國是能在太平洋獨立的惟一列強。近來又寫一本書叫太平洋之統治（一九二八年，在倫敦出版），主張英美聯盟，合全力以永久解決太平洋問題。依它的意見，事實的發展，使英美年近於太平洋的聯合。當然，問題的佔有，以滿足世界的平靜。怎樣可以否定呢？茲固雖仰克路色克遜之不自私的保護它人，與和平解決的本身，是很簡然的。吾人除乞恕英著作家外，或可一詢其問題的實際計劃。第一，這沒有給日本與中國，以相當的考慮。第二，各方之請而諒解，以改正利益的衝突，所樂觀者殊鮮。

現在的問題，似以希冀於太平洋統治的與英國衝突，較爲合理；日本與美國爲極大的關係者。這三國的力量，是相對的平等，因爲日本，雖缺少原料，其集中方面，殊爲優良。因以，許多學者的見解，三者中的二，在太平洋上

的衝突，至少在第一時期，是均一的。

福克斯爵士云：「兩者的聯合，可排斥第三者於太平洋。兩者的戰爭，可使第三者處於優越的地位。」這是吾人可以確信的，如果太平洋二列強間，發生戰爭，第三者必致牽入，而涉及全世界。著作家於敘述之次，即注視日本如果得到中國原料的統制後的發展，它很顯然的欲恐嚇讀者；如果日本的權力增加了，它亦可如英美的制止其國民。它又說：「日本這種太平洋問題的解決方法，也許對世界和平有妨，而結束白人在世界的聯合。」

於節錄兩者的戰爭，使第三者佔優越地位之預言之餘，又憶太平洋問題的準解決法，——就是日俄之戰，大西洋兩岸的著作家，主張聯合，以制蘇維埃及日本。但是消息靈通的人，一定能感覺到這個方法的失敗；因為日俄間的戰爭，至少現在與它們的利益，不相融合。反之，在現在的時期，有更多可能，如果不是的話，至少它們間，有相當的了解，去得到遠東的和平。

如太平洋軍事衝突爆發，則如吾人所述，及於全世界的焚燒。主要的國家都被迫參加，直接的問題，就為重要問題之一了。俄國在那時的地位，完全依靠 Dagele 的出產。本書引言章中所採的主張，「沒有一個日本政治家，在它真確的意志中，與美國戰，而以俄羅斯居其後。」這種見解，給我們以俄國在遠東地位的極好的指示。我們早已見到日俄的關係，雖不甚親熱，然有極大的進步。蘇俄方面所基的，顯然是俄人為歐亞人，與亞洲人表同情的推定。俄國在亞洲的利益方面，不再是一個歐洲的國家，却是亞洲的國家，而有歐洲的利益。吾人

並非藐視歐洲而以俄羅斯在東方的變換是近代化的證明。至於將來的直線當然依靠太平洋列強的態度，尤其是它們如何尋求，以得俄國勢力的應用——列強的應響有極大的可能。

在現在的情況下，去得到統治太平洋的方法，似乎是經濟的統轄。這是帝國主義的途途。但是何為帝國主義？在我們今日應用之廣，與解釋之多者。

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至少有三種——哲理的，歷史的，與經濟的。第一種是以 Sallière 的巨著帝國主義的哲學來代表，書中分爲（一）種族的帝國主義（Count Gobineau 氏對於 Aryan 種的觀念的分析）（二）個人的帝國主義（民采個人主義哲學的研究）（三）宗教的帝國主義（可以羅馬教欲佔世界爲例）（四）階級的帝國主義（普魯東及馬克斯的批評）（四）不合理的帝國主義，以無國府主義的觀念的代表。這種帝國主義的解釋，似屬過細。論及各種形式的各種鬥爭，然而沒有特殊的意見現象的意義，至少在近年來所得的意義。

歷史的解釋，如 W. S. Ferguson 在它的希臘帝國主義中所述，及 Ferrero 在它的羅馬的興衰中所述，或如其它歷史家如 Mowmsen 及 Margardt 僅述去一種情形，如用差了，就要毀滅的。（從其它國家的生產與屈復起。）此解釋的發起者，沒有確切的表明侵略的原因與其濫用。并且這種傲慢的例子，與攫取的精神，雖則常爲做大的光榮的要求所代表，然而在新的意義上，從不叫做帝國主義。

第三種以經濟原由爲基礎，或源自馬克斯的學說，或間接的經自其繼者考次基、黑爾否定、盧森堡及列寧。雖各方面不同，然而他們見到帝國主義，是肯定的經濟現象，起自資本主義，爲早期經濟生活所無。

考次基以帝國主義爲工業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產物，是工業國家的鬥爭，去統治尙在均分時期的國家。依他的意見，帝國主義源自英國，並且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慾，去到資本主義的新形態。換言之，考次基的帝國主義的概念，包括強者，而工業發達者的壓迫弱者，農業國，工業不發達者。據它看來，帝國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政策。這不是今日資本主義的自身。

這種解釋，不能滿足其他現象的學者。有幾個人於辯論帝國主義，以他們的欲望來壓迫農業國的時候，認爲這種解說，非但不完全，且是不對的。他實際上所解答的，是事們希冀得到工業亦很發展的土地。後來考次基氏改增他的定義，且與黑爾否定，加入了金融資本的觀念。

黑爾否定的觀念，似乎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一種特殊政策，求廣大土地，以專利開發爲目的，并以關稅的壁壘，抵抗外來的競爭。金錢的出口，在外洋投資亦在其內，黑爾否定云：金融資本的活動，是易於引起戰爭。他的辯論，爲其它學派所論爭，他們以金融資本，與和平之保障有關。依他們的主張，帝國主義依靠工業的性質，而以其金融資本而定。例如紡織品與其同樣的貨物的工廠，常常反對戰爭，因爲這些物品，是和平時期的產物。鋼化學品，及其同樣的物品，却相反而傾向軍國主義，因爲他們的產物，於砲鳴時即需要頗多。俄國著作家 Pavloic

ci)於本問題著有帝國主義一書，舉許多的例子來證明他的辯論。著名帝國主義者 Cecil Rhodes 與 Joseph Chamberlain 據他說是起於 Birmingham 的英國的鋼鐵中心。他又說“Black Country”是各種大戰的中心點。孟却斯德爲棉織工業的中心。據 Pavlovitch 云：產生了不少的自由者與和平者。

基於深遠研究的最新定義，爲列寧所定。據他的意見，現代資本主義的特質是專利。專利產生停滯與腐敗，且殺除競爭的激烈。現代資本主義，已漸趨寄生化，耗費人家以求生，不僅廢其工作於己國，且屈服其他的國家。照他的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期。他的五個特質是：(一)生產的集中，與專利的資本化。(二)銀行資本及工業資本的聚集，與金融資本及金融獨裁的創設。(三)資本的出口，與貨物的出口不同。(四)金融家與專利家，開發世界的國際組合的形成。(五)世界土地，早已被列強分割，及無空暇的土域，可供和平分配的事實，使他們只能以戰爭的力來克服。所以戰爭不但與帝國主義不可分離的連接，並且是他的一部分。

如果這種見解是對的，那除戰爭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得到太平洋的統治了。戰的是否成爲事實，完全依於重要國家如英國、日本、美國的普遍政策的發展，及他們在遠東的特殊政策。

英國的帝國主義奢望，用不到任何的證明。Palmerston 勳爵，Baconfield 勳爵，Cecil Rhodes 及 Joseph Chamberlain 都盡量的起發這種主義，並且盡其所能，試行用於其政策。英國不但是近代帝國主義的最切心，及公開的贊助者，也就是實行最大而最成功者。

就較小的範圍，及較狹的意義論，日本的帝國主義，也很明顯的。日本因固樹其在遠東的地位，已戰三次，從三次戰爭中，得到許多的地域，并增進其威信。他不願他的宣言，與俄戰後，仍未保遠東的和平。十年後，他又攻德人而敗之，又欲保其和平。但是，Stanley K. Hornbeck 在他的現代遠東政治一書中說：「他於敗德人後，即轉以致力於中國，同樣的保求和平！程序是積集的！……遠東的和平，以其形勢論，只能於日本的和平之心，無人擾亂之時可說；這就是日本的商業上，與政治上的競爭者，的勢是限制了。因此遠東的和平，創設於日本的滿足，世界和平，將如之何？他又說：「日本至今日為止，非遠東和平的保持者歷史早已記述了。」

美國不然，多年的保持着不干涉外國的事務。雖則他歸并 Mexico 及榨取多量土地自墨西哥，然而制止他侵略的心，以高壓手段，去在別洲施行外交，有多少的成功。過去美國人常欲以亞洲人的犧牲，去得到土地以歸附美國，都因此政策而失敗。

但是因其經濟成分的堅強，美國的孤獨，以孟落主義的設於一八二三年，始形消失。世界大戰之末，很明顯的非屬實際。但是美國早已傾向帝國主義化的政策了。如吾人於本書屢為詳述。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是這個方向的步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宣戰，美國很肯定的開始他軍國主義的路了。以勢力的，因其工業，而開放新市場，這種戰爭，不過是美國在太平洋上鬥爭的第一步。門戶開放政策，而隨此第一步而來。美國的工業漸興與盛，他的領土，也感到新市場的需要了。美國的商業旗幟，與世界各口岸相稔，孟落主義的再解釋，因以不

免。

一九〇五年 Algeiras 會議時，歐洲外交家，很滑稽地問美國代表，孟落主義，是否制止美國的參加會，雙方參加然。美代表對以孟落主義，是關係於歐洲的不干涉，與他洲的事務無關。

日俄戰時，Voll Von Schierbrand 於紐約印有一書名曰：美洲亞洲與太平洋。書中論述太平洋種族的將來。「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因巴拿馬運河之開，而得益殊多，不是空想，不是奢望，完全是保障我們的更進一步的國家發展，以保持我們自不平均生產之創，及其弊害。於太平洋之競爭者一章中，Schierbrand 云：英國在東方的衰落，最可顯明。英國忙於建設東方商業及政治的優越者數百年……英國將為我們太平洋上的唯一的競爭者。」并且「美國有各種的利益，資格，及慾望，為統治太平洋所必要的。」

Girdi 總統，據說曾宣稱：「歐美的政治連合將消失」的時機不遠了。但是美國立即決定各殊的方法，尤以白人的担負，包涵摩洛哥，曲里頗里。剛果的歐洲事務，及更重要的亞洲事務。美國著作家 Captain Mahan 於十九世紀之末，練稱：「孟落主義，與日本中國，及太平洋，及其沿岸各國無關。」

巴拿馬運河，太平洋之門戶，的開放，廣大的增大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雖則太平洋沒有變成美國的內湖，然而據幾個觀察者說：美國在沿太平洋各國的利益，無疑的發展到，無先例的最數。如吾人已於前述，在短短的十五年間，（一九一三—一九二八）美國在亞洲的商業，增加了十五倍；并且他的工業的更進的發展，（早

已嚴重的發生了生產過剩。無疑的，需要他去尋覓新的市場。

這是顯著的事實，美國的傳統政策，是「隨旗貿易」的。這政策中，有極大的危險，尤其在太平洋事件中，三大海軍國權利的相衝突。三者中無一不能免除，而軍事的鬥爭，却不可避免的了。

吾人重行申述，如果帝國主義的政策繼續下去，衝突的惟一出路，救戰爭外無他。日美間器械戰事不可能的故事，與大戰前英德不會戰爭的話，如同一轍。滑稽家以象鯨喻之……然事實的發生與恐怕，實與全體有關。

無疑的，日美間遼遠的距離，使鬥爭的不便，在計劃之前，須經多方考慮。然而在科學與技術驚人發展的今日，重行估價的今日，這成爲實際的阻礙，或則——如果是的——將成爲最後的阻礙否？不單是航空，今日已發達到成爲不可夢想的可能，不須距離的有彈的保障了。昨日不可取締的阻礙，在科學勝利的今日，已不成爲不可取締了。似以視前途的政治與經濟，以遇新的情景爲佳，且宜於相當時期，爲適用之改革，較之堅循古途，充滿危險之爲善！然而這種改革，是否在適當的時間實現？這裏是對於侈望世界和平者，消沉失望的問題。

有人提議把列強在遠東的政策改正，或把過去五十年所爲的。無論正誤，下一清算；如列強對未發達土地的精神，完全是掠奪的精神。N. Peltier 在他的名著白種人的狼狽中如此的寫著，但是如果把帝國做大前提的哲學，似乎是無可批評的。如果一個國家，有統治別一國家的權，因爲他較強有力，那末調解與議和是一種差誤了。H. Fraser 在他的外洋貿易與世界政治一書中說：「現代經濟帝國主義的全歷史，表示出資本主義

者的實際上開始尋求給讓地的切心，他們將不可避免的，與其它有給讓地的聯合，然而訴之於國民感情，鼓動國民的妒忌與國民的怨恨，因而播下衝突的種子。這是很明顯的。」這位著作家繼續說：「這不是 John Hay 所寫關於中國的事情，亦不是 Edin。在華盛頓會議所講的，可以創造遠東的環境，以為後者論。這是我們的商人，我們的鐵路建築者，我們的開礦者，我們的銀行家實際上所做的成了這個問題。」

雖則衆意的形成者，忙於使人信仰戰爭的非法，（在紙上）世界幾乎可從這災劫中平安，事實却指示出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不是最後的戰爭。去預言何地何時發生下次戰爭，自屬粗莽，然而說最近的戰爭，在太平洋較為可能，可稱非虛語。

誰開始這軍事的衝突，他怎樣開始各國站的立場如何？是很難猜測的，不欠以前 William Hughes 其時為澳洲共和國的首相，宣稱：「我們的永遠反美，是不可想象，而不於可能範圍內。」加拿大採取同樣的態度，或許英國的這種立場，半是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英日聯盟不繼續所致。但是那一個知道新加坡的地位如何？我們這能期待而觀望？

在本章結束以前，我們最好對於所謂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說幾句話。是少對於那些承認帝國主義的經濟解釋的人，這些字的組合是多麼奇異呵！做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某期，那麼自命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怎麼能夠實行帝國主義呢！牠怎麼能夠有經濟侵略的計劃而同時仍然為一社會主義的國家呢？這不是我

們所能懂的！但是假如我們不採帝國主義的經濟解釋，而僅以之爲統治的別名，那麼，完全又是另外一件事體了。

現在的俄羅斯似乎在傳播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的思想。牠或者可以成功（如牠最少是已暫時在中國）使幾個國家採取牠的主義，甚至加入蘇聯。牠或者可以由牠長久的經驗暫時爲這樣擴大聯盟的領袖。牠甚至於或者可以，若不在太平洋的話，最少也可以在太平洋附近的地方成爲主要的勢力，或者可以成爲一種統治的勢力。但是這些都與經濟的帝國主義無關，我們分析實際的局面，預見其有產生的可能時，我們不應當把二者混爲一談。

局外的人想使他人相信俄國在遠東或其他地方有陰謀，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由這種經驗着想，似乎很不能引俄國誤入迷途。滿洲冒險事業在日俄戰爭時達到頂點，其結果俄國人民已經知道很清楚了；他們決難再轉入類似的陰謀漩渦。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所謂帝國主義的戲劇中的重腳了，雖然牠對於帝國主義的發展是很有利害關係的。

俄國的領袖說，假如不制止列強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話，列強必定要：（一）瓜分中國，（二）彼此一一逐出市場及原料來源之地。如此，競爭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國家的革命也就跟着來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則日本著作家吉鳥氏所恐怖的（已於上面數章中引用）太平洋是否有能力可以名

副其實，將更有理由了。或者世界戰爭的第二幕可以命名曰「Mare Furiosum」如昔日德賴克 Drake海軍大將所建議的。

## 第二十三章 大亞細亞主義運動

大民族主義，或種族高於一切，不是本章的主旨。這個名詞似乎含有點和 *Coudenhove-Kalergi* 伯爵所發起，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所完成的大歐羅巴思想相同。但是當我們討論大亞細亞運動以為解決太平洋問題的一個方法時，我們不一定以為此法可以實行；猶如我們討論「門戶開放」政策時不一定以為門戶開放就可以走通一樣。我們不過是攷察牠的優點和劣點。

我們已知道，數千年來東亞是脫離世界其他部分而孤立的。但是雖然沒有成爲一個整個的政治單位。但是牠多少可以代表許多民族性質相同的集團的。確，北方的遊牧民族常常爲尋找新土地，而被逐至西方，在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統治之下有時侵入歐洲某部。但是這些例子不過是例外，實質上對於牠孤立的實現沒有什麼更動，因此得以保存牠種族的純潔。我們不要忘記，這些遊牧民族後來被逐，勢必回到他們的本地來。僅有少部的亞洲人，大半是中國南方人和一部分馬來人，因爲人口稠密，缺乏空地所迫，侵入亞洲大陸以東及東南的島嶼，與其土著相混合。

亞洲其他部分（即遠東以外的地方）過去和現在都是各種不同的民族居住，他們完全不是代表黃種

人的。現在整個的亞洲人口或者較任何其他大陸爲複雜。重要的地方是屬於黃種（如中國、日本、高麗、和印度支那與俄屬亞洲的一部分）當是實情。但是此外尚有大部分民衆集團是代表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種的，所以使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根據種族問題，不是自然的。

想團結亞洲人民的思想當然不是新的。但從來沒有這樣嚴重地發展，除非把牠作一種的工具，使亞洲人成爲一個統一的戰線，以反抗白人的侵略，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例如，一九二三年日本有名著作家德富氏開始作一種反「白禍」(White Peril)的工作；他說：『我們有色人應當聯合起來，打倒「白人統治」(Ablinocracy)我們應當使白人知道，其他民族也是和他們一樣強的！』

昔日嘗有所謂蒙古民族運動的嘗試，以聯合黃種人。這些計劃都自然與歷史上的成吉思汗與帖木兒的武功，及過去的光榮相關連的。但是主張這種思想的，日本人比中國人或蒙古人爲多。尤堪注意的，有些主張這種運動的日本人，或最少贊助那些實際宣傳大蒙古民族運動者的人，都是很著名的。有人疑心這些大國族運動和大種族運動常常是侵略份子所引起的，他們心目中沒有種族的發展，如他們表面主張的一樣，（自以爲他們自己的民族優於其他民族，所以在「日光之下」應當有個特殊的地位，deserving a special "place in the sun."）但是他們以其自己剝奪其同種人中比較沒有進取心的同胞們所得的經濟利益爲前提的。這不足以證明大蒙古民族運動中的實際領袖日本是這種情形。武士的國家在過去經過各種族間長久

的內亂於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與中國戰爭時起，開始向外國發展。十年後牠轉而攻擊俄國。又十年後，牠向俄國宣戰。在這幾次戰爭中都勝利成功了；武人派陸軍以長閻代表爲領袖，海軍以薩閻代表爲領袖，都是主張日本把握亞洲主權者最有名的，並且以「亞洲爲亞洲人的」一標語相號召，而實際擁護大蒙古民族運動與大亞細亞運動的。

日本打败了中國，取得中國的土地，不過爲牠自己的經濟利益。牠併吞了韓國，也沒有別的原因。牠雖然想法子使別人相信牠是幫助韓人自助，但實際上牠並沒有這樣。直至現在日本雖然罵中國在滿洲不和牠合作，但牠並沒有誠實的態度和中國合作的表示。牠說中國滿洲不和牠合作，牠的意思很顯明，是中國不願放棄牠在滿洲的權利，以許日本隨意建築鐵道，違反中國的利益。甚至於有個日本外交家向中國人說，一九一五年他們所提出的「二十一條」大半是爲中國利益着想，因爲這不過是代表團結亞洲人建設一大同盟，以驅逐「白人」的偉大計劃中的第一步。

日本對其他黃種人的關係，嘗嘗施用強迫，而不是勸誘；是剝奪，而不是合作。誰說這是以援助黃種人爲號召的大蒙古民族運動的可靠基礎呢？

有人建議，不但黃種人，一切居於亞洲的人應當團結起來。有些人想綜合大蒙古民族運動與大 Turan 民族運動，而成爲大亞細亞團結的思想。但這雖然又是很明顯的想組織起來反抗日人，然後進而實現統

治全世界的野心，這也是遮蓋他們有經濟性質的庸碌動機。而不是光榮的種族夢想。當然我們意想得到的，大亞細亞運動於日本是有利的；有許多日本著名的領袖和政治家已經是贊成了。內閣閣員和議會議員，大學教授新聞記者和著作家都是這運動中有侵略野心的份子。永井氏已經主張日本變為世界強權的主宰！著作家及立法者高橋氏擁護那些主張掠奪荷屬東印度羣島的海軍官員。St. James 宮廷中大使林董男爵與會一度為首相的高橋氏都說英日同盟是黃人同盟的第一步。很著名的大隈伯爵表示日本想把印度變為其保護國的意思，他曾說：「印度自古就是寶庫的區域。為什麼日本不應當伸隻手到那裏去呢？印度人正是希望這！着！日本人應當往印度去，往南海去，往世界各地去！」他的喉舌「報知新聞」贊成在西方找個強有力的同盟，然後向西發展以至歐洲；征服世界，致之於日本統治之下。「在亞洲最高的權威是日本，而不是歐洲或美洲！」

這種侵略的計劃自然不是日本人民所喜歡的，甚至不是他們所允許的。自由思想的份子（或者說他們是智識較好的，也不會錯。）是反對侵略的。即如著名的帝國主義者如伊藤博文的先生吉田氏的著作中，我們也可看見他贊成和世界各國友善與和平合作的表示。很早存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吉田氏就說：「依時代的趨勢，將來很應當有個五大洲的聯盟，以免大衝突的發生。這個大聯盟中的領袖自然必定是英國或者是俄國；但是我相信應當是俄國，因為英國太貪得無厭了。俄國是強盛而嚴厲，或者會有最好的名譽。日本為保全其獨立，必取得韓國和滿洲的一部分，並且應有土地在南美和印度。這是無論如何很難的，因為我們的能力還不夠；

所以我們必要和俄國同盟，因為俄國是我們的鄰邦。若我們倚賴俄國，俄國也必以友誼待我們。這層作到之後，然後可以求得美國的同情，使牠能幫助我們反抗英國。為實行這種帝國政策起見，我們必視美國為我們東方的同盟，視俄國如我們的兄弟，視歐洲如我們的土地……首先最要緊的就是從最鄰近的國家取些土地，（註一）

假如過去有些俄人很注重德皇威廉關於「黃禍」的警語，則他們的繼承人似乎比較注意「大蒙古民族」的思想，這種思想把他們排除，但表示有很願意鼓勵大亞細亞的趨勢。一九二〇年蘇俄擴充其對於主權大亞細亞運動者的善意，並於巴庫 Baku 舉行「東方人會議」，世界各地到會的代表約一八〇〇人，共同討論白人濫權，虐待東方人的問題。

一九二四年，正是美國國會通過禁止日本移民的法律之後，有些日本人主張召集有色人種會議。在那個時候俄國又出來，宣言牠對於被壓迫的「發後」民族，表示同情。他們駐北京的大使加拉罕謂中國為「被壓迫的國家，應當有個真正的朋友來幫助牠，使牠能在世界上得到正常的地位，不應當有狂暴的偽君子來阻礙牠」，同年印度國民自由黨通過一議案，贊成各民族之同盟，以求亞洲之解放。

日本經過長久的孤立以後，始為外人強迫開放；牠才經驗得西方事物的入侵。牠廢除了封建制度，輸入無數「白人」借來的革新事業。日本感覺歐人工業之進步，牠開始熱心地模仿西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完全近

代化，以物質的成就而言牠已如牠的師傅們一樣了。牠採取西人政府組織的思想，和西人經濟組織以爲己用。每種都以全力學之。

日本發展其模仿之天下應用於國際關係，於是懷抱帝國主義的政策；開始擴充其土地，以其「黃種人」鄰邦作犧牲。牠的經濟發展直接向亞洲商場進行；在亞洲牠遇着白人的嚴重競爭，他們由水路，由陸地，由東南西北四方都可以到中國來。經過幾年的經驗，日人雖有很大的努力，並且已經得到很大的成功，但這些外國競爭者過去現在自然都是日本帝國難於解決的問題。

日本有幾點勝於白人的地方，第一，是牠民族與中國、韓國的血統相近；第二，皮膚的顏色使其有色人與牠近，而與白人遠；第三，因白人虐待黃人所引起的共同恨心，這是各種統一亞洲人的計劃的基礎。

但是東方的漸漸覺悟，以求解放的程序，在我們現在雖然是很明顯的，但尙不足以促成亞洲人大規模的結合、同盟，甚或諒解，而造成反抗白人的統一戰綫。

對於亞洲人這種團結，他們各種不同的經濟利益，是一種特別可怕的障礙。當然，大亞細亞很難有一個文化基礎或經濟基礎。各地的文化如印度與日本、波斯與中國、土耳其與韓國，是很不相同的；他們的經濟發展也很不平等。亞洲各民族的商業關係尙不甚發達。工業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和半遊牧民族的波斯，或者農業極盛的中國與農工業發達的印度的經濟聯合當然是可能的。但是想組織一個鞏固的單位，以抵抗經濟方面遠爲

強盛，工業方面，設備遠為完備的歐美，在這個時候，是不可能的。就是「白人」不能彼此合作，並且時時競爭，價格戰爭，Price-War，或時常發生不越常軌的戰鬥，亞洲人還是不能抵抗他們的。

反之，我們應注意，亞洲諸國沒有歐洲諸國的分裂，沒有歐洲諸國的彼此仇視，在歐洲他們疆界的爭執，關稅的阻礙，自很遠的過去遺留至今的不和睦，使「大歐羅巴」思想的實現，也幾乎不可能。雖然如此，並且對於亞洲人共同之點可使他們團結者有相當的認識，但在許多年載以後，我們很難希望有真正的統一出現。我們更不能希望有任何大亞細亞運動可以成為團結各種民族加入經濟的或政治的同盟的工具；——這種同盟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在太平洋問題中的責任也在內。）

放言之，大亞細亞運動無疑的，是一種應加考慮的現象；但是我們的意見，以為這種運動既不能使遠東問題更為紛亂，也不能使遠東民族現在的努力，得以解放。

(註1) Walker Hilsin, "Must we fight Japan?" the century, New York, 1921, p. 445



## 第二十四章 遠東之合作

解決太平洋問題的方法中最後的，但不是最少的一個，就是遠東的合作。這個和平的方法特留在最後一章中討論，雖然不是吾人對於西方的愛好，望有歡樂的結束。實在因為合作似乎是近代的特點，並且在歷史上最近始以之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雖然這個方法尚不能完全代替以上各章所討論的方法，但試驗此法是否可行的時候似乎很近了。這就人道長久奮鬥，所求的。

近年來國族彼此較前為互相倚賴，如工業，商業，和財政都漸漸更加依國際的線發展了。近代運輸的方法使運輸原料及其他貨物甚為快便；近代交通方法進步甚速，所以如命令的傳播，會議的進行，很遠的距離，已不足以為障礙了。分工愈發達使世界各地彼此互相倚賴的性質更增加了；近代科學供國際的接觸甚為便利，所以現在一國倚賴他國的輸入，遠較昔日為多，而已國則集中於某特定範圍。其結果使牠們的利益完全互相綜錯，所以一國的任何政治或經濟生活的擾亂，必定影響於他國很大。

很大的擾亂，如戰爭所引起的，現在對於世界各國都有很深的關係了。世界大戰的經驗和經濟的復興迄今十二年，全世界還感覺得，所以自然產生一種反對戰爭思想的空氣。無論何種廢戰的計劃，不管怎樣幻

想，總是大眾都有興趣的；產生誤會，引起衝突的祕密外交，為民衆攻擊的第一個標的。由「聯盟」以達到「權利平衡」的思想已深不足以置信，絕對不能防止衝突，假如不促進衝突的話。由過去的經驗，武備的競爭必視為不當再惹的災害了。不但熱心提倡裁軍或廢戰的人是這樣主張，就是許多平心靜氣而感覺銳敏的政治家也這樣主張了。所以用國際組織來防止戰爭的舊思想又很著名了。世界大戰以前許久，因俄皇尼古拉第二的建議，這個方法已在海牙嘗試了；但終不能防止那次衝突。就是對於戰爭行為的規定和限制的詳細情形，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成功。但是世界大戰是個很大的激刺，使這種思想又復活了；國際聯盟的組織就是這種思想活動的強有力的證據。

依條約的規定，國際聯盟組織的目的，在促成國際的合作，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各國的加入不是想戰爭，乃是想欲使各國間成立一種公開的，公平的，榮譽的關係，以維持正義，而尊重國際交涉中一切條約上的義務。

幾百年以前，荷蘭國際法專家格老秀斯 Hugo Grotius 的先進真提到 Alberico Gentili（一五五二—一六〇八）就說過，「因為沒有最高的裁判所，以解決國際爭點，沒有一個超國家的組織，有以權力以實行這種最高裁判所的判決，所以國家希望他人承認其權利，他人尊重其利益，除訴之於武力外，別無他法……」

（註一）

這種最最高裁判所現在以國際聯盟的形式產生了。牠執行其職務已經十年了。但是有什麼結果？對於以合作方法代替昔日危急時候訴之武力以求解決的方法作何觀察？第一點，現在的國際聯盟的形式，不是那些製定協約的人所計劃的同盟了。就是以美俄兩大強權不是國際同盟的份子一層而論，就足減少這種組織的效力很大。但是這事就不算，國際同盟工作的結果（以我們現在此地有關的而論）很難說有什麼深大的結果；當然牠之解決西里西亞問題 Silesian Question 和不名譽的 Vina 事件，其成績更壞了。

尤其使人喪氣的就是國際關於裁軍問題的處理。早於一九三二年，就開會了的國聯裁軍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已經成了世界的笑柄！裁軍計劃的協約所規定國際聯盟的義務，除成立一籌備委員會以外，什麼事也沒有成就。

我們懷疑，這不是合作的意思；反之，我們從本章整個內容看見，於可能範圍內，我們相信合作的心理極強，我們祇問國聯遇着要避免戰爭時牠的能力怎樣。我們不問牠由會議減少小小衝突的可能性怎樣，但祇問這個國際團體現在於廣逼災難中能成就一點事業的機會有多少。牠能夠解決這種大的危機而不至於訴之於武力麼？我們不否認國際各部在合作範圍內的工作是有用的，如蒐集統計，向時疫作戰，改良衛生情形，等等。但是這些事雖然為次要的工作極可贊美的，但與其重要的工作，廢止戰爭，沒有一點關係。國聯關於這方面的成就不能使人相信其舉動的熱誠，也不能使人相信其計劃是可行的。

誠然，國聯歷史很短，我們可以說：「吾們怎樣能夠希望一個不過十年歷史的新組織，馬上就能夠解決流毒幾千年的問題呢？」時間很短，是無疑的；我們可以希望國聯將來的成就較為偉大，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國聯的工作，迄到現在，對於戰爭的基本問題沒有什麼很大的變更，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這一點，

世界戰爭以後已經十有二年了。雖然國聯自命要裁除武備，最少減少武備，但有些國家的海陸軍似乎比從前更多了，又以空軍補充，發現從前所不知的領域。有些強權的軍事預算案仍然繼續在那裏增加；無論何處不看見有向裁軍路上走的步趨。（註二）

召集無數會議，簽訂無數條約，協定，但是有什麼用處呢？數年以前，宣布洛加諾公約的時候，很多人說這是建築友誼關係成功的步趨；但是「洛加諾的精神」現在還有什麼存在呢？國際法庭得到什麼權力可以阻止戰爭麼？白里安凱洛洛格非戰公約 Briand-Kellogg Pact 能夠阻止戰爭麼？這件著名文書的結果，不僅是規定這種戰爭較那種戰爭為好，間接就是承認其中有些戰爭是對的嗎？雖然有許多解釋者不以該約中第十條與第十六條規定的行動為戰爭，國聯不是承認有些戰爭是合法的嗎？現在權力之強弱仍然似乎根據為其言論強弱的武力的大小，其程度完全沒有「比上次」戰爭，及國聯誕生以前為少；而合作政策仍然是一種可愛的夢想，而不是事實。

這個政策因與遠東有關，而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討論了。但這次會議對於此種政策有

何確定的成就呢？英日同盟的完結，都以為是因爲較爲廣泛的諒解取消了一個較爲「不合作」的偏狹的，僅包括兩國的諒解而已。於是四大強權（法，英，日，與美）都承認一個保持他們彼此在太平洋的地位，並請其他五國參加，宣布九國對華政策公約。四國公約也好，九國公約也好，沒有何國注意，運蘇俄也在內。

四國公約除廢止英日同盟外，締約國又規定下列各點：（一）彼此互相尊重其在太平洋中的海島屬地；（二）太平洋問題中與上述權利有關者發生異議時，（若依通常外交程序不可解決時）必提出至締約國聯席會議解決之；（三）若上述權利受其他強權威脅時，彼此必完全坦白地通知，以求諒解而採取方法解決這種特殊局面之危機。

九國公約慎重宣稱，列強宜尊重中國主權，及政治與行政的完整。雖然，允許日本在田中統治下有幾次侵略中國的主權和土地的完整；其後這些行動的撤銷不是由於列強的強迫，乃由於中國本身事變的結果。

很明顯的我們知道遠東的和平完全依靠中國的命運，一爲十五年前美國專家 Stanley Hornbeck 博士爲下列的觀察時：「若中國能發達強盛起來，以保護牠自己的完整，東方的和平才可以維持。若瓜分中國一旦開始，其後數十年中沒有方法可以使東方不變的一個侵略，衝突，及政治紛亂的舞台。」（註三）當然現在中國尙未發達可以保全牠自己的完整。現在我們有國際聯盟，凱洛格非戰公約，一九二二年之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會議通過的議決案，規定中國土地與行政的完整。許多樂觀者對於這些東西僅注重其表面的價值，而沒

有認識其事實。但是他們忘記了經濟上，商業上，種族上，及政治上的特性，競爭的精神與理想的懸殊，都是提倡經營中國（有益，或無益的），者間問題中的重要成分。國際聯盟和世界一切條約都沒有能力完全解決這些問題與爭執。

「私人，社會，政治家，凡一切對於家促成友善關係的間有興趣的人，必須自己瞭解事實，」上引的著者這樣說，「並且必須認識真實，動情感的理論，彼此交相問候和彼此親善的禮貌表示，……可以使衝突延遲，但不能除掉藏於彼此局面，彼此的經濟需要，和制度，理想和人民的好尚的內在潛伏的衝突原因。」（註四）

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的遠東政策有許多美國史家描寫，以為是代表的國際合作時期。但是我們可以問問，那是何種合作呢？當然列強已經有三次軍事行動對付日本（一八六二年，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年）又於一八六六年和日本訂了一次關稅條約。聯合侵略韓國的計劃已經定好了，但沒有實現。在那時牠們合作對於中國似乎僅以劃平太平洋所引起的解放運動為限。

此外跟着又有一次國際「合作」的可愛的例子了；實際上牠們把中國瓜分了，雖然美國沒有參加。平定一九〇〇——一年的拳匪之亂的時候，列強的「合作」又出現了一次；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列強干涉俄國遠東又出現了一次。國際共管中東鐵路時，也可以看見列強「合作」的精神。但是一切這些例子都是屬於鼓勵戰事的事項一類，而不是防止戰爭；是使衝突更加深刻化，而不是解決衝突的；是養成彼此仇恨，而不是提

高國際友誼，信用，合作，以求和平和共同幸福的。

美國最著名的史家說華盛頓會議以前一切日美衝突的原因，除在那時還不顯著的空虛種族爭點以外的問題，都在華盛頓會議中解決了。這種議論，似乎太樂觀了。想把政治孤立的思想（非自然的，無論何種情形，經濟的孤立既不是我們的希望的，也不是可能的）與合作的思想連洛一氣，是很難的。僅僅爲國際和平設想而設立一種組織，請各參加國犧牲牠們小的，或國族的，利益，以成就國際合作的大目的，這是不夠的。這種要求如想得一點可靠的結果，首先勢必使各國最少要有其最粗陋的生存必要條件，若不使牠們多少有個平等的經濟基礎。

假若代表——推定——其全國利益的政府可以由其自己的志願作點事情的話，他們或者最少可以擁護，以合作代替競爭的方法，制止經濟帝國主義的流毒的普遍勢力。但是我懷疑地，這種制止的方法的機會是什麼？

假若真的統治的慾望是人種的永遠特性，一爲動物國 Animal Kingdom，有些地方甚至一爲植物國 Vegetable kingdom，則謂戰爭是自然的，是不可免的，也是合於論理。假若這樣，一切妨止或廢除戰爭的嘗試也是徒然。所有的會議與諒解，所有的聯盟與公約都是無用的了。“Horns Nowini Iukus est”假若人類沒有比豺狼好點，則每個國家應當充分的準備危機。那麼，「想要和平的，——必須準備戰爭，」和其他類似話，相

同與不同的，都是很明顯的了。

但是有許多博學多能，富有經驗的政治家，也有許多很能幹聰明的軍人主張這些言語不一定是永遠的真實。今天以為真的，不一定明天還是真的！在某種環境之下以為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環境之下或者可以避免了！在某種政治經濟的社會組織下以為是固有的，在其他社會中或者又是「外甥」的了。現在已經有一派人的思想以為各國族可以彼此互助，以浪費的競爭，代替有計劃的合作，而共同過平和親善的生活。倘有無限的機會還沒有接觸過，廣漠的土地沒有耕過，豐富的天然資源沒有開發過。科學仍然繼續開發自然資源的新途徑。祇有人類社會的現在秩序——與其隔閡與障礙，敵對與競爭，猜疑與失和——阻礙科學的應用，使之不能完全成為征服自然的工具。

假若人類不彼此爭鬪，戰爭，而能合作，則人類生產將比較多，生活的環境將比較好。關於這點國族也與個人無異。若各國族能合作以與自然戰爭，而不彼此互相殘殺，牠們也能生產較多，生活較好，許多現在使我們煩惱的地方立即就消滅了。

最少這種思想是現在指揮俄國政策者的信條，他們想把這種理論在國內國外都實行起來，假若我們以這種理論來觀察現在俄國在東方的行動，我們一定得一個結論，俄國並沒有陰狠的計劃，想在這塊地方，或其他地方得到什麼物質的利益。這種政策偶然和俄國實際的經濟利益所表示的相符合。上面幾章對於俄國在

遠東利益的分析表明（我們希望他人能相信）俄國沒有擴大其領土的必要，——僅僅因為牠本國已有廣漠的土地，牠沒有遇過人口過多的問題。牠也不需要亞洲鄰國或其他國家的原料，因為在牠本國內已經是很豐富了。

牠也並沒有懷抱武力侵佔新市場野心。不但牠的生產仍然落後，沒有貨物出口，牠並且反對以武力取得市場的原理，謂這樣取得的市場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自世界大戰到現在，這許多年載中，俄國在遠東的活動首先想把牠和他國已經斷絕了的關係恢復起來；其關係之斷絕是由於別國，而不是牠自己斷絕的。第二步牠想努力成立友誼的往來。假若這些行動俄國遇有阻礙的說，那不是由於牠自己的宣傳，和自己的「惡作劇」，（如蘇維埃的仇敵所說的）如攻入享受外交上「治外法權」的公使館與領事館的叛亂，和與共產黨與多數黨作戰的人的陰謀一樣，他們的目的實際上對着俄國。

莫斯科當局並沒有否認，共產黨已侵入中國，並找着中國為該黨繁殖的肥壤。蘇俄的密探雖是私人的活動，但於組織中國國民黨，幫助該黨領袖推翻中國殘餘的舊勢力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地位，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了。

俄國現在的領袖很希望他們的原則不但在其本國內成功，在本國他們已有全權的勢力了，並且在外國

也能成功。其目的也如其他寫信者和傳教師一樣，想征服世界。但是他們的意義不是物質的征服，以求多得土地，多得市場，多得財富。他們所希望的就是他們思想的成功；他們最後之目的在一切人類的團結與合作。他們是錯，還是對呢？他們的夢思能夠實現嗎？我們用不着意度。我們現在不過注意蘇俄是要求合作，為實現這種要求，以合作的精神使一切人類受其福利，而不是使少數強權還想利用弱小而無抵抗能力的民族作犧牲以擴充其勢力。

放言之，蘇俄與遠東他國的合作，似乎有實行的可能；但是這種合作的目的是為中國的利益，而不是使中國受損害的。

(註一) Raymond Lehto 「國際關係」一書中所引。一九二九年二版。

(註二) 丹麥對此方向的高倫計劃尚未完全實現。至於大強國一九三一年的武裝，「準備」的總數幾乎二倍於一九一三年時候。

(註三) Stanley Hornbeck 「現代遠東政治」第三五六頁至三五七頁 一九一六年出版。

(註四) 同上 第三七八頁。

## 附錄

### 附錄一 一六八九年之尼布楚條約（註一）

#### 第一款

以左與什勒喀 Shlik 河相接，近於 Tchernaya 河之格爾必齊河 Goviza R. 爲兩國之界。其上流循大興安嶺至海，嶺南屬大中華帝國，嶺北屬大俄帝國。自俄國 Orda 河與上託山嶺之間，與中國黑龍江相近之其他河流，以至於海，其地之管轄權仍未決定，因全權專使未受俄皇明白訓令也。嗣後兩國大使歸國，由兩國皇帝或以信札磋商該事，或另派專使，劃立界線。

#### 第二款

同樣以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 Argun R. 爲界，上視河源，左岸盡屬中國；右岸屬俄國。現在該河南岸之屋舍均應遷往北岸。

#### 第三款

俄皇所築之亞爾巴金城 Albazin 應完全毀除，居於該地之人民及一切用具，盡行遷往俄境，其財產不得受河損害。

#### 第四款

在此約以前居於兩岸之逃亡者仍得居於原地，兩國不得請求交讓。但自此次和約以後，一國人逃民

往他國者，他國必立即送交其本國當局。

第五款

自此約締訂後，兩國人民帶有執照者得往來邊地，經營商業。

第六款

兩國當盡棄前嫌。但嗣後如有以經商之名而犯罪，侵害他人之生命財產者，當立即逮捕，送交其本國正法。多數個人或團體犯同等之罪時，當立即逮捕，送交其邊界官吏，置之死地，不得因此種私人犯罪，而起兩國干戈。此種事件發生時，由發生地之官吏呈報兩國君主，以交外商議之和平方法解決之。若大清皇帝欲以此約條文，勒諸牌石，置於邊界，以爲界線，彼可自由爲之。

七一九七年（即一六八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立於俄皇達瑚爾人之地方。 Land of Daluros

註一：譯自俄文本，見於Bantsh-Kamensk' 書中。

附錄二 一八五八年之愛璉條約（註二）

——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二十八日）簽字——

第一款

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 Aroun R. 至海口，爲俄屬；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江爲清屬。由烏蘇里江至海，接連兩國交界爲共管地。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只准中俄兩國船航行，別國船隻，不許航行。現居於黑龍江左岸，自 Zeya 河至 Khoromolsin 村之人民，仍得永遠在原地居住，歸中國

政府管轄，俄人不得侵犯。

第二款 爲促進兩國人民友誼起見，許兩國人民於沿烏蘇里河，黑龍江，松花江等地經商；兩國官吏彼此照看，俄國全權大臣總督本哩斐岳福，N. Muraviev，大清帝國全權大臣將軍奕山，議定本約，永遠遵行，不得違背。

得違背。

註二：此約譯自俄文本，見於 E. D. Chernia 教授所編「關於遠東國際關係之條約及史料」（一八四二——一九二五）一書。（俄文）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出版。第五五四——五頁。

## 附錄二 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條約（註三）

——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十三日）簽字——

第一款 大清帝國皇帝大俄羅斯帝國皇帝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不相侵害，永遠保證，以固和好。

第二款 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

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 Сенатъ 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逕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

兩國封疆大臣及駐紮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約定駐紮中國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照會，均照從前各外國總例辦理。

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進京故道，或由就近海口，預日行文，以便進京商辦。使臣及隨從入等迅速順路行走，沿途及京師公館派人妥爲預備。

以上費用，均由俄國經理，中國勿庸預備。

### 第三款

此後除兩國之路於從前所定邊疆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

### 第四款

嗣後陸路前定通商處所，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將所帶貨物呈單備查。拋錨寄碇，一律給價。照定例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外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

### 第五款

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爲查各海口駐紮商船住居規矩，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維持。領事官與地方官有事相會，並行文之例，蓋天主堂任房並收存貨物房間，俄國與中國會議，置買地畝，及領事官責任應辦之事，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 第六款

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敗者，地方官立即將被難之人，及載物船隻救護。所救護之人，

及所有物件盡力設法送至附近俄國通商海口，或與俄國素好國之領事官所駐紮海口，或順便咨送到。其救護之公費均由俄國賠還。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埋損壞，及取淡水買食物者，准進中國附近未開之海口，按市價公平買取，該地方官不可攔阻。

### 第七款

通商口岸俄人與華人間發生訴訟事件不得由中國政府單獨審理，必與俄國領事官員或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俄人犯罪者無論輕重，必依俄國法律裁判。同時中國人對於俄人生命財產犯罪時亦宜以中國之法律裁判之。

### 第八款

俄人深入中國內地而犯罪者，必送至俄領事所在地，依俄國法律審判之，處罰之。天主教原爲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守本分之人，隸其傳教。

若俄國人有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以便稽查。

### 第九款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冊，繪爲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 第十款

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任京師者，約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核

准後，隨辦事官員逕回本國再派人來京接替。所有駐京俄人一切費用統由俄國付給，中國毋庸出此項費用。駐京之人及恰克圖或各海口往來京城送遞公文各項人等路費，亦由俄國付給。中國地方官於伊等往來之時，程途一切事務要妥速辦理。

### 第十一款

爲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人之事宜，京師恰克圖兩處遇有往來公文，均由台站迅速行走，以半月爲限。不得遲延耽誤。信函一併附寄，再軍送應用物件。每三箇月一次。一年之間分爲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遞，勿致舛誤。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

### 第十二款

日後大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以上十二條，自此次議定後，將所定和約繕寫二份，大清皇帝競定，大俄皇帝競定之後，將諭旨定立，和書限一年之內兩國互交，永遠遵守，兩無違背。今將兩個和書用俄羅斯並清漢字體抄寫，以清文爲主，由二國欽差大臣手書花押，鈐用印信換交可也。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一日

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御宇之第四年

俄國全權大臣

Count Eulhym Putiatin

中國全權大臣

桂良

花沙納

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二日交換批准諭旨於北京，於同月二十四日送達。

註三：譯自法文本，見「中法京約」一書，一九〇九年俄國工商部出版。第八至十四頁。

（譯者按此約雖係

中文本，因該約以中文為主故也。）

## 附錄四 一八六〇年之北京條約（註四）

### 第一款

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蓮城所訂和約之第一條，遵照是年六月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所訂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 *Schilka* 額爾古 *Argun* 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與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與凱湖 *Khanka L.* 兩國以烏蘇里江及松花江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二河西屬中國。自松花江之源兩國交界，蹶與凱湖直至白稜河 *R. Balenghe* 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 *Khouton* 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長春江與海間之嶺至圖們江。其東皆屬俄羅斯，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達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怕噠薩士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爲據。上所

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後，永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其他處之地。

### 第二款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 *Shalin Dabag* 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 *L. Zaisan* 自此以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即天山南路）南至浩罕 *Kochn* 邊界爲界。

### 第三款

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說。至東邊自與凱湖至圖們江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臺 *Tardegatai* 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

### 第四款

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第二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二分，或滿或清字二分，共四分，送俄羅斯收存，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送中國收存。互換此記文地圖，仍會同具文畫押用印，當爲補續此約之條。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接理貿易。其愛琿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復申明。

第五條

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到舊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基及房間若干，並餵養牲畜之地，應由庫倫辦事大臣酌核辦理。

中國商人願往俄羅斯內地行商亦可。

俄羅斯國商人不拘年限，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

第六款

試行貿易，喀什噶爾 Kashgar 與伊犁塔爾巴哈臺 Turbatani 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聖堂等，以便俄羅斯國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塋之地，並照伊犁塔爾巴哈臺給予空曠之地一塊，以便牧放牲畜。

以上應給各地數目，應行文喀什噶爾大臣酌核辦理。其俄國商人在喀什噶爾貿易物件如被卡外之人進卡搶奪，中國一概不管。

第七款

俄國商人及中國商人至通商之處，准其隨便買賣，該處官員，不必攔阻。兩國商人亦准其隨意往市肆商人零發買賣，互換貨物，或交現錢，或因相信賒賬俱可。

居住兩國通商日期亦隨該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第八款

俄國商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國，俱仗兩國扶持。俄國可以在通商之地設立領事官等，以便管理商人，並預防含混爭端。除伊犁塔爾巴哈臺二處外，即在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中國願欲在俄國京城，或別處設立領事官，亦聽中國之便。兩國領事官各居本國所蓋房屋；如願與通商處居之人房，亦任從其便，不必阻攔。兩國領事官及該地官相交行文，俱照天津和約第二條平行。凡兩國商人遇有一切事件，兩國官員商辦，儻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

兩國商人遇有發賣及賒欠含混相爭大小事故，聽其自人擇行調處。俄國領事官與中國地方官止可幫同和解；其餘欠賬目，不能代賠。

兩國商人在通商之處，准其預定貨物，代典住房等事，寫立字據，報知領事官處，及該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據辦理之人，領事官及該地方官令其照字據辦理。其不關買賣，若係爭訟之小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會同查辦，各治所屬之人之罪。

俄人私住中國人之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吏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國人在俄國內或私潛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

若有殺人，搶奪，重傷，謀殺，故燒房屋等重案，查明係俄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

可彼此妄擊，存留查治。

第九款 現在買賣比前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圖等處所立和約，及歷年補續諸條情形，多所不同。兩國交界官員往來行文查辦所起爭端時，勢亦不相合，所以從前一切和約有應更改之處，應另立新條如左：

向來僅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及西伯利亞總督與伊利將軍往來行文辦邊界之事，自今此外擬增阿穆爾省 Amur及東海濱省 the Maritime Province、固畢爾那托爾遇有邊界事件與黑龍江及吉林將軍往來行文。

恰克圖之事由恰克圖邊界、廓米薩爾與恰克圖部員往來行文，俱按此約第八條規模。

該將軍總督等往來行文，俱按天津和約第二條，彼此平等，且所行之文，若非應辦者一概不管。

遇有邊界緊要之事，由東西伯利亞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辦理。

### 第十款

查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活罪。

遇有牧畜或自逸越界，或被誘取，誠處官員之經接到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將蹤跡示知卡倫官兵。其係逸越尋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牧畜，俱依照會之數將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算。

定罪，不管賠償。

如有越邊逃人一經接到照會，即沒法查找。找獲時，送交近處邊界官吏，並將逃人所有物件一併送回。其緣何逃之處，由該國官員自行審辦。解送時，沿途給與飲食；如無衣給衣，不可任令兵丁將其凌虐，如尚未接得照會，查獲越邊之人，亦照此辦理。

### 第十一款

兩國邊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員轉送，必有回投東西伯利亞總督。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恰克圖廓米薩爾轉送部員。庫倫辦事大臣行文，即交部員轉送。恰克圖廓米薩爾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愛理城副都統轉送。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行文，亦送交該副都統轉送。東海濱省與固畢爾那托爾與吉林將軍彼此行文，俱託烏蘇里長春地方卡倫官員轉送，西西伯利亞總督與伊犁將軍行文，送交伊犁俄羅斯領事官轉送。遇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傳述，東西西伯利亞總督與固畢爾那爾等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吉林伊犁等處將軍行，交俄羅斯可靠之員亦可。

### 第十二款

按照天津和約第十一條，由恰克圖至北京因公事送書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開列於後：書信每月一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圖至北京每兩箇月一次，有北京往恰克圖三箇月一次。送書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期四十日。每次箱子數目至多不得過二十隻，每隻分兩至重不得過中國一百二十勛之數。所送之信必須當日傳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嚴行查辦。

由恰克圖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圖，送書信物件之人必須由庫倫行走，到領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該領事官等書信物件，即便留下，爲該領事官有書信物件，亦卽帶送。

送箱隻時，開寫清單，自恰克圖及庫倫，知照庫倫辦事大臣。自北京送時，報告理藩院，單上註明何時起程，箱隻數目，分兩多少，及每箱分兩於封皮上，按俄薩斯字繙出蒙古字或漢字，寫明分兩數碼。

若商人爲買賣之事，送書信物箱，願自行僱人，另立行規，准其預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以免官出花費。

### 第十三款

大俄羅斯國總理各外國事務大臣與大清軍機處互相行文，或東西伯利亞總督與軍機處及理藩院行文，此項公文照例按站解送，並不拘前定時日，亦可設有重要事件，恐有耽誤，卽交俄國可靠之員速送。

大俄羅斯國欽差大臣居住北京時，遇有緊要書信，亦由俄國自行派員解送。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處，不可使其耽延等候。

所派送文之員，必係俄羅斯國之人。

派員之事，在恰克圖由廓米薩爾前一日報明部員在北京由俄羅斯館前一日報明兵部。

### 第十四款

日後如所定陸路通商之事內，沒有彼此不便之處，由東西伯利亞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

遵此次議定章程辦理，不得節外生枝。

至天津所定和約第十二條亦應照舊，勿再更張。

### 第十五款

會同商定後，大清國欽派大臣將此約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大文俄羅斯國欽差大臣一分。大俄羅斯國欽差內大臣亦將此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大清國欽差內大臣一分。此次條款，從兩國欽差大臣互換之日起，與天津和約一體永遠勿替。兩國大皇帝互換和約後，如將此和約原文曉諭各處，應辦事件地方。

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二日

俄帝亞歷山大力第二御宇之六年

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 訂於北京

(簽名) 大俄羅斯國欽差全權內大臣 Nicholas Ignatieff

(簽名) 大清國欽差大臣和碩恭親王奕訢

本約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批准於聖彼得堡，(一八六一年一月一日送達。)

註四：本約譯自法文本，見俄國工商部出之「中俄條約」一書。(譯者按此約轉錄中文本惟文字微有更動。)

## 附錄五 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註五）

大俄羅斯皇帝與大中國皇帝今爲鞏固遠東和平，保護亞洲大陸，免爲外人侵犯起見，訂防守同盟之約，兩國全權代表銜名，開列如下：

大俄羅斯皇帝全權代表爲外務大臣 Prince alexis Lovanov-Rostovsky，財務大臣 Sergius de W  
Hie 先生，大中國皇帝全權代表爲特派全權大使李鴻章。

以上各員彼此校閱全權合例訖，訂定以下各款：

第一款 日本侵略東亞俄屬領土，或中國或高麗領土時，立即適用此約。

是時兩締約國彼此必以海陸軍全力互相維護。

第二款 兩締約國共同行動後，非得他國同意，另一國不得單獨與敵國議和。

第三款 軍事行動時中國一切海口，於必要時，必開放於俄國；中國當局必盡力襄助之。

第四款 爲使俄國軍旅便於運輸，至被威脅之區域起見，中國政府許其築一鐵路橫過黑龍江及吉林，以至海參崴。

該路與俄國鐵路接銜處，不得以侵略中國領土之口實，或反抗中國皇帝主權。該路之建築與經營必

與華俄銀行接洽，其契約之條件，中國公使與華俄銀行另訂之。

### 第五款

第一條所規定之戰爭發生時，俄國得自由使用第四條所規定之鐵路，以爲運輸軍隊及軍需之用。平時俄國亦有同樣權利，以爲運輸軍隊及軍需之用，除爲運輸上所必須者外，不得中途逗留。

### 第六款

第四條所規定之契約經中國皇帝批准後，本約即發生效力，以十五年爲限。期滿六月以前，兩締約國必致慮本約是否繼續。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訂於莫斯科。

(簽字) Lobanov

維特

李鴻章

註五：此約，譯自莫斯科外交檔案案中之法文原本。

## 附錄六 一八九六年中俄合辦中東鐵道合同 (註六)

——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

欽差駐俄大臣許欽奉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即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六日)諭旨，允准與華俄道勝銀行

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中國政府現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與華俄道勝銀行合夥，設生意盈虧，均照股攤認，其詳細章程另有合同載明。中國政府現定建造鐵路與俄之赤塔城及南烏蘇里河之鐵路，兩面相接，所有建造經理一切事宜，派委華俄道勝銀行承辦。所有條款列後：

第一款 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理此鐵路，另設一公司，名曰中國東省鐵路公司。該公司應用之鈐記由中國政府刊發。該公司章程應照俄國鐵路公司成規，一律辦理。所有股票祇准華俄商民購買。該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選派。其公費應由該公司籌給。該總辦可在京師居住。其專責在隨時查察該銀行暨鐵路公司於中國政府所委辦之事，是否實力奉行。至該行暨該公司所有與中國政府及京外各官交涉事宜，亦歸該總辦經理。該銀行與中國政府往來賬目，該總辦亦宜隨時查核。

第二款 該銀行應專派經手人在京師居住，以期一切事宜就近商辦。凡勘定該鐵路方向之事，應由中國政府所派之總辦酌派委員，會同該公司之營造司暨鐵路所經之地方官，和衷辦理。惟勘定之路，所有廬墓村莊城市，皆須設法繞越。

第三款 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箇月為限，該公司應將鐵路開工。並自鐵路勘定，及所需地段給與該公司經理之日起，以六年為限，所有鐵路應全行告竣。至鐵軌之寬窄應與俄國鐵軌一律。（即俄尺五幅地，約合中國四尺二寸半。）

第四款

中國政府諭令各該管地方官，凡該公司建造鐵路需用料件，傭工人工，及水陸轉運之舟車夫馬，並需用糧草等事，皆須盡力相助，各按市價，由該公司自行籌款給發。

其轉運各事，仍應隨事由中國政府設法，使其便捷。

第五款

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至於經理鐵路等事，需用洋華人役，皆准該公司因便僱覓。

所有鐵路地段命盜訴訟等事，由地方官照約辦理。

第六款

凡該公司建造，經理，防護鐵路所必需之地，又於鐵路附近開採沙土，石塊，石灰，等項所需之地，若係官地，由中國政府給予，不納地價；若係民地，按照時價都一次繳納，或按年向地主納租，由該公司自行籌款付給。凡該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納地租，由該公司一手經理，維其建造各種房屋工程，並設立電綫，自行經理，專為鐵路之用。

除開出礦苗處所，另議辦法外，凡該公司之進項，如轉運搭客貨物所得票價，並電報進款等項，俱免納一切稅釐。

第七款

凡該公司建造，經營，修理，鐵路所需料件，應免納各項稅釐。

第八款

凡俄國水陸各軍及軍械過境，由俄國運輸經此鐵路者，應責成該公司逕行運送出境，除轉運時或必

須沿途暫停外，不得籍他故中途逗留。

第九款 凡外國搭客經此路於中途入內地，必須持有中國護照，方准前往；若無中國護照，責成該公司，一概不准擅入內地。

第十款 凡有貨物行李，由俄國經此鐵路仍入俄國地界者，免除一切稅釐。惟此項貨物，除隨身行李外，該公司應另裝車輛，在入中國邊界之時，由該處稅關封固；至出境時，仍由稅關查明所有封記，並未拆動，方准放行。如查出中途私行開拆，應將該貨入官。至貨物由俄國經此鐵路運往中國，或由中國經此鐵路運赴俄國者，應照各通商稅則分別交納進口出口正稅。惟此稅較之稅則所載之數減三分之一交納。若運往內地，仍應交納子口稅，即所完正稅之半子稅。完清後，凡遇關卡，概不重征。若不納子稅，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中國應在此鐵路交界兩處各設稅關。

第十一款 凡搭客票價，貨物運費，及裝卸貨物之價，概由該公司自行核定。但中國所有因公文書信函該公司例應運送，不須納費。至運送中國水陸各軍及一切軍械，該公司祇收半價。

第十二款 自該公司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所有鐵路所得利益全歸該公司專得；如有虧折，該公司亦應自行彌補，中國政府不能作保。八十年期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

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按計所用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並利息照數償還。其公司所賺之利，除分給各股人外，如有盈餘，應作為已歸之本，在收回之路價內扣除。中國政府應將價款建存俄國國家銀行，然後收管此路。

此路成開車之後，由該公司呈繳中國政府庫平銀五百萬兩。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日

(簽字)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

西曆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八日訂於柏林。

中俄道勝銀行

(簽字) Rothstein

(簽字) Prince Ouchtrmsky

註六：譯者按此約亦錄自中文本，茲有更動。

### 附錄七 一八九九年之英俄協約 (註七)

第一款 俄羅斯不得為其本國或代表其人民或其他國於揚子江流域尋求鐵路建築權利，亦不得直接或間

接阻礙英國政府在該區域所要求之鐵路建築權利。

## 第二款

英國不得爲其本國或代表其人民，或其他國於中國長城以北之地請求鐵路建築權；亦不得直接或間接阻礙俄國政府在該區域內所要求之鐵路建築權。

註七：譯自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俄國外務大臣與英國駐俄大使所交之外交換文書，見於 E. D. Grenan 教授

所編之「關於遠東國際關係之條約與史料」一書。

## 附錄八 一九〇五年之朴茨茅斯和約（註八）

——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

大日本皇帝與大俄羅斯皇帝爲欲使兩國及兩國之人民恢復和平親睦起見，訂立本約。兩國特派全權銜頭如

左：

大日本皇帝陛下外務大臣 小村壽太郎 駐美公使 高平；

大俄羅斯皇帝陛下首相維特 駐美全權大使 洛孫。

以上各員彼此校閱全權合例訖，訂定以下各款：

第一款 嗣後日俄兩國皇帝陛下與兩國臣民之間，當和平親睦。

附錄

第二款

俄國承認日本對於韓國有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卓絕利益。日本對於韓國認爲有指導保護及監理之必要處置。俄國不爲阻礙，不得干涉。俄國人民在韓國者，受最惠國人民三待遇。

兩締約國爲避免一切誤會起見，於俄韓兩國交界處，不爲一切軍事備置。

第三款

日俄兩互約左列各事：

甲 除本約附款第一條所規定之遼東半島租借地外之滿洲地域，完全同時撤兵；

乙 遼東半島租借地外，現時日俄兩國軍隊占領之滿洲全部，還付中國，全屬中國行政。大俄帝國政府宣言，在滿洲並無何種，致侵害中國主權，及妨礙機會均等原則之土地特權。

第四款

中國因使滿洲之工商業發達，爲各國共通一般之設置時，日俄兩國，彼此不得阻礙。

第五款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上記事項，日俄兩國彼此必得中國政府之同意。

大日本帝國政府對於在該地域內俄國臣民之財產權，宜完全尊重。

第六款

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寬城子）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并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

特權，及財產與其經營之一切炭礦，均無償讓與中國。

上記事項，日俄兩國彼此必得中國政府之同意。

### 第七款

日俄兩國於滿洲各有之鐵道，相約限於工商業之目的經營，決不爲軍略上之目的經營。上述之限制，遼東半島租借地域之鐵道不在其內。

### 第八款

日俄兩國爲增進交通運輸，與便利起見，使滿洲之鐵道相銜接，另訂別約，規定銜接事務。（註九）

### 第九款

俄國將樺太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半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與該地方內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之主權完全讓與日本政府，其詳情由本約附款第二條另訂之。但兩國皆不於樺太島及其附近島嶼之自領上建築堡壘，及其他軍事上之工作。兩國又相約不爲有妨礙宗谷海峽及韃靼海峽自由航海之軍事上事件。

### 第十款

割讓地域之俄民願賣其不動產退歸本國者，聽其自由。願在舊地域居住者，以服從日本之法律及管轄權爲條件，受完全之保護。不服者日本有自由放逐之權。但其財產權仍受完全尊重。

### 第十一款

俄國日本臣民於日本海鄂霍次海白岑海之俄領沿岸，有漁業權。（註十）但上項事務不得影響該區域內俄國臣民或他國臣民已得之權利。

### 第十二款

兩國商商航海條約，因戰而廢棄，茲以戰爭前之條約爲標準，從速締訂新約。關於出口入口稅則，及

各種待遇，彼此均以最惠國相待。(註十一)

### 第十三款

本條約施行後，兩國從速還付一切俘虜。日俄兩國各派專員，管理此項俘虜。每政府手中之俘虜必交付他國專員收受；交付國必以便利之數目，於便利之海口，預先通知收受國之專員。日俄兩國彼此交付俘虜之後，必從速將供給俘虜費用之實額及俘虜死亡之數提出。兩品之後，俄國應償還日本供給俘虜之過多額。

### 第十四款

本條約最遲須於簽字後五十日內批准，然後日本由法國駐東京公使通知俄國政府，俄國由美國駐聖彼得堡大使通知日本政府。自雙方通知後，本約全部即發生效力。

本約批准之交換，宜速於華盛頓舉行之。(註十二)

### 第十五款

本約英法文各作二通，有誤解時，以法文為主。  
本約經兩國全權代表簽名蓋印。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即。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十五日)訂於美國(紐罕木什爾省) 朴茨茅斯

(簽字) 小村壽太郎

(簽字) 高平小五郎

(簽字) 維特 Serge Witte

(簽字) 洛孫 Rosen

註八：John Van A. MacMurray：「與中國有關之條約與協約」一九二一年紐約出版 第五二—五三五頁。

註九：此約後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三日訂立。

註十：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俄締國帶權協約。

註十一：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俄兩國訂立航海商業條約，及其往來文件；又訂有關於領事職權之章

約。參閱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之政治條約。

註十二：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彼此交換批准文件。

## 附錄九 一九〇七年之日俄政治條約(註十三)

全俄皇帝陛下與日本皇帝陛下，為鞏固日俄兩國間之和平善鄰關係，且欲免除將來兩國一切誤會起見，訂立

下列各款：

第一款 兩締約國彼此互相尊重兩國土地之完整。又締約國間以副本交換兩國與中國現行諸條約及契約所生之一切權利，(但限於不違反機會均等主義之權利) 及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朴茨茅斯條約，

附 錄

與日俄間締結諸特殊條約所生之一切權利，相約互相尊重之。

第二款

兩締約國承約中國之獨立，與土地之完整，及列國對中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且相約照本國應行之一切平和手段，以繼續維持現狀，與確定前記主義。

下列代表受全權於其本國政府，簽訂此約，並加蓋印章，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三十）日即

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訂於聖彼得堡

（簽字）日本特命全權公使

本野一郎

（簽字）俄國全權大臣

伊資瀝爾斯克 Izvolsky

註十三：本約譯自莫斯科外交部檔案中法文原本。

附錄十 一九〇七年日俄密約（註十四）

大俄羅斯皇帝陛下與大日本皇帝陛下為免除將來兩國對滿蒙朝鮮諸問題之誤會起見，協訂條款如下：

第一款 為謀滿洲之政治經濟活動及利益之自然趨勢，且欲免廢將來因競爭而引起之複雜情形起見，日本不得為其本國，或為其本國人民或他人之利益，而請求本約附款所規定以北之滿洲鐵路與電報安

置權利，亦不得直接或間接阻礙俄國在該區域內取得該項權利。俄國亦爲和平起見，不得爲其本國或其本國人民或他人請求上記界線以南之滿洲道識與電報安置權利，亦不得直接或間接阻礙日本在該區域內取得該項權利。

依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諸協定所建築之中東鐵路於附款所規定界線以南之部分仍爲有效。

## 第二款

根據日本與韓國現仍有效之協約之日韓連合政治關係，俄國承認之日韓兩國防協約條約之副本抄送俄國政府，嗣後俄國不得干涉或阻礙日韓兩國關係之發展。日本允許俄在高麗有派遣領事，發展工商業及航行權，與一切最惠國所享受之權利。

## 第三款

日本帝國政府承認俄國在外蒙古有特殊權利，不得干涉其利益。

## 第四款

本約兩締約國均信守之。

下列諸代表受權於各本國政府，簽訂本約，加蓋印章。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三十）日即

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訂於聖彼得堡

（簽字）伊資涅爾斯克

（簽字）本野一郎

附款

本約第一款所言劃分南北滿洲之界線，規定如下：

由俄韓交界處之西北端起，成無數直綫，由長春及畢爾騰湖之北端，以至三姓城，然後沿松花江，至嫩江口；上溯此河至與綽爾河會合處。該線由此點起，沿此河爲界，至格林威基 Greenwich 以東第一二二子午線爲止。

(簽字)伊資渥爾斯克

(簽字)本野一郎

註十四：譯自莫斯科外交部檔案中原議之法文本。

附錄一一 一九一〇年之日俄協約(註十五)

日本帝國政府及俄羅斯帝國政府真實維持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協約所定之原則且爲擴充該約之效力，以確保極東和平，特協定左列如條：

第一條 兩締約國爲保各國交通便利，商業發達起見，相互協力改善滿洲之鐵道，及整備該鐵道之聯絡，決不爲妨害此目之一切競爭事務。

第二條 兩締約國尊重現時日俄兩國所結之條約。又日俄與中國所結之一切條約及其他條約以維持滿洲

之現況。

第三款 前記之現狀若發生帶侵迫性質事件之時，兩締約國爲協定維持該現狀必要辦法，得相互隨時商議。  
一千九百十年四月作於聖彼得堡

日本全權公使

本野一郎 Motons

俄國外務大臣

伊孜渥爾斯克 Isvorsky

註十五：譯自莫斯科外交部檔案之原議法文本。

## 附錄十二 一九一〇年之日俄密約（註十六）

大俄維斯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爲鞏固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聖彼得堡所訂密約之處理起見，締

結下列各款。

第一款 日俄兩國承認一九〇七年密約附款所規之各國特殊利益範圍。

第二款 締約國彼此尊重上記之特殊利益範圍。爲保護該項權利起見，兩國承認彼此在其範圍內，有爲一切必要處置之權利。

第三款 於上記範圍內，兩締約國之一不得以任何方法阻礙其他方特殊利益之鞏固，及將來之發展。

附錄

三九五

第四款

兩締約國中之一於他國滿洲利益範圍內不得作政治活動。放言之，即俄國不得在日本利益範圍內——日本亦不得在俄國利益範圍內——求得有害於彼此利益之特權或讓與；日俄兩國政府當尊重彼此在其利益範圍內以條約及第二條所言之其他協約所已得之一切權利。

第五款

為担保雙方職務起見，兩締約國宜時時坦白正直彼此磋商與兩國在滿洲之特殊利益，有共同關係之一切事宜。

此項特殊利益受威脅時兩締約國必取一致行動，以保證此項利益。

第六款

本約兩締約國必嚴格忠實信守之。  
下列簽字受權代表者各本國政府，簽訂此約並蓋印章。

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四日）即

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四日 訂於聖彼得堡。

（簽字）伊孜涅爾斯克

（簽字）本野一經

註十七：此約譯自莫斯科外交部檔案中原譯法文本。

附錄十二 一九一二年關於蒙古之日俄密約（註十八）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八日簽字。

日俄兩國政府爲確定完成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三十日與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四日之密約，並免除兩國關於滿蒙利益之誤會起見，決定延長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三十日密約附件中所規定之界線，並劃分兩國在內蒙古之特殊利益範圍。特訂下 款：

第一款 界綫起自綽爾河與格林威基 Greenwich 以東除一二二子午線之交點，沿 Onountchouah 及 Moush-shah 兩河以至 Moush-shah 與 Haldaitai 兩河之分水線，由此依黑龍江與內蒙古之界綫以至內外蒙古交界之最遠處。

第二款 內蒙古分爲二部：一在北京經綫以東，一在北京經綫以西。北京經綫在林威基 Greenwich 以東一六度二七秒，大俄帝國政府承認並遵守日本在上記經綫以東內蒙古之特殊利益，大日本帝國政府亦有同樣義務，承認並遵守俄國在上記經綫以西之特殊利益。

第三款 此約兩國嚴守祕密。

(簽字) Sazonow

(簽字) 本野一郎

註十八・本約譯自 E. D. Grim 教授所編之「關於遠東國際關係之條約及史料」(第一八〇頁)而以莫斯科

科外交部檔案之原本改正之。

附 錄

三九七

附錄十四 一九一六年七月三日之日俄條約(註十九)

大俄羅斯帝國政府與大日本帝國政府決計其力量，以維持遠東永久和平，特訂下列各款：

第一款 俄國不得加入任何反對日本之團體或政治組合。

日本不得加入任何反對俄國之團體或政治組合。

第二款

凡締約國之一其在遠東之土地權利與特殊利益為其他締約國所承認者，受威脅時，日俄兩國必磋商方法彼此互相協作或援助，以保護上記之權利與利益。

下列簽字者受權代表其本國政府簽訂本約，並蓋印章。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七月三十日即。

大正五年七月三日。

(簽字) Sazonov (印) (簽字) 本野一郎

註十九：本約譯自 John V. A. summary 編之「與中國所訂及與中國有關之條件與協約」第二卷第一三二

七頁，並以莫斯科外交部檔案中原語法文本校正之。

附錄十五 一九一六年七月三日六月二十日之日俄密約(註二十)

大俄羅斯帝國政府與大日本帝國政府爲鞏固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三十日)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日(七月四日)及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八日)等密約所成之精誠友誼關係起見，訂立條約如左，以求完成上記諸密約。

第一款 兩締約國承認兩國之重要利益，在使中國不受任何仇視日俄之第三強權政治支配；故將來兩國於必要時，彼此宜坦白忠實磋商，並協定處理之方法，以免此種局面之發生。

第二款 因前條所規定兩國所採方法而引起締約國之一與第三強權間之戰爭時，其他締約國因其同盟國之請求，必予以援助；如此各締約國非先得其他締約國之同意，不得單獨與之議和。

第三款 前條規定各締約國應以武備援助其他締約國之條件，及援助之方法，另由兩締約國當局定之。

第四款 非確定其同盟國依其戰爭之重心有合作之精神，締約國無本約第二條所預見之以武備援助，其同盟國之義務。

第五款 本約自經簽字後立即發展效力；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十四日止，繼續有效。

於期滿前十六月中若締約國中無通知取銷本約者，本約仍繼續有效；至締約國中之一申明廢棄時

以後一年爲止。

第六款 本約兩締約國必嚴格信守之。

下列簽名人受權代表各本國政府，訂立此約，簽押蓋印。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七月三日）即

大正五年七月三日 訂於聖彼得堡

（簽字） Sazonov

（簽字） 本野一郎

第二十：譯自莫斯科外交部檔案原譯法文本。

## 附錄十六 蘇俄對華政策兩次宣言（註二）

甲 蘇俄對中華民族及南北兩政府宣言

蘇維埃軍隊既敗，反革命專主 Kolchak，乘倚外人軍火，外人金錢，乘勝入西伯利亞，進與該地之革命民衆相合者，是日也，人民委員會以兄弟之誼，向中國民族而言曰：

兩年扎掙，超人努力之後，蘇俄與蘇維埃紅軍現已進越烏拉山脈，以向東方；但其目的非爲征討也，非爲臣服也。西伯利亞之農工，人人深知此義。吾人攜提吾之八民，脫離外人之軍火，脫離外人金錢之羈絆；外人金錢乃

斃了奴隸化之東方民族之工具耳，尤以中國民族爲甚焉，吾人不但求解放吾國勞動階級，且亦將解放中國民族也；吾人將反覆申言吾等自一九一七年偉大之十月革命以於所繼續常言者。但其民族所受朽敗之歐人，美人，日人之壓迫爲何如也！

方一九一七年十月農工政府取得政權時，立即代俄人向世界各民族要約，請求成立永久之和平。因此建議取銷一切外國土地之兼併，外國人民之屈伏，及任何賠款，以爲此永久和平之基礎。各民族不論大小，不論地域，無論爲獨立者，或違其意旨而合併於他國者，於其內部生活均應自由，任何強權不得以武力強置之於其疆界內也。

因此之故，農工政府宣告昔日與日本，中國及其他協約國所訂條約均爲無效；此種條約均爲帝俄政府與其同盟國由武力及貪污，奴使東方民族，尤以中國民族爲甚，以爲俄國資本案，俄國地主，及俄國軍閥圖利耳。蘇維埃政府於是請求中國政府開始商議，廢除一八九六年之條約，一九〇一年之北京草約，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所訂之一切協約。蘇維埃政府且請求中國開始商議，將以帝俄政府單獨或與日本或其他協約國所取得之一切權利退還中國人民。關於此問題之會議，直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始開始進行。於是協約國忽強制北京政府，賄通北京官吏，及中國出版界，阻止中國與俄國農工政府關係之發展。不待俄國以滿洲鐵道退還中國人民，日本及協約國即自取之，侵入西伯利亞，且強迫中國軍隊助之，以爲此罪惡而無先例可徵之盜

案。中國民族，中國農工尙不知歐美日人掠奪於滿洲及西伯利亞事件發生之真正原因也。

現吾人再三懇求中國民族開爾視聽。蘇維埃政府廢棄一切帝俄政府所剝奪中國之蒙古及其地區域之一切權利。許居於該區內之人民自決，任其欲居於何國境內。

蘇維埃政府不受中國一九〇〇拳匪賠款，吾人必爲第三次申明。蓋吾人雖嘗反對，而開協約國仍爲擬制之昔日駐華帝俄領事收集此項賠款也。此等俄皇奴隸之印信，久被取銷，但仍以其地位因日本及協約國之助，欺騙中國民族。中國民族應知此點，以之爲欺騙下流而逐之出境。

蘇維埃政府廢除俄國商人在華一切特殊權利，與讓與俄國官吏、牧師及使者不得干涉中國事務；若有犯罪者，必受地方法庭之公平裁判。中國人民之權力與法庭外，絕無其他權力，其他法庭。

除此主要題目外，蘇維埃政府準備與中國民族代表解決其他問題，清理舊俄政府與日本及協約國連合對中國所犯之一切非正義之暴行，一舉而永定。

蘇維埃政府深知協約國與日本必盡力使俄國農工之聲音不能及於中國民族，欲以取諸中國民族者還諸中國人民，必先去除現在盤據滿洲及西伯利亞之盜賊。是故吾人現以此項消息敬告中國民族，以與紅軍俱；紅軍現方越烏拉山脈，以增援西伯利亞農工，反抗匪徒 Koltchak，及其同盟之日本，以求解放。

若中國民族欲求自由，如俄國人民，以求逃去凡爾塞宮中所法定之命運，免爲韓國第二，印度第二，則中國

民族應知其爲自由奮鬥中之唯一同盟兄弟爲俄國農工，與俄國紅軍。蘇維埃政府向代表中國人民之中國政府建議，請立即開始正式會議，派代表與吾軍相會。

(簽字) 俄國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

加拉罕 L. Karakhan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於莫斯科。

乙 蘇俄對中華民國外交部宣言

年餘以前，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向中國民族及中國政府發表宣言。宣言中稱俄國政府準備廢棄昔日俄皇與中國所訂之一切條約，退還俄皇政府及俄國中產階級所取諸中國之一切權利，且向中國政府建議請即正式開會，成立友誼之關係。

現吾人已知中國政府業已接收吾人之請求，中國人民各階級，各團體均誠懇希望政府與吾人會商，以確定中俄之友誼關係。

中國政府派軍事外交團至莫斯科，以張錫林爲首領。吾人歡迎中國使節，無限愉悅，甚望能直接與貴代表等會議，使中俄兩國間彼此之利益，得以諒解。吾人不信中俄兩民族間，爲兩民族共同利益起見，無不可解決之問題。吾人深知中俄民族之仇敵方盡力阻礙吾人之友誼與親善，蓋此兩大民族之友誼及互助必使中國強盛，

外國民族必不能拘束掠奪中國民族如今日矣。

不幸有阻礙中俄兩國友誼關係之迅速發展者。貴使團有一機會知吾等對中國精誠之態度；然尙未受必要之訓命，以開始商議，完成兩民族間之友誼耳。

因惋惜親善之遲延，故兩國間某種政治商業之利益悉未能實現；是以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爲促成兩民族間友誼之成立起見，特爲宣言，彼仍將主張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宣言中之原則而不變，且欲應用此種原則以爲中俄兩國友誼協約之基礎。

爲完成上述原則起見，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以爲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暗示下列諸點，爲協約基礎，於兩國均有裨益。

一

蘇俄政府宣言，昔日俄國政府與中國所訂條約均爲無效，廢棄一切兼併中國之土地，及中國一切讓與。昔日俄皇政府與俄國中產階級所貪婪取諸中國之一切權利，均無償地永遠退還中國。

二

兩共和國政府應取一切必要方法，立即成立兩國間正式商業經濟關係。因此必另訂特約，兩締約國均依最惠國之原則待遇。

### 三

中國政府必遵守下列各項：

一、不得援助俄國反革命之私人組織，或團體，不許在其境內活動。

二、簽訂本約時在中國境內一切攻擊蘇俄之軍隊，及組織或其同盟，必解除其武裝，引渡交於蘇俄政府；其軍器、軍糧，及財產，均必交於蘇俄政府。

三、蘇俄政府對於反叛中華民國之私人，或組織，亦有同等之義務。

### 四

居於中國之俄人均必遵守中國境內之現行法律，及規則，不得享受任何治外法權。居於俄國之中國人民亦必同樣遵守俄國境內之現行法律與規則。

### 五

中華民國政府必遵守下列各點：

凡自命爲俄國外交，或領事代表之個人，而無蘇俄政府之印信者，簽訂本約後，必立即與之斷絕關係，逐出中國境外。

俄國在中國境內之一切公使館，領事館，及公使館與領事館之財產與檔案，均應退還代表俄國之蘇聯政

府。

六

蘇俄政府嗣後不受中國給付之拳匪賠款，但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以該款給予俄國領事或他人，或俄人團體之非法請求者。

七

簽訂本約時中華民國與蘇俄彼此外交及領事代表機關，立即成立。

八

關於經營中東鐵路之規則，爲蘇俄需要起見，中俄兩國政府必另訂特約。訂立該約時，除中俄兩國外，遠東共和國亦必參加。

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說明上列諸點，深知有與貴代表作友誼磋商之可能，爲共同利益起見，若中國政府認爲必要時，即可採用。

上述諸點，兩大民族間之關係並未完全包括，故兩國代表必另以特約，規定其他商業邊疆、關稅等等問題。爲成立兩造間精誠友誼關係起見，吾人必採取一切方法，吾人亦希望中國政府亦必盡其責，立即發表其誠懇之建議，以爲最短期內商訂友誼條約之起點。

(簽字) 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

加拉罕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於莫斯科。

註二：譯自俄國外交部俄文本

## 附錄一七 一九二四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註三)

註三：見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之「俄羅斯評論」雜誌，華盛頓出版。(譯者按：本文亦錄自中文本。)

大中華民國、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願將彼此平日邦交恢復協定，解決兩國間懸案，大綱爲此，派定全權代表如左，

大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派顧維鈞，

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特派加拉罕，

兩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洽，議定各條如左：

第一條 本協定簽字後，兩締約國之平日使領關係，應即恢復。中國政府允許設法將前俄使領館舍，移交蘇聯政府。

第二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於本協定簽字之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按照後列各條之規定商訂一切懸案之詳細

附錄

四〇七

辦法予以施行。此項詳細辦法應從速完竣；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過自前項會議開始之日起六個月。  
第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條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定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施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四兩年蘇聯政府各

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約、協定等項。

#### 第四條

蘇聯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協定、條約等項，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爲無效。

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

#### 第五條

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蘇聯政府聲明，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甯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

#### 第六條

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

#### 第七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將彼此疆界重行劃定。在疆界未行劃定以前，允仍維持現有疆界。

第八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將兩國邊疆界、江湖、及他種流域上之航行問題，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則，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規定之。

第九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根據下開原則將中東鐵路問題解決：

(一) 兩締約國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

(二) 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

(三)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解決贖路之款額，及條件，暨移交中東路之手續。

(四) 蘇聯政府担任對於中東鐵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革命以前所有股東持債票者，及債權人負一切完全責任。

(五)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

(六)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條第三項所規定事項未經解決以前，特行規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辦法。

(七) 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未將中東鐵路各項事宜解決以前，兩國政府根據俄歷一八九六年八

月二十七日，西歷九月八日，所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所有之權利，與本協定，及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暨中國不相抵觸者仍爲有效。

第十條 蘇聯政府允予拋棄前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根據各種公約，條約，協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權，及特許。

第十一條 蘇聯政府允予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

第十二條 蘇聯政府允諾取銷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

第十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中訂立商約時，將兩締約國關稅規則，採取平等相互主義，同時協定。

第十四條 兩締約國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討論賠償損失之要求。

第十五條 本協定自簽字日起卽生效力。

爲此兩全權代表將本協定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 聲明書

加拉罕印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聲明一俟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字之後，彼此應立將前俄帝國政府與中國所有之一切不動產及動產，在各該國境內者，互相交換；並彼此將此項應行交還產業，開列清單，送交各該政府辦理。

爲此兩國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聲明：了解關於蘇聯政府實際上所有之俄國教會房

附錄

四一

屋，及地產，其移轉或他項適當之處置，應在大綱協定第二條規定之會議中，按照中國內地置產現行法律，及章程，商定之。至蘇聯政府實際上在北京及八大處所有之兩國教會房屋，及地產等，一俟蘇聯政府接定，接收之中國人，或中國機關，中國政府即按照中國內地置產現行法律，及章程設法移交之。惟中國政府應先設法保守，並騰出該項房屋與地產。

再此項聲明與大綱協定內之聲明條款，有同等效力。

爲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大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共同聲明：關於大綱協定第四條兩方了解中國政府對於俄國自帝俄政府以來，凡與第三者所訂定之一切條約，協定，等等，其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無論將來，

或現在均不承認爲有效。

再此項聲明與大綱協定內之聲明條款，有同等效力，

爲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共同聲明：在大綱協定內第十條所載蘇聯政府所擁  
棄之各種權利，與特權，雙方了解；中國政府不擬以其一部，或全部，讓與任何第三國，或任何外人組織之團體。

再此項聲明與大綱協定內之聲明條款，有同等效力。

爲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錄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對於大綱協定第十一條共同聲明，雙方了解如左：

(一) 蘇聯政府所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於該項賠款所担保之各種優先債務清償後，完全充作提倡中國教育款項之用。

(二) 設立一特別委員會管理，並分配上述款項，該委員會以三人組織之，其二人由中國政府委派，其一人由蘇聯政府委派。該委員會會議決事項，以全體一致行之。

(三) 該款於隨時收入時，應即存儲於上述特別委員會所指定之銀行。再此項聲明與大綱協定內之聲明條款，有同等效力。

爲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同意，按照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  
決懸大綱協定第二條之規定，在大會內議定適宜條款，以期蘇聯人民因該協定第十二條，而取消治外法權與  
領事裁判權後之地位，有所準則。然無論如何蘇聯人民應完全受中國法律之管轄，合併聲明。

爲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 聲明書

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業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現經同意，解釋本日所簽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第五條所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及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人民，平均分配，充任之原則如下：

此項原則之適用，不得解作以撤換現在俄籍人員為實行該項原則唯一之意義。

再雙方了解，所有各項位置應准兩締約國人民平等充任，不得對於何方人民表示區別待遇；且各項位置應照謀事者之能力、技術、及教育資格補充。

為此兩國政府全權代表將本聲明書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鈞印

加拉罕印

顧外交總長致蘇聯代表加拉罕函

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於北京。

逕啓者：查本國與貴國所訂之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業於本日經雙方簽字。茲特代表本國政府聲明，本國政府爲兩國友誼關係起見，當將現在本國軍警機關任用之前俄帝國人民，停止職務；因恐此項人民之存留，與其動作，危及蘇聯國家之安全。倘承將此項人民，開列清單，移送本國政府，自當飭知關係各機關採取必須手續也。此致  
加代表。

蘇聯代表加拉罕復顧外交總長函

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於北京。

逕啓者：接准本日來函，內開：「查本國與貴國所訂之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業於本日經雙方簽字；茲特代表本國政府聲明本國政府，爲兩國友誼關係起見，當將現在本國軍警機關任用之前俄帝國人民停止職務；因恐此項人民之存留，與其動作，危及蘇聯國家之安全。倘承將此項人民開列清單，移交本國政府，自當飭知關係各機關，採取必須手續也。」等因，業經閱悉。關於所提各節，本代表表示同意，此致  
顧外交總長。

### 附錄一八 一九二四年中俄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註三)

註三：本約見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之「俄羅斯評論」雜誌。(譯者按本文亦錄自中文本。)

大中華民國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因中東鐵路係由俄國國家出資，並完全建築在中國領土以內，彼此認定該鐵路純係商業性質；除本身營業事務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概由中國官府辦理。在本鐵路根本辦法未經在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二條所定之會議中解決以前，兩國為公司經營本鐵路業務起見，同意規定暫行管理辦法，為此派定全權代表如左：

大中華民國大總統特派顧維鈞

大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特派加拉罕

兩國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洽，議定各項如左：

第一條 本鐵路設理事會，為議決機關，置理事十八，由中俄兩國政府各選派理事五人組織之。兩國政府派定

華理事一人為理事長，即督辦。蘇俄政府派定俄理事一人為副理事長，即會辦。

理事會之法定人數以七人為至少之數，所有一切取決須得六人以上之同意，方可有執行之效力。

督會辦共同管理理事會事務，並簽定各項文書。

督會辦有事故時，由各該政府零派理事代行職務，（督辦由華理事代理，會辦由俄理事代理。）

第二條 本鐵路設監事會，由監察五人組織之。華監察二人，由中國政府委派，俄監察三人，由蘇俄政府委派。會長由華監察中選舉之。

第三條 本鐵路設局長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均由理事會委派，由各該政府核准。局長副局長之職權，由理事會規定之。

第四條 本鐵路之處長，由理事會委定之。如處長爲華人時，副處長須用俄人；處長爲俄人時，副處長須用華人。

第五條 本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原則任用。

第六條 理事會商議路務不能解決時，呈報兩締約國政府解決；但關於本協定第七條內所載之預算、決算事項，在此限。

第七條 本鐵路之預算、決算，由理事會提交理事會，及監事會之聯席會議核准。

第八條 本鐵路所有權利，由理事會保管，在本鐵路根本辦法未經解決以前，不得動用。

第九條 理事會應將前俄政府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四日批准之中東鐵路公司章程，按本協定及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從速改訂定竣；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

附錄

過自理事會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其未改訂完竣以前，該項章程與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相抵觸，暨不妨礙於中國主權者，仍予繼續適用。

第十條 將來中東鐵路根本辦法在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之會議中解決時，本協定即行取消。

第十一條 本協定自簽字日起，即生效力。

爲此兩全權代表將本協定英文兩份，各簽字蓋印。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訂於北京。

顧維均印

加拉毗印

### 附錄十九 蘇俄與中華民國自治東三省間之協約（註二四）

蘇俄政府與中華民國自治東三省政府，爲提高兩造友誼關係及規定兩造利益問題起見，特派下列各全權代表：

蘇聯政府 Nikolai Cyrilovich Konznetsoff Chen Tsian Lui-jun-Huan, Jun-Shi-Min

自治東三省政府 陳列

上列代表均已通知其政府，全權合格無誤，訂立條約如下：

第一款

中東鐵路 兩政府商訂解決 中東鐵路問題如下：

一、兩造政府宣稱中東鐵路純粹爲商業性質。

兩造政府宣稱，除關於事務之經營直接受中東鐵路管理外，其他事務與中華民國之國家，及地方政府有關者，爲司法事務，與內務行政，軍事行政，警察，市政，捐稅及不動產有關之事務（中東鐵路本身所得之土地爲例外），必爲中國官吏管理之。

二、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八日）中東鐵路之建築與經營契約中第十二條所規定之時間限制，自八十年減爲六十年，過期中中國政府可無償地取得該路及其附屬財產之所有權。

兩造同意，期限（即六十年）再行縮短之問題，可零討論之。

自簽定此約之日起，蘇俄政府承認中國務贖回中東鐵路之權利。贖時兩造必議定中東鐵路實在所值之價，贖回之事，有中國必中國資本以公平價格爲之。

三、蘇俄承認兩造籌組織一委員會，依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於北京簽訂之解決中俄懸案協定第九條第四節之規定，以解決中東鐵路之義務問題。

四、兩造政府彼此承認中東鐵道之將來，由蘇俄與中華民國決定；不許第三國參加。

五、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八日）中東鐵路之建築與經營契約，必依本約簽字後四月內由兩造委員會所訂協約之特別規定，完全修正之。

改正事宜暫行擱置，但兩造政府由該約所發生之權利未與本約發生衝突，未與中國主權發生阻礙者，仍為有效。

六、為討論與決斷中東鐵路一切事務起見，中東鐵路必成立一理事部，以十人組織之；其中五人由蘇俄任命之，五人由中國政府任命之。

中國必任命中國理事中一人為理事長，即為督辦。

蘇俄任命俄國理事中一人為副理事長，即為會辦。

七、八為法定人數；理事部一切決斷必得六人以上之同意，始得實行。

理事長與副理事長必連合處理理事部之事務；理事部之一切文件，必由二人簽字。

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缺席時，必由其本國政府另任命一理事長或副理事長，（若理事長缺席時，由中國政

府任命之；若副理事長缺席時，由蘇俄政府任命之。

七、中東鐵路必設一監察部，以五人組織之；其中俄國三人，由蘇俄任命之；中國二人，由中國政府任命之。監察部之主席必由中國監察中選舉之。

八、中東鐵路設局長一人，由俄人充任之；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

上述職員必由理事部任命之；其任命必由各本國政府批准。

局長副局長之職權，由理事部定之。

九、本鐵路之名處長及副處長必由理事部任命之。

如處長為蘇俄國民則其副處長必為中國國民；如處長為中國國民，則其副處長必為蘇俄國民。

十、本鐵路之各級人員之任命，必依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則。

附註：但實行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之原則時，鐵道之生命活動之常常不得中斷，或有損傷；換言之，即兩國人民之任命必依其經驗個人資格，及其是否適宜也。）

十一、除本約第一條第十二節所規定之預算決算外，凡理事部不能解決之問題，必呈請兩造政府，以求一公平友善之解決。

十二、理事部必陳述鐵道之預算及決算於理事會與監察會之聯席會議。

十三、鐵路所有權利，由理事會保管；在兩造委員會最後解決分配問題以前，兩造不得使用之。

十四、理事部必依本約盡量修改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俄皇政府批准之中東鐵道條例，無論如何，不得遲於理事部成立後四個月。

該條例未經改修其與本約無衝突，及對於中華民國之主權無阻礙者仍爲有效。

十五、中國願回中東鐵道，經雙方解決後，或本約第一條第二節所規定之期限屆滿，該鐵道即無償退回中國時，本約與該鐵道有關之全部即失其效力。

### 第二款

航業 兩造政府欲依據平等，相互，彼此尊重主權之基礎，解決航行於兩造公共河流、湖泊及其他水面之航業問題，其詳情於本約簽字後兩個月內由兩造委員會另規定之。

關於蘇俄在沿松花江上流至哈爾濱之運輸載客利益，及中國在黑龍江下流至海之運輸載客利益，兩造締約當事人承認於該委員會中根據平等，相互之基礎，取得該項權利。

### 第三款

界線 兩造政府承認由兩造組織委員會，從新劃分兩國界線；在未劃以前，仍依現在之界線。

### 第四款

稅則與商業協定。兩造政府承認列舉海關稅表，由兩造組織委員會根據平等相互之基礎，訂立商約。

#### 第五款

宣傳 兩造政府担保不許在彼此國內有謀以暴力反抗彼此政府之團體或組織之存在與活動。

兩造政府又担保不指揮反對對方政治社會制度之宣傳。

#### 第六款

委員會 本約所規定之委員會必於本約簽字後一月內開始工作，必於最短期內完成其工作，最遲不得過六個月。本約各條所特別規定之期限，該委員會不得討論之。

#### 第七款

本約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各全權代表簽訂本約，以俄文、中文及英文書寫之，並蓋印章。文字發生異議時，以英文本為標準。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即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訂於瀋陽。

聲明書一

蘇俄政府與東三省自治政府於兩造簽訂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之協約後，立即聲明：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必以昔日帝俄政府所有之領事建築物，交還蘇俄政府。

兩造全權代表忠實簽訂本聲明書，以俄文、英文、中文書之，並加蓋印章。文字發生異議時，以英文本為標準。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即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訂於瀋陽。

聲明書二

蘇俄政府與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於兩造簽訂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之協約後，彼此聲明：若有華人現在蘇俄政府任職，其存留或活動構成中華民國自治東三省利益之威脅者，或有俄人現在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任職，其存留或活動構成蘇俄政府利益之威脅者，各政府應以該項人等之名單通知他造，並請各當局採取必要處置，以制止上述人等之活動或職務。

兩造全權代表簽訂本聲明書，以俄文、中文、及英文書寫之，並蓋印章。文字發生異議時，以英文本為標準。

一二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即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日訂於瀋陽。

註二四：譯自「一九二九年中俄衝突——俄國外交部之文件」一書中之俄文本。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出版。

## 附錄二十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俄條約(註二五)

關於日俄交互關係之基本原則。

蘇俄與日本欲鞏固相互友善關係，及經濟合作起見，決定訂一關於兩國關係基本原則之條約；其代表如下：

蘇俄中央執竹委員會代表：俄國駐華大使 加拉罕

大日本皇帝代表：日本駐華公使 吉澤氏

上列代表呈驗印信合例無誤，訂定下列各款：

第一款 因本條約之效力，兩締約國承認彼此成立外交及領事關係。

第二款 蘇俄承認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之朴茨茅斯和約仍完全有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前日俄所訂除上述朴茨茅斯條約以外之一切條約及協定，均必於此後兩國政府舉行之會議中改正之，或修改之，或廢止之，依其情形而定。

第三款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依本約將來之效力修改一九〇七年之漁業條約，考慮自簽訂該約後普通情形所發生之改變。

該約未修改以前關於日本人民租借之漁場，蘇俄政府仍遵守一九二四年已成之習慣。

第四款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因本約將來之效力，兩造必訂一約，依下列各原則規定商業及船舶事宜；在該約未訂定以前，兩國之關係必依此項原則之規定：

一、締約各國之臣民與國民依各國之法律有（甲）入境，行動居住於他國之完全自由權，及（乙）生命財產之完全保護權。

二、依各國之法律各締約國許他國國民及臣民在其境內有範圍極廣之私有財產權，與經營商業船業開鑛及其他和平職業之自由權。

三、對於各締約國以其本國之法律規定其國內國際貿易，決無成見，但不得特別於締約國之他造採取禁止方法，限制，或徵稅，以爲兩國經濟往來之障礙。兩國彼此於可能範圍內允許，他國以最惠國之待遇，得在他國經營商業船業，及實業。

兩締約國政府且承認時勢需要時，可彼此時時商議，簽訂特約，規定商業及船業諸事，以鞏固兩國間之關係。

第五條 兩締約國願堅守彼此和平友愛之關係，彼此尊重各國於其管轄範圍內，有自由處理之權，並有權阻止其政府之服務人員，或受其政府津貼之組織之人員，為公開或秘密行為，以危害蘇俄或日本之治安。

兩締約國於各國境內不許有下列各事之存在。

(甲) 自謂為他國任何部分土地之政府之組織，或團體；或

(乙) 外國臣民，或國民之實際為上述組織或團體之政治工作者。

第六款 為發展兩國經濟關係，及為供給日本原料之需要起見，蘇俄政府準備允許日本臣民，公司，會社，有經營蘇俄境內各地鑛業，木料，及其他原料之權利。

第七款 本約必經批准，始為有效。各締約國之批准由其駐北京外交代表於最短期內通知他造政府；自最後批准之日起，本約即發生效力。

批准之交換，必於最短期內於北京為之。

各國代表簽訂本約為證，抄錄英文二份，加蓋印章。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立於北京。

(簽字) 加拉罕

(簽字) 吉澤氏

草約甲

蘇俄與日本於本日簽訂關於兩國關係基本原則之條約後，深知與上述條約有關之某種問題有規定之必要，由各代表商訂下列各款：

第一款 各締約國務必以他國公使館及領事館在其境內所有之動產及不動產退還其本國。

昔日俄國政府在東京所佔領之土地，足以阻礙東京城市之計劃，或為公眾需要者，蘇俄政府已準備考慮日本政府之建議，以求免除此種困難。

蘇俄政府必予日本政府以合理之便利，以選擇適宜之地點，為建築日本使館及領事館於蘇俄境內之用。

第二款 與舊俄政府，即帝俄政府，與其承繼者（臨時政府）所發行之國家公債，或財庫債券有關之日本政府及日本臣民之債款一切問題，均另由日俄兩國政府以後商議解決之。

此項問題，日本政府日本臣民一切均與他國平等；關於同等問題蘇俄所讓與他國者，不能獨對日本政府或日本臣民予以不利之地位。

關於一造政府向他造政府，或一國人民向他造政府之請求權一切問題，均另由日俄兩國以後商議。

第三款 現駐於北庫頁島之日本軍隊，因氣候之關係，不能立即撤回；此項軍隊必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完全撤退該地。

此項軍隊之撤退，氣候較好即須爲之；日本軍隊撤退之北庫頁島各區域立即恢復俄國之主權。

關於行政移轉，及佔領結束之細則，由佔領之日軍司令與蘇俄代表於亞歷山大羅甫斯克 Alexandrovsk 地方商訂之。

第四款 締約國彼此宜稱現在兩國並無關於軍事同盟之條約，或協定；各締約國亦未與第三國訂立其他密約，侵犯或威脅另一締約國之主權，土地，及國家安全者。

第五款 自日俄兩國關係基本原則之條約批准時，本草約即視爲批准。

各國代表簽訂此約，以英文書爲二本，加蓋印章。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立於北京

(簽字)

加拉罕

(簽字)

吉澤氏

草約乙

締約國承認下列規定，以爲日本根據日俄兩國代表本日簽訂之草約甲第三款之規定完全撤退庫頁島後五

附錄

四三一

箇月內商訂讓與協定之基礎。

一、蘇俄政府允許日本政府介紹之日本公司，可以經營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蘇俄政府陳送之備忘錄中所載北庫頁島煤油場面積百分之五十，為確定日本公司所將租借之面積起見，將上述各煤油場劃分為棋盤方塊，每方自十五至四十 *desiatins*，以全面積方塊百分之五十予日人，非必常相鄰接者，但必包括日人所開鑿之泉井在內。至於上述備忘錄中所載未曾租借之煤油地，若蘇俄決定以其一部分或全部讓與外人時，日本公司亦必享有同等之機會。

二、蘇俄政府必予日本政府介紹之日本公司以經營北庫頁島東岸煤油場之權利，以五年為期，其面積為一千方 *Verss*，於本約簽訂後一年內劃分之；若日人經營之結果，有煤油發現，則該煤油場面積百分之五十應讓予日人經營。

三、蘇俄政府允許日本政府介紹之日本公司經營北庫頁島西岸之煤藏，其面積另以契約定之。蘇俄政府又允許上述日本公司經營 *Orsk* 河區域之煤藏，其面積另以契約定之。至於上述區域以外之煤田，若蘇俄政府將讓與外人經營時，日人公司必有同等之權利。

四、上述經營煤油、煤藏之時間，定為自四十年至五十年。

五、至於上述讓與之報酬，日本受讓與者每年必以其煤田之總出產額百分之五至八，以其煤油總出產百

分之五至十五，予蘇俄政府。至煤油突出時則其報酬必增加至總出產百分之四十五。給付之百分率將最後由讓與契約決定之；其給付多寡依每年出產比額而改變，其方法亦由上述契約定之。

六、上述日本公司，於其事業之需要時，可斫伐木料，及建設各種改進交通。及原料出產運輸之工具。其細則亦由讓與契約另訂之。

七、爲上記租金及攷慮其事業因該地地理地位，及其普通情形之不利起見，兩造承認一切貨物，原料，出產爲該事業所必需，或爲該事業所出產者，出口入口均行免稅；該事業不受稅捐或限制，否則使其經營不能有利也。

八、蘇俄政府必予此種事業以一切合理之保障與便利。

九、上述各款之詳情，另由讓與契約訂定之。

自本日日俄兩國簽訂之日俄兩國關係基本原則之條約批准後，本草約視爲批准。

各國代表已簽訂本草約，以英文書成二本，並蓋印章。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立於北京。

(簽字) 加拉罕

(簽字) 吉澤氏

於本日簽訂日俄兩國關係基本原則之契約時，下署名之蘇聯代表宣言，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之朴茨茅斯條約仍爲有效，以表示蘇聯政府之分担昔日帝俄政府簽訂該約之政治責任也。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簽名) 加拉罕

註一五：本約見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之「俄羅斯評論」雜誌，Russian Review哥倫比亞大學盛頓出版。

# 年表

紀元年前

七〇〇〇 中亞或已有文明。

二八〇〇 中國最古之傳說。

二六〇〇——二二〇〇 中國傳統的「黃金時代」。

二二〇〇——一七〇〇 中國夏代。

一七〇〇——一〇〇〇 中國商代。

一一三三 朝鮮建國。

一一〇〇——五〇〇 中國經典時期。

六六〇 日本天武天皇即位。(日本傳統中最早之皇帝。)

五七一 墨墨降生。

五〇〇——二〇〇 老子, 孔子, 墨子, (倡兼愛) 孟子。

附錄

二四九 中國築長城。

二〇〇——一〇〇 中國統一時期。

一〇〇（紀元前）——二二〇（紀元後）中國廣大帝國時期。（漢代）

紀元年後

六八 佛教輸入中國

二〇三 日本仁德皇后攻朝鮮

第四世紀 關於斯拉夫民族最古之記載。

二一〇——六五〇 中國之「黑暗時代」

第五——六世紀 斯拉夫民族殖阿速夫 *Азов* 海附近地帶。

五五二 佛教輸入日本。

六五〇——九〇〇 中國復盛時期（唐代）

第八——九世紀 遊牧民族壓迫斯拉夫民族向北方、西方發展。

八六二 傳說中俄羅斯之始。

九八八 基督教輸入俄國。

一〇〇〇——二〇〇 中國經典復興時期。

第十一世紀 俄羅斯與遊牧民族之掙扎 (Petcheng 與 Polovetz)

第十二世紀 基輔 Kiev 之衰敗。(處於遊牧民族壓迫之下，及與拜占庭 Byzantium 商業之衰落。)

一一八六 日本賴朝幕府。

一二三三 喀爾喀之役。

一二二七 成吉思汗逝世。

一二三三——一四八〇 蒙古統治下之俄羅斯。

一二四五 聖芳濟 St. Francis 派教徒入中國。

一二六〇 忽必烈。(馬哥勃羅 Marco Polo 在中國。)

一二六七 北京爲新都。

一二八〇——一三六八 中國之「大亞細亞帝國時期」。(元代)

一三二六 莫斯科爲俄都。

一三六八——一六四四 中國之閉關發展時期。(明代)

一三八〇 俄羅斯人與韃靼人戰於 Kulikovo-Polje

附錄

一三九五 帖木耳入俄羅斯。

一四九二 科倫布發現美洲。

一五一六 葡萄牙人初至中國。

一五四二 葡萄牙人初至日本。

一五四九 耶穌教徒初至日本。

一五五三 英俄間貿易之始。

一五八二 Yermak占Sibir。

一五八五——一六二八 俄人向利那 Lena 河與葉尼賽 Yenisei 河方面發展。(一五八五 築特由

門城 Tiumen; 一五八七 築托波兒斯克城 Tobolsk; 一五九六 築Zemle 城; 一六六四

築托木斯克城 Tomsk; 一六二八 築葉尼賽斯克城 Yeniseisk; 一六二八 築克刺斯

諾雅斯克城 Krasnoyarsk)

一六〇〇 日本德川幕府。

一六〇五

一六一三 Tom Soris 爵士至日本。

- 一六一七 俄瑞戰爭終。
- 一六二〇 俄人對於滿洲第一次記載。
- 一六三四 波俄 Polianov 條約成立。
- 一六四四 清朝滅明。
- 一六四六 Poyarkoff 初至鄂克霍次海。
- 一六四八 Dejnev 初至太平洋。
- 一六五〇 俄人對於松花江第一次記載。
- 一六五一 俄人築 Albazin 城。
- 一六五一 Khabarov 至黑龍江口。
- 一六五二 俄人建伊爾庫次充城 [Skutsk]。
- 一六五四 俄人築尼布楚 (Pashkoff)。
- 一六五四 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
- 一六五四 波俄戰爭。
- 一六五四 俄皇遣 Baikoff 至中國。

- 一六五八 俄皇特派 Perihiehr 至中國。
- 一六五八——一六六七 波俄戰爭。
- 一六六二——一七二一 清康熙帝在位。
- 一六六八——一六七一 俄國 Stenka Razin 叛變。
- 一六七二 俄皇遣 Milovanoff 至中國。
- 一六七五 俄皇遣 Spatoria 至中國。
- 一六八二——一六八五 中國圍攻俄 Albazin 城。
- 一六八六 俄與波蘭訂「永久和平」約。
- 一六八九 中俄尼布楚條約。
- 一六八九——一七二五 俄彼得大帝在位。
- 一六九六 俄國第一次正式商隊至中國。
- 一七〇〇——一七二一 俄瑞戰爭。
- 一七一九 俄國第一次日本遠征隊。
- 一七二三——一七二三 俄國波斯戰爭。

- 一七二七 Pari 條約成。
- 一七二七——八 中俄恰克圖條約成
- 一七三一 中國遣使至俄國。
- 一七三二 白岑Pering 領事俄人至日本。
-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 俄國加入「七年戰爭」（在歐洲）
- 一七六八——一七七四 俄土戰爭。
- 一七七三 第一次瓜分波蘭。
- 一七七三——一七七五 俄國 Sakhetti 叛變。
- 一七八三 俄國併吞克里米亞 Crimea。
- 一七八四 美國船舶第一至中國。
- 一七八七 一七九一 俄土戰爭。
- 一七八八——一七九〇 俄瑞戰爭。
- 一七九八 俄美貿易公司成立。
- 一八〇一 俄國併吞佐治亞 Georgia（在高加索）

附 錄

- 一八〇四——五 Rizzenov 率領俄人至長崎。
- 一八〇六——一八一二 俄土戰爭。
- 一八〇八——九 俄瑞戰爭。
- 一八〇五——一五 俄國與拿破崙戰爭。
- 一八二六——一八二八 俄國波斯戰爭。
-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 俄土戰爭。
- 一八四二 南京條約成。(中英鴉片戰爭終。)
- 一八四四 第一次中美條約。
- 一八四八 Zvezlskay 佔領庫頁島。
- 一八五〇 樹立俄國城於黑龍江口。
- 一八五一 Kudja 條約，開放伊黎，與俄通商。
- 一八五三 Poutalin 率俄人至長崎。
- 一八五三——五五 克里米亞戰爭。
- 一八五三 美國培理將軍 Commodore Perry 至日本。

一八五五 第一次日俄條約於下田。(1)在伊豆卷

一八五七 印度叛變。

一八五八 英法聯軍之役。

一八五八 日美商約。

一八五八 愛暉條件。(Monavieff與Amursky簽字,中國承俄國在黑龍江流域之權利。)

一八五八 天津條約。(Roussin伯爵簽字,中國承認俄國在遠東之土地權利。)

一八五九 俄國併吞東高加索。

一八六〇 (十一月國五日)北京條約。(Nicholas Ignatieff簽字,中國承認海濱省爲俄所有。)

一八六二 俄國艦隊攻對馬。

一八六三 西人破壞馬關。

一八六四 俄人併吞西高加索。

一八六四 英人戈登(Gordon)將軍平大甲天國之亂。(一八五一——一八六四。)

一八六一 俄國征服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一八六七 俄國售阿拉斯克 Alaska 省於美。

- 一八六七
- 一八六七 日本幕府制終。
- 一八六八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開始。
- 一八七五 日本以庫頁島與俄國之 Alentian 羣島互易。
- 一八七七—七八 俄土戰爭。柏林會議。
- 一八七九 Lyvdie 條約。
- 一八八一 聖彼得堡條約。(俄國歸還伊犁於中國。)
- 一八八九 日本憲法成。
- 一八九一 西伯利亞鐵路開始。
- 一八九一 俄屬遠東第一鐵路。(烏蘇里江鐵路。)
- 一八九四 黑龍江鐵路開始測量。
- 一八九四 松花江上俄國船舶第一次航行。
- 一八九四—五 中日戰爭。
- 一八九五 (四月十七日) 馬關和約。

一八九五 孫逸仙博士組織革命黨（與中會）（一）與中會實於一八九四年組織見吳稚暉孫理總年表）

一八九六 中俄同盟（李羅密約 Li-Lobanov Treaty）

一八九六 中國允許俄人建築中東路

一八九七 德佔膠州

一八九七 （十二月）俄艦馳入旅順。

一八九八 俄租遼東；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

一八九八 美國得菲律賓羣島。

一八九九 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特殊利益。

一八九九 英俄協定（規定兩國在中國之建築鐵路權利）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 美國主張中國門戶開放之通牒。

一九〇〇 拳匪之亂。

一九〇一 關於中國之國際協約（賠償拳匪損失）

一九〇二 中俄會議，商量俄軍撤退滿洲問題。

一九〇二 英日同盟。

一九〇四—〇五 日俄戰爭。

一九〇五 九月五日朴茨茅斯和約成。

一九〇五 孫逸仙博士組織國民黨。

一九〇五 中國派遣專員往歐洲，(致察憲政)。

一九〇五 (八月十二日)英日第二次同盟。

一九〇五 中日北京協定。

一九〇七 日俄會議商量滿洲問題。

一九〇八 魯特高平 Root-Takahira 協約(維持太平洋現狀及在中國機會均等)。

一九〇九 諾克斯 Knox 提出中國鐵路中立計劃。

一九一〇 俄國抗議愛彈鐵路計劃。

一九一〇 日本併吞高麗。

一九一〇 日俄會議商量滿洲問題，(維持現狀)。

一九一一 英日第三次同盟。

- 一九二一 中國革命。
- 一九二一 蒙古宣布獨立。
- 一九二二 中華民國成立，(清室於二月十二日遜位)。
- 一九二二 明治天皇逝世。
- 一九二二 日俄條約，規定蒙古利益。
- 一九二二 (十一月) 俄蒙庫倫協定，(請俄國援助蒙古自主)。
- 一九二三 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總統。
- 一九二三 (十一月十三日) 中俄宣言，承認蒙古自主。
-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世界大戰。
- 一九一四 九月俄蒙鐵路協定。
- 一九一五 六月七日中俄蒙恰克圖條約，(外蒙古自主，以中國爲宗主國)。
- 一九一五 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
- 一九一六 袁世凱帝制自爲。
- 一九一六 (六月三日) 日俄會議，(同盟)。

一九一七 中國與德國絕交。張勳復辟。俄國革命（三月革命與十一月革命）十一月二日美

蘭辛石井協定。

一九一八 中國與列強撤回其駐俄代表（三日）中日協定，商議在滿洲及西伯利亞之軍事合作。

一九一八——一九二二 聯軍侵入俄屬亞洲土地。

一九一九 中國總統取消蒙古自主。中國拒絕簽字巴黎和約。

一九二〇（二月）白俄佔領庫倫。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上海。四國銀行團。

一九二一（三月）蒙古人民臨時革命政府成立。

一九二一（三月六日）蘇維埃軍隊佔領庫倫。外蒙古獨立。

一九二二 華盛頓會議。

一九二二 日本以青島退回中國。

一九二二 四國條約。

九國條約，（及華盛頓會議議決案）

八月蘇俄與蒙古訂約於莫斯科

一九二三 廢棄爾辛石井協定。南方革命政府開始向北京反動政府進攻。（曹錕賄選。）

一九二四 五月卅一日北京協定，訂定解決中國與蘇俄問題間之原則。

五月卅一日北京協定決定中東鐵路臨時管理辦法。中國與蘇俄協定外蒙古雖採蘇維埃制度，但仍承認爲中國領土。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勢力，甚爲顯著。

九月二十日奉天協定。（蘇俄與滿洲。）

廣州政變，反對孫逸仙。(1)按此係指商團叛變事。

（十月二十二日）馮玉祥佔領北京。

一九二五 （一月二十日）日俄會議，承認蘇俄政府。

（三月十二日）孫逸仙博士逝世。

五月上海紡織工廠拒納工人，工人總罷工，學生示威運動。

（十二月）國民軍佔領天津，郭松齡槍決。

一九二六 （一月二十二日）俄國對中國下哀的美敦書，（Tyandof事件。）

（三月）馮玉祥辭職，往蘇俄。

（三月）蔣介石政變。

(六月) 香港罷工，抵制英貨。

(七月) 關稅會議停會。

(十二月十八日) 英國宣布對華新政策。

(歲杪) 中國南部之白色恐怖。

(三月二十七日) 南京事件。

(四月八日) 暴徒圍攻俄國駐北京使館。

(五月二十七日) 南京政府成立。

(六月二十二日) 馮玉祥脫離武漢政府。

(七月) 國民黨俄國顧問鮑羅廷離中國。

(八月十二日) 蔣介石辭職。

(十一月) 蔣介石自日本回上海。

(十二月十一日) 廣州共產黨暴動。

(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與蘇維埃絕交。

(十二月) 摩爾根 J. P. Morgan 商議南滿鐵路借款，中國反對。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二月) 國民黨全體大會。

(初春) 國民黨進攻北京。

(四月) 日軍至山東。濟南慘案。

(五月四日) 日本向中國提出哀的美敦書。

(五月十八日) 日本提出日本在滿洲利益之覺書。

(六月一日) 張作霖放棄北京於國民黨。

(六月五日) 張作霖被刺。

(七月二十五日) 美國承認南京國民政府。

(八月—十二月) 中日在滿洲之糾葛。

(十月九日) 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

(十二月十九日) 中英條約承認南京政府。

(歲杪) 滿洲宣言，隸屬於南京政府。

一九二九

(一月一日) 中國關稅自主。

(一月) 日本閣員 Kuhara 公開主張恢復「二十一條」政策。

(五月二十七日)中國人侵入哈爾濱俄國領事館。

(七月二日)日本田中內閣傾覆。日本對華新政策開始。

(七月十日)中國政府逮捕中東鐵路俄人經理，佔領該路。

(十一月二十六)瀋陽接收莫斯科之條件，開始商議。

(十二月二日)向蘇俄及中國提出凱洛格 Kellogg 非戰公約；Litvinoff 之答覆。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俄 Khabarovsk 條約，恢復中東鐵路戰前狀況。

九三〇 (一月一日)中國單方廢除治外法權。

(一月十七日)意大利政府通知中國，反對廢除治外法權。

(二月二十日)日本第二次普選，民政黨大獲勝利。

(三月三十一日)閻馮組織臨時政府於北平。

(四月二日)閻指揮軍隊反抗南京政府。

(五月一日)莫德惠至莫斯科。

(五月)中國第一蘇維埃區域會議，(江西)。

(七月二十八日)紅軍陷長沙。

(八月五日) 省軍恢復長沙。

(九月九日) 「北方國民政府」成立於北京。

(九月杪) 「少年將軍」取「北方國民政府」而代之。

(十二月十二日) 「少年將軍」至南京。

(十二月十二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大會。

(十二月四日—十六日) 莫斯科會議。(莫德惠與加拉罕 Karakhan)



## 譯者後記

本書原來的計劃是想八月底出書的；因印刷事宜的遲誤，到現在才能與讀者相見，十分抱歉。

我國經過一個時期，奉「蘇聯」爲神聖；到現在却反過來，一聽到「蘇聯」的名字，就使人聯想到牠是「荼」是「毒」，是「蛇」，是「蝎」，是「洪水」，是「猛獸」。有一次被蛇嚇壞了，第二次看見一條繩子也以爲是蛇來。這兩種心理都是錯誤。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頭腦，自己的理智，不應當「耳食」，不應當「盲從」。不應當爲感情所蒙蔽。中國有中國固有的環境背景，當然不能盲從「蘇聯」；但牠對於我國情形的觀察，對於我國的打算——無論是對的或不對的——我們應當知道的。我們痛恨是一件事，求知又是一件事，戰爭——尤其是內亂——不是我們所痛恨的嗎？我們絕不因爲痛恨的原故，而不研究牠發生的原因，經過，影響，以及避免的方法！「虎烈拉」不是我們所最怕的嗎？我們絕對不因其可怕，而不研究其事前防止，事後醫治的方法。因爲痛恨「蘇聯」的關係，而連關「蘇聯」的文字都不願意看，不但如戴季陶先生所說的，是「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簡直是「洪水氾濫的時候關着大門」——假如「蘇聯」是危險的話！

本書第一次付印時，印刷局拒絕承印；無論怎樣解釋本書與蘇聯主義絲毫無關，都是徒然。牠拒絕的原因

很簡單，因為書名有「蘇聯」字樣，恐怕連累牠了！由此我們得了上述的感想。

譯者再三申明，本書不過將帝俄與蘇俄征略遠東的經過簡明敘述——實則是敘述列強在滿洲競爭的情形——與「蘇聯」主義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本書附錄，多由俄國外交部檔案中文件譯出，有些是我們所從未看見的，或看見而傳聞各異其辭的。如中俄密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得此，最少是比較可靠的。

最後本書的翻譯，關於日文名詞方面，我們感謝六逸先生。我們幾次寫信，或當面詢問他關於日本人物的名稱，他每次都是很和悅地詳細解釋給我們，減少我們的錯誤。關於出版事宜，我們要感謝殷錫煥先生，他爲我們屢次奔走，接洽出版的事情；奚有光先生爲我們出資付印，也是使我們感激的。附識於此，以表謝忱。

謝德風  
薛威靈

九月十日識於愛文義路翻譯研究會

## 附錄

### 一條 約

- 一 一六八九年之厄布楚條約
- 二 一八五八年之愛璦條約
- 三 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條約
- 四 一八六〇年之北京條約
- 五 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
- 六 一八九六年之中東鐵路契約
- 七 一八九九年之中俄協定
- 八 一九〇五年之朴茨茅斯和約
- 九 一九〇七年之日俄協約
- 十 一九〇七年之日俄密約
- 十一 一九一〇年之日俄協約

附錄

- 十二 一九一〇年之日俄密約
- 十三 一九一二年日俄關於蒙古之密約
- 十四 一九一六年日俄協約
- 十五 一九一六年日俄密約
- 十六 蘇俄對華政策之宣言二通
- 十七 一九二四年之中俄協約
- 十八 一九二四年之中東鐵路協定
- 十九 一九二四年之奉天協定
- 二十 一九二五年之日俄協定
- 二一 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國際對於中國革命之議決案(略)
- 二二 一九二八年共產黨國際第六次會議記錄之節錄(略)

## 二 年表

### 譯者後記



# 俄羅與遠東問題



1—2000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實 價	分 售 處	印 刷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譯 者	著 者
一 元 九 角	各 大 書 局	翻 譯 研 究 會	翻 譯 研 究 會 <small>上海愛文義路 大通路與茂里</small>	謝 德 風 薛 威 霆	謝 德 風 薛 威 霆	蘇 聯 YAKHONTOFF

